巴金译文全集

第七卷

巴金译文全集

第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译文全集 第七卷/(日)秋田雨雀等著;巴金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6
ISBN 7-02-002369-X
Ⅰ.巴… Ⅱ.①秋… ②巴… Ⅲ.巴金-译文-全集
Ⅳ.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7805号

巴金译文全集
第 七 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5印张 283千字
1997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26.90元



阿·托尔斯泰

目　录

骷髅的跳舞

过客之花

丹东之死

夜未央

秋天里的春天

笑

叛逆者之歌

骷髅的跳舞

〔日〕秋田雨雀 著

《骷髅的跳舞》，一九三〇年三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现据一九九五年五月北京世界语出版社版《巴金与世界语》编入。

著 者 序

我的二十年来的孤独的生活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

那扇窗户，我的小窗户，开了的时候，

我不禁惊讶起来。……

我看见无数的窗户将为全人类，全世界而开。

他们，人类的一分子们，已开始在战争的深的惨祸中，在监狱的厚厚的墙壁中来打开那些窗户了。

他们——身受重伤，精力竭尽……然而眼里却射出灿烂的光辉，

因为他们的右手挖出了心给他们的敌人。

从每扇窗户里挖出一颗心！

从无数的窗户里挖出无数的心！

译　者　序

虽然我还不配算在那般“天天在巴黎圣密雪尔大街上散步着的面部毫无表情的中国人”(借用法国某女记者语)之列，但赛纳河畔一带的旧书摊却是我常到的地方。一个星期中我至少要去两次，每次回来，两只手总是满满的。

然而有一次我冒着春天的微雨，沿着赛纳河岸，望着圣母院的两个高耸的钟楼，踏着回家的路，手里却只有一本薄薄的世界语的小书《骷髅的跳舞》，是花了两个半法郎买来的。

几天又过去了。在一个春日的清晨，我拿了这本小书跑到拉丁区的卢森堡公园里。因为是早晨，游人并不多。在一株大树下的一把长椅上，我静静的斜坐着。阳光射在碧绿的草地上；中间圆圆的地方种着各样颜色的花；喷水机不住地喷出丝丝的雨点，在阳光中闪耀着如颗颗的明珠。我读完了《骷髅的跳舞》。在这样和平的空气中，我的紧张的心情忽然宽松了。“骷髅”在我的眼前完全没有了。我只记着首陀罗人的喷泉和草原。我似乎已经看见这一切了。我知道那日子是会到来的。为着全人类的喷泉和草原，是到底会有的，而且不久我们就会看见它们。

作者秋田雨雀在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序中说

过："你叫喊说，'不要失望吧，因为春天是决不会灭亡的东西。'是的，的确春天是决不会灭亡的。"我的感想也是如此。不错，春天是决不会灭亡的。

在卢森堡公园的春天里读完了这本小书，心里确实充满了希望。现在把它译了出来，又恰逢着上海的春天。

一九二九年

国境之夜

人　物

大野三四郎：土地开垦所的主人

假面人：大野的影子

大野雪子：大野之妻

大野绿子：他们的长女

大野次郎：他们的次子

大野五郎：他们的三子

旅行者夫妇和小孩

安利希加：虾夷人①

地　点

北海道，十胜平原的一部分。

布　景

舞台左边有一片平原，被雪盖着。远处有国境边的盖着雪的群山，在那里有几条雪车过后的痕迹在发亮。右边是大野垦地所屋子的内部，屋子的中间和左边有玻

① 虾夷人：日本古代被大和国视为异族的居民，日本学术界一向认为现居住在北海道等地的阿伊努人是虾夷的后裔，但近年来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璃窗，靠前面的左边有一扇通外面的门。右边也有一道门是通内室的。建筑虽不华丽，却很坚固。玻璃窗子边垂着厚的冰箸，像剑一般。

在房子中央有一个大火炉，里边正燃着熊熊的火，一把大铁壶内正盛着沸腾着的水。中间的一扇窗户旁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椅之旁有一盏大洋灯挂着。三四本帐簿放在桌子上，右边的门旁边立着一个小钱柜。一切都足令人追忆北海道初期的成功者的生活。

第 一 场

〔起幕时房中的人都围炉饮葛汤。只有家主坐在桌旁写什么东西。家主的妻子在为她的三个孩子做葛汤，看她的容貌，好像要比她的真正年纪轻得多。

女：〔手里拿着一杯葛汤〕母亲，外面狂风怒吼着！而且一定还下雪呀；窗子上那么多的雪。……

母：〔正在预备葛汤，略抬起头来〕呀，如果老是这样下雪，网走线怕又要不通了。我一生从没有经验过这样的大雪，虽然我在北海道住了二十年以上，但是像今年这样的大雪还是第一次见到。

女：幸好父亲昨天回来了。如果他要在这样的夜晚回来，我们不晓得要怎样不放心哩！

母：真是这样。……我还是把这一杯给次郎吗？五郎儿，你已

经喝够了。

五：不。我还要一杯！

母：还要？次郎儿，那么你分一半给五郎吧。

次：不，我不愿意。……妈妈，你最好给五郎另做一满杯。

母：你这好吃的人！你不是已经喝了一杯吗？五郎仅仅喝了半杯，你是好孩子，你分一半给他吧。你肯不肯？

次：我不肯。最好还是姊姊把她的分一半给他吧。

女：〔笑〕呸，你这坏孩子！那么我就把我的给五郎吧。好，把你的杯子放到前面来。这够了吗？

〔五郎默默地接了杯子，带着温柔可爱的面貌在慢慢地喝汤。

母：〔把新做好的葛汤倒给次郎〕好，喝这个吧，你们大家应该规规矩矩去睡了。〔向父说〕你不要喝一杯吗？葛汤喝了可以使你身子温暖。在这样冷的夜晚我们还是早点睡觉吧。

父：〔仍坐在桌边〕是，风吹得真厉害！幸好我昨天回来了。早点把孩子们弄上床睡吧。我还要写点东西。请你再把水烧开吧。

母：你不可以把你的事放在明天早晨来作吗？为什么定要在这样寒冷的夜里做呢？

父：我不能够那样做。如果明天天晴了，我便要到札幌去。

女：父亲，你又要到管理处去吗？难道事情还没有做完？

父：还没有做完，不过快完了。交涉很难决定，因为我的对方是完全没有受到过教育的。

母：然而，最好你还是不要参加那些太困难的事。对方愈愚

笨,事情愈棘手。

女:母亲,你的话不错!我在车站上遇见那些人的时候,——啊,恶鬼附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总是高声嘲笑我。

父:〔怒〕他们要反对我,除了用这个方法外,再没有别的方法了。……老实说,他们在诉讼失败,政府已经执行之后,除了用暴力外,也不能够做什么了。

母:然而我们天天提心吊胆地住在那些东西中间,还不是真正讨厌的事吗?这是钱不能补救的。在这种令人发呕的空气中,我也讨厌再在这寒冷地方上长住下去了。受着别人的憎恨——这不是一郎和绿子的成功之障碍吗?

父:〔好像在解释一般〕你不懂得。等到不久一切都定夺之后我也想搬到札幌或东京去,把这垦地所交给经理负责去经营。那时候我便可以任绿子充分地求学,也可以把一郎叫回家来。

女:你常常这样说;然而这种计划从来不曾实现过。父亲,我不相信。

父:〔笑〕你不相信,也不要紧。你只看我将来做什么事就好了。我来这里时你还没有出世,我拚命劳动,夜晚连觉也不曾睡够。我来这地方时,这里的周围都是浓密的大树林,只有山边有虾夷人的小村落。我和我的同伴向官厅买得地方,种下蚕豆,斩伐树林。当我们第一次得着蚕豆的收获时,那种快乐,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过了长久的时间,才有农人从土佐移来。那时候我们只吃着蚕豆和马铃薯过活。那时期的事,如今回想起来,恍如一梦。

次：〔插嘴〕爸爸，那时候有熊吗？

父：是，多得很。在我们的牧场进口处的白杨树边从前原有一株大榆树，我曾经偶然在榆树旁边遇见熊。幸而我和那个虾夷人同行，他和熊相斗，结果用他们那种人惯用的刀杀死了熊。从那时候他便成了我们家里的常来之客。

次：爸爸，安利希加有多少岁？

父：唔，我也不知道。因为虾夷人是不记得自己的年纪的。

母：这个虾夷人真是永远不改变相貌的！我第一次到这里时，他就是这样胡子蓬松的。

女：母亲，真的吗？虾夷人最初看起来，是可怕的。然而他们都是很温和的哩。

父：是，虾夷人比日本人还要温和得多，他们还是非常知恩的。〔在追忆往事〕他们中间从来没有人会像土佐人那样忘恩负义的。我替土佐人的村落不知尽过多少力！然而他们忘记了这一切，一定说我所耕种的土地是他们的。〔好像在解释一般〕老实说，他们也有他们自己从官厅那里得来的土地，然而因为生活艰难，他们便抛弃了土地回家去了。我依照合法的手续得来这些土地，用了大资本耕种出来。当我的耕种工作完毕，得到了收获的时候，他们又回到这里来，说我的土地是他们的了！虽然我这样那样给他们解释，他们并不承认。我的做人的方法是从我的青春时候得来的：不施恩于人，也不受人之恩——这是我的哲学，同时也是我的道德，换句话说，我不管别人的生活，同样也不许别人来管我的生活。

五：〔插嘴〕妈妈，我想睡。

父：把他弄去睡。次郎也想睡了。早点把他们弄去睡。

母：是，我们大家都去睡。次郎你也去睡！

次：妈妈，你还不去睡吗？

母：是，我也睡。来，我带你去睡。

父：把你们的身子弄温暖再去睡；当心，不要使他们受寒。大家再烤一回火才去睡。

〔两个小孩伸出手在火炉旁边烤火。孩子脸上的反射的红光表示出他们的满意和快乐。全家人都在温暖的寂静之中。

父：好，都到这里来！你们的脸颊已经热了吗？〔他把他的胡子满颊的脸去和小孩的脸挨着〕好好。你们会热到明天早晨。去睡吧！

〔两个小孩给父亲俯身行礼。

父：晚安！把他们弄在温暖的床上去睡。

〔两个小孩穿过右边的门走入邻室，有母亲伴着。父亲重新开始他的工作。女儿时或加柴到炉里，时或留心铁壶里沸腾着的水。

女：父亲，你要一杯葛汤吗？

父：唔，喝一杯嘛，给我做的浓浓的。今年我们收获了很好的葛；给你的哥哥送一点去吧。

女：〔做葛汤〕是，父亲。他给你写信来吗？

父：前月初写过一次信来。他请求我明年春天把你送到他那里去。

女：〔快乐〕父亲，真的吗？父亲，你一定会答应我明年去？

父：是，我很愿意。我等到明年夏天也想搬到东京去。我如

今真想在东京去劳动。

女：父亲，你还要劳动？

父：自然要。人应该劳动到死。起初我本不愿在这地方劳动，……我也想像一郎那样子在东京求学。可是没有人给我出钱让我像一郎那样去求学。我像小孩一般地相信只要人诚实地劳动，幸福自己会走到他的面前的。然而诚实常常敌不过有钱人。有钱人可以购买学问，购买权力，然而诚实却买不到什么。因此我便责备你的祖父不该没有钱，我偷跑出了东京。如果我不在这里劳动，我决不能够让你和一郎求学，我也不能够和你们这样地生活在这里。

女：〔把葛汤端到父亲的桌上〕然而钱居然是这样贵重的吗？

父：〔慢慢喝葛汤〕老实说，我并不是专为赚钱而劳动的。我劳动，为的是要向那虐待我的世界复仇。

女：然而，父亲，你相信这样的生活会使你快活吗？你的生活方法不是很苦，很讨厌的吗？

父：我的生活也许真是苦的，然而我应该这样度过。而且我也没有时间来思索它是苦还是甜。

女：那不行！如果人们时时刻刻，便在最艰难的时期中也想到他们自己的生活，那么他们不会是幸福的吗？

父：这是你一方面的思想；我只能这样地生活。你还不懂得这个。

女：然而，父亲，你视为有价值的生活却会是我们视为毫无价值的呢？

父：〔庄重〕也许会是如此！然而我相信我至今还是无时无刻不在顾念你们的幸福的。我确实从不曾因我自己的生活而磨难你们。我是为着你们的幸福而劳动的。

〔这时候远远地起了犬吠声。父女两人坐着默不作声。

母：〔悄悄开了门进来〕狗在狂吠哩！真冷啊！〔向女〕绿儿可去睡了。〔向父〕你不睡吗？

父：〔合了帐簿〕哦，就睡吧。我的手冻得十分麻木了。〔站起来，走到火炉旁，坐下，把手放在火上〕好像还在刮大风。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不刮呢？

母：狗还在吠。我们把门紧紧地锁住。绿儿，来烤了火去睡觉吧。

父：我去关前门，你去关后门。

〔父把前门开了，看外面的景象。雪花扑上他的脸，他做了一个怪相，把门紧紧地关住，然后上了锁。

父：好厉害的雪风！明天所有的道路都会被雪盖满了。好，快快上锁，我们去睡吧。

〔母从父那里接到钥匙，由右门出。女开始收拾房间。她把杯子放到柜上。父用火箸搅火。火花四散。

女：〔兴奋〕父亲，不是有人来了吗？我好像听见人的脚步声。

父：〔倾耳听〕不会吧。谁敢在刮着这样大的雪风的夜里步行呢？

女：真有人，父亲……我好像觉得有人在呼吸。你听，这不是说话的声音吗？

父：〔不关心〕怎样没脑筋的人，在这样的夜里旅行！……你

烤火吧?〔他又去坐在桌旁〕

第 二 场

〔过了一会儿,两个旅行者从左边进场,这显然是一对夫妇,全身都盖着雪。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她刚刚挨到这屋子的墙壁,便无力地跌下来,跪倒在地上,身子靠着墙壁。

夫:〔敲门〕对不起……对不起!

女:〔锐敏地〕父亲,有人在敲门。……我去开门吗?

父:〔本能地〕不要作声!

夫:〔敲门〕对不起……对不起!

女:他们好像是十分疲倦。如果我们不放他们进来,他们会冻死的。……父亲,他的声音是多么微弱!……父亲,我们把门给他们打开吧。

夫:〔敲门〕对不起,……只放我们进来过一会儿……

母:〔开门进来〕亲爱的,是不是有人在敲门?……好像有人在向我们说话。

父:〔较前更是镇静〕在这样的夜里旅行的人!……不要作声,如果我们不开门,他们会走到别处去的。

母:你说得太残忍了。……我们把门打开吧。

父:胡说!谁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你还是上床去睡吧,这件事和你们并没有关系。

妻:〔摇摇地站起来,身子靠着墙壁,脸贴在墙上〕先生,你不肯开恩把这扇门给我们打开吗?……我们实在受不住雪

风了。……我们又疲倦，又饥饿。……还有我的小孩……我的小孩……

母：〔好像失了知觉地走到墙边，倾听外面的女人的话〕说是又疲倦又饥饿。……

女：母亲，他们带着小孩吗？我们还是给他们开门吧。

父：〔愈显出不自然的镇静〕不要管闲事！你们去睡吧。不要作声！

夫：我们决不是可疑的人物。……这早晨我们从带广动身，路上遇着了雪风，我们几乎冻死了。……你的屋子的灯光引着我们走了很远，差不多两里[①] 了。……因为这一带并没有别的人家……如果你不开这扇门，我们只有冻死了。

母：他们单是为了走到了我们的屋子来，已经走两里远的路了！

父：我吩咐你们，不要说话！

夫：〔用手触门〕请给我们说一两句话吧……你的一句话便可救活三个人命。……从门隙里我可以看见你们在站着。……太太，难道你没有善心允许我们进这明亮的屋子过一刻吗？……姑娘，请你哀求你的父亲把这门打开……

〔父本能地灭了灯光。

妻：〔被男人的话鼓起勇气，站起来〕我请求你，只是一刻。……只等我们把这孩子的身上的雪去掉了便走开。……这孩子快要断气了。……他随时都可以死去的，然而我们愿

① 指日本里，一里约合二英里。

意让他死在炉火的适意的温暖之旁。……如果你们肯开恩把这孩子放在温暖的火炉旁过一会儿，纵然他立刻就死去，我们也会安心的。

女：父亲……父亲……你为什么灭了灯光？

〔父默不作声。

母：亲爱的，你遇了什么事？……难道他们会是你的仇敌吗？你今天变成了一个完全异样的人。……难道你的耳朵不曾听见他们的话吗？

〔父一点也不动。

夫：我在这里清清楚楚地听得你们的话。……哟，这是多么可羡的声音！我们一个整天不曾听见人声了。……单从这声音，我便感到了温暖。……你们已经开了锁吗？

〔夫妇走到门前，用全力推门。屋内起了女儿的哭叫。父亲像石头一般地沉默不动。

夫：〔用手指摸着门〕还锁着！……为什么你不给我们开这扇门呢？你只要动一步就可以把门开了。……明天大早晨在你们还不曾醒来以前我们便去了。……我宣誓一点也不搅扰你们。……

妻：如果放我们三个进来，对于你们这么不便，那么单请你答应放这孩子进来吧。……我们真可以在屋檐下睡觉。……请你有点好心看顾看顾这可怜的孩子吧。……

〔屋子里完全黑暗。没有人回答，只有女儿的哭泣。

妻：没有用处了；我们走开吧。……在这里耽搁掉的时间已经可以使我们走了多远了。……好，我们走吧。……

夫：〔微弱的声音〕哟，没有用处了；我们向前走吧。……〔思索了几次之后，突然说〕然而我们再去哀求一次吧。我们不看见那里面燃着适意的火吗？……先生，我们这样地固执，自已也觉得不好意思了，然而这孩子的死也就是我们的死。……要是他死了，我们在明天还能够活着吗？……请把门打开暖暖孩子吧……如果你一定不能给我们开门，那么至少也请你把原因告诉我。……那时候我们便甘心地去了。……请你说一句话吧！……

妻：可敬的太太，我相信你也有孩子。……你一定知道这孩子是多么的可爱。……姑娘，请你只说一句话吧。……好，这是我的最后的话了。……

〔在屋里好像女儿向着门扑去，然而父亲阻拦了她。没有人说话。

妻：〔完全绝望〕那么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为了这孩子，我再鼓起勇气向前进吧。

妻：我多谢你，因为你还允许在你的屋檐下站了一些时候。……如果你明天发现我们的尸首，那么要请你开恩收埋，免得它们被狗吃掉。……

夫：〔向前走〕收起你的胡话！……任你怎样说，都是没用的。……好，我们走吧。……

〔夫妇两人向屋后走去，好像被掩埋在雪中一般。屋里的人沉默不语，经过了很长久的时候。

母：〔燃了灯〕哟，他们去了！

〔父坐在桌旁，面貌非常紧张，好像笑容永不会回到这脸上来

了。女站在门边，双手遮着眼睛。三个人都不愿意相看。外面雪风刮得更厉害了。

父：〔严肃〕你们都去睡觉！我应该继续我的工作。你们总是爱管别人的生活。我从来不管别人的生活，同时我也不愿意别人来管我的生活！

女：〔插嘴〕父亲，这就是你的哲学吗？〔半哭着〕你的哲学真正可鄙，可鄙得很！……就是禽兽也有更好的哲学。……你的是铁石的哲学，父亲。

母：〔走到女儿的面前〕什么！你向你的父亲说什么话？绿儿，你怎样了？

父：〔勉强笑〕她略受了刺激。你应该使她安静地去睡觉才是。

母：绿儿，我们去睡吧。今晚你受了什么刺激，我应该安慰你。好，同我去睡吧。

〔母亲一面安慰着女儿，从右门出去。她们去后，父亲放了柴进火炉里，把水倒进铁壶里，然后又走到桌旁坐下。

安：〔在门外〕主人，主人，你已经睡了吗？

父：〔仍在工作〕安利希加？

安：是，——是。主人，你上了床吗？

父：现在我正要上床了。这样夜深，你到什么地方去？

安：真冷得很，我真想把我的身子弄热起来。主人，今晚上不冷吗？我虾夷人没有酒，快要死了。

父：你什么时候才把酒喝得够？你刚刚喝了酒还没有几多时候，等到明天早晨再喝，好不好？

安：不。……只给我一杯吧。……主人，这不是可怜吗？我刚发现两个死了的日本人。主人，你不知道吗？

父：〔不自主地站起来〕死了？谁？在什么地方？

安：在那桥边。你从这里便可以看得见。……女的背上背着小孩。这不是可怜的吗？为什么他们不进你的屋子里来？日本人看起来样子虽然聪明，实是愚蠢！

父：〔无语，开了门〕好！进来吧。你说的是真话吗？

安：〔外衣上积了一寸厚的雪。手里拿着酒瓶〕虾夷人从不说谎话，……主人给我一瓶酒！

父：〔看着虾夷人的面孔，不发一言〕他们什么时候死的？

安：现在。刚刚现在。……主人，给我一瓶酒！

〔父无言地接了酒瓶，从火炉旁边的桶里把酒倾到瓶中。虾夷人快活地望着。

安：〔俯身行礼〕主人，多谢你，真正多谢你。主人，好好地睡吧，明天早晨我再来。

父：你就要走了吗？再会！

〔父关上了门，带着非常不安的样子。他把门锁上，铲了灰进火炉盖着火，熄了灯从左边出。舞台立刻变成黑暗。

第　三　场

〔舞台上重新发亮时，假面人站在房中，手里拿着发光器，和矿坑里用的煤气灯差不多。假面人的眼里射出奇异的光芒。父由右边的门走进房中。他们两人面对着面，过了几分钟。

父：〔尖声〕你是谁？

假面人：〔低而有力的声音〕你是谁？

父：我是这屋子的主人。你得谁人的允许敢跑进我的屋子里来？

假面人：我不要任何人的允许。我自己想进来我就进来了。

父：你跑进我的屋子里来做什么呢？

假面人：我进来做什么，连我自己也不大知道。然而你看见我现在在做什么，你就知道一切了。

父：〔极力抑下他的怒气〕你说得真是奇怪，不得着允许便跑进陌生人的屋子里来！……你在世界上算什么东西？

假面人：我是窃贼！

父：〔用交织着恐怖与愤怒的声调说〕窃贼？……哼！你这窃贼到我的屋子里来做什么？

假面人：窃贼闯进别人的屋子里做什么，你总该想象得到的。窃贼跑进你的家来的时候，你只得听命于他。

父：你要什么东西？

假面人：我所没有的东西，我什么都要。凡我所无而别人所有的那些东西，我更要。你应该知道得更清楚！

父：你说得好奇怪！我决不害怕窃贼：我是从年轻时候锻炼出来的。一两个窃贼，我是一点也不怕的。

假面人：真的，你的胆量真不错！果然，没有这样的胆量，你怎么能够做贼呢？

父：〔怒声〕做贼？我什么时候作过贼？

假面人：这你应该问问你自己。夜已深了。我的工作迟了。

我们以后再来讨论吧！（改变声调）好，把你所有的钱都给我！一个铜板也不许藏起来！

父：你以为我是富翁吗？是，我有一点钱，这一笔钱是准备来用在我自己的企业上，我把它存在银行里。靠着我的企业，我应该养活一百多人。我很抱歉我身边没有一个钱。

假面人：难道我是这样容易受骗的人吗？凡我所要抢的地方，从来不会欺骗过我的本能的先见的。

父：无论你怎样说，都没有用处，因为我没有钱。你好像是一个多少受过一点教育的人。你本来可以更好地去做别的事情，何必要在这样的深夜跑进生人的家戴着假面具行窃呢？

假面人：傲慢的人！如果我能够去做别的事，我就不会闯进你家来了。我并不是跑来求你的劝告的那种窃贼。上礼拜二你确实从银行里取到两千元。你昨天又从札幌得到三百元的邮局兑款。好，把这两笔款完全交给我。

父：〔定睛望着假面人的脸〕你的话确实是真的。然而这一笔钱是不归我支配的。在本月底我应该把它付给肥料公司。没有了这笔钱，我怎么办呢？请你不要动这笔钱吧。

假面人：你还可以去拿别的款项。你真是守财虏。

父：〔无力〕我并不是守财虏。我说的是老实话。

假面人：这与我并没有关系。如果我常常去担心这样的事，窃贼也就不成其为窃贼了，两千三百元通统拿出来，不要抱怨一句！

父：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这样做会使我大感困难。不过我

愿意从两千三百元中取出一部分数目给你，就请拿起钱走开。

假面人：我不是来向你借钱的，我是来抢劫的。你快答应，不然——好，你看吧！便是像你这样的守财虏也总该晓得生命是比金钱贵重得多。好，快把钱通统拿出来！〔假面人拿手枪对准着父亲的脸，父亲的脸色愈来愈成灰白〕看吧！你难道还把金钱看得比人命还贵重吗？这只手指要等着你的回答才开动。好生看着这只手指吧！

父：〔偏开他的脸逃避手枪〕你是完全对的。我从年轻时候起不知经历过了许多的艰苦。只有近几年来我才享受到了一点家庭幸福。不要再吓我吧。

假面人：好，那么钱呢？

父：是——是——是。

假面人：〔把手枪向前〕钱，不然就是这个！

父：〔下泪〕不要这样，我也是一个男子，我不会逃跑的。钱在这个钱柜里。只是请不要拿手枪对着我。我因了年纪关系变为衰弱无力的人了。我并不反抗你，我请你在这里等着吧。

假面人：是，那么，我就不拿手枪对准你了。快点！

〔父亲用战抖着的手开了钱柜，取出钱来。

父：这一切我都全给你了。如果我的妻子和小孩知道了，他们会是如何地忧愁啊！现在走吧，不要做声。

假面人：我用不着你的吩咐，因为我到你这里不是来借钱，是来抢劫。

父：我很懂得你的意思。无论如何，我不愿意我的家庭知道这件事。我一生直到现今还是这样子过活：不要别人的生活来搅扰我的生活。这就是我的唯一的骄傲。

假面人：哼。为了使你的生活不要被搅扰，你便真正搅扰了千百人的生活。这是你应该清清楚楚地知道了的。

父：我从没有搅扰过别人的生活。……我相信搅扰别人的生活，乃是一大罪恶。

假面人：好！这一点，那般被你像犬猫一般地使唤的仆人们比你还要知道得更清楚，而且他们确实实行了的。你所知道的只是论理。而你的实行常常是反面的。

父：〔忘记了自己〕什么！你要推翻我的哲学吗？我的哲学不是由论理生出来的，它是由我五十年来的实行中生出来的。它是从我的血汗中生出来的。你们这些强盗不能够破坏它。

假面人：现在你且看着它是不是可以破坏的。〔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根绳子，拿给父看〕这是一根绳子。现在我把这根绳子给你。我吩咐你怎样做，就怎样做。如果你不肯，我便立刻把你打死。好！拿着绳子！

父：〔迟疑〕我拿绳子来做什么呢？

假面人：你只管拿起绳子，照我的吩咐做去。

父：〔违背自己的意思接过绳子〕好奇怪的绳子！……上面有胶水。

假面人：那是血。

父：〔把绳子抛开〕血？

假面人：〔用手枪对着父〕拾起来！

父：〔战抖地拾起绳子〕立刻吩咐吧。……愈久等愈使我痛苦。

假面人：不要随你的高兴乱说话。“骄傲的窃贼”可为你们这般人的适当评语。

父：谁是窃贼？

假面人：你想想看，谁是窃贼。

父：我好像发狂了。究竟我曾经对你做过什么错事？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我以前从不曾受过这样的侮辱。

假面人：不要呻吟！你去把这绳子套在你的小孩们的颈项上。〔指着右边的门〕在那里你的孩子们睡得很舒服。我允许你在他们熟睡的时候把绳子套上去。你该知道窃贼还有怜悯心。

父：〔大抖〕我惭愧地向你说，我的勇气完全失掉了。我已经站不稳了。不要吩咐我去做这不可能的事，请你走吧。

假面人：你的全身都战抖起来了。我希望你能够看见你现在的面孔。……时间在迟疑之中白白地过去了。现在快点用这绳子去勒你的孩子的颈项。

父：请宽恕我，我不去做这件事。……我单拿起这绳子都很艰难。……我怎么能够去勒死我的孩子呢？

假面人：你要迟疑多久？

父：请饶恕这个吧。我以前从来不曾向别人请求饶恕。……无论你要求什么，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通统给你，但请不要叫我去做这事。……谁能想象到，我会把自己的孩子勒死

吗？……请饶了这个吧。

假面人：不错，是，你不能杀死他们。那么，你且站在门前，拿着灯。我不许你动一步！

父：你要杀死我的孩子吗？……我怎么能够看那件事呢？……请饶恕吧！

假面人：拿着灯！到这里来！不然，我要开枪打你。拿稳一点，不要带着这种表情看我！在这扇门后面就睡着你的妻子和小孩。这些小孩睡在温暖的床里死去，是多么幸福！

〔父站在右门前，像一个患离魂病者一般。他被假面人的手枪逼着，直立在门前好像失了知觉似的。

〔假面人轻轻开了门，走进内室去。门依然开着。不久便发出了孩子们的痛苦声，地板响声。

女的声音：哎哟……父亲……立……立刻来……凶手……呀呀……救……命……唉……呀！

〔中间还夹杂着母亲和孩子们的声音。打的声音。推的声音。东西破碎的声音。

父：等着！我立刻来了！

假面人的声音：不许你动一步！

父：〔把灯掷在地上〕如果你愿意，就请开枪吧！

〔父扑进内室，夺开假面人手中的发光器。

〔枪声。

〔父的呻吟。

〔舞台完全黑暗。

〔长久的休息。

第　四　场

〔舞台上渐渐亮起来的时候，外面响起了敲门声。阳光从前门后门的门隙里射进来。

安：主人，你睡了这么长久的时间？难道太阳偏偏迟照在主人的屋上吗？

父：〔狂暴地开了内室的门，带着惊恐的面容向四周看〕一点没有改变，恰如以前一样……〔向内室里看，手按在门上〕他们还活着。……夜如何了？

安：〔敲门〕主人，你在做什么？把门打开。太阳已经照在你的屋上了。

父：〔给他开了门。灿烂的阳光进了屋子〕安利希加？欢迎！〔紧握着他的手〕

安：〔定睛望着父的面孔〕主人，你今天有什么事？你的脸色真白得难看。

父：安利希加！看看炉里还有火吗？

安：〔拨炉里的火〕还很大呢！

父：真的？那么把火再烧得大一点。

〔虾夷人加柴到炉里。不久火熊熊地燃起来了。

父：安利希加，你也来烤火，你肯和我同去吗？

安：主人，到什么地方去？

父：你引我到昨夜那一对夫妇死的地方去。现在他们已经被新雪盖着，恐怕不能活了。……你先好好地烤烤火。

安：主人，你今天怎样了？俗话说“日本人有两颗心”真是不错。我们虾夷人的心总是一颗，永远是一样的。这我们没法帮你的忙。

父：〔紧握着虾夷人的多毛的手〕安利希加，你是幸福的人！你确实是真正的人！

〔父亲抱着虾夷人，这样地过了很久。

——幕　落

骷髅的跳舞

人　物

青年

老人

看护妇

军医长

朝鲜人

自警团① 团员(即后来的骷髅)

县长夫人

逃难者

西村(病院服役人)

其他的人

地　点

在一个为大地震灾的逃难者而设的临时病院的帐幕中。(舞台布置照立体派)

时　间

一九二三年东京发生大地震大火灾时。

① 自警团:日本大地震时市民组织起来屠杀朝鲜人及社会主义者的团体。

老人：先生，……先生，我请求你！

青年：你在唤我吗？

老人：对不起，请你恕我，劳你挨近我的身边来谈话。我们如今是在什么地方？

青年：〔抬起头，望着老人〕是在M车站。你到什么地方去？

老人：我是往北海道去的。M车站？哼！现在几点钟了？

青年：好像，两点钟已经敲过了。

老人：快天亮了吧？

青年：还有两点钟才得天亮呢。

老人：真的？真倒霉！像我这样大的年纪还要遇着这可怕的天灾，真是更加悲惨了。天呀！那是什么声音？

青年：放心，那是火车的声音。你是什么时候下火车的？

老人：昨夜……夜深的时候。多么不幸！难道我们事前能够预料到像现在这样的大天灾吗？

青年：你也在东京受过了大苦哟，我们大家都经历过那么大的惨痛！

老人：我还不仅受过大苦呢！我的女儿和孙儿也就死在震灾中。而且我又多病；老年人的身体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什么风波，受不起这样的旅行。

青年：我诚心为你悲惜。你的女儿和孙儿在什么地方死的？在本所？

老人：不，在向岛。我在那里差不多住了三十年。我听见认识的人说，我的女儿带着我的孙儿跑上向岛的堤，后来便被人群挤到河里去了。

青年：我多么替你悲惜！据说在那里有许多人都是这样死去的。然而你倒免掉了这个灾难，这也是幸事。

老人：不，如果我死了倒也更是幸事。没有了我的女儿和孙儿，我今生再没有快活的日子过了！我再没有生命力了！

青年：你说得不错。……然而生命究竟会产生出什么来的。我自己如今也失掉一切希望了，但是我的生命继续存在一日，我便应该生活下去。

老人：是不是有人睡在我的旁边？我觉得我的右腕很重，好像有什么东西压在上面。请你看看我的右腕。

青年：啊，不错。有人睡在你的右腕上。你的右腕是坏了的吗？

老人：是。我的右腕是三年前得病坏了的。

青年：我真佩服你的勇敢，你竟然带着残废的身体跑出来。……你应该留在东京才是。……〔向外国人说〕先生，请你把头掉开。你的头睡在病人的腕上了。请你把它掉开。

〔外国人抬起他的头看着这两个人。他的嘴唇抖着，好像要说什么。然而他并不开口，带着孤寂的微笑移开了身子，依然像先前那样仰卧着。这时候睡在帐幕深处的两三个男子抬起头来看他们。

老人：〔长长的呼吸了一口气〕我很感激你。我现在很舒服了。……你应该睡了；……我也要睡到明天早晨。……天呀！我听见大的声音。这不是大火灾吗？

青年：〔笑〕这不是大火灾——这是火车头的声音。这里离东

京有三百五十多里。地震与火灾决不能在这里还来迫害我们。

老人：真的？然而有人说朝鲜人在放火。这真正怕人得很！

青年：〔用力说〕你也相信这话吗？我们应该有自信力才行。我把这谣言加过一番非常详细的考查功夫。

老人：然而纵使这仅仅是谣言，这谣言就令人十分可怕了。听说单为了这谣言，许多的朝鲜人就在这条铁路线附近被杀害了。

青年：不错，真有这样的事。昨天我曾经见到各样的事实。这些事实唤起了我心里对于日本人的憎恨。我有时曾以为我们日本人是有着平静的灵魂的民族。然而事实却卖了我。这样的幻灭真使我失望极了。〔在他们的谈话之际，那个外国人抬起头定睛看着他们，他的眼睛异样地发亮了〕

老人：我并不知道什么事实。然而如果朝鲜人真不敢做什么，他们是多么值得同情啊！但是有什么东西把日本人刺激起来，使他们做出那样残酷的迫害呢？

青年：因为日本人缺乏自信力。别人拿什么样的衣服给他们穿，他们就穿什么样的衣服。我对于"民族"的日本人是完全绝望了，然而对于"人"的日本人我还有点希望。所有的民族，如果不忘是人而且要做人，那么他们还是有好心，还是真诚的。

老人：然而我相信日本人是好的民族，因为我自己便是日本人中的一分子。

青年：我也愿意相信这话。然而我们能够轻易相信我们的真正的同胞敢于做出像昨天日本人做给朝鲜人看的那样的事吗？凡不曾亲眼看见昨天的事情的人，决不能够懂得我的情绪。

老人：真倒霉，我们看见了这可憎的世界！唔，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青年：我要到青森去，我的兄妹在那里等着我。

老人：我可以问你，你现在在做什么事吗？

青年：我？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学生。

老人：学生，那么你现在还在求学吗？你真有福！

青年：你呢？你的职业是什么？

老人：值不得说，我是一个银匠。

青年：银匠？这倒是雕刻术的一种吧？

老人：不错，然而我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工匠，因为我的手艺单是靠着经验得来的。

青年：我认识几个雕刻家。其中有一个整年整月铸造财神的像或勋章，然而他自己总是穷。他姓Y，他大概住在向岛附近。

老人：Y先生？好像我已经听见过他的名字。天呀！又有可怕的声音！这也不要紧，因为在大火灾之后，我已经成了半聋的人了。

青年：〔竖起耳朵听〕不要紧。你受到刺激太深了。你应该镇静一下。

〔看护妇向病院服役人之一说话。

看护妇：西村，快到县公署去拿些棉花来，我请求你。

〔西村默默向左出。

看护妇：有人觉得痛吗？

逃难者甲：姑娘，给我一杯水。……我的胃痛得厉害。

逃乙：姑娘，我恐怕像我这样的身体非乘船不可，乘车是不行的。

逃丙：姑娘，拿了这张小小的票子，是不是我们可以坐船不给钱？

看护妇：先生们，请安静一点！不要大家一齐开口，因为我不能够同时听懂你们大家的话。〔向老人〕你今晚可以上船吗？

老人：这正是我想问你的话。……是不是允许我在这里多住几天？我的全身都痛起来了。

看护妇：那和医生商量吧，他不久就要来了。

逃甲：给我一杯水，……我的身体快要因了口渴而燃烧起来了。

看护妇：〔从手桶里舀出一杯水〕好，先生，喝吧。

逃乙：我也要一杯。

逃丙：我也要。

逃丁：我也要。

看护妇：我一个人不能同时给你们大家舀水。

逃乙：多么可恶的看护妇！

逃丙：呸，态度傲慢的讨厌的女人！

逃丁：我到此地不该下车，不然我这时倒很舒服了。这样坏

心肠的女人,别处是没有的。

逃戊: 不错,这是真话,譬如在O车站别人非常好心好意地看护我们。这小城的人待我们是很不客气的,因为他们未受着火灾的人是不知道怜悯的。

逃己: 看护妇,给我把绷带解开。因为你缚上绷带之后,我就痛得更加厉害了。……痛啊,痛。

看护妇: 不会是这样的。纵使现在会使你小痛,然而不久就会痛苦全消的。

逃己: 痛啊,痛,……我宁死,不愿躺在这里。

逃妇: 不要说话,我请求你们! 我的孩子快要死了。

看护妇: 真的,先生太太们,请不要再说话,有人快死了。

逃己: 可诅咒的老婆子。你要和恶鬼同死! 你有垂死的小孩。然而这时候大家都叫着痛,岂独你一人吗?

看护妇: 先生,不要说了。她已经懂得你的话了。

〔县长夫人提着装满了各种东西的篮子,走进帐幕。

县长夫人: 〔向看护妇〕晚安。你疲倦了,是不是?

看护妇: 太太,晚安。为什么在这样的深夜还到这里来? 太太。

县长夫人: 从昨晚起我们和别的太太们都在县公署里不曾睡觉。听着,警察署长的太太也和我们一起熬夜。

看护妇: 太太,真的吗? 见着你,真是荣幸得很。

县长夫人: 〔带着贵族的样子,向帐幕里看了一遍〕已经有不少的人走了吗? 这是县公署送的东西。

看护妇: 啊,多谢,多谢。太太,谢谢你。你真正使得大家都

快乐起来。

青年：〔向老人〕你不睡吗？

老人：在这样的情形中是不容易睡的。我没有别的欲望，只愿意睡熟，……然而一想起我的女儿和孙儿，……

逃甲：她是谁？

逃丁：她带了些东西来。看，她的指上带着多么发亮的戒指。我们向她说，我们愿意要这戒指。

逃乙：她穿着非常华丽的衣服，……光采四射，……她的脸上有一种特别的样子，表示她不是一个寻常女人。

县长夫人：先生太太们，我很抱歉，我不能充分地安慰你们。请老实告诉我，你们缺乏什么东西。

看护妇：先生太太们，她是县长夫人。她很尽力来帮助大地震的遭难人。

县长夫人：〔像女郎那样地笑〕姑娘，不要夸奖我。先生太太们，我们很惭愧，我们的不充足的预备不能够使你们满意。然而我们总竭尽我们的能力来帮助你们。那么；请把你们的愿望老实告诉我。

逃戊：〔低声自言自语〕正如你所说，什么都缺乏。

县长夫人：有人觉得饿吗？先生太太们。

逃乙：太太，我并不饿，只是非常之渴。

县长夫人：好，我把苹果酒给你。

逃丙：太太，我也渴得非常厉害。

县长夫人：我只有五瓶苹果酒，这是为着你们大家的。

〔逃难者们把县长夫人围着，好像一群乞丐一般，大家都动手

抢酒瓶。她红着脸尽力把篮子抱着，不要他们把酒瓶抢去。他们用力推她。

看护妇：太太，且让我来分配。你要小心保护你自己。先生太太们，我请求你们安静一点。如果你们不听话，我便连一点东西也不分给你们，通统还给那位太太去了。

逃甲：我们已经安静了。我不要苹果酒。把它给女人们吧。

逃乙：不错，把它分给女人们。

看护妇：〔提起县长夫人的篮子〕你们这样做，真是非常有礼了。先生们，我把苹果分给你们。

〔她把苹果酒分给女人，把苹果分给男子。逃难者贪婪地拿了这些东西。

县长夫人：分配赠品倒也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我刚刚才懂得你的工作是何等地困难了。

看护妇：经验会使得工作变成容易。太太，我很感谢你。所有的逃难者的举动都和小孩子差不多。不过我想，这倒是很自然的事。

青年：〔向老人〕你不饿吗？

老人：毫不。而且我也不想吃。

青年：受人之赐本是讨厌的事，而那些施之者的心更是百倍地讨厌。

县长夫人：现在我去了。姑娘，愿你小心照顾逃难者。

看护妇：你去了吗？太太，我谢谢你。太太，我诚心诚意地问候县公署里的一切的人。

县长夫人：〔手提着空篮子走出帐幕〕明天的天气也很好。

看护妇：谢谢上帝。太太，再会。

〔病院服役人西村手拿着一盒棉花走进帐幕来。

西村：呀！山田！人说有一个朝鲜人被杀死在县公署前面。

看护妇：那个朝鲜人做了什么坏事吗？

西村：他们说朝鲜人聚众谋叛，袭击军队。

〔差不多所有的逃难者都立刻站了起来。

逃众：朝鲜人！

逃乙：真的，朝鲜人来了！

逃戊：朝鲜人是我们的敌人！

看护妇：静静的，不要吵！军医长不久就要来了。不大要紧！

逃己：不，不大要紧！朝鲜人会使得我们大家全都灭亡。杀死他们，杀死他们！

看护妇：西村，快去叫军医长。先生太太们，请你们安静点，不要响，至少等到军医长来时再说，因为现在我应该照应你们。

逃乙：好，我们等到医生来了再说。

逃甲：不错，不错，我们且等一等。

逃丙：姑娘，我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好。朝鲜人会要来杀死我吗？房子已经烧掉了，现在生命又有危险了！唉，我究竟怎样做呢？

老人：〔向青年〕你相信朝鲜人会跑到这里来袭击我们吗？

青年：〔笑〕我为什么会相信这个呢？第一，说朝鲜人袭击军队的谣言，是完全假的。他们连什么武器也没有。难道那个完全没有武装的民众居然敢袭击军队吗？昨天我在

火车上和U师的参谋官谈话，他极力向我证实朝鲜人既没有武器，也没有炸弹。

老人：真的吗？然而为什么又有这可怕的谣言流传呢？

青年：因为日本人缺乏自信力。

逃乙：他们是什么人？

逃丁：不是朝鲜人吗？

逃戊：朝鲜人，朝鲜人！

逃己：杀死他们，杀死他们。

老人：〔半抬起身子〕你们应该谨慎一点。在这时候不要乱把人指为朝鲜人。不然，你们的话会引起大的错误。少年，你最好还是向他们解释一遍，好去掉他们的疑心。

青年：不，我用不着来解释，时间会来解释一切。

逃己：时间会来解释什么？什么？

看护妇：你们安静一点，不要闹。军医长来了。

医生：〔穿着军医的制服〕这样吵闹！出了什么事？

看护妇：关于朝鲜人的可怕的谣言引起了他们的吵闹。

医生：哼，朝鲜人会做什么？难道你们也害怕朝鲜人来袭击吗？你们不能够相信我们军人的勇敢吗？先生们，安静点。这城里的全师兵士都准备好，在等着动员令了。

逃己：全师的兵士！全师！

逃戊：等着动员令！

医生：我知道你们爱护祖国的忠诚，然而你们已经有了忠勇的兵士了，这是你们的同胞，你们送到军队里面去的。先生们，安静点！我们帝国的军队不会让敌人来挨近你们！

你们躲在这帐幕里的时候，你们就应该服从我的命令。

逃丁：不错，不错！我们军队！

医生：你们懂得我的话，我很高兴。〔向看护妇〕病人怎样了？

看护妇：这位先生抱怨着，说绷带把他弄得非常痛。

医生：哼，要是痛，倒更好。痛便是“好起来”的证明。别的病人呢？

看护妇：那小孩子好像病得很厉害。

医生：哼，他不会好了！明天早晨把小孩移到县公署去。病得这样厉害的小孩还用火车载来，那个人真是太没脑筋了。

看护妇：没有医治的法子吗？

医生：他的命运已经断定了。〔这时候逃难者中间起了哭泣声〕还有几点钟才得天亮。先生太太们，和平地安睡吧。不要再动了。

看护妇：好，先生太太们。安静地睡吧。太太，不要哭。你的小孩一定会好的。明天我把他移到医院里去。静静地睡吧。好，先生们，你们也要静静地睡。

〔逃难者又回到各人的原地方睡下了。风把帐幕吹得作响。远远地起了犬吠声。军人的有规律的脚步声在静寂中作响。

医生：我今晚在县公署里当值。无论什么时候你需要我，你叫人来喊我好了。小心一点，不要叫病人再激动起来。然而也不要太溺爱他们。你懂得吗？

看护妇：不，我要尽我的职分。

〔军医长走出帐幕，他的指挥刀一路作响。看护妇在逃难者中

间踱来踱去，静默无语。病院服役人在帐幕深处假寐。犬吠声又起了两三次。长时间的休息。

〔忽然有一群自警团团员走到帐幕门前。为首的一个穿着甲，拿着没有鞘的亮晃晃的宝剑。其余的人中有的穿着退伍兵士的制服，有的穿着军人外套，有的穿着学生的制服，有的头上包着头布。每人手里都拿着枪矛或宝剑。

穿甲的人：〔向帐幕里看了一遍〕这里吗？

穿军衣外套的人：是，这里。我们进去吧！

穿甲的人：把灯笼拿来！

包头的人：〔手提着灯笼进了帐幕〕他在哪里？

学生：小心！他会有炸弹。

退伍士兵：我并不怕炸弹。

穿甲的人：不要闹。看护妇，晚安。

看护妇：〔吃惊〕什么？不要进来！出了什么事？

穿甲的人：看护姑娘，我们来找一个东西。我们应该把帐幕搜寻一遍才行。

看护妇：不要放许多人一齐进来，因为这里有病人睡着呢。

包头的人：我们用不着她的允许。大家一齐自由地进去搜寻吧。

看护妇：〔嘴唇抖着〕不要进来，你们不应该进来！

穿甲的人：看护姑娘，我告诉你，在这帐幕里面，藏着一个朝鲜狗。有一个人一定说他亲眼看见这朝鲜狗。我们应该为祖国而杀灭朝鲜人。

穿军人外套的人：为祖国！为全城的安宁！

退伍兵士：为全城的安宁！

包头的人：不要她的同意！不要她的允许！我们且去搜寻……去杀死他们！

〔前面有人手里拿着灯笼，他们便从睡在地上的人中间走过。看护妇面色灰白，默默地跟随着他们。包头的人到了那外国人的面前便站住了，那外国人蹲踞在老人和青年的后面，像一条小狗一般。

包头的人：在这里！在这里！拿灯笼来！看看他的面貌。

外国人：〔照相貌看来，像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工人〕我并没有做什么事。

学生：〔仿效外国人的声音〕我并没有做什么事。……

穿军人外套的人：杀死他，杀死他。

穿甲的人：不要很快地便把他了结了。我且先来拷问他一下。唔，恶狗，你是朝鲜人？如果你说假话，我……

外国人：我是日本人。……你们大家要把我怎样？

学生："我是日本人。"是这样的日本人吗？

穿甲的人：学生，你不要说，等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外国人：我叫做北村吉雄。

〔众人嘲笑。

穿甲的人：北村吉雄？你有多少岁？

外国人：我今年二十四岁。

穿甲的人：你在明治哪一年生？

外国人：〔为难地〕我……我……

〔众人一起笑起来。

青年：〔突然起立〕止住，先生们。你们有什么权利来问这个？你们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样的权利？

老人：〔不安〕我的少年，不要去管这件事。

穿甲的人：〔向青年〕你是谁？

青年：〔镇静〕我是人。

穿甲的人：自然，你是人。是人或是兽，都不是我所问的。我的问话是：你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拿灯笼照着青年，众人互相耳语。

青年：我是学生。你们为什么无理地闯入逃难者的帐幕，做出这种轻忽的举动呢？

穿甲的人：轻忽的举动？我们什么时候做出轻忽的举动？

青年：如果这不算是轻忽的，那么什么才是轻忽的举动呢？你们闯进照料逃难者的帐幕，无理地搜查。你们有搜查的权利吗？

穿军衣外套的人：权利？

穿甲的人：我们确实有权利。

青年：你们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据我所知，依照法律，除了军警外无论谁，都没有这种权利。

老年：亲爱的少年，我请求你不要开口。如果过后平心静气地说，别人会懂得你的。

退伍兵士：收拾起你的那些傲慢的话语！老实说县长本人把这种权利给我们的。便是本县警察署也赞同的。

穿甲的人：并且我们的行动是不受法律拘束的。我们做事只为尽忠于国家。

青年:〔笑〕哼,国家是什么?照你的意见国家离了法律制度还能存在吗?真正可笑!那样的国家是什么?

包头的人:你,傲慢的人。收拾起你的多余的废话。闭着嘴。不然,恶鬼知道你的命运。〔用枪矛威吓他〕

青年:收拾起多余的废话?

你们才做出多余的动作呢!
在我们还有军警的时候,
你们敢做出何等样的动作!
你们穿的是什么?
甲,军人外套,柔道的衣服……
难道你们便没有平常的衣服?

〔看着外国人。

你,站起来吧!
坚定地站起来!
也许果如你们所说,这个人是朝鲜人。
然而朝鲜人并不是你们的仇敌。
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
日本人给你们做了什么好事呢?
压迫日本人的,并不是朝鲜人……乃是日本人自己!
难道你们不懂得这样简单的事情?

〔青年拿着朝鲜人的手,把他抱着!

看这个人!
他是一个人。
看他的面貌!

难道他敢杀一个无罪的人吗?
难道他敢放毒药在井里吗?
也许他有敌人,
然而他的敌人不是你们。
你们什么都不懂得。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别人什么都不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愿意知道什么!
从前天晚上以来,
你们的同伴们便把他的朋友杀死了不少。
然而他们并没有罪,又没有武器,
又温顺又朴直恰像微弱的树叶。
看这个人!
他如今所有的只是一个生命,
这是"自然"赐给他的东西。
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那么你们又是什么东西?
你们所有的,
仅仅是已死的传统的道德。
甲和军人外套,不过是古董品。
对于活人,它们还有什么用?
如果热血在你们的心中流动,
你们便需要你们自己的衣服。
那么,赶快把军人外套丢开!

那时候你们都是无生命的傀儡!

死了的蜜蜡。

你们,木乃伊!

你们,骷髅!

包头的人: 这是有毒的日本人!

穿军衣外套的人: 社会主义者!

学生: 危险人物!

穿甲的人: 把他们两个一齐杀死!

老人: 先生们,我哀求你们。请看我面上,不要做那样的事。你,少年,快给先生们谢罪,我请求你。这是怎么回事!

〔逃难者在帐幕中奔跑。女人们哭喊着。

看护妇: 〔向逃难者〕立刻跑出帐幕,不要耽搁! 免得你们连累受伤!

青年: 〔向朝鲜人〕好,你且紧握着我的手。如果他们杀了你,我也要死!

死!

啊:几百几千几万的人,

在几百几千的年代中,

都被他们自己所爱的人民杀死了!

我们不是为着谄媚愚昧的人民而生的,

我们生来只为着奋斗而死,

为正义与友爱而死!

〔这时候自警团团员动起来。他们用武器围攻这两个人。穿甲的人举剑来杀青年,穿军人外套的人来杀朝鲜人。所有其余的

人也都向这两个人拥上去。

青年:〔安静而用力说〕——

新的神秘!

为了结合新人类的友爱与力量而产生的新的神秘!

把这种无灵魂的可诅咒的潜伏的黴菌,

烧掉,去掉!

把虚伪的祖先崇拜之假面具,

把英雄主义与国家主义,

去掉,除掉,

要他们跳骷髅之跳舞!

啊! 音乐队,且等片刻,

可恶的骷髅,化为石头!

可恶的骷髅,化为石头!

可恶的骷髅,化为石头!

穿甲的人:〔化为石头,手里的剑高高举起〕

穿军装外套的人:〔化为石头,手里的剑高高举起〕

包头的人:〔化为石头,手里的矛向前伸出〕

学生:〔化为石头,手中拿着竹枪〕

〔所有自警团团员皆化为石。同时军医长刚走进帐幕,也化为石头。

青年: 骷髅! 跳舞吧!

〔突然帐幕中完全黑暗起来。过后又燃着磷光,十个骷髅拿着自警团团员的姿势站着。

青年: 啊,音乐队!

为骷髅奏回旋舞曲!

〔十个骷髅跳着回旋舞。青年,朝鲜人,看护妇,老人都站着观看骷髅的跳舞。

青年: 为着无罪而被害的人祈福,奏"死亡幻想曲"。

〔十个骷髅照着"死亡曲"跳舞。其中有两三个,愈跳愈力。……

〔舞台的两边忽然起了尖锐的狂笑。

青年: 啊,我们的死了的同志们!

我感谢你们的狂笑!

音乐队,

奏"告别曲"收场!

丑陋的骷髅,

在跳舞的时候消去吧!

〔骷髅依着曲调狂跳,无秩序地跌在地上,变成许多碎块。尖锐的大笑。光突然变换,最初完全黑暗,过后渐渐亮起来。最后晨光射入帐幕中。一个逃难妇人的哭泣。

看护妇: 〔安静地抬起她的头〕我诚心可怜你,……但是你的小孩已经……

——幕 落

首陀罗人的喷泉

人　物

母亲(首陀罗种人①)
女儿(同上)　　　　前场
旅行者

母亲
女儿　　　　　　　　　哑场
首陀罗人的许多男男女女

地　点

首陀罗种人的家。

立方形的房间,黑暗得像一个洞穴。

厚的墙壁上涂满了烟煤。

两扇窗户恰像病人的眼皮。

一个大木箱当做了餐桌。

墙上挂着女儿的包头布和衣裳。

地板上放着一束干草,木片和小绳。

---

① 首陀罗种人:印度的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一种人。

一个放吃饭家具的架子。

蜡烛的微光。

时　间

夜晚——早晨。

母：我们上床去睡吧，……现在已经很迟了。……你已经汲了水回来吗？

女：妈妈，是在晚饭的时候，我便汲了水回来了。

母：请把门关上。

女：这是一个多么平静的夜晚！妈妈，听，有人在门外走过。……哟，好像，他在我们的门口站住了。

母：谁？在这样的深夜……

女：妈妈，那是谁呢？

旅客：〔敲门〕对不起，对不起。

女：真的。……

母：请问他一声，他是谁，他要什么。

旅客：对不起……

女：你是谁？

旅客：我是一个旅行者，……请你只把门打开，对不起。……

母：把门给他打开。

〔女开门。男子进来，他像是一个商人，样子非常疲倦。

旅客：〔不住地点头行礼〕姑娘，我诚心诚意感谢你。

女：你是谁？你要什么？

旅客：我是一个旅行者，……真是疲倦得很。……你们肯答应

我在你们家里过夜吗？……随便在哪一个角里都可以。真的，我真是疲倦得要命。

女：妈妈，……

母：先生，你真是运气不好。……这是首陀罗人的家。……我真正没法使你在这里过得舒服……不过如果你不嫌污秽，……

旅客：太太，真是多谢，……太太，真是多谢。……

女：请。

母：先生请坐吧。……你的脸色挺难看。……你有病吗？

旅客：不，太太，多谢你，我没有病，……我是非常地渴，真正忍不住了。……好姑娘，你肯给我一杯水吗？

母：非常愿意。……给他端一杯水来。

女：〔从坛里倒出一杯水，端给旅客〕请……

旅客：多谢。……呀！真是甘露！

女：再喝一杯。

旅客：姑娘，多谢。……

母：你没有吃过饭吗？是不是？如果真正没有吃过饭，请老实说，……虽然我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待客的东西，但是……

旅客：老实说，从昨天晚上起我就没有进饮食了，……然而要东西吃，这举动不是太不客气吗？我是十分饥饿，你看我真是饿得慌了，如果土块是可吃的，那末我连土块也会吃了。

母：既是这样，为什么你不早给我们说呢？……我们真没有

可以待客的东西，因为这是首陀罗人的家，我已经给你说过了。

旅客：我可以得点东西吃吗？

母：不要紧，不要担心。……我们虽是很穷，然而明天还可以想法。

〔母女两人给他安排了一盘米饭，一盆汤放在箱子上。

旅客：我真正找不出话来感谢你们的好心了。……太太，姑娘，多谢，……太太，姑娘，多谢，……太太，姑娘，多谢，……

母：〔对女说〕给客人把水弄热。

旅客：现在我什么都不需要了，……我如今很暖热了，……我活泼得像一个战胜者，……我镇静得像一个聪明人……太太，姑娘，多谢，……太太，姑娘，多谢，……

母：先生，你从什么地方来？

旅客：太太，我从喀什米尔来。

母：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旅客：我要旅行到南方去。

母：你的样子好像是个商人。……

旅客：太太，不错，我是喀什米尔的商人。

母：你是到南方去做生意吗？

旅客：我没有什么目的。……你已经听见我们国里的大饥饿吗？——可吃可喝的东西都没有了，……每天有几百人死在酷烈的阳光之下。未死的人便贪馋地吃死人的肉，……而且常常吃活人的肉，把活人生生地弄死而吃其肉，

……父亲和儿子互相谋害恰和敌人一般。……强壮的人一个个走过国境，逃到外国去了。……我也带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小孩离了故乡。……

母：他们呢？

旅客：他们都死在路上了。……疫症害死了许多人。……

母：你的妻子和你的小孩也染了疫症死了吗？

旅客：太太，不错，三个小孩同时气绝。他们死后，我的妻子也立刻得了同样的病症而永眠了。

母：你是多么不幸！

旅客：毫没有什么。我十分愿意他们死……因为生存就是继续受苦。

母：我真心替你可惜。……你好像是非常疲倦，……现在你还是上床去睡觉好。

旅客：太太，多谢你。……我非常舒服。……要是我再以像从前的那种心情继续走我的路程，我最后一定会变成窃贼或杀人犯的。

母：先生，为的什么呢？

旅客：因为我觉得乞食是可羞的事。……如果我不愿乞食，那末我除了偷窃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是不是？今晚上站在你的门前算是我的大幸福，……如果我敲了别家的门，也许我此刻不会像现在这样子。……老实说，我站在你的门前的时候，我已下了决心，如果你不肯让我进屋，我便一击弄死你。〔女因恐怖而战抖〕好心的姑娘，不要惊惶，……我不是流氓，……然而我是一个胆小的

人。……我一看见你的温柔的脸，我便觉得我遇着救星了，……这温柔的脸对于我比较水，比较食物都有值价得多，……太太，姑娘，你们懂得那种感情吗？六个月我的足踏遍了人心的沙漠。……

母：我很了解你……不错，我了解……在你的话语里我感到了如许多的真心的快乐！……〔向女〕喂，我亲爱的，把门关好，〔女走去关门〕……虽然这里不干净，请你随便休息一下吧。……

旅客：我不必睡，倒也很好。……你们，太太，姑娘倒应该睡觉才是。

母：不要担心……因为我们要睡在厨房里。

旅客：这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的。……啊，不知道我一生中还有没有来酬报你们的好意的时候？

母：先生，愿你舒服地安睡。

旅客：那是什么声音？

母：水的声音……首陀罗人的喷泉的声音……

旅客：首陀罗人的喷泉……

母：明天见。晚安。

旅客：太太，姑娘，晚安。

女：晚安。

〔母女两人走入厨房。

哑 场

〔靠里面的墙壁自己开了。

〔大的草原。

〔许多首陀罗人动着铁锹，在掘地。

〔众人都默默无言。

首陀罗人甲：〔放下锄，把脸贴在地上〕

首陀罗人乙：〔把锄丢开。向着甲，做出仇视的姿势〕

首陀罗人丙：〔向着甲，做出仇视的姿势〕

甲：〔把锄重新向上举起〕

乙：〔把锄向上举〕

众：〔把锄向上举起〕

〔旅客从床上欠身坐起，定睛望着后场。母女两人站在他的旁边，好像影子一般。

旅客：他们是谁？

母：他们是首陀罗人。

旅客：他们在做什么？

母：他们大家都非常之渴。

旅客：非常之渴？……他们掘的是什么样的地？

母：他们掘的是沙地。……

旅客：会有水流出来吗？

女：他们是非常之渴。有没有水流出来在他们都是一样的。

哑　场

甲：〔丢开锄，再把脸挨近地上。表示绝望〕

众：〔走到甲身边，注意地看那地方。两三个人也把脸挨近地上，向里面看〕

丙：〔举起锄向着甲〕

旅客：什么事？

女：没有水流出来。

旅客：那么，那个人做什么呢？

女：他是我的父亲。

旅客：你的父亲！

母：仅仅为了这个求水的欲望，从古时以来就有成千的首陀罗人死掉了。

旅客：他们杀他了，……他们杀他。

女：大家狂暴地向我的父亲扑去！

请忍受着吧，亲爱的父亲！

你的喷泉有一天会喷出清莹的圣水。

你的锄头有一天会散布晶莹的露珠。

哟！你躺在地上，血染了全身……

然而那日子会到来，

那时候清莹的水要洗净你的血。

那日子会到来，

那时候你的紧闭的双目要看见椰子树的浓荫。

那日子会到来，

那时候柔软润湿的土地会做你的床，使你适意非常。

〔靠里面的墙壁自己关了。

哑　场

〔靠里面的墙壁又开了。地方还是一样。在椰子树的浓荫中。有喷泉。草原上长满了热带的红花。喷泉的水花四溅。许多首陀罗的女人肩上放着坛子，群集在喷泉旁边。闲谈。笑语。跳舞。

女：〔即前场的女儿。如今穿得非常美丽。高高地举起右手〕

母：〔即前场的母亲。站在她的女儿身旁。高高地举起右手〕

旅客：好呀，美丽的喷泉，……好美丽的花园，恰如在天堂里一般。……天使一般的美女……亲爱的母亲，……姑娘，……你们也在这里？我也要去，……我也要到那里去。……〔起身〕

〔靠里的墙壁自己开了。长时间的休息。

母：你醒了吗？

旅客：〔起身〕我究竟在什么地方？

母：你睡得很舒服吧？

旅客：多谢，……啊。何等光明，……真的有喷泉的声音。……

母：喷泉的声音不曾妨碍你的睡眠吧？

旅客：〔站起来〕我一整夜都在做梦，……可是我毫不觉得身子疲倦。

母：只要站起来，便可看见喷泉，……喷泉便在这里。

旅客：呀，好美丽的喷泉。

母：看，……女儿在汲水。

旅客：哟，她站在美丽的虹里，……它，便是我梦中的世界。

母：这是首陀罗人的唯一的美酒。

旅客：〔伸出双手，表示绝大的快乐〕

首陀罗人的母亲！

把你的手伸给我。

从久被压迫的民族的泪眼中如何流出这种纯洁的水？

我如今赞美反抗力，因为它培养着民族的梦以至于今。

你，亲爱的母亲，产出了新的儿童！

那日子会到来，

那时候，你这首陀罗人的妻子和母亲，

将变成全人类的妻子和母亲。

首陀罗人的母亲！

我愿你永远保存着那个力量。

那个力量是全人类所必需的，然而只有女人才具有着。

首陀罗人的母亲！

我在昨天以前还不知道你的力量。

我从前还带着过分的骄傲。……

我刚刚才懂得，站在你的旁边便是站在全人类的旁边。

今日以前我还以为避免人类的灾祸，冲突和罪恶便是最好的事，如今我似乎才最后寻着了未受着任何传统的洗礼的，人类的新光明。

首陀罗人的母亲。

亲切的感谢!

我应该去了。

母:〔脸上发出一种非寻常的光〕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旅客:〔脸上发出一种非寻常的光,和母亲一样〕走回我逃出的地方去。

走向那曾经使我受苦,使我忧愁的地方,

走进一切灾祸,冲突,罪恶中去,

安静地走进那苦难之源!

首陀罗人的母亲,

我谢你,……我谢你。……

〔旅客去。门开着,母亲的眼光跟随着他的背影。喷泉的声音。小鸟的鸣啭。

——幕　落

过客之花

〔意〕亚米契斯 著

《过客之花》，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一九四〇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一九四七年十月再版。现据一九九五年五月北京世界语出版社版《巴金与世界语》编入。

译　者　序

这篇剧本是三年前翻译的，当初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时候，我曾在译文的前面写了下面的引言：

> 本剧的著者亚米契斯(E.Amicis)就是写了《爱的教育》的意大利著作家。本剧是他晚年的著作，于一九〇六年(即他临死前二年)写成，这年四月罗马上演时，曾得着很大的成功。同年八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中，曾将本剧用世界语演过。我是根据这年在巴塞尔(Basel)出版的世界语译本重译出来的。原题为*La Floro de la Pasinto*。

世界语译者 Rosa Junck 女士在她的译本前面印了一句献辞是：

> 献给亚米契斯，靠了他的高贵的感情，不幸的人得以恢复勇气；靠了他的教训，残酷得以变为善行。

重译者也是怀了这同样的心情来译这书的，我愿将我的译文献给我的世界语同志们。

这些话就在现今我也觉得并没有说错。不过我这时候的心情却多少有点不同了。我要把这意思发挥出来，也许可以

写出一本书，在这序文里是完全不适用的。在亚米契斯与我的思想之间显然有一道鸿沟，但这并不能阻止我读《爱的教育》而不受感动，同样也不能阻止我译出这个剧本。不过照我的意思，在安娜与阿尔背脱中间没有什么“永别”的理由，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阿尔背脱就不应该和安娜再见，为什么就应该让安娜在宗教的信仰中度她的最后的日子。

然而不管怎样，这究竟是一个可以一读的剧本。我之所以爱它，是因为它给我们展示了一幅贫穷与不幸的图画，而这图画又是用另一种笔调绘出来的。这在聪明的读者当然可以领会到，用不着我在这里详细地解说了。

单行本付印的时候我曾将译文大略校阅了一下，改易了几个字。一两处从前疑心原书印错（我根据的这版本常有错字）而依自己的意思改译的，现在觉得还没有更适当的译法，便一仍其旧。

一九三三年一月

以上是六年前写的短序①，最近翻看这本小书，觉得还可以重印，便费了一天的工夫把它修改一遍，改的地方不少，可以说是重译，不过原文不在手边，无法逐字校阅，或许仍有错误的地方也未可知。

一九三九年九月

① 短序：指为一九三三年译者自印版写的序言。

过 客 之 花

人 物

安娜·狄尼：四十六岁，头发作淡灰色。她的身体很弱，不过她的面貌上还留着青春的痕迹，她的一举一动，都带着贵族女子的优雅的姿态，这和她现在贫困屈辱的环境以及朴素的服饰不相配合。

阿尔背脱·乔治：四十六岁，灰色头发，严肃的表情；衣服都丽，然而举止又像一个忧郁厌倦的人那样地随便。

沙基医生：与阿尔背脱同年。

房东：约四十岁，装饰得和少年公子一样地漂亮。

布鲁尼：年龄在三四十岁之间，汗衫工厂的店员；衣服很不讲究，头上戴着一顶坏的软帽，外貌和举动都使人讨厌。

罗沙：年老的女仆。

看门人

卖菜的妇人

地　点

一间穷人的小屋，右边靠里有一道门，左边角里放着一张铁床，完全白色，没有什么装饰，墙上挂着一个黑十字架，装饰着橄榄树枝，在床与门之间还放着一只衣箱，衣箱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圣母像，一边放着小的圣水瓶，一边放着一小盆花。左边墙壁有一扇小门，通入那间小小的厨房；门边立着一个碗橱，橱旁又放着一个洗衣用的小盆，右边墙上有一个壁炉，但没有升火；壁炉上贴着一张印刷的阿尔背脱的肖像，屋子中央有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堆汗衫，一件绣货，一个放缝纫用具的小篮子，一只烛台，一瓶墨水，一些纸。屋里的陈设看起来虽简陋，却是非常清洁。

第一场　安　娜

安娜：〔一面在扫地〕我本不应该为了这样的小事情去麻烦医生，……可是他给我的药和我很不相宜。……盼望罗沙没有把我的话传错，对他说："随你方便，如果在这几天早晨你有事情要到这一带地方，就请你顺便到这儿来……"那就好了。

第二场　安娜与罗沙

罗沙：〔走到门前〕安娜太太！请你发善心；我的太太想下床

来，她请你上去一会儿，给我帮忙把她抬到安乐椅上去。

安娜：〔把扫帚放到墙角〕要是——要是医生来呢？——

罗沙：像你上次那样，给他留个条子在椅子上吧。

安娜：我倒没有想到那上面去。〔她走到桌子前面坐下，拿了一张纸条写起字来，像不常写字的人那样，一面慢慢地写，一面口里念着："医生先生，请原谅我，我立刻就来。"她站起来，把椅子移在离门口有三步的光景，然后把纸条放在椅子上面。她们两人很快地走出去了。她们在楼梯上说话的声音还可以听见〕

安娜：我来了！

罗沙：我们在这儿，太太，我们来了！

〔舞台上这时候没有一个人，过了一刻医生来了。

第三场　医　生

医生：〔走进来，向周围一看，忽然看见纸条，便拿起来读〕她一定是到那个疯瘫的妇人那儿去了。……那个可怜的妇人，……她对她的邻居也太好了。〔看着火炉，然后再向四周看〕要是她自己在这冰窟里不会得着疯瘫病，那么在她就是万幸了。〔他从衣袋里取出报纸来，正在阅读，有人在外面敲门〕

第四场　医 生 和 房 东

房东：〔在外面〕我可以进来吗？

医生：请便。

房东：〔惊奇〕你在这儿？

医生：哈，对了！难道你不也在这儿？

房东：可是我是房东。

医生：我是医生，我到这儿的目的是比你的目的要高尚得多。你是来要钱，我却是来做好事的。

房东：这一次，却不是。

医生：那么你是来搬什么东西去吧？

房东：不，我是来——我不是来拿什么东西去的；我是来向我的房客说，她不必担心这一季的房钱，她再迟一些时候付房钱也可以。……

医生：那么你也是来医病的，朋友，请原谅我。太太出去了，一会儿就会回来，她一定到那个患病的邻居那儿去了。

房东：这就是她的事？

医生：这就够让人尊敬她了；然而她还有别的事呢。

房东：去听"弥撒"。

医生：她还要作工。这就是那绣货，她的眼睛就快要瞎在这上面了。〔指着桌上的绣货〕你是知道的；你不会对那个不劳动只知道祷告的妇人做慷慨的事。你想她靠着她丈夫留给她的每年三百法郎，怎么能够活下去？而且她刚

刚侥幸从大病里逃出来。

房东：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到这儿来，——并不拿什么东西。

医生：那么，你为什么又要做“靡非斯特”[1] 呢？

房东：因为我本来就是他。

医生：那么把他的名字高声叫出来！

房东：你损害了我的名誉。〔他看表〕……我去了。请你把我的话转达给“太太”。〔他正要出去，忽然看见墙上贴着的阿尔背脱的肖像，便站住了〕这儿！——阿尔背脱·乔治的像！〔走近像前去看〕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奇怪，我从前都没有见着。

医生：它在这屋里贴了好几年了；不过以前贴在墙角。

房东：呵！呵！……我想起它来倒好！明天的纪念碑揭幕礼阿尔背脱·乔治不到场吗？

医生：已经请他了。在市长的邀请以外，我又以幼时友伴的资格，加上我的热烈的请求。他在这儿会得到盛大的欢迎，这或者多少可以报偿他从前受到的猛烈的攻击。他答应了，但后来又改了主意，他另写道：“也许”。当他写“也许”的时候，这就是表示他一定不会来了。我并不觉得奇怪。自从他年轻时候离开这个地方以后，他在后来的三十年中间只秘密地回来过三次，而且只见到很少的朋友。

房东：这一个小小的省城！大人物总讨厌他自己出生的小地

---

① 靡非斯特：魔鬼名，读过歌德的《浮士德》的人便知道。

方!

医生：不是这样！在这儿，他在一年中间失掉了他的父母，他的一家人就在这儿分散了；这儿给他留下悲惨的记忆是太多了。

房东：你是他热心的崇拜者。

医生：不，我是他的忠诚的友人。

房东：那么，我就让你陪着他的像吧。〔又回来〕然而究竟是怪事：为什么阿尔背脱·乔治的像会贴在这儿呢？我想不到我的房客还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人。她好像连写字也不十分会的。

医生：这和文学没有一点关系，你完全不晓得。……不错，你太年轻了。然而告诉你知道，倒也是好的。〔他在以下的叙述中不时望着房门〕在三十年前，阿尔背脱还是一个十六岁的漂亮青年的时候，他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和他的年龄相同的贫家姑娘，她也爱他，回答了他的爱……

房东：怎样地回答呢？

医生：诚实地，坦白地，或者在街上遇见时用眼光，或者用几封书信，或者用她的小妹妹传话，有几次他放学她下工，他们在巷子里屋门前遇着，两人在那儿停留了几分钟，在那时候她也曾用过嘴回答他的爱，这爱情是狂热的……〔房东望着医生〕但也是纯洁的。这爱情在中学里产生，在大学里就死了，那时候阿尔背脱搬到城内他的哥哥们的家里去了。过了几年，那个姑娘嫁给一个心身都不健全的穷店员；可是阿尔背脱，你知道，他成了名。她的丈

夫死了;阿尔背脱也在米兰结了婚。这个寡妇从此便信了教;然而她从来不曾忘记过她的初恋,这爱情在她的记忆中就变成了对于那个成名的青年的虔诚崇拜。这就是她应该把他的像贴在这儿的原因。

房东：情人的像,她,一个信教的妇人!

医生：胡说!这不是爱人的像,这是真诚爱情的影像,这是她青春时代的黄金一般的纪念物……

房东：这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很有趣的,很有诗意。她还和他来往——

第五场　前 人 与 罗 沙

罗沙：〔走到门口〕呵,医生先生,真对不起!安娜太太说在两分钟以内她就下来,因为我的太太无论如何定要她帮忙……只有两分钟!

医生：告诉她,叫她只管做她的事,我现在要走了,过一刻钟我再来。

罗沙：医生先生,真是感谢得很。

第六场　医 生 与 房 东

房东：她还和他来往吗?

医生：她以后就没有再见过他一面。在这许多年中间,或是遇着他家里有什么不幸事情,或是遇着他得到成功,她便

写了几行字寄给他，并不署名：有时写的是赞美歌里面的诗句，有时是教皇的名言，有时是从《圣经》里面摘出来的安慰和劝勉的句子；这些充满了爱的语言：并不是一个女人的语言，这是灵魂的语言；我并不说她不希望再看见他，然而在这些信里她却从没有提过或者暗示过要和他见面；这好像一个母亲，一个姊姊从另一个世界里向他说话一样。

房东：〔在医生闭口后宁静片刻，忽然问〕她从前漂亮吗？

医生：你这信邪教的！你这坏人！……不！她并不漂亮；不过我想起来了，她的举止是优美的，她的表情是善良可爱的，手足是很活泼灵敏的，两只眼睛明亮得像两颗明星。

房东：我从前见过她。可是她如今稍微改变了一点，这种奇怪的崇拜伟人的女人！

医生：你不懂得，自然她不能够了解他的思想，也不能够了解他的艺术。然而她知道他的名声传遍各处，这就是他的力量；她又恐怕这名声会给他带来痛苦，而且充满着危险；她听说他不信教；她希望他有信仰，可以使他强健，使他安静；她替他祷告，要上帝劝告他，给他和平。这是美丽的事。

房东：这是他告诉你的吗？

医生：这是多年前的事情，我很久就没有看见他了。

房东：他回过她的信吗？我愿意知道他们两人中间的关系，因为我想为着这个向——官厅推荐她——〔他一面指钮孔，想说出“十字章”来〕

医生：他回过她几次信，谢谢你的好意。

房东：我不喜欢那个人。

医生：这并不是审判。

房东：在政治的领袖里面，他这个人总是只做错事。

医生：公平地说，工作是微弱的，思想是伟大的，心是忠诚无私的；政治家倒下了，可是思想家还直立着，而且会立得更高的。如今别人对他的攻击都是不公道的，卑鄙的。他的错，他已经偿还了。他有家；然而他的妻子疯了，一个女儿悲惨地死了，还有一个在美洲结婚。他还是孤独的。固然他成了名，但是人却是很不幸的。难道这还不能使你满足吗？

房东：满足了，因此我要去了。请把我的话转告太太。〔离门口还有三步〕也许因为她是成名友人的爱人这个缘故，——所以你这许久都是白白地给她医病，不收费吗？

医生：也许是这样，不过对那些并不是我任何友人的爱人的女子，我也一样地不收费的。

房东：〔低声〕好像她们都是他的爱人。

第七场　医生与安娜

〔房东在门外遇着正走回来的安娜。从开着的门可以望见他们两人站在平台上，还可以听见房东的声音。

房东：我来向你说，你不要担心你的房钱，你方便的时候，再缴房钱好了。〔接着便是安娜的非常感谢的声音〕

安娜：〔跑进屋里，向着医生那里去〕呵！医生先生！我真不好意思，真对不起，真对不起！可是你为什么立刻就来呢？我叫人告诉你，你要有事情走过这一带地方的时候顺便到这儿来。

医生：不要客气了！我再没有时间耽搁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安娜：倘使你肯给我治这病的另一个药方，那就感谢不尽了，因为你上次给我的药是不能吃的。

医生：你就再忍一次也不成吗？

安娜：再一次也不成，我的身体太坏了。

医生：这只是一个试验。〔他坐在桌子旁边〕立刻就会好起来的。我们要给安娜太太一点更适意的东西。

安娜：〔微笑〕安娜太太！

医生：〔起身〕一样的分量，一样的钟点，你记住！要当心睡眠！现在我去了。

安娜：〔送医生到门口〕真是感谢得很！〔把头伸到门外，高叫〕医生先生，当心第二层第三级的楼梯破了。

第八场　安　娜

安娜：〔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现在还是做工吧！〔她戴上眼镜，开始在汗衫上做出钮孔〕我本来想上星期就把这个弄完的！我的运气多不好！只要基利亚先生能够忍耐就好了。我的心骇得怦怦地跳，恐怕有一天会用凶狠手段对

付我的。我的可怜的眼睛，它们再不会是从前那样的了。——而〔她搓她的手〕在这样冷的天气——〔她继续做活〕

〔有人在外面敲门

安娜：请进来！

第九场　安娜与看门人

看门人：〔开了门，向屋里看〕呵！你在家。下边有一位先生要我来看你是不是在家。

安娜：他是谁？

看门人：我不知道，他也没有告诉我。这是一位穿皮外套的先生。我去请他上来，好吗？

安娜：穿皮外套的先生！〔她站起来〕

看门人：我又不能够要他把皮外套脱掉！

安娜：但是——还是我自己下去吧。

看门人：呵，好！你想在楼梯上接待他吗？

安娜：那么还是请他上来吧。

第十场　安娜和阿尔背脱

安娜：〔取下眼镜〕这是谁呢？——什么慈善团体的先生吗？我又不曾要求过什么，天呀，这样子怎么能见客呢？〔她急忙把她的衣服、头发，整理了一下，走到门口，有人在外

面敲门，她开了门，然后站在旁边〕

阿尔背脱：〔直立在门口，恭敬地脱下帽子，宁静片刻，好像在歇息，一面望着她；过后用一种感动的、战抖的低声问〕你是安娜·狄尼太太吗？

安娜：〔惶惑地望着他〕……你有什么吩咐？

阿尔背脱：〔略有点畏怯〕……你不认得我？

安娜：〔嘶声叫道〕阿尔背脱！〔她向后退，靠着椅背〕阿尔背脱……乔治先生……原谅我……是你吗？上帝呀，这是真的吗？

阿尔背脱：是我……安娜。

安娜：你……到我这儿来？

阿尔背脱：〔略略低下头，向前走了几步，带着忧郁的声音说〕我现在到了这样的年岁了，人一到了这样的年岁，便会回想起年轻时候的一切……我现在到了这样的时期了，人在这种时候对于那些曾经爱过他们的人会感到更深的谢意，我要来和那个人——那个这许多年来远远地用祷告和祝福陪伴着我的善良的人再见一面；再见她一面，向她说一声"谢谢"，并且来求她原谅。

安娜：〔惶惑貌〕原谅？……天呀！为着什么呢？

阿尔背脱：为着三十年来的罪过。

安娜：呵！我明白了。呵，乔治先生，你说些什么？我发誓，我从没有在心里责备过你一次，我是一个贫家的女孩，又没有受过教育……而且我错了，我自己不该妄想。……

阿尔背脱：安娜，然而我允许过你。

安娜：〔急忙说〕你的允许是真诚的，不过你不能实行罢了。

阿尔背脱：我的好安娜！

安娜：然而现在说起来，我还是害羞得很！〔快活貌〕天呀！这不是梦吗？真是他吗？真正是他！我连椅子也不让你坐。我真是发昏了！〔用围裙拭去椅子上的灰尘〕乔治先生，请坐吧……请坐一刻。……

〔阿尔背脱仍站着，他走近她的身边，要握她的手；她畏缩地向后面退，然后她把手伸给他，他注意地看她的脸。安娜低着头，好像害羞她自己改变成了这样子

安娜：〔谦卑地说〕过了这许多年了。

阿尔背脱：〔非常温柔地〕听见你的声音，再见到你那和当年一样温柔，一样善良的微笑，……在我好像这许多年并没有过去。你的声音忽然唤醒了许多亲爱的回忆来。〔他坐下来，一面做手势要她也坐下〕

安娜：〔站着〕我连向你发声的勇气也没有了，我不敢说话，也不敢看你，你想，像我这样不幸的女人还会向着像你这样伟大的学者……伟人说什么呢！……我觉得好像是站在皇帝的面前……我不晓得说我要说，我想说什么话。请原谅我！

阿尔背脱：呵，亲爱的安娜！没有皇冠的皇帝，憎厌他所知道的一切的学者，没有儿子的父亲；一个像你：安娜，这样靠着记忆生活的人，而且也许他所有的记忆——那些使他留恋着生活的记忆还要比你有的更少；他到这儿来好像一个受伤的人从战场上退出来，到那个使他记起他离开

了的故乡的纯洁的喷泉旁边，求得一滴不曾混着血的清水的祝福。

安娜：〔好像失了知觉地静坐着，仔细地带着赞叹地听他的话，过后便忧郁起来〕你是个不幸的人！呵，可怜的阿尔背脱先生！你有大的痛苦，我是知道的，所以我敢于几次以一个不幸的女人的资格，送给你几句安慰的话。我也有大的悲哀。也许沙基医生已经告诉你了。我结了婚，过了两年苦痛的生活，后来便死了丈夫；在很短的时期中，我全家的人都死了；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我，没有亲戚，没有依靠。……然而上帝给了我安慰，使我信奉他，这个信仰使我活下去。而且我还有……另一个安慰我的东西。这就是对你的思念，阿尔背脱先生，你是我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忘记过的。

阿尔背脱：〔握着她的手〕亲爱的！

安娜：〔快活貌〕亲爱的！呵，天呀，我现在才觉得你真是在这儿了，现在我才相信我的眼睛了……〔活泼地〕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来的？你没有遇见什么人吗？你怎样找到我的住处？你一直到我这儿来的吗？

阿尔背脱：不，我的安娜，我不是一直来的，我先去看了我多年来想见的那个地方……过后我又进了离这儿两步光景的旅馆。……

〔安娜的脸常常向着他，为的是不要漏掉他的一个字，她忽然很快地站起来，去取了椅上的垫子放在他的脚下，她的举动恰像一个非常恭敬的，忠心的女仆。

阿尔背脱：不，安娜，你在做什么？

安娜：乔治先生，天气很冷……

阿尔背脱：不，决不——〔他取开脚下的垫子放在她的椅子上，使她坐下〕我走去看了从前我放学出来时我们两个一起谈话的地方。

安娜：〔兴奋地，快活地〕真的？真的？〔然而立刻又为自己的兴奋和回忆起来的事情害羞，低下了头〕我那时的举动真不好。

阿尔背脱：不，安娜，你的举动是好的。你正做着你的好心鼓动你的爱情去做的事，在你的爱情里并没有一点你的良心可以责备的东西。倘使事实不是这样，那么再看见那个地方，我就不会受到这样的感动了。要是我的母亲还活着的话，我一定要和她一起到那儿去。我好像在那儿看见了你，惶惑地战抖着和当时一样，我好像又感到了从前感到过的畏怯。我记得我从那儿出来，灵魂是充满了温柔，好像就做了世界上的主人，变成幸福的人，爱着生活中的一切，对我的友人、弟兄，以及一切的人都更和善起来；我在那儿，在你的影象的四周，我再看见了我十六年中的全部最美丽的希望，好像许多阳光一样；在你身上，我看见了另一个阿尔背脱，我愿意再变成这个阿尔背脱，这并不是因为他更年轻，而是因为他更纯洁，更善良，——这还是靠了你的力量，——这是现在那个带着谨慎和良心的责备来找你，求救于你的人万分不及的。

安娜：〔十分注意地听他讲话，不过渐渐低下她的眼光，她沉

默了片刻，她用手盖着眼睛，然后又把手放下〕呵！上帝一定宽恕了我。……不然我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便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感觉了。你是这样地好，你对我这样地尊敬！好像……我是什么大人物的女儿。——〔沉默。她也沉醉在这美丽的回忆中了。在以后的谈话之际，两人的头略俯着，双手放在膝上，眼光望着地上〕我也曾几次走过那条巷子。一走近那门前我就觉得呼吸不通了。〔微笑，低着头〕……好像我还应该再进去似的。

阿尔背脱：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看见那房门因了房东的死紧紧闭着，那时候我是多么失望。

安娜：那是毛力先生，现在这房子是一个商人的产业。〔带着一种报告重大消息的兴奋的声音说〕那个地方还曾做过避难所。

阿尔背脱：有一天你失落了一卷红线，从小篮子里落下来，我过了两天便把它带给你。……

安娜：〔微笑〕我不知道我怎样做的。……那天早晨我的小妹妹并不告诉我，圣加尔教堂的牧师便走进来，那个时候，我是非常害怕，你还记得这个吗？他站着带着不高兴的面孔望了我们一会儿。我好像生了病似的。

阿尔背脱：以后五天内你都不曾来过。……

安娜：然而过后我便看见你非常忧愁地到学堂里去！可怜的阿尔背脱！……呵，宽恕我！我说的是那个时候的阿尔背脱。

阿尔背脱：也适用于现在的阿尔背脱，而且我非常喜欢听到

这个称呼。

安娜：我只要远远地看见你，就是很幸福的了！我带着热烈的愿望等着星期天，因为在那天音乐队演奏的时候，我有机会和你见面！那时候一看见你，我就想起许多事情，我非常感动。我那慈祥的母亲总说我害病了，再不然便发狂了，因为我一听见音乐便要掉下泪来。

阿尔背脱：我记起了你的母亲。

安娜：她是一个平凡的女人，稍微有点严厉，不过她却是善良的。……她从没有看出什么来。〔畏怯地，低声问〕你的母亲，那位太太……她知道吗？

阿尔背脱：她有点怀疑，因为她看见我有时无缘无故地非常高兴：这就是在和你谈话以后；而有时又无缘无故地沉默、忧愁起来：这就是在那些不曾见着你的日子里面。

安娜：呵，我不相信你会说这话！〔她望着他，略停，她又把眼光移在地上〕我清清楚楚地记起你的母亲来了！她这么漂亮！在我看起来，她好像是皇后一样。我在街上遇见她的时候，我的心就禁不住要跳起来。我想她一定认识我。而且在看我。我不好意思，好像她要向我说：——“这个穿得这么破的穷人女儿怎敢……”我低下头来，在她的身边走了过去。然而我知道她是个善良的太太。呵，我多么爱她！我真愿跪下来吻着她走过的土地！她死的时候我也痛哭过。过后……你就走了。……

〔阿尔背脱站起来，好像被苦痛的思想震撼了。

安娜：〔望着他，她也突然站起来，活泼地，忽然改变了面部的

表情和声音〕以后，你不知道当我最初几次听见你的名字传遍人口的时候，我是多么快活；我想起你曾经爱过我，我就觉得幸福，又觉得骄傲。我惭愧我自已没有一点知识；我便开始到星期班去听一点课。有一个月我省下了一点钱；我立刻就去买了一本你的著作，一本大书。这是论政治的书，我自然不懂。然而一想到这是你写出来的东西，我就非常爱它。我还保存着这本书；我去拿给你看吧。

阿尔背脱：〔微笑着想阻拦她〕不，我的安娜！……

安娜：我要把它拿给你看。……〔她跑到抽屉前，拿了书，双手捧着，表示尊敬的样子，走回来；他们都走到舞台前面〕这就是它。〔她在书面上吹了一下，然后读着书名，虽然没有困难，但读起来好像在读着她并不懂得什么意思的不习惯的字句〕《拉丁理想主义》。〔她翻开书，从里面落下几个信封来〕哟！我的信！

〔阿尔背脱站起来拾信，然而她更快地把书放在椅子上，然后拾起信，吹去信上的灰尘。

安娜：这是你回答我的单纯的祝福时陆续寄给我的纸条。我接到从你那儿来的每一张纸条的时候，我是多么快活！我更快乐地工作，吃着我的小块的面包，心里好像在过节一样。

阿尔背脱：呵，安娜！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对我都是极大的温柔，然而它又使得我的心非常痛苦！

安娜：为什么呢？阿尔背脱先生。〔她把纸条放在怀里，然后

拿起书〕人家说它是这么美丽!……人家还说〔用畏怯的,温和的低声说〕……阿尔背脱先生,你真不是——……你真没有宗教吗?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像你这样好的人,写出了这许多伟大的美丽的书籍的人,什么都知道,都懂得的人,一定不会没有信仰!告诉我!如果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是有信仰的话,那么我就是非常幸福的人!而且你自己也会是更满足,更安静,在你的痛苦中也会有更多的安慰。阿尔背脱先生,你不会因为我敢于向你说这样的话就生气吧?

阿尔背脱:亲爱的安娜,听我说。我看见那个善良的人,那个便是在受苦时候也还是一样善良的人,她宽恕了这个使她痛苦的人,一生永远保存着她的初恋,便是在不幸与贫穷里也依然保持着她那天使一般美丽的,纯洁的灵魂,那个时候我的思想,我的心便自然地走到信仰上面去。

安娜:呵,阿尔背脱先生,你是在说我吗?我是不配的。然而你给了我多大的安慰呵!……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真是可怜的。〔她跑去把书和信放进抽屉内,又走回来,阿尔背脱已经坐下,她坐在阿尔背脱的前面,不住地说话,在说着以下的话之际,她是很活泼而且带着孩子似的快乐,但这是多少有点做作的,为了安慰阿尔背脱,使他相信她现在的情形并不怎样可怜〕我的需要是很少很少的!我替基亚利先生的工厂作工,做汗衫上的钮孔,一个星期可以得几个法郎。我又给太太们做几件绣货。而且我又知道节省,需要使我学会了许多事情!譬如:我的眼睛怕

见煤油灯，油又贵，蜡烛也贵，好！我便自己做起蜡烛来；我找到了模子，又从礼拜堂的杂役那儿廉价买来蜜蜡，便把燃过的烛油和着蜜蜡倒进模子里去；蜡烛做成了，每一支差不多可以省下一个铜板。〔她从桌上拿了烛台，微笑地指给他看〕这就是我的工厂的出品。酒也是这样，医生要我喝一点酒。我就买了葡萄来，自然也为了省钱，我便在盆子里做好了葡萄酒。看那儿，〔她指着小盆子〕那就是我的酒缸。我什么都学会做了：修鞋，我也会。呵，你们先生们是想象不到的。可是你看我是个多么蠢的妇人，我竟拿这些小事来搅扰你。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全都说给你听，为的免得使你替我担忧，为的使你安静。你看我没有错吗？你会原谅我吗？

阿尔背脱：我可怜的安娜。

安娜：〔见着他感动，便说〕可是你要相信在我这个小小的世界中，我并不需要什么，阿尔背脱先生，不过我仍然活得很好。〔看见他在看没有升火的火炉〕你看我没有火吗？我真正用不着它。这屋子很舒适。而且我时时刻刻在活动，料理家屋的事。阿尔背脱先生，不要替我担心！

阿尔背脱：安娜……〔踌躇地〕如果我来要请求你给我证明你对于我还保存着好的纪念……倘使我请求你作一次牺牲，为……的是使我……在远处……不会再因为想到……你是过着……像你所告诉我的那样的……生活而悲伤……而痛苦……

安娜：〔起先不懂得是什么意思〕呵！我懂了！〔害羞，低声〕

不，不，阿尔背脱先生，……我谢你。……我诚心诚意地谢你；然而那是做不到的。

阿尔背脱：安娜，……倘使我求你呢？

安娜：不，不，不要说下去……你是多么好！可是不要说下去。你使我痛苦。

阿尔背脱：为什么呢，安娜？难道我现在不是你的老朋友吗？难道我不就等于你的哥哥吗？那为什么呢？

安娜：我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可是这使我痛苦。不，它不会再是美丽的了，我不会再满意的了。

阿尔背脱：我的安娜……

安娜：不要做声，有人在敲门。

〔阿尔背脱站起来向右边走去。安娜去开门。

第十一场　前人和卖菜妇人

卖菜妇人：安娜太太。〔她把菜篮子放在地上，手里拿着秤，站着〕

安娜：我很抱歉……这时候我不能买了。

卖菜妇人：我特别为了你才走上来的。

安娜：〔向阿尔背脱〕你答应我耽搁一刻吗？……对不起……

〔阿尔背脱点头，应允〕

卖菜妇人：照平常一样的吗？

安娜：〔从篮子里拿出白菜来，放在秤上〕五个铜板是不是？

卖菜妇人：对不起，今天要卖六个了。

安娜：又涨价了！

卖菜妇人：在这样冷的天气，自然要涨价。

安娜：〔卖菜妇人在秤菜的时候〕你的儿子呢？

卖菜妇人：很好，谢谢你。他刚刚带着他的铜箫跑去了。有人来叫他快快去参加工人音乐队。好像有什么要人……大家等待着的那个了不得的大人物……来了……来参加明天的纪念碑揭幕礼。……〔安娜转身去看阿尔背脱，他这时正沉溺在思索之中，并不曾听见这两个女人的低声的谈话〕有人看见过他，……过后据说他就不见了。……现在大家都跑去找寻，看他究竟走进哪一家旅馆去了。

〔安娜又望着阿尔背脱，卖菜妇人忽然看见了他，便把眼光定在他的身上，她起初惊奇，过后便表示一点疑惑，她猜想他也许就是那个大家正在找寻的大人物。

卖菜妇人：〔低声〕也许就是他吧？他怎么会在这儿呢？

安娜：〔很快地拿起菜，放在衣箱上，把钱付给卖菜妇人〕明天再来，明天我也不会出去。明天见。再会！

卖菜妇人：再会！〔她看了阿尔背脱许久，而且对他恭敬地行了一个礼，这时候阿尔背脱刚刚转过身子来看她。她走出〕

第十二场　安娜与阿尔背脱

安娜：〔多少带一点激动，然而又是很快活〕呵，阿尔背脱先生，你知道也很好。有人看见了你，认出了你。那个妇人

告诉我说，她的儿子是音乐师，别人匆匆忙忙地叫了他去，……参加工人音乐队……因为众人等待的那位先生来了，……；这音乐是用来欢迎那位先生……一定是来欢迎你的，阿尔背脱先生！

〔阿尔背脱做出厌烦的样子；听了这消息他一点也不关心。

安娜：〔兴奋地带着快乐与畏怯〕要是人家知道你是在这儿呢！没有人会想到的，谁知道人家要对你怎样的庆祝呢？呵！你怎么会这么安静，我真替你担心起来了！呵，阿尔背脱先生！

阿尔背脱：〔定眼向前面看〕庆祝并不能使我快乐。我就要从这儿带去的忧虑，是没有人能够给我除掉的。……安娜，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才能够除掉它，而且只用一个字就够了；或者就一个字也不说，也可以的……〔温柔地，温和地〕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改变我眼前的一切，你可以使这一天变成美丽的日子，要是你不肯的话，这一天就会变成我的痛苦的日子了，因为在耳边我会时常听见责备的声音，在心里我会感到良心责备的针刺。〔他望着她〕

〔安娜沉默不语，两眼望着地板，面部表情说出了她的不可改变的意志和她的不能应允的遗憾。

阿尔背脱：我了解你的感情，它是这么优美，……这么高贵的！然而你答应了我的请求后所做的，不也就是同样善心的行为吗？〔望着桌子上的绣货〕你给太太们做绣货。为什么你不给我的远在美洲的女儿……做绣货呢？

安娜：〔带着温和的，忧郁的微笑〕呵，好心的阿尔背脱先生！

因为那不是……和我现在所做的同样的工作。而且……我的这可怜的眼睛，……我能够作工的日子已经剩得不多了。

阿尔背脱：〔关心貌〕那个时候呢?……到了你不能够再作工的时候呢？安娜!

安娜：那个时候……会有善心的人来照顾这个不能够再作工的人。“将来”并不使我恐惧。阿尔背脱先生，你不要替我设法。我知道我会在什么地方和平地了结我的余生。

阿尔背脱：〔沉思了一会，过后明白了她的语意〕呵，不！我的安娜，决不，决不，倘使我还活着的话，我决不让你有一个这样的结局!

〔安娜急忙地做手势，表示有人来了。

第十三场 前人与布鲁尼

〔安娜跑去开门，一看见来的是布鲁尼，就变得不快活了。布鲁尼向前走了两步，并不揭起帽子，只触了一下。

安娜：呵，……布鲁尼先生!

布鲁尼：〔向阿尔背脱投了一瞥好奇的眼光而未立即注意到他，再把他的帽子触了一下；过后用令人讨厌的声音说〕汗衫呢?

安娜：〔畏怯地〕我今天托人到厂主那里去请求他再宽容一天，因为我的眼睛痛……

布鲁尼：已经过了四天了。

安娜：我明天可以把所有的东西一起送来。

布鲁尼：也许会弄到后天，或者下星期的。这眼睛痛的事情未免太多了。

〔阿尔背脱做出嫌厌而且不能忍耐的姿势。

安娜：我可以带来医生的证明书。……

布鲁尼：这也不会使工作变快的。基亚利先生已经很够了，他派我来向你说：如果你不尽力把东西早些送去，他就要和你说再会了。

安娜：基亚利先生是一个善心的人，他不会连我的这一小块面包也拿回去的，因为我病了。他这一次多少也还有点怜悯心的。

布鲁尼：工厂不是慈善机关。

〔阿尔背脱在这时以前并不看布鲁尼。他感到苦痛，好像这是他自己的屈辱。他很难自持，便嫌厌地掉转身好像要说话似的。

安娜：〔做手势请求他不要说话〕不，阿尔背脱先生，他们是可以原谅的；有时候他们是被人家骗了。……〔向布鲁尼〕请告诉基亚利先生说，无论如何我今天要缝完，明天一定给他带来。

布鲁尼：〔粗暴地〕唔，看着吧。〔他看了阿尔背脱一眼；阿尔背脱用眼睛盯着他；布鲁尼本不愿揭下帽子；然而在阿尔背脱的坚定的眼光下，他好像不能自主地粗鲁地脱下了他的帽子〕

安娜：〔走到站在门前的布鲁尼的身边，低声说〕明天，我答应你明天。

布鲁尼：〔因为非本意地给阿尔背脱脱了帽，便恼羞成怒〕当心，因为基亚利先生……不喜欢什么保护人的！〔他走开了〕

〔安娜站着不动，好像被这句话伤害了；过后她摇着头，对于那个刚才给了她以恶毒的侮辱的人，她有着一种痛苦的怜悯的感觉；她镇静了她自己的面貌，走回到阿尔背脱的身边，想求他原谅，她使他见到了这种不愉快的景象。

第十四场　安娜与阿尔背脱

阿尔背脱：〔跑到安娜的身边，拿着她的手兴奋地引她向前〕呵，我的安娜！我在受苦刑。那么，人家就这样地对待你？这就是你的生活？热血在烧我的额！我不能够再忍受下去了！这记忆会撕碎我的灵魂，我的安娜，我请求你！

安娜：〔苦痛地〕阿尔背脱，我不能够，我也不应该。

阿尔背脱：安娜，为了你从前对我有过的恋情，为了你和我在这三十年中所受过的一切苦痛，在你也爱过的我的母亲的名义下，我苦苦地哀求你！

安娜：我求你，为了爱上帝的缘故，我求你：不要固执着，不要使我哭；请你哀怜我！

阿尔背脱：然而是我——我的好安娜，难道你不懂得吗？——是我，你的可怜的阿尔背脱，我应该来求你的恩惠的；是我，我需要着你的哀怜；是我，我来哀求你的

周济！

安娜：呵，天呵，这是什么话！……可是，不，不，你要作这个牺牲；你还应该慷慨一点。

阿尔背脱：我不能够！

安娜：可怜我吧！

阿尔背脱：〔很快地捏着她的双手〕无论如何我要做的，……我愿意！

安娜：〔感到大的快乐和感激〕呵，亲爱的阿尔背脱！〔立刻又用大的力量说〕我会更早地饿死了！

〔阿尔背脱放开她，做出绝望的动作。

安娜：〔跪在他的面前，握着他的双手〕不，不，宽恕我，我说得太过了，我是个忘恩负义的女人。然而这是因为我十分爱你，因为我非常尊敬你，因为我愿意所有的记忆都要像过去那样的美丽，那样的亲切，因为我愿意我常常用安静快乐的心来想起你，恰如想到上帝一样！我现在诚恳地哀求你！

阿尔背脱：〔感到深切的痛苦，然而也忍住了〕你是不错的。站起来。是我，是我应该跪下来。安娜，是我不好，我不该来和你再见面。我现在要卑屈地走了，〔她做出一种动作〕可怜的女人，这并不是因为你的拒绝；这是因为你的心的伟大，那是我从前不曾认出来的；这也是因为你的生活的纯洁，这使我想起我的生活而惭愧到无地自容。

安娜：不要说这个。这不是对的，不是真的！

阿尔背脱：是真的。我不觉地来到你这儿，为的是向你说这句

话。这一点钟来这句话就从我心里出来了。我究竟说了。我不能够再向你说比这更真诚更正当的话。这应是最后的话了。永别了。

安娜：永别了？〔这个“永别了”好像什么料不到的消息打动了她的心〕你要走了！〔她向四周一看，她像自己的孤寂的思想第一次来扰乱了她的心〕我要孤寂地留着……我从此不会再见着你。……

〔阿尔背脱不言语。

安娜：〔明白她不应该而且不能够留住他，她做出忍耐与坚决的姿势〕那么，……永别了！〔她走到他的身边，握着他的双手，镇住自己的感动，用绝大的温柔向他说〕在你的伟大的事业中……在你的荣誉中……在你的庆祝中，请你还记起我几次。倘使你还有什么悲哀的时候，请你想着：远远地在一间贫穷的屋子里还有一个不幸的无名女人在想着你，在祷祝你的健康，而且一心一意地愿意牺牲她一生中剩下的微少的日子来减少你的一点钟的痛苦。

阿尔背脱：不，安娜！你要活着。在我，你必须活着！

安娜：我不愿意活。你呢，不错，你是健康、强壮。而且你还可以做那许多好事，所以上帝要留着你。我要先去的，不久就要去的，因为我是一个对这世界毫无用处的不幸的生物。然而我直到我断气的时候，我还要为你祷告的。

〔阿尔背脱握着她的手，忧郁地把这贫穷的、阴郁的屋子的四处看了一下。

安娜：〔明白他的意思〕呵，不要怕，阿尔背脱先生，只要我还有

生命的时候，我总要勇敢地活下去的，就是这样孤寂，完全孤寂，也不要紧。我要快活。一想起你，工作似乎就变成更美丽的了。我只当你永远在我的身边，就和在这时候一样。

阿尔背脱：〔看着她的双眼，忧郁地说〕永别了，——我的安娜！

安娜：我使得你痛苦，可怜的阿尔背脱，你肯宽恕我吗？为了证明你已经宽恕了我，……请你接受……〔刚说到这里，从不远的地方送来了音乐声，然而由于曲巷的缘故，声音传来就成了窒息的声音。安娜闭着口静听。过后她又快活地叫起来〕阿尔背脱先生，这是为着你奏的！他们找到了那个旅馆！他们愿意看见你！〔她把手压在自己的心上〕呵，天呀，我的心怎么跳得这样厉害！……阿尔背脱先生，还有一句话！为了证明你已经宽恕了我，请你接收我的这个纪念品，〔她跑到衣箱前，在花盆里摘了小小的一朵花，又走回来〕这是圣母的花，我真正可以送给你的。你要把它放在你的书里，不是吗？放在一本你著的美丽的书里，让它留在那儿。过后你就可以不必再想到它。然而我知道它是在那儿，在你的家中，在你身边，也就是在我的思想的附近。

阿尔背脱：我的亲爱的安娜！我要把它放在我的母亲遗留下的纪念物的旁边，它将永远留在那儿。

安娜：允许我把它给你插在这儿，〔她指着他的外套的最高的钮孔〕它很小，所以人们骤看便看不出来。而且我要把它

放在后边的下面。〔她把花放进钮孔里，她忽然看见钮扣垂了下来〕呵，看吧！钮扣落下来了。让我快快地给你缝起。

阿尔背脱：我不能够答应你——〔阻拦她〕

安娜：呵，阿尔背脱先生，我请求你，请让我这样做吧，你不知道这对我是多大的快乐！

阿尔背脱：安娜，我不愿意！不！

安娜：〔忧郁地〕然而为什么呢？你的母亲也会这样做的。为什么我不呢？你使得我悲哀！让我得着这样的满足吧！

〔阿尔背脱带着忧郁的微笑答应了。

安娜：〔快乐地〕你是多么善良！我谢谢你！〔她跑到桌子旁边，把线穿过针孔里，急忙跑回来，在阿尔背脱身边，口里不住地说〕呵，你万想不到我做这件事，有多大的欢喜。〔她开始缝着钮扣〕你万想不到……请忍耐一下……你实在不能够这样子就走到街上去的……再等一刻就弄好了……〔她激动起来，为了要缝得快，她一个不小心把针刺进了手指头，血流了出来，她又快快地缝〕没有什么……我稍微有点激动。〔她的声音里带着快乐和哭声的抖动〕我好像在做梦……好像我从前也做过这件事……我不知道好像有什么事应该由我来做，……那是我的义务：……照料你的衣服……你出去的时候把它刷干净……你回家的时候，把它放回原处……问你走哪儿去了来，……问你做了什么事，……好像这就是你的家，……好像你永远在这儿……好像……〔她忽然哭了起来〕呵！我是多么爱

你,……阿尔背脱!我是多么爱你!〔她丢了针,把她的头放在阿尔背脱的怀里,一面哭着〕

〔阿尔背脱说不出话来,他低下头把他的面颊靠着她的头。

安娜:〔突然醒了过来〕我的头在什么地方?上帝宽恕我!你也要宽恕我!我忘记了你是谁,我是谁!我使得你不快活!〔她把手放在额上〕请宽恕我使你过了这一点钟忧郁的时刻。

阿尔背脱:〔热烈地,庄重地〕不,我的安娜,在这三十年中我从来没有过像你今天所给我的,如此温柔的圣洁的感动的时刻,你这个哀求着我的宽恕的,可怜的圣洁的人!

安娜:呵,阿尔背脱!如果这是真的,你就应该想到善良的上帝,相信"他"。〔她跑去把手指放在圣水内,快快地跑来在他的额上,胸上画了十字〕这是你的安娜的最后的请求。

阿尔背脱:〔走近门口〕永别了!

安娜:〔忽然看见带着线的针还悬在钮扣上〕呵,我把针悬在钮扣上了!〔急忙用眼睛四望,用手摸身上,想找剪刀,但找不着,便快快向他跑过去,埋着头。用牙齿咬断了线〕

〔这最后的表示爱情和卑屈的举动使得阿尔背脱非常感动。在她还不曾抬起头来时他突然用双手捧着她的头。使她仰着,当着她的脸叫道:

阿尔背脱:呵,我的好安娜!呵,我的爱!呵,我的妹妹!〔他热情地在她的额上吻了三次〕

安娜:多谢!多谢!多谢!

〔阿尔背脱做出最后的"永别"的姿势,便去了。

安娜:〔向门扑去〕愿上帝与你同在! 愿上帝保佑你! 愿上帝降福于你! 〔她走回来,踱了几步,好像在梦想什么似的,把手放在额上,这期间那在全场里不曾停止过的音乐声渐渐地去远了;过后她因为太感动,失去了力量,支持不住,倒在椅子上坐下,举起眼睛向着天看,脸上因快乐与感激而发亮了〕呵,天呵,我感激你!……现在我就是死了,我也是满足的!

——幕　落

丹东之死

〔俄〕阿·托尔斯泰 著

《丹东之死》，一九三〇年七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版，一九三九年五月三版，一九四六年五月四版；一九四七年三月六版，一九五一年十月八版。现据一九九五年五月北京世界语出版社版《巴金与世界语》编入。

著 者 序

本剧是这样地写成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莫斯科科尔亚大戏院的经理请我将毕黑纳(Büchner)的三十六幕的浪漫的悲剧《丹东之死》改编，以备排演，最初我打算根据原剧中已有的材料编成一本易于排演的，而且带着现代精神的剧本。然而做这工作是吃力不讨好的：毕黑纳的原剧里并没有充分的材料。我已经写到第三幕了，却不得不丢开毕黑纳，自己去找寻历史的材料，而且参以我自身在俄国革命中的印象与经历。一九二三年正月我又把本剧重新改作一次，极力去掉我从毕黑纳的原剧借来的一切。我就把本剧以这最后的形式献给读者诸君。

阿·托尔斯泰

译者序

我现在把新俄A．托尔斯泰的一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剧本介绍给读者。倘使读了我的《法国大革命的故事》(见附录)再读托尔斯泰的剧本，那末对于法国大革命便可以有一个明白的概念。这剧本有一个长处，是作者对于他的人物有深的了解，他所写的人物都颇能代表本人的性格。作者并没有某一些历史家(如马德楞)所有的偏见。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中间大部分都是极勇敢，极高尚，极诚恳的人，他们之所以犯错误，都是出于诚意，就是说他们相信这种错误的行为是正常的，可以拯救祖国，所以大家都甘愿为自己的主张和行为登断头台而不悔，就在临死的一瞬间他们还相信“共和国万岁!”。W．布洛斯说得好：“在这革命的可怕的斗争中表现着勇气，热忱，牺牲，崇高精神，无我之心，视死如归和人类爱等等美德，我们简直不能用言语形容我们的赞美之感情。然而此等美德是一切从事斗争的党派所共有的。”托尔斯泰也知道这一层，因此他能够把当时的斗争表现得适如其分。他捉住了那时代的精神，同时还利用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他的剧本确实是一本成功的作品，可以与罗曼·罗兰的三幕剧《丹东》并列，同为民众剧中的不朽杰作。

巴　金　一九三一年二月

丹东之死

人　物

丹东：三十五岁，山岳党的指导者，司法总长，公安委员会委员，法国国防的主倡者，恐怖之组织者。他所参加的一七九二年九月的屠杀是共和国的一个永久的血的伤痕，又是死刑制度之开端。法国革命的伟大实行家和伟大理想都被淹没在这血泊中。本剧中的丹东已经离开了指导的地位。

他以前不久才和十六岁的鲁易丝结了婚，而且请牧师举行婚礼，(这牧师不曾宣誓为共和国效力，所以依着丹东的法令是应该处死的。)丹东和他的青年妻子住在色佛尔。

罗伯斯庇尔：三十六岁，公安委员会委员，雅各宾党的指导者。他是热情的，又是冷酷的、深思的人，他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又有清廉的道德；他聪明、谨慎，却又是残酷无情。法国之得以制止混乱状态，大半靠着他的力量。他的对于正义、

峻严的幸福与道德之理想差不多达到了法国革命之形而上学的高峰。

加米·德木南：三十四岁，国约议会议员，热情的爱国者，新闻记者，空想家。

圣芮斯特：二十七岁，罗伯斯庇尔的门徒，带哲学的癖性，是一个空想的青年。非常美丽，举止带女性，却又是十分残酷。军队中的代表，公安委员会委员。

哥洛·德尔布瓦：公安委员会委员。前优伶。为人残酷、卑鄙、失德。

福基叶·德丹维尔：检察官，靠了加米的提拔才得到这个位置。年老、聪明、暴躁。

埃尔曼：革命裁判所的庭长。（革命裁判所是丹东与吉隆特党作政争时设立的。）

埃罗·德·色席尔：三十四岁。国约议会议员，丹东的友人。

费里波：三十八岁。

拉克瓦：四十岁。

勒让得尔：雅各宾党员。

西孟：中年人，工匠。戴着编结的帽子，穿着宽大的破裤子。因为喝酒喝得太多，脸上成了紫色。爱国者。

鲁易丝：十六岁，丹东之妻。

吕西：二十二岁，加米之妻。[1]

安娜：西孟之妻。

玛丽：从前的女贵族，如今是秘密赌场的主人。

罗刹丽：织花边的女工。

让莱：女裁缝。

披黑肩巾的女人

跛足妇

擦粉的肥妇

妮侬

卖菜妇人

罗伯斯庇尔的编织妇人

里昂代表

戴红帽的国民

戴黑小帽的国民

拿书的国民

戴假发的国民

裁判所的庭丁

狱卒

尖鼻子的青年

国民，兵士，刽子手及其他多人。

地 点

① 吕西在她的丈夫被害的那一天要求群众援救他，因而被捕。后与埃伯尔之妻同被斩首。在断头机上她还安慰那哭着的埃伯尔之妻。

法国巴黎。

时　间

一七九四年夏季。

第　一　幕

〔玛丽的房间。破烂了的大幅锦缎门帘。剥落了的墙壁。金色的家具。烛台里燃着洋烛。埃罗、玛丽、加米坐在牌桌旁。鲁易丝与吕西另坐在一边。丹东立在窗前，身子隐在窗帘后，看不见。

鲁易丝：我害怕巴黎。在巴黎是这样地窄，这样地闹。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常常发痛。

吕西：在色佛尔好吗？

鲁易丝：是的，我们那里很好。我们有小花园，有菜园。我丈夫送给我四只小母鸡，一只公鸡。我不买生菜，不买红萝卜，不买四季豆——我们自己全都有。我们常常在公园里散步。〔四顾低声说〕在我们那里听说晚上公园里有很多人听见马蹄声和号角声——还有人看见国王的鬼魂。

吕西：低声说！

埃罗：〔拍纸牌〕我的舌头用得坏到了这样的程度，连爱字也不能说了。我想说："我爱"，我的舌头却说"死"。这可诅咒的舌头，昨天我遇见一个可爱的女孩子，然而不管我怎样努力，我却忍不住叫她做"寡妇"。

玛丽：她怎么回答呢？

埃罗：在她，这倒是没有关系的。

加米：谁把断头机叫做“寡妇”呢？

埃罗：街上的顽皮小孩。

加米：吕西，你为什么不作声？你觉得闷吗？

吕西：不，亲爱的。

埃罗：这就是革命带来的一个结果。我们都不觉得闷。……是，如今在巴黎，我们这里不会有人觉得闷的。

玛丽：〔向埃罗说〕我赢了你的国王。①

加米：吕西，再唱一个歌吧！

吕西：你愿意听吗？

加米：我真愿意每天每夜都听你唱歌。〔起身把竖琴送到她的面前〕你唱歌的时候，我便相信不久、不久全个土地，全个被解放了的、胜利的人类都要唱歌了。我那时候真相信的。

吕西：好。〔拿着竖琴校音〕

埃罗：加米总是在说音乐，说人类，因为他是新闻记者。我轻视人们。人类是一群野兽。别人抚摩它的毛的时候，它就只能够叫号。玛丽，你愿意把今晚上拿来赌输赢吗？

玛丽：〔微笑〕好，我把今晚上押在黑尖桃的女王上面。

加米：〔向埃罗〕你又拿什么来押注呢？

埃罗：随玛丽喜欢。十万法郎，或者我的头颅，都是一样。……玛丽，你的女王输了。

玛丽：输了，输的又不是钱。

① 这是斗牌中的话。

〔吕西开始唱歌。众人静听着。加米立着，一手放在火炉上，一手抚着头发。费里波入。

费里波：晚安！

埃罗：哈，费里波！坐下！你有钱吗？

费里波：〔四顾〕你们在这里唱歌取乐。

加米：有什么事？难道国境上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吗？

费里波：不，不，一切都是很好的。

埃罗：似乎他又和罗伯斯庇尔面对面地遇见了，他的消化作用马上变坏了。

费里波：今天又落了二十个头颅。

埃罗：难道下雨也不曾妨碍你看清楚它们是怎样落下来的吗？

费里波：不，已经够了；你懂得吗——够了！

吕西：杀的是谁？

加米：埃伯尔派。

费里波：只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人家就把他们送到断头机上去。

埃罗：呵哟！

费里波：罗伯斯庇尔、圣茵斯特和古东太神经过敏了。

埃罗：这只是，他们在打扫厨房。在革命的时候厨房里堆积了不少的垃圾。你们想象看罗伯斯庇尔拿着厨刀，圣茵斯特带着刷子，古东提着一桶热水。法国会光亮得像铜锅一般。

加米：是，是，或者像断头机的大刀一般。

费里波：今天我知道危险是到我们的头上来了。危险是比较我所想象的还来得更近。

加米：〔用拳击壁炉架〕然而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离开这血海呢？罗伯斯庇尔把人头当作球来玩。我们应该建立真正的共和国。普遍的大赦的法令是和空气一般地必需的。如今一切人权都被锁在罗伯斯庇尔的柜子里去了。

埃罗：喂，老朋友，第一，各人都应该依照他自己的意思生活，他愿意怎样，就怎样。如果我得势的时候，我最先就要砍掉罗伯斯庇尔的头。

加米：我不赞成。我把美看得比什么都要紧。国家机构应该是舒适的、美丽的衣服才行。无论什么都不应妨害动的自由。每个欲望，筋肉的每个运动，生命的每个跃动都应该自由地实现。然而别人把疯子穿的衬衫穿在我们的身上，这件衬衫染满了血迹，现在血迹干了，成了粗糙不堪。我不赞成！我愿意我们的卷发中插着蔷薇花，我要起泡沫的酒杯，我要运动会，我要酒宴的欢乐。法国实在是美丽的。我愿看见她像太古的神那样的光辉。〔转身向着窗户〕丹东，你应该在国约议会里唤起风暴来。

费里波：丹东在这里吗？

埃罗：丹东，努力把法国再放在你的两肩上，把她带开，离开这阴沟更远一点。

加米：你应该再开始斗争。民众是在你这一面的。如果你延迟，——我们都会灭亡了。

丹东：〔从窗帘后走出〕我应该怎么呢？丹东，你应该，丹东，

到国约议会里去吼吧！丹东，用你的两肩担起法国的车子吧。还叫我做什么呢？难道要我像一万只狮子那样地叫吼吗？啊，纵使我再写好一千道命令，再砍掉十万颗人头——太阳依旧会从东方出来，向西方落下去。〔坐在鲁易丝身旁〕你的嘴唇抖起来了。是，是，我的孩子。甚至我送了你四只小鸡，一只公鸡，我依然是丹东，那个食人肉者，那个人们常常用来吓小孩的鬼怪。这里——他们叫我：丹东，你在你那小女人胸上陶醉得太久了，——现在来，来震撼法国吧！〔起立〕我们在这里所争论的，叹息的，指手画脚地说的一切都是空话——革命有它自己的法则。需要的时候，它把我们拥到浪花顶上；过后它又会把我们抛到深渊底去！〔俯身，吻鲁易丝〕在这一对眼睛里又另有一种法则。

鲁易丝：我们回家去吧。

丹东：〔迷惑貌〕是，是，我们回家吧。

加米：中途停顿不过表示灵魂的卑小。我们早就不应该开始斗争。

丹东：斗争？我疲倦了。我答应了这个孩子，我要做一个善良的市民。我倦了。你懂得这句话吗？罗伯斯庇尔还在战斗，还在泥和血中挣扎，因为他还相信思想和语言的力量。此外的，他都不相信。他说谎。

费里波：〔走近丹东，低声向他说话，不要使别人听见〕我来警告你——人们正在寻你。我看见三个侦探——一个站在角里，一个站在窗前，第三个俯在栏杆上。你应该藏起

来，而且坐车离开这里。

丹东：〔高声〕难道我应该逃走？逃到哪里去？外国？你想我可以把祖国藏在我的鞋底带走吗？

鲁易丝：朋友们警告他有什么危险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地回答。我们真不该到巴黎来。〔用头帕盖着脸〕

吕西：危险竟有这么大？

费里波：是，很大。

埃罗：我的颈项为了这些话已经痛了三天了。

加米：在夏郎东，当我们在潘利思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很关心他和罗伯斯庇尔的会面。我们想使他们恢复从前的友谊。

丹东：〔笑〕在那时候我把这只手伸给他，让他去闻："罗伯斯庇尔，它有气味吗？它有什么的气味？血的气味吗？我刚刚擦了鲁易丝的香水！"〔笑〕他的鼻子变得更长了。他便闻我的手，哈哈，他闻我的手。

加米：罗伯斯庇尔说："我们不能够把那些在战争的时候想解除共和国的武装的人认作忠实的国民；而且那班在只有铁的专政能够救法国的时候却愿意怜悯宽纵的人也不是忠实的国民。"

吕西：丹东，这是真的？

丹东：他们不敢动我。我的时候还不曾来。呸！见鬼！我的头痛起来了。我讨厌政治，难道地上真没有一块地方，使人至少暂时享受一点忘我的"幸福"吗？〔窗外起了逐渐增大的骚乱与叫声〕

鲁易丝：〔起立〕啊哟！什么事？

〔众人沉默地静听着。费里波走过去把蜡烛吹熄了，只留着一支蜡烛燃着。

丹东：什么事？你们听见吗？

加米：街中喧哗。

鲁易丝：〔向丹东〕不要去！

丹东：加米，你还记得那些叫号？在塞纳河对岸上的那些可怕的叫号，那些野兽的狂叫？那些血，那些火把，那些高声的哭唤？难道你忘记了它们？真的忘记了？〔很快地走到门口，费里波随着他〕

鲁易丝：你就去了？

丹东：在这里等着我，我要回来的！

——幕　落

第　二　幕

〔巴黎两条窄街的十字路口。暗色的房屋和耸立的楼房。一家龌龊的酒店的门。墙角有一盏灯笼悬在一根铁杆上面。酒店门口有人在打架，还有叫声。

西孟：女巫，该死的女巫，女巫！

安娜：救命，救命！

西孟：不，我不让你活。看着，看着——吃打吧！

〔西孟妻安娜的衣服被扯烂了，跑到街中来。从门后和角里跑出一些人。

许多声音：西孟！西孟！又是这个西孟！把他们扯开吧！

安娜：杀人呀！杀人呀！

西孟：我应该打破她的头，她是个女巫。

安娜：老醉鬼！记着你这话！你会得着报应的。

西孟：你们听见吗？看见吗？〔又向着妻扑去。聚集起来的旁观者把他们俩扯开。一阵闹声〕

西孟：国民们，我的女儿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这个女巫说出来，我的女儿在什么地方？不，她已经不是女孩子了。你听见吗？该死的女巫！不是女孩子，不是太太，不是妇人！我的女儿是娼妓！

戴红帽的国民：闭嘴，西孟，安静一点！

西孟：你这老鳏夫闭嘴吧！盖着你的秃头。〔呻吟地倒在地上〕

安娜：西孟，西孟，怎样了？国民们，他不喝酒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戴黑小帽的国民：我们把他抬回他的家去！

戴红帽的国民：我问，你们在闹些什么事？

安娜：看吧，我的女儿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她看见她的父母常常没有面包，没有酒，她心里过不去。那么她便走到街上去做生意了！

西孟：呵哈！你招出来了！

安娜：哈，你这酒桶，你这卖主的犹大，你这污秽的骆驼！然而如果我的女儿——国民们，我赌咒我的女儿是个美丽贞洁的天使！——如果我的女儿不从街上把客人引来，那

时候你这又脏又老的臭东西还吃什么,还喝什么? 只想想女儿为着他辛苦,可是他……

西孟: 给我一把刀!

戴红帽的国民: 刀,不应该用来对付你的妻子,西孟。应该用来对付那些和你的女儿做那丑事的人,对付那些购买她的身体的人。

许多声音: 不错,不错,不错!

戴红帽的国民: 打倒那些不劳动的人,无廉耻的人,有钱的人! 我们饥饿着,我们没有面包,没有肉,又没有酒。我们饥渴得呻吟着,伸出手来求帮助的时候——那般不劳动的人,无廉耻的人,革命时期中的新富翁,那班蠢东西却向我们说:"把你们的女儿卖给我们吧!"对于那班人,我们是应该用刀的。

许多声音: 说得好! 不错,杀尽他们!

戴黑小帽的国民: 人告诉我们说:"贵族吸民众的血",——我们吊死了贵族。人说:"吉隆特党人叫民众受饿"——我们砍掉了吉隆特党人的头。然而我们还是一样饥饿,我们依旧没有柴,没有面包,没有盐。谁利用了我们的巨大的劳力,我们的超人间的苦恼呢? 谁? 打倒那班靠革命发财的人! 打倒有钱人! 凡是不穿破衣服的人都该死!

许多声音: 凡是不穿破衣服的人都该死!

戴黑小帽的国民: 在我们上面的一切人都该死!

戴红帽的国民: 一切会读书写字的人都该死!

许多声音: 一切会读书写字的人都该死!

〔人群在墙角动着，把一个青年拉到灯笼前。

许多声音：他有手帕！看，这是手帕！他用手帕揩鼻子！贵族，渴血者！到灯笼那里去，到灯笼那里，到灯笼那里！

青年：先生们。

戴红帽的国民：这里没有先生们。这里只有无裤汉①。把他吊在灯笼那里。

〔人群把灯笼放下，唱《加马乌尔》② 众人跳舞。

青年：怜悯我吧！

戴红帽的国民：国民，你哀求我们怜悯是没有用的，——我们才真正是有怜悯的心呢！你们用饥饿来慢慢地杀死我们。我们把你吊在灯笼上，一秒钟就死了。我劝你温顺一点，而且在你不曾伸出舌头之前，切不要忘记感谢国民们的仁慈！

青年：见鬼！只要你们会因此得着更多的光明，那么就把我吊死在灯笼下面吧！

〔人群中起了笑声。

许多声音：说得好！勇敢，勇敢！放他吧！

戴红帽的国民：我们没有权……

---

① 无裤汉(Sans－Culotte)：其实可译作“无短裤汉”，这是一七八九年贵族用来称呼革命党人的。因为那般人不穿短裤，而改穿长裤。故称之为“无短裤汉”。后来这名称就成为与“爱国者”同义的了。

② 《加马乌尔》(La Carmagnole)：一种又有跳舞又有歌词的法国革命歌。大家围成一个圆圈子跳着唱。每唱一段正句时，身子转得很慢，一面用脚重重地击着地。唱叠句时便尽力很快地转起来。最初只有十一段，产生于一七九二年。后来时有增加。

〔罗伯斯庇尔入。

罗伯斯庇尔：国民们，这里有什么事？我问你们。

许多声音：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

戴黑小帽的国民：罗伯斯庇尔国民，事情是这样的：去年九月的血并不曾给我们带来一点幸福，断头机的工作太慢了。我们饥饿着，给我们面包吃！

许多声音：面包，面包，面包！

〔人群放开青年，青年乘机逃脱。

罗伯斯庇尔：依着法律的名义！

戴红帽的国民：什么法律？我的肚皮——这便是法律。

罗伯斯庇尔：法律是——民众的神圣的意志。

戴红帽的国民：我们是民众，而我们不愿要什么法律。法律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法律！”打倒一切法律！

罗伯斯庇尔的编织妇人：〔她的头发梳得光光，有一张凶悍的红脸。肩上披着肩挂，手中拿着编结的袜子〕大家听着，听着，罗伯斯庇尔要向你们讲话！静听着那个“廉洁的人”，静听那个“正直的人”讲话！

许多声音：如果他答应给我们面包，那倒更好。我们要吃。拿酒和面包来！

编织妇人：静听着，静听着救世主。静听着那个命定来指导民众的人！他的手里握着正义的宝剑，他的手里握着真正裁判的天秤！

罗伯斯庇尔：忠实的国民们！你们用你们自己的手从法国土地里拔出了恶的莠草。你们把敌人赶出了国境，做出了

从来没有的堂堂的尊严的例子。昨天你们还是奴隶，今天你们便是伟大的民众了。然而记住：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勇气，为的来保持我们的权利，新的人类的权利——自由，平等，博爱。敌人并未全被征服。我们里面还有敌人。无政府与扰乱便是大敌。你们高叫：面包！面包是会有的，我们应该去找面包。看你们的手！当你们捏紧了拳头时，它们不是有面包的气味吗？国民们！不要学那帝国时代的罗马民众的榜样！他们只知道面包和娱乐，宝剑便从他们的无力的手中落了下来，而在万世不朽的罗马的城墙边却有一群一群的野蛮人出现了。不，我知道——在必要的时候法国能够咬紧牙齿，用军带束紧肚皮。面包、正义、光荣是有的。民众，你们的立法者并不在睡觉，他们的眼睛在黑暗中把你们的敌人分辨得清清楚楚。

许多声音：罗伯斯庇尔万岁！

〔罗伯斯庇尔走开，他遇着丹东，丹东正含笑地听他的演说。

罗伯斯庇尔：哈，丹东，是你吗?”

丹东：罗伯斯庇尔，不错，是我。

罗伯斯庇尔：你到巴黎有多久了？

丹东：今天早晨来的。

罗伯斯庇尔：从色佛尔？

丹东：是，从色佛尔来的。我特别赶来，听你向民众怎样演说。你真正进步了。我希望今天的演说是事前不曾预备的。也许是你今天出街之前写好的吧？

罗伯斯庇尔：有人说你在色佛尔和你的妻子过得很快活；有人说你的家里很阔绰，每晚客人川流不息地往来，酒像河一般地流着，你们还打纸牌。

丹东：难道这是——审问吗？

罗伯斯庇尔：不——只是友谊的警告而已。〔离去〕

丹东：〔大笑〕罗马人！“廉洁的人”！民众的良心！哈！哈！

西孟：〔出现于酒店门口〕谁说罗马人！哈，是你，丹东？老朋友，晚安，很久我没有看见你了。

丹东：你这块用废了的磨刀石，你好吗？

西孟：坏得很。我喝酒。我刚刚打了我的妻子。我敢拿那断头机的大刀来赌咒——不是我打她，是我的绝望叫我打她。丹东，我闷得无聊。我今天喝了很多的酒，因为无聊。据说你变得仁慈起来了。当心你！你记得在九月里我们怎样洗清共和国？你是站在血海里，血直到你的耳根，你是伟大的。快活的日子呀！丹东，我骄傲——我自己用这几颗残余的牙齿吃掉了那淫妇郎巴儿[①] 的心。

丹东：脏禽兽！〔推开他，一个人自去〕

西孟：当心你，丹东，当心你！

——幕　落

① 郎巴尔：即郎巴儿王妃(Princesse de Lamballe)，皇后的亲信，在九月屠杀中被害，死状甚惨。

第三幕

〔礼拜堂的内部。建筑仿峨迪克式。不过没有祭坛，另用演讲台代替了它。演讲台下有一张桌子，周围放着许多凳子，如圆形戏场中的布置。悬挂着的灯架中燃着几支蜡烛。勒让得尔在演讲台上。

里昂代表：〔从座中高声发言〕里昂的同胞派我来探听为什么你们把死刑的执行搁起来。〔闹声〕你们忘记了里昂的情形吗？那是反革命的巢穴。我们需要大批的死刑。而且此外我们还要求把城墙毁掉，把宫殿和丝厂铲成平地。你们要明白——如果你们没有充分的决心，我们便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做一切。

许多声音：里昂雅各宾党万岁！

勒让得尔：〔向里昂代表说〕我再说一次：用不着把眼光转向里昂——这里在巴黎，在革命的中心地，还有人穿着丝的衣服，坐着马车，饮酒取乐，而且在共和国的三色旗帜之下为所欲为；他们还平安地生活着。高踞在戏院的头等座中志得意满地咀嚼巧格力糖，用贵族的语言交谈。

许多声音：羞耻！打倒！处死！

勒让得尔：国民们，——反革命抬头了。……我问公安委员会在想些什么？

哥洛：〔从座中发言〕我也问你，勒让得尔，你知道谁给那些荡子做着公开放荡的一个榜样？——谁鼓动着那些革命的

寇仇？你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吗？

〔紧张的宁静。

罗伯斯庇尔：我请求许可发言。

勒让得尔：罗伯斯庇尔国民发言。

罗伯斯庇尔：〔起身走到演讲台，一路发出鞋跟的尖锐的响声。他的身材矮小，戴着涂白粉的假发，穿着洁净的褪色的礼服，手里拿着卷起的草稿〕我们从前只等候着愤怒的叫号，以便开始行动，——然而如今我听见的已不是叫号，而是警钟了。不错，我们从前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武装起来，我们却给他一个好机会，使他能够占据战斗的好地位。现在他的真面目全露出来了。我们的每一下打击都要刺中他的心。

拉克瓦：〔向勒让得尔说〕他在说谁？

勒让得尔：说共和国的仇敌们。

罗伯斯庇尔：昨天我向你们说过共和国的内部敌人有两群：一群是无神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已经被打倒了。埃伯尔和他的信徒们用他们的可恶的过激办法侮辱了共和国。所以昨天埃伯尔和他的党徒就被处了死刑。

许多声音：革命万岁！

罗伯斯庇尔：然而第二群敌人还没有被打倒，而且他们的盲目的信仰依然得着胜利——他们是谁呢？我们的第二群敌人就是那些革命所产生的怪物、寄生虫。他们的生活全部便是饱暖好淫，他们的宗教乃是无限制的淫乐。那些人要求和平与安乐，不管用什么代价买来都可以。自

然他们高叫怜悯，他们要求废除死刑，他们的口号是——大赦，他们想使法国民众的心肠变软，使他们软弱无力，再把他们掷到国王的脚下去。

许多声音：他在说谁？他发觉了什么阴谋吗？

罗伯斯庇尔：我毫不惮烦地反复重述：法国民众的神圣工作乃是把最高的正义、自由、平等、博爱重建在世界上，把人类现今所沉溺于其中的最大邪恶当作莠草一样连根地拔去。这就是法国的光荣的目的。我们之所以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制度者，目的就在这里。共和国的武器便是恐怖，共和国的权力便是美德。然而离开了残酷，便不能有美德。对于失德的行动加以毫无怜悯的攻击，才是最大的美德。恐怖就是共和国的纯粹性。有人称我们为渴血者。在外国，有人画了一幅图画，把我画成一个喝血的人，手里拿着一颗人心，挤榨出血来滴在酒杯里面。这幅图画在外国很流行。他们这班可恶的假冒为善的人憎恨我们不愿做奴隶。每一次我们用恐怖来对付共和国的仇敌的阴谋时，——在外国便涌起了恐惧与愤怒的波浪。恐怖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正义，我们的纯粹性，我们的怜悯。主张去掉恐怖，便是主张消灭共和政治，消灭法国。

许多声音：罗伯斯庇尔万岁！公安委员会万岁！恐怖万岁！

罗伯斯庇尔：我们的那些新敌人，那些吃得饱饱的人却怀着多情的心肠叫道："废除死刑，废除恐怖！特赦一切囚犯，特赦一切利用民众困苦以投机的人，特赦一切贵族与皇

党!"当我们面对面地站在那全部武装的欧洲之前,站在奥国皇帝与普鲁士国王的队伍面前,站在那些缢杀自由的人、那些科布伦茨臭百合面前的时候;当英国在西方威压我们,俄国女皇的可怖的幽灵在东方出现的时候——在这生死一发之际他们却要从我们的手里拔下武器!不仅这个——那班吃得饱饱的人,那班贪图淫乐的人却传染了全国民,毒害了我们的力量的泉源。这也许是对于共和国的自由之最可怕最叛逆的侵害:破碎了国民的团结,减弱了国民的力量。我知道的还不十分清楚,也许这种主意是无意识地生于那个人的头脑中。……然而它的原因并不关重要,且不去管它们,总之危险依旧是很大的。失德不仅是道德的犯罪,它还是政治的犯罪。这个失德的人过去对于共和国愈尽过大力,因此他现在愈是危险的人物。……

〔略停,罗伯斯庇尔饮水。

拉克瓦:〔向勒让得尔说〕现在你该明白了!他真是怪物!

罗伯斯庇尔:你们且想象着那个人,他以前不久还戴着编织的帽子,穿着有洞的鞋子,同着兵士、工匠、无裤汉一道在点心店的柜台前匆忙地吃早餐——现在他却坐着有玻璃窗门的马车,在旧贵族家里打牌,在附近购买了别墅,穿着丝的短衫,安排着精美的晚餐,在那里酒像河一般地流着,剩下的面包和肉都丢给狗吃。〔在座者中间起了怒吼〕不错,这个人生活得像国王血族的王子。够了,肖像已经画完全了。如果你们自己想象着这个人,你们就明

白我的意思了。我问，为什么那一双抢劫民众的财宝的手，至今还不曾被砍掉？为什么这个把失德的毒气传染给我们大家的身体，还不曾被投入石灰坑里？但是国民们，千万不要怜悯那些只把共和国当作图利的工具，把革命当作职业的人。而你从里昂来的同胞，请回去说法律的宝剑在那些被信托的人的手中还不曾起锈。我们还要做一个伟大的可怕的例子给全世界人看。

〔座中发出高声拍手喝采声。罗伯斯庇尔走下演讲台，而且像一个严肃的人的样子小步走出。

拉克瓦：〔向勒让得尔说〕现在你明白罗伯斯庇尔在说谁吧？

勒让得尔：是。

拉克瓦：你毁了共和国，你毁了你自己！你会见着——公安委员会不久要把它自己的头颅放在革命的广场上！它疯了——把这样可怕的牺牲掷给民众！

勒让得尔：丹东如今在哪里？

拉克瓦：在巴黎。

勒让得尔：我们去吧，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看见他才行。

——幕　落

第四幕

〔皇宫的内花园。咖啡店的低垂的凉篷之下，埃罗坐在一张桌子前。男男女女在他的面前走过。

埃罗：〔向一个过路的姑娘说〕妮侬，听着，我劝你把裙子的洞

扯得更大一点，至少你的全个屁股都可以露出来。

妮侬：你胡说！

埃罗：呵哟！你的颈项上戴的是什么？

妮侬：断头机的徽章。

埃罗：难道你做了雅各宾党员吗？

妮侬：两天以前我们的全“区”都加入了雅各宾党。埃罗，听着，我以一个规矩人家的女人的资格向你说：快脱离山岳党，加入雅各宾党里来！如果人们砍掉你的头，那就可惜了。

埃罗：走近一点——我要和你亲嘴！

妮侬：〔挣脱他的手〕我没有工夫来和你亲嘴取乐。〔跑开〕

埃罗：那么，不要忘记把裙子扯破得更大一点！〔笑〕

〔丹东出场，握着罗刹丽与让莱二人的膀子。

丹东：埃罗，你知道我的小女郎是什么吗？她们是推勒里王宫的森林女神。我像一个林野牧畜神那样地追逐着她们。你猜她们一天做些什么事？罗刹丽在养麻雀，她给它们依次秩序地取名字叫马拉、费勒孟、伏尔德尔、布里索。

罗刹丽：不要说谎，我不曾说过布里索，在七月里我自己也主张过将吉隆特党人处死。

丹东：让莱手里握着树枝旋转着身子。〔高唱《马赛曲》〕

埃罗：女郎们，我给你们行礼。我和我的朋友丹东从今天早晨起决定脱离政治。倒霉的政治！我们决定在最可能的范围内和自然最密切地接近。我们思想了许久：怎样去

做那件事。到底我们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天才的思想——在推勒里王宫找到两个小女郎。她们应该是稍微愚蠢的，活泼的，爱笑的。

罗刹丽：不错，我们恰恰是那样的。

让莱：罗刹丽，他们要向我们做什么事？

罗刹丽：我想他们是想和我们做“兽戏”。

丹东：〔笑〕我们做“兽戏”！好得很！我们要做“兽戏”！

让莱：我们要出城吗？

丹东：是，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不过不出城也可以做“兽戏”的。

埃罗：〔私自说〕我们四个人脱光全身衣服来玩。

让莱：〔活泼地〕嗳，我敢赌咒，罗刹丽决不肯白天把衣服脱光的，便是给她一百个苏（铜币）她也不肯的。

埃罗：我决不相信。

罗刹丽：〔向让莱说〕我亲爱的，为什么我不肯把衣服脱光呢？难道我的小腿是弯曲的吗？或者我的肚皮是下垂的吗？或者我的肩胛骨是凸出的和你的一样吗？

让莱：请你不要叫——我的肩胛骨是全巴黎闻名的。

丹东：让莱，你真是勇敢的女人。

让莱：〔向罗刹丽说〕最好不要吵什么我的肩胛骨，且去想想你自己吧！〔向丹东与埃罗说〕去年她还是一个美丽的女郎，如今她的脸却好像无花果树的树叶了。

〔丹东与埃罗二人大笑。

埃罗：〔向罗刹丽说〕用它来掩盖你的贞操吧！

罗利丽：只不要用无花果树的树叶。

丹东：女郎们，一句话也不许再说了，喝吧！

埃罗：我们立刻去定购蔷薇花冠。

丹东：不，要橙子树的花冠。它们应该是用蜜蜡做成的。〔握着让莱的手，不住地抚摩〕

让莱：蜜蜡的花冠是只为死人用的。

丹东：你说得好。难道我们不是死人吗？看这丝织绸缎，看这些青的脉管。难道你从没有想过这些青的脉管将来有一天会是蛆的过道吗？

让莱：〔抽开手〕放我吧！

丹东：让莱，我们四个人坐在这里，已经死了很久了。你不知道这个吗？听这些话，听这声音，看这阳光！难道你不听见这声音响起来好像在远方似的？一切都是——梦。

埃罗：因此——酒与爱万岁！

〔拉克瓦入场。他坐在邻近的一张桌子旁边，身子倚着手杖，带着关心的样子，望着丹东。

丹东：让莱，酒和你的热的皮肤都是迷人的东西。

拉克瓦：日安，丹东。

丹东：哈，日安，日安，拉克瓦！

拉克瓦：别人在俱乐部里说了关于你的那些话以后，你就不应该在众目昭彰之下和你的坏女子饮酒取乐了。前一些时候在这里，就在大门口，有两个工人用手指着你。

让莱：我们走开不更好吗？

罗刹丽：对，我们立刻就走开。

丹东：坐着喝酒吧！拉克瓦，你坐着，悲哀地把你自己卷在云雾里。好，把我从达尔配亚崖① 掷下去吧。让莱，你愿意和我同死吗？——这也好像是梦：酒、接吻和死。都是一场梦。

让莱：我真想哭了。……

拉克瓦：请你过来，我们谈一刻吧！〔丹东起身过去，坐在拉克瓦身旁〕有个非常重大的消息：我刚从雅各宾俱乐部来。勒让得尔提议屠杀有钱人和荡子。哥洛坚持要指出姓名来。里昂代表读了一篇可怖的宣言——从这宣言里不断地滴出点点的血。这一切都给罗伯斯庇尔以好的机会放出他的猎狗来。

丹东：来反对谁？

拉克瓦：来反对你。

丹东：呵哟，他究竟敢吗？

拉克瓦：他们自己觉得狼狈了，他们为他们自己的皮肤战抖起来了。他们必须把那样的血喷到民众的眼里，使全法国都为之战栗，否则公安委员会本身也会立不住足了。他们必须把一个很重的头颅砍掉才行。

丹东：他们是不敢的。

拉克瓦：〔拍手〕你在做梦吗？再不然你就患了病？他们什么都敢做的。革命的急流把他们载起来了，凡阻碍着他们

① 达尔配亚崖：在罗马。罗马人处置叛贼的方法即从这崖顶把罪犯掷下去。

的道路的一切,他们都要把它毁掉。你难道至今还不知道只有那个能够走在革命的前面,预先准备好革命的要求和它的目标的人才能够控制革命。罗伯斯庇尔走在革命的前面,所以他控制着革命。他向前飞奔着,像一股狂暴的急流的浪头一般。然而你,丹东,你却站住不进,你站在波浪中间,你希望他们都会在你的像座脚下撞碎。人们会弄倒你,推翻你,而且毫无怜悯地践踏你。民众会怀疑地抛弃你,把你当作一个叛徒。你不久就会只是一个死去的伟人的遗物而已。

丹东:民众好像是小孩子一般。要知道某一件东西里面含得有什么,——他们便把那件东西打碎。要尊敬天才——他们起先便应该虐待他以至于死。这是陈旧的真理!你愿意喝一点酒吗?

拉克瓦:罗伯斯庇尔对你的控告是根据在这一件事实上面:你背叛了共和国和民众,你只顾投机图利,饮酒取乐。当巴黎挨饿的时候,你却安排酒宴。

丹东:这一切的控告中都有一点真的事实。总之是的。拉克瓦,你今天说起话来,好像是苏格拉底的样子。你几乎使我也变成严肃了。让莱,到这里来,让埃罗留在那里吧。〔把她抱在他自己的膝上坐着〕孩子,你没有真正的哲学思想。你喜欢美丽的侧面像,你喜欢温柔的眼光,你喜欢瘦弱的手;我的孩子,这只给你带来更大的痛苦。你所爱的人愈美丽,你以后所受的痛苦就愈大。听着,我来教你,人应该如何地爱。要爱那落下去的太阳,它——又可

怕,又伟大——用血把半个天染得鲜红,那时候在天空中便开始了黄昏的奇迹。要爱那正在死去的时候的太阳;要爱那受了致命的重伤的雄狮,它在死去之前要如此大声地叫号,使得远远的鸵鸟们骇得把头埋在沙里,鳄鱼们骇得出神地张着嘴。

埃罗: 妙哉! 说得真好!

丹东: 什么? ……是,我以为在这革命的四年中间人们多少总可以学到了一点东西。

〔加米与吕西进场。加米走近丹东,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加米: 我刚才和罗伯斯庇尔谈过话来。

〔丹东起身和加米一同走到吕西面前,吻她的手。

丹东: 美丽的吕西,巴黎的宠儿,共和国的花。

吕西: 丹东,我很担心。

加米: 罗伯斯庇尔告诉我:为了保全共和国的缘故,他要牺牲一切。他自己,他的弟兄,他的朋友。

吕西: 我知道他——当他决心做什么事的时候,他的样子是看得出来的。他冷静地说话,话从牙缝里出来,他的脸色非常灰白。

加米: 丹东,你应该去见他。

丹东: 叫我去见罗伯斯庇尔,为着什么呢?

吕西: 你应该设法打消对你的控告。你没有权利拿你自己去冒险,你没有权利拿我的丈夫的头去冒险。

加米: 吕西!

吕西: 我以女人的资格来说话。这也许是罪过。对于我,我

的丈夫是比较全世界，比较共和国更要宝贵得多。

加米：吕西，你说什么？

吕西：丹东，救救他吧！〔她跪在丹东的面前〕

丹东：我亲爱的吕西，为了使你的美丽的眼睛里不要充满泪珠，我愿意尽力做一切事情。

吕西：我多谢，我多谢你。……

加米：那末你决定去和他谈话吗？

丹东：我已经答应你的妻子了。

〔丹东回到桌子前。加米和吕西二人出。

拉克瓦：你决定去和他谈话吗？

丹东：是。

拉克瓦：你——疯了。难道你应该去到罗伯斯庇尔那里，表示你的无力，哀求怜悯吗？你自己去签署你的死刑判决书了。

丹东：是，好像是这样。如果这个人对我做得太讨厌，我便要扼死他。我的酒杯在什么地方？

罗刹丽：你怎样了？——你的手完全冰冷！

让莱：啊，我现在才懂得一点了。

丹东：在临死前一刻钟，你就会懂得一切的。现在且不要费力去想，我们来喝酒！我们真倒霉，我们花费了许多时间去谈那些蠢话！政治决不会生出一点好处。〔看表〕我一点钟过后回来。孩子，你们等着我。

拉克瓦：〔起身跟着丹东〕我可以和你同去吗？

丹东：你想在你的回忆录中记录下那件历史事实发生时的日

子、钟点，以及群星、太阳、月亮的位置。那件历史上的大事就是丹东双手抱着他的脚，使它立在罗伯斯庇尔家的阶上。〔笑〕

——幕　落

第　五　幕

〔罗伯斯庇尔的房间。陈设朴素而严肃，房内非常清洁。橱里放着书和草稿。各处都是罗伯斯庇尔的照像和半身塑像。罗伯斯庇尔坐在写字台旁边。丹东站在他的前面，两手交叉在胸前。

罗伯斯庇尔：共和国的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新的敌人又起来代替了已经处死的敌人。和平的时候还没有来呢！

丹东：自己骗自己，血的幻影——敌人！消灭全法国的居民吧，然而最后一个人还会成为你的最厉害的敌人。断头机一面在工作，而敌人一面在产生。这是魔鬼的轮子。恐怖应该完结了。

罗伯斯庇尔：不仅不终止恐怖——而且连把恐怖减弱一天也是不行的。革命还不曾完成呢！

丹东：胡说！自从吉隆特党失败以后在法国内便没有什么敌人了。革命已经完成了。

罗伯斯庇尔：丹东，你是不错的——我们把吉隆特党人的头砍了以后，政治革命便完成了。然而这和在政治革命完

成以后才开始的革命比较起来,真是孩子的举动。

丹东: 争夺支配权的战争。

罗伯斯庇尔: 不,我说的是在政治革命完成之后又开始了社会革命。丹东,你决不能了解这个。你站在那久已完结,而且衰颓了的政治革命的顶点上。你是最后的浪漫者,攻打皇宫的巴黎人民的英雄。你是被民众的狂欢节的红火焰弄瞎了眼睛。不错,你崇拜革命、叛逆、陶醉、火把、刀剑的响声……〔丹东发出愤怒的叫号,放开手腕,然而过后又把它们交叉在胸上〕现在血的狂欢节完结了,你满足了,厌倦了,而你却看不见过了革命的节日以后在法国内便开始了镇定的,严肃的工作日。为争真平等、真自由、真博爱之长期的无怜悯的斗争开始了。

丹东: 民众需要和平。法国在你的理论的公式下痛楚地呻吟起来了。你死守着你的公式。法国却愿意生活下去。

罗伯斯庇尔: 民众应该从生活中去掉数千年来的不义的大地层。只要还有一个头高出民众之上的时候,民众便不会停止为争神圣的平等的斗争。只有由社会平等,由阶级、品级之废除,由劳动之平等的分配,由富之消灭,由社会奴隶制之废止,我们才会达到幸福,这是博爱和精神的发展,这是自由。法国将成为第二个斯巴达,不过却没有奴隶。那时候正义与崇高的美德之黄金时代会来了。

丹东: 你希望会生存到那时代吗?

罗伯斯庇尔: 不,正义的黄金时代我是不会见着的。

丹东: 然而你相信它吗?

罗伯斯庇尔：是，我相信。

丹东：〔笑〕你总是相信，坐在这间屋子里，你用引线便会演动着革命的傀儡戏，移动几千年的地层，指导人群的潮流，建立黄金时代的庙堂。你算定历史的法则，你作出公式，你又算出时间的界限。数学，伦理学，哲学！啊，何等样的自信的人！当你穿着你的不大干净的礼服好像一个社会革命的严厉的教师一样走到街上的时候，市民用手指头指着你说："这是伟大的罗伯斯庇尔，阿拉斯省的议员，'廉洁的人'；他要砍掉所有面包师的头，不要钱地把面包分给我们！"然而——当心你，当你的某一个公式错了，或是某一个数目字错了的时候，当事实显明出来人们不该吊死面包师的时候，——那么人群就会把你撕裂成碎块，在你的肠子上吐口沫的。罗伯斯庇尔，不要犯错误吧！

罗伯斯庇尔：你完全投降了：你在发怒。恰恰像你这样爱享乐的人，崇拜革命犹如崇拜女人，一旦满足了却又把它踢开。像你这样的人很讨厌革命中的伦理和道德的纯洁。不错，我也许会犯错误而灭亡，然而我要为正义战斗到底，我决不终止相信革命的至高的决断。我和你是属于不同的时代的。在革命的开始，你是必需的人物。米拉波和丹东使法国燃烧起来，煽起了革命之火。那时候是需要着英雄、疯子，和浪漫者。然而今日的英雄是——民众、国民、人类。主张个人的利益的权利是罪恶。我再说一遍，为了伟大的平等你应该忘掉你自己，丹东，分散你的家产，克服你的邪恶和多情，不要再做丹东！我是亲密

地和你说话。你的功劳是很大的。你曾经像巨人亚特拉斯背负地球一样，把法国放在你的两肩上，把它从深渊里带了出来。我在暗中观察你，我很恐怕，我的恐怕而且证实了。你已经吞饱了肉和血躺下了；你的天才，你的力量都消化了，你的精神消失了。你把自己变得非常麻木了。不久，你的身体会放出臭气来。丹东，在某一些时期，麻木便是——背叛国家。

丹东：你疯了，再不然便喝醉了。你向我说些什么话？你想我是来求你宽宥吗？

罗伯斯庇尔：是，丹东，你是来求我宽宥的。

丹东：我要踏践你和委员会全体犹如踏践腐烂的红萝卜一样！在我的背后站着民众，站着全法国。

罗伯斯庇尔：你错了。在你的背后是……

丹东：什么？

罗伯斯庇尔：在你的背后是——刽子手。

丹东：〔笑〕刽子手！你有把握吗？罗伯斯庇尔，你实在是一个大胆的人！听着！你也曾想起过“生活”这个字眼吗？那么记着：我要生活。不要妨害我，不要鼓动我再来弄脏我的双手！我不再愿意流血，杀人使得我恶心了。如果你愿意我不反对你的理论，如果你愿意做唯一的专政者，做你的去吧，见鬼！然而你必须不要扰乱革命，不要把踢马刺深深刺进去，你还不曾用踢马刺时就已经把它的肚皮刺穿了！

罗伯斯庇尔：那么，——我们的谈话便完结了。〔站起来开

门〕请出去。

丹东：〔走到罗伯斯庇尔的面前，拉住他的礼服的边缘〕你难道从来不曾想到人们可以更简单地转动历史的轮子吗？

罗伯斯庇尔：〔冷静地〕你不会做这个。

丹东：我不敢吗？

罗伯斯庇尔：是，你不敢。

〔圣芮斯特入。

圣芮斯特：你这里还有别人？

〔丹东放开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圣芮斯特，不要走开。

丹东：我们在国约议会里见面。〔出〕

罗伯斯庇尔：〔向圣芮斯特说〕你来得正好；我快要闷死了；这个脏禽兽向我喷着臭气、淫乐、腐朽气味。民众的领袖，流氓！圣芮斯特，不是有人说过他留下一个太长的影子在我的身上吗？巨人，伟大的丹东！啊，见鬼，然而你的确相信我吧？你明白——我应不宽宥才行。

圣芮斯特：〔冷静地〕是，罗伯斯庇尔，我相信你。

罗伯斯庇尔：听我说，我想象——从他的被砍掉的颈项里应该流出如许多的血如许多的血来！……难道我希求权力就是为的这个吗？你是了解我的，相信我的。我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便醒起来，静听小鸟怎样地歌唱；我便想起将来的那般非常幸福的人，在他们的手里会只有麦束和镰刀。我看见森森的树林、快活的儿童、手里拿着麦束和镰刀的美丽的女人，和跟着锄头走的男子。那时和平与

繁荣统治了世界。没有谁记忆起那些肥腴的田地有个时期曾经浸满了血液。为着这个幸福，圣芮斯特，为着这个幻梦，我要把我自己牺牲的，是，是。我摆脱幻影伸手去摸那张今天应处死刑的人的名单。我不能够停止，我应该向前进。每天早晨法国的土地都为我的心血所染红了。

圣芮斯特：你用不着向我辩明，我是相信你的。

罗伯斯庇尔：然而就在圣安多尼区内工人见着载死刑囚的车子，居然抗议地抱怨起来了。某种期待和恐惧占领了全城。很多人竟告发他自己。我们砍掉那妖怪的许多头颅；但在那些颈项上又马上生长出了新的来。反革命像瘟疫一样，占领了全法国。且看每个人的眼睛吧——你在每个人的眼睛里都会看见疯狂的火花。尸首，尸首，尸首给我们阻碍了胜利的日子……

圣芮斯特：你病了，你应该略略休息一下。

罗伯斯庇尔：不，耽搁、停顿就会使得一切都灭亡的。〔略停〕然而我不敢决定。

圣芮斯特：〔尖锐地〕丹东应该处死。

罗伯斯庇尔：你这样想吗？圣芮斯特，这我应该安静地思考一番才行。圣芮斯特，他有了五年的革命的历史了。我知道他是有害的，他是怪物，有火一般的热忱，他有革命的热狂。我们杀死他，就无异杀死我们自己的青春，撕碎与过去相连的连带。圣芮斯特，这个我们应该好好地思想一番才行，他不会轻易屈服的。

圣芮斯特：〔递一张纸给他〕你读读看！

罗伯斯庇尔：这是什么？

圣芮斯特：逮捕名单。

罗伯斯庇尔：〔读〕“丹东”。

圣芮斯特：阴谋的首领。

罗伯斯庇尔：〔读〕“埃罗·德·色席尔”。

圣芮斯特：败德者，放荡者。共和国的羞辱。

罗伯斯庇尔：〔读〕“拉克瓦，费里波”。

圣芮斯特：侵吞公款者，抢夺国家财宝者。

罗伯斯庇尔：〔读〕“加米·德木南！”然而他完全不是危险人物！

圣芮斯特：他太爱说话了。

罗伯斯庇尔：加米，加米，革命的最美丽的产儿！

圣芮斯特：我以为他比较谁都更要危险。他太不谨慎；他有本领，又多情，他爱革命，犹如爱女人一样。他给革命擦了粉，给革命戴上蔷薇的花冠。他是爱美术的人、懒惰的人，他比较所有其余的人更使得国家的威信扫地。

罗伯斯庇尔：就这样吧！控告状在哪里？

圣芮斯特：〔把草稿交给他〕这里——写得不清楚！

罗伯斯庇尔：好，让我来读。你去吧！让我一个人留在房里！〔圣芮斯特去〕十四个人！这应该实行的！历史的法则是残酷无情的。我不过是实行历史的重大任务的工具罢了。可怕啊，可怕啊，——十四个人！加米，丹东，加米，加米，〔向着门看，慢慢地站起。他的脸上现出畏惧的样

子〕走开，走开，放开我，我应该，你懂得吗？我应该。〔抓住逮捕名单，揉皱了它，挥舞着拿着揉皱了的名单的手，呻吟地俯倒在桌子上〕我应该……

——幕　落

第　六　幕

〔大街，西孟手里拿着报纸坐在长凳上。旁边不远有一个卖菜妇人站在小车上，卖四季豆。

卖菜妇人：四季豆，四季豆……

披肩巾的女人：一斤多少钱？

卖菜妇人：你自己算吧！这里我已经卖到了八百法郎，我应该给我的女儿买做裙子的毛织物，买袜子，买酒……买了这些东西，我卖来的钱就完了；可是我还要买牛油和食盐。有两个礼拜我们没有看见面包了。生活一天比一天地困难：这是我应该告诉你的。

披肩巾的女人：我的小女孩从昨天起就没有吃一点东西了，也许你可以减点价吧！

卖菜妇人：我告诉你，我不能……女国民，走你的路吧！

擦粉的肥妇：大家，大家都要饿死了。真该诅咒！

跛脚妇：那就是你的自由：饿死。

擦粉的肥妇：人家甚至不许我们干我们这行当。他们就砍掉我的头吧，我也要招呼男人进我的房里。我要吃。我们大家都要饿死了。

跛脚妇：不久，不久就要轮到他们了，这你会见着的。

卖菜妇人：〔抓住跛脚妇的裙子〕女国民，闭嘴吧！好像我认得你的面貌。

跛脚妇：放我吧，不要拉住我！

卖菜妇人：我认得她，她是女贵族，捉住她，国民们，捉住她！

西孟：〔走近来〕老鸦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叫？有什么事？

卖菜妇人：叫警察来！我是一个忠实的女共和党。我要求将她逮捕。她从前是瑟甫律兹侯爵夫人。当时在她的马房里他们把我的一个亲戚鞭打至死。

跛脚妇：你说谎，你说谎，你说谎！

西孟：哈哈，又是什么阴谋！

擦粉的肥妇：她说谎。我不许谁挨这个跛脚妇人。她是拾破布的女人。要捉她，那么就连我一起捉去吧。……

西孟：你是谁？

擦粉的肥妇：我是娼妓。

西孟：哈，哈，见鬼！你们居然成群结队地在这里。〔向两个国民兵做手势〕国民们，把她们全都带到警察署去！

〔响声，骚乱随之而去。女人们都被带走了。从人群中又跑出几个女人来，四季豆的小车被挤翻了。

西孟：〔向戴假发的国民说〕这就是一个忠实的国民应该整天在街上徘徊的原因。随时都有反革命的阴谋。你读过今天的法令吗？

戴假发的国民：什么法令？

西孟：〔翻开报纸〕这法令宣告贫穷是神圣的。神圣的贫穷！

哈,什么样的时代?哲学的时代!最崇高的时代!

拿书的国民:比尔,我们走吧!

戴假发的国民:哪里去?

拿书的国民:到国约议会去。有人告诉我,丹东今天要在那里演说。他的头恐怕靠不住了。

戴假发的国民:你拿的什么书?

拿书的国民:安娜克利洪的诗集,一千七百四十三年的最精致的版本。还有旁注。〔举头四顾,然后低声说〕有国王亲笔的注解。

戴假发的国民:〔把书拿过来。一面流泪,一面翻开书,吻它〕

拿书的国民:你疯了!〔两人去〕

西孟:喂!这里还不是很有秩序的。〔怀疑地跟着他们〕

〔在翻倒了的小车旁边现出那披肩巾的女人,她在地上拾豆子。丹东从树间走出望着她。

披肩巾的女人:〔畏惧地〕我想这里有的不过两斤?

丹东:是,我也以为至多不过两斤。

披肩巾的女人:我要把钱放在车子上,不过我放的钱比她所要的价钱少些。我没有那么多的钱。我的女儿病了。我希望你知道生活多么困难。

丹东:是,现在生活真不容易。你是对的。

披肩巾的女人:我并不抱怨。难道我有权利来抱怨吗?

丹东:你很漂亮,你知道吗?

披肩巾的女人:你说什么!我变得这般丑陋,我自己也不认得我了。只有我的小女儿还觉得我漂亮。谢谢你,再会

吧!

丹东：等着！〔从手指上取下戒指给她〕拿去吧!

披肩巾的女人：然而这是太值价的东西。我不能接受它。

丹东：我请你收下它当作我的纪念吧。你是寡妇吗?

披肩巾的女人：是,我的丈夫是被杀死了的。

丹东：在战争中吗?

披肩巾的女人：不,他是无辜被杀的。我的丈夫是一个诗人。他本可以做一个大诗人。我夜里在尸堆中找出他的尸体,他实在可以做法国的光荣。

丹东：这是九月里的事吗?

披肩巾的女人：我的丈夫是在九月屠杀中被害的。那些杀人犯将要被判处死刑,我知道这个。血会闷死他们。我记得那一夜里,他们把火把插在地上,他们坐在尸首堆上,喝着白兰地酒,酒里还掺有粉末。他们有着黑的、可怕的面孔,这都是我不能够忘掉的。

丹东：他们有黑面孔?

披肩巾的女人：他们都该被诅咒！他们的首领,那个怪物也该被诅咒!

丹东：谁,谁?

披肩巾的女人：啊,你知道他的名字。在那些日子里他像撒旦一般伸出他的翅膀盖住了全个巴黎。

丹东：你相信九月屠杀是丹东出的主意吗?

〔披肩巾的女人闭口,疯狂地望着丹东,过后发出含糊的叫声,推开了他。

披肩巾的女人：丹东！

〔她走入树丛间不见了，丹东跟着她。加米与吕西出。

吕西：他又和女人搞在一起了。

加米：最近他对于女人感到一种神秘的贪欲。他把她们抱着坐在他的膝上，望着她们的双手、颈项、面孔、眼睛，他好像用她们的热来温暖他自己。你留心看，他的脚步多么沉重！他的肩是多么地弯曲。一种可怕的麻木支配了他。

吕西：加米，我现在比从前更爱你了。我爱你爱到流泪，爱到失望。我怕，我怕。

加米：我的吕西，爱我吧！我们永远不再分离开了，无论在什么地方。

〔他和她接吻。

吕西：我的太阳，我的生命！

〔拉克瓦入场。

拉克瓦：丹东在哪里？会议已经开始了。倒霉，什么都完了！我劝告他，他却耽搁了，这个放荡的人，好吃的人。什么都完了。已经下了命令逮捕丹东，逮捕我，逮捕你们大家。……今晚一共要逮捕十四个人。去，告诉他吧！我回家去，我什么都不怕。如果要死——就死吧。

〔吕西昏倒。

——幕　落

第 七 幕

〔同一地方。大街上路灯已经燃了。夕阳从树间照过来。丹东坐在凳上。鲁易丝从树后出。

鲁易丝：是我，不要怕！〔坐在他的旁边〕他们决不敢举起手来反对你。

丹东：我并不怕，我安静地坐着。

鲁易丝：我刚才在吕西的家。那个不幸的吕西哭着，哀求加米到罗伯斯庇尔那里去。他们是幼时的同学。罗伯斯庇尔还是他们的儿子的教父。我的天呀，——在我看来，一切都是梦。

丹东：是，一切都是恶梦。

鲁易丝：我在他们家里的时候，有一个相识的人来拜望他们；他说人们在到处找你。我们离开巴黎吧。

丹东：我不愿隐藏起来。我实在不肯亡命外国。鲁易丝，这是没有用处的。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我的影子也变长起来。直到大街的尽头处。我把这淡红的，可怕的影子望了许久。这是我的身体的真正广度。那末，我还可以把我躲藏在什么地方呢？一个人生长到这样的广度，他就应该站住不动了。你说，一切都是梦。奇怪，我好像僵硬了似的——像在梦中一样，我好像生了根。我要走的时候要费了很大的力，才能够提起脚跟。我只有一个欲望：躺在地上睡觉。不错，鲁易丝，要避开断头机的大

刀是不可能的，——如果它命定了要落下去，它就会落在我的颈项上。

鲁易丝：圣母保佑你吧。祷告，和我一起祷告。你的智力昏乱了。

丹东：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常常和妈妈一起跪在床前，为我们的家庭祷告，为丰收祷告，为跛脚的乞丐祷告，为国王祷告。现在我为什么祷告呢？我要走入黑暗里，永久的黑暗里去了。在那里我用不着记忆什么，用不着悔恨什么。忘掉一切：这就是死之甘美。

鲁易丝：然而你至少总略略爱我一点吧？为什么你推开我的手呢？我不愿意和你分开。

丹东：是，鲁易丝，我爱你。然而回忆重重地压着我。它们一天比一天地变得更重了。起初它们是一个一个地来的，现在它们一群一群地在我的头脑中彷徨了。鲁易丝，我听见它们的沉重的可怕的脚步声。它们好像是一群游牧民族。在你来此之前我坐着而且留心，——街道很寂静，灯光燃了。街中一点声音也没有，我可以听见我的心的跳动了。渐渐地在我的血管里血跳得很响了。它的响声恰似群众的隐约的不满的喧闹。在这神秘的响声中，我分辨出疯狂的哭泣、呻吟、叫号，以及钢铁的响声。我听出在我的血里有无数的声音叫道："九月，九月！"为什么它向我伸出它的染了血的手呢？

鲁易丝：难道你忘记那时候共和国是在最大的危险之中吗？

丹东：是，是，我救了共和国。

鲁易丝：敌人已经走过国境，向巴黎前进了。

丹东：是，是，布龙士威克公爵和普鲁士国王已经向巴黎进军了。

鲁易丝：巴黎充满了谋叛者和卖国贼。没有谁能够阻止民众不去实行血的复仇屠杀。在九月里你一个人把救法国的责任放在你的良心上。

丹东：假的，假的，假的！五千个无辜的老人妇女和小孩在监狱里被屠杀了。他们的血窒息着我，鲁易丝。谁发明出来为了救人类便应该用它自己的血来灌溉它？我不相信什么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不相信白昼，也不相信黑夜；不相信真理，也不相信假话！鲁易丝，鲁易丝，救救我！

〔从大街的路底送来一阵人声，火把的光亮可以看见。

鲁易丝：圣母，怜悯我们吧！

丹东：他们来捉我了。鲁易丝，我们回家去吧。我不愿意像街头的小窃那样地被他们捉去。

〔丹东与鲁易丝去。西孟和一群兵士带着火把出场。有几个国民和他们在一起。

西孟：我赌咒他一定在这里。我看见他的妻子跑到这个地方来的。喂，丹东！呸！见鬼，谁有酒瓶？我的肠子完全干了。然而不管死的、活的，我一定要把他捉来。如果他溜到英国去——那末共和国就要灭亡了。喂，丹东！

——幕　落

第 八 幕

〔革命裁判所的法庭。旁听席中渐渐地有人来坐了。福基叶坐在前排翻阅文件。在他的旁边坐着埃尔曼。

福基叶：你害怕丹东吗？

埃尔曼：他一定要努力防卫自己。其余的人我们倒容易制服。

福基叶：加米·德木南呢？

埃尔曼：他并不是危险人物。

福基叶：他在过去有功劳。他究竟是第一个点燃革命之火的人。

埃尔曼：他却又要把革命结束了。好像蛇在咬他自己的尾巴。

福基叶：〔把文件放进护书夹里〕罗伯斯庇尔在国约议会里得了胜利。他的演说产生了很有力的影响，很大的影响。

埃尔曼：他说些什么呢？

福基叶：罗伯斯庇尔说起原理之纯粹，说起精神之伟大，说起革命所要的牺牲。当他说起牺牲的时候，好像一股可怕的狂风吹过了议员席。各议员都屏息不动，静静地等着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来。等到大家明白了罗伯斯庇尔所要求的是丹东和丹东派的牺牲，于是全国约议会便又更舒畅地嘘气了；奴隶性的，可恶的拍手喝采便开始了。这是历史上最卑鄙的时刻。过后圣芮斯特便出现于演讲台，

他以冷酷的镇静态度完全哲学地证明人类在他的到幸福的途中常常要踏过尸首的。这是合法的进程，与自然界之其他每个现象一样。圣芮斯特安静了国约议会的良心，那时候丹东便完全在我们的掌握中了。这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然而这只是半个胜利。丹东还可以吓倒陪审员，把巴黎民众拉到他那一边。要是陪审员判决他无罪呢？

埃尔曼：这是我们不答应的。

福基叶：你信任陪审员吗？

埃尔曼：我们应该玩弄法律取巧才行。我不用拈阄办法选陪审员，我只选出那些最可靠的人来做陪审员。

福基叶：那么我们就可以完全信任他们吗？

埃尔曼：一个是聋子，而且像恶鬼那样残酷。两个是酒鬼，——他们在审判的时候，会从开场打瞌睡到终结，而且只会张开嘴说："是，他是有罪的。"一个是潦倒的画家，饿着肚子，充满了憎恨，他的主张是：从革命裁判所出来只有一条路可走——到断头机去。其余的人也是非常可靠的。

福基叶：然而民众，民众呢？看，他们在窗子下面做什么？〔他们走到窗前，福基叶闻鼻烟〕埃尔曼，听着，要是有人在监狱里搞什么阴谋，那会怎样呢？

埃尔曼：在监狱里搞阴谋？

福基叶：是。我恐怕被告贿买了狱卒。

埃尔曼：这样！

福基叶：他们散钱给人民要激起反对审判的暴动。

埃尔曼：这样，这样！

福基叶：这使得我们的控告更有根据了。

埃尔曼：是，你说得不错。

〔庭丁入。

福基叶：陪审员聚齐了吗？

庭丁：是，已经聚齐了，民众在打门。

福基叶：我们开始吗？

埃尔曼：〔向庭丁说〕把被告带进来，把门打开。

〔旁听席很快地就挤满了。陪审员出场。革命裁判所的法官们坐入他们的位子。

戴红帽的国民：共和国万岁！革命裁判所万岁！

听众中有人叫：共和国万岁！打倒共和国的仇敌！

许多声音：共和国万岁！

打倒共和国的仇敌！

戴黑小帽的国民：革命裁判所的法官，我们要求将被告处死刑。

许多声音：打倒这样叫的人！

安静点，安静点！

谁说这话？谁说这话！这里有阴谋！

打倒阴谋者！

戴红帽的国民：关起门来，实行搜查！

〔听众中起了闹声和骚乱。

埃尔曼：〔按铃〕把被告带进来！

〔闹声。按铃声。丹东、加米·德木南、拉克瓦、埃罗、费里波等被带入。

戴黑小帽的国民：喂，丹东，这是我这个忠实的国民给你的东西！〔从上面唾下去〕。

丹东：〔转身向着听众〕仔细地望着吧，享受这眼福吧！在被告席中像这样的景象真是千载难逢的！

戴红帽的国民：你抢了民众的财产——现在做个报告来！

许多声音：强盗，荡子！

凶手，屠户！

现在你要闷死在你自己的血里面！

我们没有忘掉九月。我们没有忘掉！

埃尔曼：〔按铃〕我请你们安静点。现在审判开始了。〔转身向埃罗〕被告，你的姓名？

埃罗：埃罗·德·色席尔。

埃尔曼：年龄？

埃罗：三十七岁，或三十八岁。在我死后历史会正确地考据出来的。

埃尔曼：职业？

埃罗：议员，国约议会议员。拾太太们的手套者。〔坐下。听众中发出笑声〕

埃尔曼：〔向加米〕被告，你的姓名？

加米：〔发怒〕蠢汉，你知道的！

福基叶：我私人认识被告。他的姓名是加米·德木南。

加米：福基叶·丹维尔，我的姓名是你应该记得很熟的。靠了

我的帮忙，你才得着今天这检察官的位置。

埃尔曼：你的年岁？

加米：我的年岁，恰和那个最著名的“无裤汉”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的年龄一样。

许多声音：勇敢！

答得好！

喂，埃尔曼，再问他几句！

埃尔曼：职业？

加米：〔怒叫〕革命家，爱国者，民众的代言人！

许多声音：勇敢，加米·德木南！

他说得好，他是民众的代言人！

他是忠实的爱国者！

埃尔曼：〔按铃。向丹东〕被告，你的姓名？

丹东：我的姓名是在场的人都知道的。

许多声音：丹东！丹东在说话了！

不要作声，安静点！

埃尔曼：年龄？

丹东：三十五岁。

埃尔曼：职业？

丹东：法兰西共和国司法总长，国约议会议员，公安委员会委员。

埃尔曼：你住在什么地方？

丹东：我的住处不久就在虚无之中，我的姓名将永远活在历史的国葬院里。

许多声音：勇敢，丹东！

勇敢，丹东，更要勇敢一点！

丹东，抖动你的狮子的鬃毛！

丹东，啸吧，吼吧！

〔庭长埃尔曼按铃。

加米：埃尔曼，还问丹东的嘴里有多少牙齿！

〔听众笑。

丹东：〔用手里拿着的草稿拍栏杆〕这就是控告状。某一个蠢汉努力想玷污中伤我的姓名。这不仅是侮辱了我，而且还侮辱了革命，侮辱了历史。全法国都被这一束坏纸打了耳光了！

埃尔曼：丹东，我叫你尊重秩序，有人控告你和路易·卡佩的宫庭发生过关系；你从被处死刑的国王的私产里领到了金钱；有人控告你和已故的米拉波一致行动，图谋复辟！有人控告你和狄木利叶将军有友谊的结合；你和他有秘密关系，希图煽惑军队使之背叛国约议会，掉过头来攻击巴黎。你的工作是：建立君主立宪政治，拥戴奥勒昂公爵登极。

丹东：这一切都是最卑鄙的诬告！

埃尔曼：现在我们开始读控告状。

丹东：控告状从头到尾全是诬告。我要求发言的权利。

埃尔曼：〔按铃〕在适当的时候我会给你以发言权。

许多声音：让他说！

我们要求让他说！

打倒法律手续!

打倒庭长!

打倒革命裁判所!

丹东:那个诬告我的蠢东西,请正大光明地出来吧。叫他把假面具揭起到法庭上来吧。我不怕诬告。我不怕死。把我处死吧,我的姓名将永生在光荣之庙堂!像我这样的人一百年中只生一次,在他的额上天才之图印放射着光辉。诬告我的人在哪里?这些在黑夜里从埋伏的地方跑出来攻击我的躲藏着的控告人在哪里?我看不见他们。〔向听众〕也许你们控告我背叛了共和国?〔听众中起了闹声〕这就是控告状。有人控告我像奴隶般地谄谀路易·卡佩,有人控告我和卖国贼狄木利叶有秘密关系。啊!圣芮斯特,你要给我答复这个诬告。〔听众拍手喝彩〕你们要取我的生命。我的本能命令我防卫自己。我要把控告状中的各点一一肢解,像肢解一个陶土制的怪兽一般。我要把你们埋葬在我的一切功劳的下面。你们把它们忘掉了。我要使你们重记起来。当拉法夷脱用他的大炮在大校场上扫荡你们的时候,我宣言对君主政治作战。八月十日我打碎了他。正月二十一日我杀死了他。我把国王的染满了血的头颅像手套一样掷在全欧的君主的脚下,表示要和他们决斗。

〔听众中高声喝彩。

埃尔曼:〔按铃〕你听不见铃声吗?

丹东:那个防护他自己的生命与光荣的人的声音是应该压倒

铃响的。不错，在九月我鼓舞起了民众愤怒的最后的波浪。民众野兽似地叫号着，使得布龙士威克公爵震恐地缩回他的已经伸向巴黎的手。全欧洲战抖起来了。我用贵族的黄金给民众铸造成了武器。我派了两千革命军人到东边国境。谁敢对我掷石头？

〔听众拍掌喝彩声、叫声，有人向丹东掷花朵。

许多声音：丹东万岁！

民众的代言人万岁！

我们要求释放……

释放，释放丹东！

打倒革命裁判所！

打倒裁判官！

埃尔曼：〔按铃〕休息十分钟。

丹东：民众，你们自己会来裁判我。把我的生命信托给你们的裁判与正义。

〔听众高声喝彩。

——幕　落

第　九　幕

〔革命裁判所前面的一块小广场。审判的第三日。这是吃午饭休息的时候。看得见玻璃窗内有几个庭丁在打扫法庭。

西孟：〔在广场上，向窗内的一个庭丁说〕喂，喂！巴先！

庭丁：〔从窗内看出来〕你要什么？

西孟：我午饭吃得不坏，在这边，在这街角的咖啡店里吃的。

庭丁：如果你午饭吃得很饱，那么现在就好好消化吧，免得生病！

西孟：巴先，那倒不要紧。我请你放我进法庭去，老朋友！我想早点去占一个好位子。

庭丁：事情不大好。裁判官完全胆小起来了。丹东要怎么就怎么，把他们弄得没有办法。

西孟：丹东吼得那么大声，人们在塞纳河对岸都听得见了。全民众都倾向着丹东。事情就是这样。

庭丁：好像不是丹东在受审判，而是丹东自己在审判革命裁判所。

西孟：巴先，说一句良心话，我自己也不再懂得什么了：我究竟应该拥护哪一方面，丹东呢，罗伯斯庇尔呢？丹东是民众的朋友，罗伯斯庇尔也是民众的朋友。这两个，我都喜欢的。然而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两个人之中总有一个人的头应该被砍掉。巴先，了解我——我在午饭以前喝了三剂消化药酒，我陷入可怕的忧郁中了。我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究竟这两个人中间谁的头应该被砍掉？我的爱国心遇着困难了。

庭丁：来，我放你进来！

〔西孟进门，还可以看见他走过窗前，去到旁听席中。哥洛与福基叶入场。

哥洛：丹东的胜利就会是革命的失败。丹东——就是表示停顿。这就表示消化得厉害的革命。无论如何，我们应该

把他去掉，便是用短剑也可以。

福基叶：〔闻鼻烟〕被告要求传讯国约议会议员和公安委员会委员到场。

哥洛：然而那时候我们会失败的。——我们不能答应这个要求！

福基叶：那是他们的权利。法律没有力量来拒绝。

哥洛：再传几个控告方面的证人来！

福基叶：所有的证人都问过了。

哥洛：再找新的来！用钱去贿买他们！现在我们是在拿我们的头来冒险了。每一句话给他们一千法郎！

福基叶：丹东说话的时候总是向着民众。我甚至形容不出法庭中的激动。裁判官垂头丧气地坐着。好似大雨下面的小乌鸦。丹东、加米、拉克瓦辱骂得那么厉害，妇女们都快活得叫起来了。〔把鼻烟送到哥洛面前〕请吧。这场审判真是大错。

哥洛：我曾向罗伯斯庇尔说过，我们应该等一等。我说："你把斗争开始得太早了。在民众中间无政府的渣滓还在发酵。国家权威的观念还不曾得着民众的拥护。"

福基叶：罗伯斯庇尔怎么回答这个呢？

哥洛：和往常一样，罗伯斯庇尔解开他的礼服的每个钮扣，把自己关在家里。

福基叶：也许他是不错的。

〔圣芮斯特入。

圣芮斯特：福基叶，我正在找寻你；我刚才接到卢森堡方面的

报告。我们发现了监狱中的阴谋。丹东和德木南二人的妻子贿买了民众。狱卒也受了贿赂。人们预备攻打监狱。据说人们想炸毁国约议会的会场。

哥洛：我们有救了。

福基叶：你有证人吗？

圣芮斯特：捉到了十八个人。可是你们一点也不要露出风声！我要到国约议会去，要叫它发出紧急命令将此案继续秘密审判，禁止民众旁听。

福基叶：〔拍鼻烟盒的盖子〕是，这就是死刑判决。

——幕　落

第　十　幕

〔地点同前，在一点钟以后。群众集在铁栏前。从窗户可以看见里面的裁判官、被告及一部分听众。

丹东：〔从窗户可以看见他的全个身子〕……你们应该知道真相。专政如今威吓着法国了。一群贪名求利的人和蠢东西想用铁缰绳来束缚共和国。一切的自由、人权与革命的成就都陷在致命的危险中了。我控告罗伯斯庇尔、古东和哥洛，他们想实施专政。我控告他们背叛共和国。他们想把共和国淹死在血泊里，他们想解散国约议会，建立独裁政府。民众，你们要求面包，而他们却把你们的代言人的头掷给你们。你们口渴，而他们却叫你们去舐断头机上的血。

许多声音：打倒独裁者！

打倒，打倒，打倒独裁者！

丹东万岁！

另一个人：他说得不错，人家不给我们酒喝，却叫我们去喝血。不把面包给我们，却把砍掉的头掷给我们。

女人的声音：面包，面包，面包！

另一个人：国民们，我们把裁判所解散吧！

国民们，我们的口号应该是：丹东与面包！

许多声音：丹东与面包！

丹东与面包！

丹东与面包！

〔群众拥挤出来，几个持枪的兵士用力把他们推开。

丹东：〔向裁判官叫〕流氓！你们听见民众叫的什么吗？把你们的头颅抱得更稳一点！

加米：〔向裁判官叫〕我们要求组织特别审查会。

埃尔曼：〔按铃；按着他的梳得光光的假发〕遵守秩序。尊重法庭！

拉克瓦：这不是法庭，这是一群被贿买来的棍徒。蠢东西，闭嘴吧！

加米：埃尔曼，把假发理好。否则它会落进墨水盒里面的！

埃罗：庭长，我请求你不要再按铃，我的耳朵要震破了！

丹东：我命令你不要演这讨厌的喜剧了。

加米：我请你中止审判，等到审查会成立以后再继续下去吧。

拉克瓦：中止审判！见鬼！

〔喧哗，裁判官进退维谷，被告起立。外面的人群攻打窗户。

丹东：民众，别人想欺骗你们，但我们适逢其时地发现了他们的阴谋。

许多声音：释放丹东！

打倒卖国贼！打破窗户！

〔哥洛入场，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向裁判所去。

哥洛：让路！让路！国约议会的命令，国约议会的命令。〔走进法庭〕

许多声音：这是哥洛·德尔布瓦！

渴血的人！

听，——他说国约议会的命令！

又是什么坏事！

危害民众的新阴谋！

一群强盗！流氓、渴血的人！

我们没有面包！

面包，面包，面包！

释放丹东！

福基叶：〔接到哥洛交来的文件〕国约议会的命令。〔全场突然宁静〕国约议会命令："因为在卢森堡监狱里发觉囚犯中间的暴动的阴谋；因为女国民吕西·德木南与鲁易丝·丹东出钱收买民众使之背叛政府；因为狄容将军贿赂狱卒想逃出监狱做暴动者的领袖；因为这次审判中的各被告曾参加上述的犯罪阴谋，而且他们任意侮辱法官，——所以我们命令革命裁判所仍旧不间断地继续审判，并给

革命裁判所以全权，在被告等不遵守法律之时，得禁其发言。”

丹东：我提出抗议。他们塞住我的嘴，为的是更便于割我的喉咙。这不是审判——这是谋杀。

加米：〔向裁判官叫〕流氓，屠户，蠢汉！他们想谋杀我的吕西。

埃尔曼：我取消你的发言权。

加米：〔把揉皱了的草稿掷到埃尔曼的脸上〕那么，拿我的话去闷死你吧！

埃尔曼：我要用最严厉的办法，我请求听众离开法庭。

法庭中的声音：卑鄙！

我们抗议！

我们不离开！

我们要求收回命令！

羞耻！羞耻！羞耻！

〔兵士把听众逐出法庭。

法庭前的声音：国民们，这是什么？

这不是审判，这是谋杀！

杀死我们吧，向我们放枪吧！

我们会死，他妈的，都是一样！

释放丹东！

丹东：〔扑到窗前，伸手向着群众〕国民们，弟兄们！保护我们，他们要杀害我们！

〔群众狂喊。

埃尔曼：把窗户关起来，放下窗帘。

〔庭丁拉开丹东，关了窗户，放下窗帘。人群挤动起来，互相厮打。狂喊声。在法庭中的听众潮涌地从各门里出来。

戴红帽的国民：〔爬到灯杆上〕国民们，听着，国民们，不要做声！你们知道为什么巴黎会缺乏面包呢？

许多声音：他在说什么？

他说为什么巴黎会缺乏面包。

不要作声，他在说面包！

戴红帽的国民：我问我们为什么饿死呢？只是因为这个卖国贼丹东秘密地把我们的面包卖给了英国人。

许多声音：你说谎。丹东决不会把我们的面包卖给英国人！

戴黑小帽的国民：〔爬到另一根灯杆上〕国民们，我有最确实的消息证明丹东是卖国贼。

戴红帽的国民：国民们，虱子在咬你们。你们的衣服又臭又烂，像死人穿的一样。你们可知道丹东怎样生活吗？

戴黑小帽的国民：丹东在色佛尔买了宫殿。丹东穿着丝的衬衫。

戴红帽的国民：丹东吃着野鸡，喝着美酒。丹东拿白面包喂猎狗。

许多声音：啊——啊——啊！

戴黑小帽的国民：丹东从前是和我们一样穷的。后来他到比利时去，从奥勒昂公爵那里收到五百万金法郎。

许多声音：啊——啊——啊！

戴红帽的国民：丹东做司法总长，政府把那个可诅咒的奥国

女人的珠宝、首饰、金刚石交给他保存。我问这些值价的东西如今在哪里?

戴黑小帽的国民: 奥国女人的金刚石送到西班牙去了,金子拿给英国人去了。丹东如今是个大富翁。他坐在金子堆里,金子直堆到他的颈项。

许多声音: 啊——啊——啊!

戴红帽的国民: 国民们,你们知道那个民众的真正的朋友怎样地生活吗? 在五年中间他连一件礼服也没有做过。他只有两件衬衫,而且全是补起来的。我亲眼看见一个女国民送了他一张手帕。罗伯斯庇尔愤怒地把那张手帕掷在那个愚蠢女人的脸上。他说:"当法国民众甚至连充饥的面包都还吃不到的时候,我不愿做一个爱奢侈的人。"然而丹东却想诬蔑这样的一个人,要把他掷到断头机的大刀下面去!

戴黑小帽的国民: 罗伯斯庇尔万岁!

许多声音: 罗伯斯庇尔万岁!

"廉洁的人"万岁!

民众的朋友万岁!

戴红帽的国民: 打倒丹东!

许多声音: 打倒丹东!

打倒卖国贼!

——幕　落

第十一幕

〔监狱中的囚室。靠里面有一扇窗户。丹东、加米、拉克瓦、费里波与埃罗都睡在床上。囚室的中央放着一张桌子，上面还有用过的食具。狱卒提着灯笼进来。

狱卒：有些人在临死之前大吃大喝，有些人却不吃不喝；还有些人纵使肯喝，却也没有一点喝的兴趣：一想到在第二天早晨他们的头便要睡在篮子里，他们马上就想呕吐，而且消化作用也就停止了。〔看着桌上的酒瓶和盘子〕这些人却吃得干干净净，酒也喝得一滴不留。难道他们这些鬼孙子忘记应该给狱卒剩一点吗？不管你们一点东西不吃也好，不管你们的肚皮塞满了猪肉也好，别人砍起你们的头来，总是一样的。〔用灯笼照着床，一面用手指来数睡觉的人的数目〕一、二、三、四、五。

〔埃罗抬起头。

埃罗：谁呀？

狱卒：哈，你没有藏起一瓶酒吗？

埃罗：哈，狄柔诺，原来是你。你去找吧，去找吧！

狱卒：藏在什么地方呢？

埃罗：它藏得远远地，深深地。明天人们就要把它永远藏起来了。

狱卒：你在说什么？

埃罗：狄柔诺，我在说人，说人。

狱卒：哈，你，狗喉咙！我说的是——酒瓶！

埃罗：我们把酒喝得一滴不剩，我们那么轻飘飘地离开筵席，好像这些头颅并不在我们的肩上似的。

狱卒：好。鬼孙子，现在睡吧！〔远远地塔钟响了〕三点钟了。不久人家就要来带你们去了。〔出，闩门〕

拉克瓦：〔起来〕我吃得太多了！

埃罗：你没有睡熟吗？

拉克瓦：到处都是虫。实在受不住！

埃罗：明天别的虫又要来咬我们了。

拉克瓦：蛆吗？哈，不错。

〔月光照进窗里来，它的光辉照亮了囚室。

埃罗：我们走上一条神秘的船的甲板了。帆已经挂起。看——我们在那碧波上飞着。祖国的亲爱的土地已经被雾遮掩住，将永远看不见了。这是免不掉的。悲哀的事；然而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们每个人来拜访我们这美丽的行星的时间都是非常短促的！

拉克瓦：我并不怕死，然而我独怕痛苦。人们说断头机的大刀割去颈项的一瞬间是非常痛苦，而且是和无穷一样地长久的。如果能找到一点毒药，——那是多么的幸福啊！

费里波：不要说话，我要睡觉！

埃罗：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常常在梦中看见我怎样乘着奇迹的船在月光中航行。

费里波：只要我能免掉这些虫，就好了。

拉克瓦：实在受不住！

费里波：共和国只像屠场。人们把我们去掉了。不错。然而谁留着呢？民众没有了指导人，国家没有了头，单有肚皮留着。老实说，我一点也找不出需要把我们处死的理由。折磨人的盲目行动！我相信不久就会证明出来罗伯斯庇尔自己至多也不过再继续两三个月，那时候他自己也要在断头机下送命了。国家的花、民众的天才已经铲除净尽。革命从混乱中唤起，引出民众的天才来。现在人们却把那天才的头砍掉了。

拉克瓦：不要说！难道现在对于我们不是一样的吗？——已经迟了，迟了。

埃罗：然而我究竟预先见到了一件好事。在那里——我们要沉默了。死会来使我安宁和平的。没有演说，没有旗帜飘扬，没有法令。我们安静地，好好地卧着。拉克瓦，不要扯开我的被盖！我觉得风吹进来了。我不愿意明天早晨有着发肿的鼻子。

〔加米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前，在窗台上写信。

费里波：五年来我们都是在薄冰上面向着深渊跑去。连一秒钟也不曾停止过。人是多么无用的东西！何等样的随风飘荡的东西！

拉克瓦：刽子手就要来了，他要扑在你身上像扑野兽一般。……“正义完成了。……”多么可怕！

丹东：他们敢砍掉我的头！真令人不相信。〔从床上起来，从囚室的一角，走到其他的一角〕拉克瓦，你用了你的全部智慧力，你能够明白这个吗？

拉克瓦：我要呕吐了。我吃得太多了，食物像一个球似地堆在我的胃里。

埃罗：变戏法的人、马戏场的跳绳者、赛马的骑师，在出场之前决不肯多吃的。装满了的胃要向地上坠的，使人不能做完全的“死跳”。

费里波：“死跳”！人们应该先学在地上走路才行。法国如今已经开始在“死跳”了。

丹东：我就要不在世上！明天在法国就不会再有丹东！然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懂得怎样治理国家。在英国人们会齐声欢呼：法国人疯了！〔握着门的铁格子，震撼它〕法国人疯了！喂，法国人！革命疯了！

隔壁囚室的声音：不要妨碍我睡觉！

埃罗：〔从床上跳下来〕丹东，稍微等等吧！谁在墙后说话！什么？

声音：不要妨碍我睡觉！

埃罗：是他！是安得烈·席业① 的声音。

费里波：不会的！安得烈·席业也被捉进了监狱吗？

丹东：很早罗伯斯庇尔就把他列入逮捕的名单里了。前星期夜里在布南维耶旅馆旁边把他逮捕了。如果福尔特尔与卢梭还在的话，他们也会被逮捕的。把平常的人拿来处死，这样的死未免太陈旧，太讨厌了。纵使把常人几十个一次地和石灰一起抛在沟里、坑里，也不算什么一回事。

① 安德烈·席业(Andre Cheniere)：有名的年轻诗人，无辜被判死刑。

然而把国民的天才的头颅高高举在断头台之上——啊，像这样的奢侈品不是每个民族都可以有的。明天，明天是巴黎人的快乐的日子。只要想，明天人们在咖啡店喝着一小杯助消化的酒的时候，会怎样地交换他们的印象！“你看见丹东怎样走上断头台吗？何等完美的一个人物！他怎样抖动他的鬃毛，① 四顾那广场，做出那种轻视的歪脸，睡下去，于是——擦的一声——那圆球就从肩上跳开了！”

埃罗：特别女人是高兴的。明天夜里她们会在梦中看见你。明天夜里成千成万的年轻的巴黎女子为了你的鬼魂便要欺骗他们的丈夫。在一夜里你会有成千成万的爱人。——丹东！这并不是坏事。〔弹指作声〕

拉克瓦：不要响……等等吧。……〔钟鸣声〕三点半了。

丹东：我走出囚车上断头台。在我的面前，是两根柱子；在柱子中间是木板，上面有一个圆洞，我就应该把头放在这洞里。我活了，爱了，享乐了，震撼了世界凡三十五年。我起立在众人之上，其结果只是用了最后的努力我把头放进这个并不比我的颈项大的圆洞里。那是从生活到虚无之门。从事革命，是值得的吗？创造出人，是值得的吗？创造出这白痴的土地，是值得的吗？

埃罗：我已经完全计算过了。从我的身体，会做成一把肥腴的土壤，在上面可以生出百叶菜来。

① 丹东以狮子自比，故有此等语。

加米：〔在窗前〕吕西，吕西；我亲爱的吕西！〔头埋在信上哭〕

埃罗：喂，已经在掉眼泪了。……〔从枕头下取出一本书，翻开，便注意地读下去〕

丹东：〔低声〕流氓，流氓！

拉克瓦：我只要能够知道死后是怎样的，就好了。

丹东：死后是怎样的？不要紧。无论如何，我总是很好地度过了我的一生。我在地上轰轰烈烈地闹了许多事，我喝了许多酒。不错，我去得正合时，也许这样地去是很合理的。〔走到加米身旁〕不要哭！你给吕西写信吗？我在这几天里连一次也不曾想到我的妻子。可怜的女人，她有孕了，她多么爱我。……不要哭，把你写的读给我听！

加米：〔读信〕"好梦缩短了我的苦痛。天可怜我。吕西，我在梦中见了你。我吻你的双手，你的嘴唇，你的被眼泪润湿了的脸。我带着呻吟醒了过来。如今我又看见我是在监狱中了。冷月从窗户照进来。上帝啊，这里是多么冷！多么冷！吕西，吕西，你好吗？"〔又哭起来〕

丹东：不要哭，不要哭！

加米：〔续读〕"我哀求你——明天他们把我载进囚车的时候，如果你看见我，千万不要作声，不要撕裂我的心，不要叫，咬紧你的牙齿！你应该为着我们的孩儿而生活。把我的事告诉他！向他说，我所希求的只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我希求全世界的人都会赞颂的共和国。吕西，我死。我相信上帝是有的。为了我的爱与苦痛，上帝会宽恕我。我相信我们会在那里相会的。吕西，永别了。我的生命，

我的快乐，我的女神！永别了，我的吕西，我亲爱的吕西。我觉得生命的涯沿是如何地消去了；然而我的缚着的双手依然要拥抱你，我的割掉的头也不肯把它的一对永闭了的眼睛离开你。吕西！”

丹东：还剩得有一点酒吗？

〔有人猛烈地敲门。

拉克瓦：谁在那里？刽子手吗？

丹东：他们来带我们去了，我们互相告别吧！加米，别了，做起大丈夫的样子！

埃罗：〔猛然阖上书〕现在是动身的时候了。

〔门开了，狱卒提灯入，后随一些兵士和一个刽子手。

——幕　落

第十二幕

〔落雨的早晨。城里广场的一部分。好奇的人们结成许多小群。吕西靠墙站着，用黑色肩巾盖着头。鲁易丝坐在吕西的脚下，她的头藏在吕西的膝间。在舞台深处立着断头台。西孟入场。

西孟：他们已经坐车来了，坐车来了。

〔人群忽然激动起来，大家都抑制着闹声。鲁易丝迅速地站起，举眼四顾。吕西又把她的头压在胸上。可以听见逼近的车声。让莱与罗刹丽跑去。在什么地方忽然有人唱起《加马乌尔》，但立刻又停止了。

西孟：国民们，正义完成了。革命的敌人就要失掉了他们的头颅。永远记着这一刻。全世界的眼光现在是定在这块地方了。〔指断头台〕是定在这两根柱子和那一把光荣的大刀上面了。你们知道这两根柱子和那把大刀是象征什么的吗？那是历史之庄严的天使，无穷之复仇者，人类之天才。这个机器从虚无中现出来，为的是像热情的天使一样把法国民众引到不朽的光荣。它的面目是简单的，可怕的：两根柱子，一把大刀。看吧，好好地看着它吧！它是多么美丽。从它那里放出夺目的光辉。如果你们把它看得太久了，你们会变成瞎子。从它的脚座下会流出牛乳与蜜糖。它的脚座是用面包做成的。它立在黄金上面，立在黄金堆上面。它像太阳一样发出强烈的光辉。

〔车轮声更逼近了。

让莱：他们坐车来了。

罗刹丽：我怕，我们走开吧！

让莱：看，他们在这里！

〔载着死刑囚的车子进场，所有的死刑囚都是双手被反剪着的。车子走过那默默地散开的人群中间，到断头台。一队枪上插上刺刀的兵士围着断头台站着，吕西默默无言地向着那方面伸出手。

让莱：丹东，永别了！

〔罗刹丽高声哭着，丹东第一个走出车子站在断头台上，推开刽子手。

丹东：法国人，我把我的光荣遗传给你们。而且你，刽子手

啊，你把我的头拿给民众看吧，我的头是值得这样的！

〔忽然鼓声大响，人声大作，其余的死刑囚从囚车中走出来，上断头台，加米用眼睛在人群中找寻吕西。下刀声隐约可以听见。鼓声继续响着。

——幕　落

新版后记*

《丹东之死》中译本在一九三一年刊行，是从世界语译本 *La Morto de Danton* 转译的。译笔不妥的地方一定不少。但原书已在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日战争中烧毁，我无法根据它来校改我的译文。我希望将来能找到俄文原作重译这个名剧。

旧版《丹东之死》后面还附印了一篇我写的《法国大革命的故事》，那也是二十年前的旧稿，里面也有好些不妥的地方。我现在没有时间重写它，就率性整篇删去。记得这篇文章还是夏丏尊先生要我写的，当时他是开明书店的总编辑。现在他逝世已有六年了。想到他过去给我的一些帮助，我还压不下我的感激之情。

巴　金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扬州

---

* 这里的新版指《丹东之死》第八版，一九五一年十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附　录

法国大革命的故事*

在法国大革命的当时有一个拉司德里(Lastyrie)说过这样的话:"这是多么美丽啊! 我要走遍法国饱览这美景……真的,这的确是非常壮美的。"

我自己生得太迟了。

有一天我也曾走到了巴斯底广场上,就是在巴黎民众攻陷巴斯底监狱的纪念日:七月十四。然而那个代表多年的压迫与不义的堡垒是没有了。一个耸入云端的自由女神像代替了它。那一天是个节日。男女市民狂欢地在广场上围着跳舞。

一阵热气温暖了我的心,我感动得几乎要流下泪来。我在思索百余年以前的事。我想如果压抑下激情让历史来说话,那么它的第一句话一定是"人民终于会胜利"吧。

这一百多年并不是白白过去的。

---

* 本篇原系《丹东之死》初版本的《译者序》;该书三版时(一九三九年五月)改为现题并移作"附录"。

现在应该由历史来说话了。

我们现在回溯到一百余年前的事，我们来看那法国大革命的壮剧。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法国大革命是英雄的行为之表现，但这个英雄不是米拉波，不是丹东，不是马拉，不是罗伯斯庇尔；这个英雄是民众。不错，我们研究法国大革命史，从第一页翻到末一页，我们都只看见一个英雄在活动，这就是法国民众，在外省骚动的是他；攻陷巴斯底狱的是他；打倒封建制度的是他；送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是他；抵抗外国军队侵略以保卫共和国的也是他。

至于当时几个革命领袖，在思想方面他们是极其胆小的。被称为"革命之狮"的米拉波后来背叛民众尽忠王室的事实已经是明显的了。[①]丹东虽然高叫"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可是他对于经济问题却无半点魄力。会杀人的"廉洁的人"罗伯斯庇尔当巴黎民众饥饿的时候却死命要雅各宾党讨论他个人关于英国宪法的意见，要国民大会议决神的存在和灵魂不死。就是那个曾经要求过五十万贵族头颅的马拉[②]也不敢代法国农民叫出占有土地的口号来。而且在法兰西王国快要颠覆的时候，丹东这班人还不敢有去掉国王的念头，一直到王族勾结

① 米拉波死于一七九一年四月二日，但他被皇后收买的事实直到一七九二年八月才被罗兰无意间在国王的秘密文件中发见。罗兰便把这类文件送到国民大会宣读，给了人民以极大的冲动。米拉波在一七九〇年一个夏天里曾要求和皇后在圣克鲁公园里作过一次秘密的会见。事后他还对亲信说："她是伟大的，高贵的，不幸的；然而我会救她。"

② 其实马拉是很仁慈的，他曾救过许多人命。他的妹妹亚伯丁娜说过："如果我的哥哥还在，丹东、德木南等人都不会上断头台的！"他的政敌说他是渴

外兵的事实显明，外兵已经压迫法境，民众起来防卫“祖国”时，他们才敢想到法国没有那个戴王冠的怪物也是可以存在的。事实上总是民众在前面走，他们那班人老远地跟在后头。

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从攻陷巴斯底狱的时候开始，但革命的爆发却可以说是始于此时。一个大城市的民众居然集合起来与有组织的权力对抗，攻陷了那个代表着多年来的不义的大本营，使里安古尔公爵不得不认为“是一个革命”，给全世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壮举。然而为什么民众要攻打巴斯底狱呢？事前有什么准备吗？不，这全是民众的自发的运动。罗曼·罗兰的名剧《七月十四》很能把这一点表现出来：

马拉：你要的是什么呢？
尤丽：（九岁多的女孩）……自由。
马拉：拿来做什么？
尤丽：拿它来给人。
马拉：给谁？
尤丽：给那些监禁着的不幸的人。
马拉：在什么地方？

血的人，但是他的报纸《人民之友》的最激烈的几期还是他的政敌假造出来诬陷他的。他活着的最后一年内在法国共有六十四个人上断头台，但没有一个是他告发的（见布热亚尔的《马拉传》）。我的小说《马拉的死》的开始所叙述的故事也是真实的（见米席勒的《大革命史》）。

尤丽：那边，在那个大监狱里。他们永远是孤独的，人家都把他们忘掉了。

马拉：小姑娘，这你从什么地方知道的？

尤丽：我知道。……人家告诉过我。……我夜里常常想到这个。……

尤丽：〔停了一刻，便热烈地握着马拉的手〕我们去解救他们，是不是？

马拉：怎样去呢？

尤丽：只有大家一道去才行。……

这所谓民众的自发运动，并不是从天上突然降下来的。它有它的远因和近因。经济的不平等、政治的压迫、特权的滥用，这些是促成革命的重要原因。民众的怨恨积在一起，一旦爆发起来，就产生了惊人的后果。巴斯底监狱本身在当时并不重要(那时候关在里面的犯人据说不到十个)，但它却成了代表着多年的不义与压迫的东西，把民众的多年来的怨恨都集中在它上面。它倒下了，然而情形并不曾好一点，民众的愤恨一发便不可收拾。没有势力能够阻止它。

其实民众的自发运动并不是从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开始的。在路易十五的末年法国的情形就驱使民众走向反叛的路。路易十五留下一批战债(结果是财政的破产)，和一种荒淫的宫廷生活(结果是王族的腐败和人民的怨愤)给他的孙儿。所以自一七七四年路易十六即位以来，农民叛乱更是继续不断地增加。都市里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工资低，面包的

卖价高，一个普通的工人很难养活他的家庭。困苦和绝望逼着人民叛乱。压迫便在火上加了油。虽然政府于一七八八年八月召集所谓全级会议，于次年五月五日正式开会，集贵族、僧侣、平民三阶级代表于一堂讨论国是，然而政府的处置既不公平，贵族僧侣又坚持着他们的偏见，不肯与平民的代表合作，宫廷方面更偏袒特权阶级。结果以雄辩的律师米拉波为领袖的第三阶级的代表恃着人民的后援，拒绝了国王的命令，撇弃了贵族和僧侣，于同年六月十七日自行组织为“国民议会”，议决现行课税皆不合法；而且反抗政府解散议会的计划，六月二十日宣誓于网球场，更集合于圣路易教堂。王室的威信从这时起就开始衰落了。

政府不肯改变它的政策，贵族不肯放弃他们的特权。人民在政府、贵族、僧侣三重压迫下面缴纳租税，担任徭役，无希望地捱着日子，忍耐终于有一天失了效力。当时的事变是一根引火线。于是骚乱来了，积到最后便有了大爆发，这就是有名的七月十四。关于这经过一般的世界通史里面都有简略的说明。

七月十四的事件鼓舞了民众的热诚，点燃了革命的火炬，在经过了那事件，表现了自己的力量以后，民众当然不肯再低着头去做奴隶。这时候政府方面纵然让步，也没有用了。革命不会去管它们，它要继续走它那不可避免的，自然的发展之路。米涅的这样的话是不错的，加以当时国王之昏庸，皇后之背叛，宫廷之荒淫，贵族之专横，民生之困苦，这一切只是一天一天地增加着，从而促成了革命的发展。

在乡间，在外省，农民起来自己动手了。许多贵族的府邸和寺院都被焚烧，凡保证封建权利的文书契约之类多被烧毁，凡为农民所最痛恨的人皆被残杀。农民的暴动始于东部，而蔓延及南部，而北部，而中部，大有普遍全国之势。实际上农民已经把封建权利取消了，而国民议会为了消除这危机才在事后来讨论这个。在一夜的会议里就决定把封建权利废除了。这是有名的八月四日。

然而宫廷的阴谋还是层出不穷，民众的困苦（尤其是缺乏食粮）逐日增加。《人权宣言》由国民议会的宪法委员会草成通过后，国王又不肯批准。民众已经愤恨到极点了，这时候消息传来，禁卫军军官于十月一日大宴佛兰旅，两日后又有同样的宴会，国王皇后等都在场。全巴黎饥饿着，而皇族却大开盛筵，并且做出种种背叛国民的表示，这消息当然足以使巴黎民众（尤其是妇女）向凡尔赛进发。这就是十月五、六日的事。国王被民众带回了巴黎。

起初一般人以为国王回到巴黎，首都的饥荒便会消失，但不久事实证明这是梦想。民众的愤怒因此也无法平静下去。市政府与国民议会对于饥寒交迫的失业工人的行动反加以仇视，这样更引起工人的反感。巴黎当时好像一座雪里的火山，宫廷方面正好利用这个时机来从事阴谋诡计，路易十六受了左右的诱惑居然干了一件傻事。于是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夜半的逃亡发生了。宫廷方面的原意是把国王弄出巴黎再逃往外国，然后率领亡命外国的贵族军队与德国军队来剿灭革命。王室是在半夜化装潜逃的，但刚到了发棱就被人发觉而

押送回巴黎，“在这晚上王权就在法国破灭了。从这晚上起人民便自己上了舞台而把政客们推到背后去了。”克鲁泡特金的这样的话是不错的。逃亡以后的路易十六在人民的眼里不再是国王而是国民的仇敌了。说路易十六自掘坟墓，也不为过。

在这种骚乱中国民议会完成了它的制宪的工作而解散了，于是立法议会又于同年十月一日成立。路易十六曾于九月十四日在有产阶级的欢呼声中在国民议会里宣誓忠于宪法，但次日他就背叛了它。这时候反动已经大占上风，像丹东那样的人竟不得不暂时亡命英国，而马拉等也只得隐藏起来。在这年七月十七日大校场的屠杀（这由拉法夷脱将军负责）①之后，要自称为共和党也是危险的事了。

然而民众是不肯就此罢休的。他们要鼓动立法议会行动。立法议会通过了惩罚亡命不归的贵族与拒绝宣誓的教士之法令向君主挑战。这两条议案乃是根据当时时势的需要而来的，而路易十六均毫无理由地否决了。②他满心希望着亡命的贵族军队会勾结外兵攻入法国进占巴黎，使他恢复专制的

---

① 丹东在哥德利叶俱乐部提议由人民签名请求路易十六退位，哥德利叶派与雅各宾派赞成这个意见。他们把请愿书拟好，于七月十七日放在大校场的大祭坛上，让人民自由签名。人民来签名者甚多。后来发生争执。拉法夷脱将军率领的国防军便向徒手群众开枪，死伤多人。国民议会反而致谢国防军维持秩序。旧势力暂时算得了胜利。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德木南都不能公开出现了。

② 人民以前不曾听见“否决”这个字眼，不明白它的意义。他们的领袖给他们解释说：“譬如你在喝汤，国王跑过来把你的碗从手里打落在地上。这就是一个否决。”

权力。

固然君主使用否决权是合于宪法，但这种举动只暴露宪法的缺点而增加人民的愤慨。① 路易十六后来虽委派吉隆特党人② 组织内阁以讨好立法议会，但不久他又罢免了他们，仍处处行使他的否决权，结果遂引起一七九二年六月二十日巴黎民众的示威运动。民众攻进了推勒里王宫，不过并没有得着什么实际的效果。路易十六的聪明竟使群众满意地解散回家。

然而时势又逼迫民众起来行动。在外国强兵压境，国内王室阴谋背叛之下，革命危在旦夕，人民怕回到旧的专制政治下面，农民怕封建权利重行恢复。这其间布龙士威克公爵的宣言发表了。他以毁灭巴黎取消宪法来威吓法国人民。法国民众不得不起来行动了。"向宫廷进攻！"现在巴黎民众只有这一条出路了。得到马赛同胞的援助，巴黎民众便在八月九日到十日的那个深夜开始暴动，向推勒里王宫进发。国王怕被民众伤害，带了皇族逃避到立法议会去，而让瑞士禁卫军来保卫王宫。一场冲突的结果，瑞士人几乎全军覆没于民众的攻击之下。推勒里王宫被民众占领了。而皇族从此就做了人

① 人民憎恨皇后马利·安都瓦勒特，称她为"奥国女人"，又叫她做否决夫人，以为路易十六滥用否决权，是由于皇后在后面鼓动。

② 吉隆特党人：法国革命党人中的温和派，是稳健的共和主义者。南部议员大都隶属于此派，以南部的吉隆特省(Gironde)得名。此派反对九月屠杀，不愿执行路易十六的死刑。后失势，主要的党人皆死在断头台上。罗兰夫人便是该党的一个领袖。有人称吉隆特党人为联合主义者。其实吉隆特党的联合主义不过是拿反动的外省来反对革命的首都而已。他们并非真正的联合主义者。

民的俘虏。法国如今是没有国王了。这结果便是丹东、罗伯斯庇尔这班人也不曾梦想到，而且他们事前也没有准备，无怪乎路易·布朗要问："平日的那班领袖在什么地方，干些什么事情？"

统治法国的大权便落在立法议会的手中。它组织了一个新政府，阁员中除了几个吉隆特党人外，尚有当时巴黎的宠儿丹东做司法总长。丹东因为有革命的民众做他的后盾，便在新政府里占了一个优越的位置，可以支配其他的阁员。

然而这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实际上领导革命运动的并不是什么党派，乃是巴黎公社。公社是民众自己的组织，在民众攻陷巴斯底狱之后在各处渐次组织起来的，而且是依据联合主义的原理组织起来的。八月十日的事便是由巴黎公社发动的。当时由每一区选派委员三人来"救护国家"，组织公社总议事会以进行斗争，这些委员都是无名的人，"极端派"埃伯尔自然在里面。然而马拉、丹东的名字最初却没有。

巴黎公社的权力与立法议会的权力同时发展，在以后的两年中间它总是尽力在防卫民众的利益，一直到被专政缢杀为止。

这时候被监禁在大庙中的国王及其家族依然被外国军队和皇党利用作号召的工具，外国军队一天比一天更逼近巴黎，而皇后仍阴谋背叛民众，勾结外援。推勒里王宫外的民众之血未干，而内忧外患频来，民众的复仇心到了不能抑制的地步，不得不找一个出路。事实上在九月五日到六日之间，皇党真正在盼望八万普鲁士军队就要攻进巴黎城里。

革命是应该防卫的，然而要是内部有皇族和叛徒响应外敌，那么单是赴前线去作战又有什么用呢？革命眼看着就要灭亡了，但民众似乎不能够生存在革命灭亡之后。在这种激动的心境中他们不得不使用一种非常手段。于是九月屠杀便发生了。公社总议事会对于各区的通告说："……我们到前线去杀敌，却不愿意把那班将要杀害我们妻儿的强盗留在后面。"

巴黎民众的九月暴动乃是自发的；而同时宫廷方面已经筹画好了复辟的阴谋。时势的需要强迫各区，各区强迫公社，公社再强迫丹东（他是司法总长）下令搜索全巴黎，没收皇党与教士家中私藏的军火，逮捕通敌有据的人。立法议会虽然还暗中保护皇族（这件事后来是证明了的），但也不得不屈服。这次搜索发生于八月二十九日深夜。结果搜出了两千多支枪，逮捕了三千人。第二天公社又下令逮捕了更多的人。这些人都囚在监狱里，本来也要经过正式的审判，然而情势变了。

巴黎民众响应公社的要求武装起来，在短时期内公社不顾一切困难居然每天送两千志愿兵到前线去。而这时候立法议会却在八月三十日下令要公社总议事会马上解散，重行选举。公社自然实行抗令，因此民众的愤怒日增。

九月一日敌人的阴谋暴露了。说是当布龙士威克公爵在前线和法国军队作战时，普鲁士王便直向巴黎进发，一旦占领了巴黎，则将同情革命的人全部屠杀；如果不能占领巴黎，则纵火焚毁该城。而且在外省已经有人响应这阴谋了。同日内

务总长又发令说，皇党阴谋妨碍粮食自由分布，里昂等处已经受害了。

于是在夜里巴黎公社下令敲击警钟，鸣放警炮，召集正要睡觉的人民当夜齐集在大校场，以便第二日早晨出发。

同时“冲进监狱”的呼声响遍了全巴黎，民众自己聚集在各大监狱附近。九月二日下午阿巴耶监狱的屠杀开始，又继之以加尔门等监狱的屠杀①。自二日到六日为止，被武装民众杀死的人不过一千多个（马东说一千零八十六个），其中以教士等居多数。

在九月屠杀之后立法议会即无形消灭。九月二十日法国人民渴望了许久的一个革命的议会即国民大会终于成

---

① 其实巴黎公社并不鼓励屠杀；相反的，公社在二日的深夜曾发命令叫国防军将领桑德尔派兵去阻止屠杀，但国防军不愿听命（事实上他们还是不去的好），于是公社又设法在阿巴耶、拉福斯两监狱，组织临时法庭，由民众选举法官，尽力救护开脱无辜的囚犯。

九月屠杀是一件不义的行为，而且在杀虐狂中又表现了色情狂，如惨杀郎巴儿王妃的举动便是。然而这屠杀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党派造成的。丹东对于九月屠杀不负重大的责任，他并不是九月屠杀的鼓动者。那时候是在立法议会与巴黎公社的斗争期内，他持着模棱两可的态度来应付两方面，所以米席勒说他狡猾。虽然皇党和温和派攻击他，说九月屠杀是他造成的，一部分的历史家也袭用这种说法，甚至布洛斯也说“丹东是被迫而取此专横的手段”。但我们却知道这并非真实。丹东为人好大喜功。他说过“是我预备了八月十日的事”，同样他又说“九月屠杀是我干的”（见旦纳的《现代法国之由来》第五卷二九三页及第六卷三〇页）。其实他在这两次事件中都处在被动的地位。吕西的日记里说他八月九日夜里在家睡觉，到了半夜别人来找他出去。但不久他又回家睡觉了。关于九月屠杀他后来也承认这屠杀是没有人力可以阻止的。阿拉的《法国大革命之研究和教训》书中把丹东在九月屠杀中的行动说得很详细。

立了。

国民大会内的议员共分三派:(一)吉隆特党,(二)山岳党,(三)平原党或沼泽党。吉隆特党是右派,他们在议会里却最占势力,平原党也附和他们,内阁也是由他们组织成的,左派的丹东在国民大会成立时即辞去了司法总长的职务。吉隆特党是温和的民主主义者,全是些有教养的学者、政客、有产阶级,他们所代表的也正是这新兴的有产阶级的利益。左派是由雅各宾派(如罗伯斯庇尔等)、[1] 哥德利叶派(如丹东、马拉等)构成的,因为在议会中的座位最高,故称为山岳党;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是这个党的三大领袖。他们的目的是破坏王权以及贵族阶级、僧侣阶级的权力,废止封建制度,建立共和政治。至于平原党,他们并没有固定的政见,而且总是倾向保守派的。他们起先附和吉隆特党,后来在危急时期便离开了吉隆特党而帮助罗伯斯庇尔,最后又把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

国民大会成立之后,它的第一件工作当然是处罚背叛国民的君主,制定共和的新宪法来代替一七九一年的宪法,将旧制度的遗迹全部废除。然而这是吉隆特党所不愿做,不敢做的。于是那个已经形成了一大势力的巴黎公社又起来行动,

---

① 雅各宾派是法国革命党人中的左派,他们隶属于雅各宾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地址在雅各宾寺院,故称为雅各宾俱乐部。哥德利叶俱乐部由丹东、马拉、埃伯尔、德木南等于一七九〇年设立,是从雅各宾派分化出来的。其地址在哥德利叶寺院。他们比雅各宾派更为左倾。他们反对妥协,目的不仅在推翻君主政治,还要打倒封建制度。但后来丹东的一派却往右边走了。

终于支配了国民大会。①

路易十六的审判在国民大会成立后的两个月终于开始了。这在吉隆特党是太难堪的，他们极力攻击山岳党以阻止这审判的实现，但均无效。十二月十一日审判开始，吉隆特党主张判君主以徒刑，山岳党主张判死刑。结果山岳党胜利，路易十六便于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断头台上送了命。路易十六死得勇敢，但并非死得无辜，在做了许多背叛人民的事情之后，他的死刑是必然的结局。②

共和国内的社会革新之一大障碍就这样去掉了。据说皇党曾有劫法场的计划，但靠了公社的防备，这计划终于不曾实现。

君主死了，但是革命并不就止于此。革命既以自由、平等、博爱三大原理来号召，那么在实际生活中必将此三大原理实现才行，所以单制定新法律是不够的，至少必须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改善民众（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状况，把他们从贫困的深渊中救拔出来。然而吉隆特党却不愿前进了。③

① 建立共和政治在当时已经为必然的事实。然而国民大会却还没有建立这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决心。"它似乎等着外部的鼓舞。在九月二十一日晚间的会议里这鼓舞就来了！原来它知道当废止王权的法令发布时，民众在街中大呼'共和万岁！'……"（见阿拉的《政治史》）

② 皇后于一七九三年十月十四日受革命法庭审判，十六日上断头台。她也死得很勇敢。她的死曾引起一些人的同情，但她的死刑却是罪有应得。她比国王更为人民所恨。

③ 在路易十六死后巴黎的无产阶级依旧是贫苦日增，生活愈难，巴黎公社在此时期中却能尽心竭力供给民众的食粮，吉隆特党反以此责备公社。

其实这时候吉隆特党的保皇党的色彩愈见明显了。他们曾有心救过路易，没有成功，在路易十六死后他们以为革命就不应该再往前进了，他们那班有钱的中等阶级本来只是立宪主义者，因了时势的逼迫才变成共和党，现在又害怕起共和政治来，为的是怕民众得势，怕财产被没收，怕特权被剥夺。他们的几个领袖曾梦想过像古代的共和国一类的东西，在其中虽无君主，但人民应该服从富人学者所制定的法律。至于大部分的党员，则是倾向皇党的。[①]

山岳党中进步的党员则主张先废止封建制度的遗迹，然原来平均财产，破坏大田产，把土地分给农人，甚至最贫苦的劳动者也有份。这样在中等阶级秩序之政党与民众革命之政党中间一场大斗争自然是免不掉的了。国民大会便是战场，这时候两个野心家——吉隆特党的布里索和山岳党的罗伯斯庇尔[②] 便大显其伎俩了。

当时吉隆特党握政权，而山岳党得民心。所以吉隆特党的计划终于不得实现。他们要解散巴黎公社，还想解散国民大会，另行选举一个新议会，凡国民大会的议员皆无被选举权。

吉隆特党与山岳党间的斗争详细叙述起来是很增人知识的，但在这里我却没有时间来详述了。斗争的结果是我们大

---

① 他们最后在白色恐怖时期中与皇党合作，即是证据。

② 罗伯斯庇尔在山岳党中并不算是左派，如布里索所攻击他的话那样。其实他是属于稳健派的。

家都知道的：吉隆特党失败，重要党员死在断头台上。

凡为人民所憎恨的党派是必然会败亡的。巴黎公社与山岳党得着人民的援助来打倒吉隆特党并不是难事。而且在内忧外患日甚一日，革命存危悬于毫发之际这倒是必要的事了。所以各国君主对法国的宣战与夫枉德省的叛变不过是促使吉隆特党早日灭亡而已。

但同时革命也渐渐被引入了错误的路上。三月九日因了丹东的提议国民大会下令成立一个惩治反革命的法庭，陪审官、检察官、庭长等，皆由国民大会任命。这个法庭后来根据十月二十九日的法令正式名为“革命裁判所”。它起初确实使得反动分子胆寒，而保障了革命的安全。但不久就渐渐变为个人的野心与复仇之工具，而成了罗伯斯庇尔屠杀其仇敌的机关，许多真正革命分子就被它送上断头台去了。

吉隆特党的狄木利叶将军这时候又在前线叛变，使法国陷于更危险的境地，吉隆特党的势力渐弱，而山岳党的势力激增。在这种危急的时局中，因为应付当时的需要，一个“公安委员会”① 便于四月六日产生。

公安委员会由十二个委员组织而成，丹东是其中之一，其余的委员都可以说是属于山岳党的。这个委员会有着极大的权力(差不多是独裁的)。公安委员会之设立本来是国民大会取内阁的职权而代之，但不久国民大会反而被公安委员会支

① 公安委员会组织之目的在集中执行的力量：对内，压制一切国民大会敌人；对外，组织军队抵抗外国的侵略。

配了。在这个时期中丹东是公安委员会的主要人物，一直到七月十日退出为止，都是他一个人在专政。

山岳党的得势便是吉隆特党的失败。而吉隆特党不顾民众利益牵制革命发展之事实又日渐明显，为维持革命计，便必须把他们推翻。所以两党决一死战的时期就到了。新的暴动已经酝酿成熟了。

吉隆特党自然要极力防护自己。在短时期内他们似乎还占胜利，组织了“十二人委员会”，发令逮捕了许多真正的革命分子。埃伯尔也在内。埃伯尔是巴黎公社中的主要人物，而且极为民众所爱。“十二人委员会”同时又提议追究各区交出名册，因为不肯交出名册，委员会便下令逮捕干部主席和秘书。

吉隆特党既然对巴黎公社、对民众宣战，那么民众也就用不着客气了。于是在五月三十一日各区民众便武装起来包围国民大会。这一次的暴动号称为“理性的暴动”，并没有什么冲突流血的事情。结果“十二人委员会”解散了，但吉隆特党的势力还一样存在。于是又有六月二日的暴动。

在六月二日早晨巴黎民众又武装起来，向国民大会进发。山岳党将军昂利阿带兵包围国民大会，要求把二十二个主要吉隆特党人（这数目后来增加到二十七个）全逐出议会。结果民众得到胜利，吉隆特党的势力完全颠覆。罗兰夫人已先被公社总议事会下令逮捕（罗兰不在巴黎，故未被捕），其余的主要人物均被逐出议会，禁锢在本人家中。

这些吉隆特党人并未被逮捕，不过受监视罢了，薪俸仍是

有的。要是他们安份地坐在家里，那么他们的安全决无危害；然而他们却乘机跑到外省去煽惑攻击国民大会的暴动，所以在七月便被国民大会认为叛徒而加以通缉。

吉隆特党人布里索等二十一人于十月三十一日上断头台，罗兰夫人于十一月八日被杀。她的名字果如加莱尔民说是要历数世纪而存在的。她是法国革命中的一个高贵的殉道者，她的丈夫在卢昂得着她的死讯便自杀来殉她。毕佐与白地翁在波尔多被狼吞噬。加对等也在外省被捕斩首。

平心而论，吉隆特党中有不少人才，他们对革命也尽过大力，但因为革命比他们走得更远一点，他们赶不上，所以就灭亡了。从他们执政后所做的事看来，我们对他们的败亡[①] 并无什么遗憾。他们因为想别人的头颅（吉隆特党无时不想杀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等人），结果反被人杀。罗兰夫人临死时曾说："自由，世间有多少罪恶假你的名义而行！"其实她与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一样都是不大了解自由的。他们一个一个都渐次离开了民众，但都上了断头台，因为背叛民众的人是终于会败亡的。

自六月二日以后山岳党的统治开始了。在其间他们也曾干了一些大事情，便是七月十七日的法令，正式将封建权利全部废止。这当然还是靠着民众的力量，所以后来虽经过几次

---

① 吉隆特党之败亡，是咎由自取。六月二日的那一天里昂的消息传到巴黎。原来五月二十九日里昂的饥饿人民起来反抗，吉隆特党援助皇党恢复了秩序，杀了八百多个爱国者。

的反动，这法令的效果依旧得以保存。

山岳党里面有三大领袖，即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其中最为有产阶级和反动分子憎恨的就是所谓“人民之友”的马拉。吉隆特党以为他是吸血的疯人，历史家马德楞用许多不堪的话来形容他。然而事实上马拉是民众之最忠实的友人。他本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和医生，但后来法国的困苦情形驱使着他参加政治运动，终于变成了一个激烈的革命党人。在一七九〇年与一七九一年中间，他看见民众的英勇牺牲还不能颠覆王权，曾感到绝望，说应该牺牲大批贵族的头颅以完成革命。但其实他很仁慈，比当时任何革命者都更爱人民，更忠于人民。从革命开始以来他就生活得非常贫苦，虽患着不治之病，也不改变生活样式。据说他接连有九个月只喝白水吃面包，留着钱来维持他的报纸。而且他有三年多每天不曾休息过一刻钟。他死后身边只有一张二十五法郎的钞票。在思想上除巴黎公社(埃伯尔派)之外马拉是最和民众接近的，他最能明白民众的要求。自然他也曾犯过错误，有一个时期他极力主张专政，相信专政可以有利于革命，不过他自己从没有梦想过专政的权力，而且他从没有掌握过政权。他的力量完全在于民众的热烈的拥护。在当时的革命领袖中深得下层阶级敬爱的，就只有他一个，连埃伯尔也不及他。

如果反革命的势力要找一个牺牲品的话，这样的一个人当然是最适宜的了。于是七月十三日马拉就被一个二十五岁的贵族女子夏洛蒂·哥代刺杀。马德楞把哥代称为“女侠”，其实她不过是一个误入迷途的热心者。她生得极其美丽，性格

很可爱,死得也很勇敢,所以亚当·鲁克斯说"与她同死在断头台上是美丽的事",而且甚至以为她比"布鲁塔斯还伟大"。哥代说:"我杀一个人以救十万人;杀一个匪徒以救无辜的人;杀一头野兽以谋祖国的安宁。"她太自欺了。她不过上了皇党和吉隆特党的当,杀了一个人民之友,一个真正的革命分子,以保障有产阶级的权利而已。布鲁塔斯若在,他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总之,"一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并充满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情的人"(布洛斯语)死了,哀悼的恐怕不只十万人。哥代在七月十七日上断头台时大概也明白她并不曾救了十万人吧。而且和她的本意相反,她的刀倒促成了吉隆特党的败亡。

自山岳党独揽大权以后,它的内部的裂痕也就逐渐显著。我在前面说过山岳党有三大领袖,这三大领袖就代表三派:丹东是右派,马拉是左派,罗伯斯庇尔是中间派。左派自马拉死后就由埃伯尔继起做领导者,他们的势力在国民大会以外,如宿墨特、巴协等都属于这派。他们是无神论者,是财产之敌,总是在谋民众的利益。德木南、费里波、色席尔等是属于丹东派的;而圣芮斯特、古东等则属罗伯斯庇尔派,其实右、中两派本来相差无几。两派都是保护财产者,对于社会问题都是很守旧,都是拥护基督教者(实际上丹东本是无神论者,但有个时期他也跟着罗伯斯庇尔去拥护宗教,与埃伯尔派为难)。所不同的是丹东行为很浪漫,重视生活的享乐,对革命渐渐倦怠起来,不赞成恐怖制度,他这一派变成了一个温和的党。而罗伯斯庇尔讲道德、说仁义,严厉刻苦,以正人君子自命,深信恐

怖制度，杀人不眨眼。总之丹东与罗伯斯庇尔间的斗争是两个野心家争夺政权的斗争，不过我们得承认他们争夺政权的目的无他，不过是实现自己的主张以促进革命的完成。

罗伯斯庇尔打倒丹东的第一步就是把他逐出公安委员会。于是在七月十日根据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国民大会便改组公安委员会，将委员名额减至九人。丹东不在新委员之列，罗伯斯庇尔却登台了。所以自七月十日起在公安委员会里便是罗伯斯庇尔一个人专政。

罗伯斯庇尔不比丹东，他是不怕杀人的，他想得到做得出。现在他是大权在握了，所以他便用权力来摧毁他的一切政敌。

埃伯尔派是他的一个大敌，他当然要打倒他们。但是他知道这派的力量在巴黎公社，而巴黎公社的力量在各区。所以他不得不先在这方面着手。至于他怎样去限制各区权力，解说起来需要多的篇幅，总之，我们知道罗伯斯庇尔在这方面成了功，他用法律的力量把各区革命委员会变成国家的机关，使之与公社分离。最后借着除去弊害的口实，国民大会又使这些革命委员变为国家给薪俸的官吏，使之隶属于保安委员会，该委员会有任命革命委员之权。这样一来，巴黎的各区及外省民众协会都被国家吞噬了。公社的主要力量从此消失，无法与政府对抗了。

于是公社的代表埃伯尔及其同志五人便在一七九四年三月十三日被捕了，公社的检事宿墨特又于十八日被捕。革命裁判所把他们审判了三天，但罪名都是捏造的，在三月二十四

日埃伯尔派被送上了断头台。

在皇党和富翁的眼中埃伯尔派的处死是多么快意的事。他们都要来看这 *Père Duchesne*① 的主笔怎样去上断头台。那广场竟变成了戏院。“然而人民这天都不出外;贫民非常阴郁而伤心,留在自己的小屋里,他们知道被杀的是他们的朋友。”当他们缺乏食粮、缺乏日用品的时候,别人都不管他们,只有这班人才尽力帮助他们。现在这班人上断头台,而他们却无法援救了(宿墨特死于四月十三日。他是和德木南的妻子吕西与埃伯尔的女人同上断头台的)

历史的事实常是如此,民众把专政权交给别人要他们来压制民众的仇敌,但结果他们后来总是用这权力来压制民众自身。所以民众看着埃伯尔派被害之后又来看丹东派的死刑了。

于是三月三十一日的早晨,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巴黎:丹东、德木南、费里波、拉克瓦等人一起被捕了。国民大会根据圣芮斯特的报告就发了拘捕丹东派的命令。

丹东派在革命裁判所受审,罪名是:阴谋复辟危害共和国,和以腐败行为破坏共和国。丹东想逞他的辩才激起民众暴动,法官却剥夺了他们的发言权,一下就通过了死刑判决。四月五日丹东派的重要分子全在断头台上消失了。

丹东死得很勇敢,自然也死得无辜。他是法国革命中的一个伟大的殉道者。他的最后的话是:把我的头拿给人民看,

---

① *Père Duchesne*:埃伯尔主编的报纸。

它值得这样做。"他这人在各方面都是可爱的，但不免好大喜功，而且过于自信。他对于革命尽过了不少的力，然而后来他因为追不上革命，便有点厌倦了。他以前是敢作敢为，但这时却变成了一个犹豫不决的人，而且甚至几乎被皇党利用而不知。他想弄倒罗伯斯庇尔，却被罗伯斯庇尔先发制人，把他和他的同志送上了断头台。①

革命裁判所对于丹东派的控诉当然全是诬告，然而丹东这个偶像是必须打倒的，否则罗伯斯庇尔以及他的恐怖制度就无法维持了。所以罗伯斯庇尔不惜用任何手段来打倒丹东，但他不知道杀了丹东，无异乎向人民表示革命完结了。因为在全法国，人只知道丹东是一个永远站在民众运动前面的革命家(事实上当然不是如此)。

实际上革命在巴黎公社的实权消灭之日就被专政缢杀了。不过罗伯斯庇尔还在夸耀他的成功。

罗伯斯庇尔并不是像一部分历史家所描写的那样坏。他确实是一个正人君子。他的坏处也就在这一点。他在民众啼饥号寒之际专门讲道德、杀敌人，最可笑的是他后来叫国民大会议决神的存在与灵魂不死。

"我们饿得要死，你们却拿杀戮来喂我们。"这是巴黎民众对那班讲道德的正人君子说的话。罗伯斯庇尔败亡之预兆已

① 德木南被罗伯斯庇尔利用打倒了埃伯尔派，他的报纸《老哥德利叶》的发刊，是得着罗伯斯庇尔的赞助的。《老哥德利叶》最初的攻击目标在埃伯尔派，但埃伯尔派一倒，罗伯斯庇尔就动手来打倒丹东派了。

见于此。

在罗伯斯庇尔,道德与杀戮有了奇怪的结合。断头机每天动作,罗伯斯庇尔非常满意。总之在罗伯斯庇尔专政不过几个月的恐怖时间之内,在巴黎共杀死二千七百五十人,其中有二千一百人都是穷人。这样下去讲道德的人的统治当然不会长久了。

罗伯斯庇尔的被颠覆乃是必然的事实,因为他是恐怖制度、雅各宾统治之代表;而这制度如果再继续下去,必然会使法国灭亡。所以罗伯斯庇尔想用恐怖制度来维持革命,但结果却完全毁灭了革命,让反动势力复兴起来。在经过了这许久的骚乱与流血之后,一般人渴望法律与秩序了。于是各右派势力联合起来打倒罗伯斯庇尔的"热月反动"便在七月二十七日(即共和历热月九日)发生。

这一天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大会里大遭反对派的攻击,使他不能够发言。国民大会下令把他和他的同志逮捕,国防军总司令罗伯斯庇尔派的昂利阿也被逮捕了。

然而罗伯斯庇尔似乎还不是那么容易被推倒的,他还有巴黎公社(当然不是从前的巴黎公社)给他帮忙。靠了公社的力量,他们几个都被释放出来,齐集在市政厅商议对付国民大会的办法。

巴黎公社开始准备暴动,但各区再也无心来帮助那班杀害埃伯尔、宿墨特,毁灭了区的自治权的人。而且巴黎民众以为革命已经快完了,公社总议事会所要求他们援救的人并不是人民的朋友。

昂利阿派炮队来包围国民大会，驻扎在格列弗广场，但国民大会并不屈服，宣布叛乱者为叛逆，这消息一传到广场，炮兵便渐次逃去。国民大会又宣布罗伯斯庇尔等为背叛国法。而罗伯斯庇尔等所在的市政厅也被国民大会的军队攻入了。罗伯斯庇尔中了一颗子弹，打碎了他的牙床，他的兄弟从三层楼上的窗里跳下自杀，折断了一条腿。总之罗伯斯庇尔派诸人都被捕了(勒巴自杀，科芬哈尔逃走)。

第二天早晨，罗伯斯庇尔弟兄、圣芮斯特、古东、昂利阿等二十一人同上断头台。押赴刑场时他们一路上饱受反动分子的凌辱。反动完全胜利。革命已经完结了。

我在这里因为篇幅的关系也不再叙述下去了，至于有产阶级在白色恐怖下的狂欢(在二十八至三十的三日内他们共杀了一百零三个山岳党人，而且从七月二十七日到次年五月二十日之间共有七十三个山岳党议员被判死刑或徒刑，而七十三个吉隆特党人重进了国民大会)以及两次反对新制度之失败的叛乱计划，即一七九五年五月的运动与一七九六年巴布夫的阴谋，我们可以在许多法国革命史的大著中去搜集资料。总之我们知道从此反动势力一帆风顺，经过了几年战争与骚乱之后，野心家拿破仑终于被时势造成英雄，在一八〇四年做了皇帝。

统观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民众把有产阶级抬上了权力地位，而他们自己却匍匐在新阶级的权力之下。但法国大革命并非完全失败，至少封建制度和王权是被它打破了。它之能

够完成这件大工作，全靠人民的力量，而一旦人民的活动受到压制时，革命就衰灭了。当时法国人民不知道这个，又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们不免上了一个大当。但这个当决不是上得徒然的。而且法国大革命的已有的成就已足以使我们的文化改变面目了。

路易十六被害的那天晚上有一个马赛人受了刺激地写道："凡是君主都死了！"不错，自那天以来所有的君主头顶上的圆光都消失了。全世界的人民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没有那个戴王冠的怪物，人民也能够生存。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都是在它的余荫之下生活，要是没有它，恐怕我们至今还会垂着辫子跪在畜生的面前挨了板子还要称谢呢！

所以在法国大革命后一百多年，到了巴斯底广场上我不由得让感激之泪狂流。

夜未央

〔波〕廖·抗夫 著

《夜未央》，一九三〇年四月上海启智书局初版（初版时书名作《前夜》），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据校改稿重排新版并改现书名；一九三七年七月三版，一九四一年二月四版，一九四七年四月五版。

小　引

大约在十年前吧，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读到了一本小书。那时候他刚刚有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有一个孩子的幻梦，以为万人享乐的新社会就会与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就会立刻消灭。他怀着这样的心情来读那一本小书，他的感动真是不能用言语形容出来的。那本书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使他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的大悲剧。在那本书里面这个十五岁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梦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他把那本书当作宝贝似地介绍给他的朋友们。他们甚至把它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因为那是剧本，他们还排演了几次。

这个小孩子便是我，那本书便是中译本《夜未央》。

十年又匆匆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十年前的事还和在昨天发生的差不多。这十年中我的思想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但是我的小孩的幻梦却消失了。这一本小小的书还保留着我的一段美妙的梦景，不，它还保留着与我同时代的青年的梦景。我将永远珍爱它。所以我很高兴地把它介绍给我同时代的姊妹兄弟们。

巴　金　一九三〇年二月

夜 未 央

人 物

男：

华西里　二十二岁

昂东·特拉焦夫　三十五岁

党大乐　四十岁

葛勒高　二十八岁

伊凡·帕夫洛维奇(财政厅官吏)　五十岁

大学生　十九岁

医生　三十五岁

银行家　二十五岁

沙夏(中学生)　十六岁

桑永(看门人)

警察署员

宪兵队长

宪兵数人

女：

安娜·利堪斯加亚　二十岁

苏菲·伊范诺芙娜(昂东之妻)　二十九岁

阿利娜　五十岁
马霞　十八岁
巴白拉(伊凡之妻)　四十七岁
马利亚(巴白拉之友)　三十二岁
戴尼亚(马利亚之妹)　二十岁
娜达丽(宪兵队大队长之妻)　四十五岁
加狄亚(巴白拉家的女仆)
青年女子

地　点

俄国某大城市

时　间

一九〇五年

第　一　幕

〔两间大小不等的屋子:右边的一间较大,屋内陈设寻常。右壁有一扇窗户,盖着厚的窗帘,窗台上放着一盆花。靠里有两扇门。右边的门通入内室,左边的门通入前堂。屋子正中悬着一盏灯;灯下略远一点,但仍在中央的光景,放着一张桌子,上面并无桌布,周围放了几把椅子。右壁靠前放着一张沙发,盖着布套子。右边角里有一只大箱子,上面放着一个小的神像;左角挂着一条厚毡。左壁(即将舞台分为两间屋子者)上挂着两张沙皇的肖像,另外还有一道门通入黑房。门上挂着门帘,黑房里燃着一盏小灯,暗得很。黑房很窄,只有近门处的几只木箱还隐约可见。

〔这是下午。起幕时，黑房里发出有规律、有节奏的声音。

〔马霞与苏菲坐在桌旁。

〔马霞是一个十八岁左右的青年女子，一头金丝发，穿着女仆的装束，相貌聪明，举止活泼而快活。

〔苏菲年近二十九岁。头发是剪了的。她在摺新印好的报纸，摺好便放进地上一个皮包里，这皮包正放在她们两人中间。马霞停止工作，专心看书。

苏菲：〔继续在摺报〕马霞，快动手，快动手，还在读书？这不是读书的时候。我们快点摺吧。安娜随时都会来的，我们应该都摺好才行。以后随你钻进你的书里去，没有人来管你。

马霞：〔继续在看书〕只等一分钟。〔一刻后她放下书。又再来摺报〕你有理。

〔略停。黑房里的声音增高。

苏菲：〔停止摺报，听了一回，然后起身。走到黑房门口〕小心！机器响声太大。

〔机器的响声渐渐减低，以后完全停止了。昂东从黑房里走出来。他有三十五岁，面有皱纹，形容枯瘦，不时咳嗽，身穿一件衬衣。进来看见白日的光明，连忙用手遮住眼睛。他把新印好的报放在桌上，兴奋地在屋里踱来踱去。

昂东：倒霉，这地狱里的机器。我真给它麻烦死了。龌龊得太厉害，须得彻底地涂一次油才行。再印一回就完了，我就高兴了！……

苏菲：〔关心〕你今天又太兴奋了。

昂东：为什么这个坏东西今天响得这样厉害？

苏菲：这可怜的老东西，应该换一个新的了。好在下面店里没有人。无论如何外面人听不见。

昂东：这倒没有关系。我告诉你们，今天总会出什么事，我觉得，我觉得！

马霞：你不过自己有点不舒服罢了。然而又何苦来骇坏我们！

昂东：〔苦恼〕华西里还不曾给党大乐把假护照带来。那看门的狗又会放警察署员进来的。……〔指内室门〕他还在睡吗？

马霞：当然。否则我们早已看见他了。〔她向内室里面看〕是，他还在睡，可怜的人！

苏菲：他差不多整整睡了二十四个小时了。

昂东：你想怎么？在彼得保罗垒里面囚人很少有睡觉的机会，这七个月真苦够了！

马霞：他说，最后十夜里面他连眼也不曾闭过。要锉断窗格子，只有在夜间才能够动手。……

昂东：圣彼得堡的同志们办事太冒失了！

马霞：……自然白天他不能够睡觉，他就一直跑到这里来。

昂东：〔烦躁〕然而没有护照便跑来，总是愚蠢的举动……而且在许多房屋中间偏偏挑了这一处，把他送到这里来，在我们这里！

苏菲：他们知道华西里离开了我们，我们需要人帮忙。党大

乐又需要一个藏身的地方，自然他再也找不到比此地更好的地方了。

昂东：要是那个看门的笨东西昨天不曾看见他，那么我们现在倒也不急需护照。

马霞：如果华西里被捕了，那就糟极了。

苏菲：已经有了一个礼拜，他不曾来，不是吗？

昂东：他给我们一共弄到了二十多张护照，都丢失了！不然它们在今天倒有加倍的用处。怎么办呢？

〔他又走进黑房去。机器又响起来，不过声音较前略低，但时时加大起来。

马霞：今天他又受了刺激吗？

苏菲：没有什么稀奇！……成天生活在火山上面。……

马霞：这是传染病。我觉得我自己也烦躁起来了。

苏菲：昂东不能再在这里支持下去了，他疲倦了。他应该离开这个洞出去休息一些时候。

马霞：你相信他肯吗？

苏菲：我们女人是更有耐性的，是不是？

〔略停。忽然门铃声大作，苏菲慌忙收拾了桌上的报纸，一起丢在皮包里，然后关好皮包，放在墙角的箱子上面。同时马霞拍着黑房的门。然后她拿了一条围巾披在头上，跑到前堂去。机器响声立刻停止。昂东跑出来把黑房门边墙上挂着的上衣取下来穿起。马霞手里拿了一卷报和一封信走回来。

马霞：〔取开围巾〕来的是邮差。〔轻视地把报纸丢到墙角〕官报。

昂东：〔烦躁〕真难得有一刻安静的时候。

〔昂东又脱下上衣挂回原处，正预备走进黑房。马霞拆开信抽出一张像片，递给苏菲。

苏菲：〔微笑地看像片〕我的赛略加！

马霞：你们的小男孩！我以前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连他的像片也没有一张。

昂东：〔阴郁〕他的祖母非常迷信，她说不应该给小孩照像。

苏菲：你看她已经大大地让步了，所以有这个料不到的东西寄来。

马霞：那个忠厚的女人！

苏菲：里面没有信吗？

马霞：没有，或者明天会有信来的。

苏菲：这孩子真可爱！〔叹气〕昂东，我们几时才能够再看见他？你太疲劳了，应该休息一下。换换空气对你也有好处。〔恳求〕你去看看他几天，好不好？

昂东：啊！你们女人才会有这种想法。……迟一会我们会在监狱里去休息的。

马霞：你这个坏人！

〔苏菲吻着像片，然后递给昂东，昂东看了一下就放进衣袋里。

苏菲：你看他将来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党！等到他十岁的时候，我们带他到这里来，昂东，是不是？他会帮助我们，而且……

昂东：等到他十岁的时候，还要等七个长的年头。你知道七

年这是什么意思?

苏菲:〔摇头〕七年!

昂东:七年! 只要六年我们就会做西伯利亚的居民了。

马霞:昂东,你不要说不好吗? 也许恰恰和你所说的相反,七年后便再也用不着像偷儿一样躲在这样的洞里了。〔指着黑房的门〕也许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俄国印行自由思想的书报,发行到全世界去。

昂东:马霞,在一般乐观的女孩子里面你真算是最会做好梦的了。……呀! 我病了! ……七年后,七年后!

〔昂东回到黑房里。马霞与苏菲打开皮包,摺报如前。

苏菲:〔自言自语〕安娜还不来! 〔略停〕华西里也不送护照来。我也真正焦急起来了。一定他手边没有护照。

马霞:他会带一张来的。华西里一定会弄到一张护照的。〔略停〕可是,你知道吗? 近些时候来我对华西里有点不理解了。

苏菲:我也是如此。

马霞:我们的钢铁铸成的华西里忽然变成了犹豫不决的人。……从前他多么热心,后来忽然什么都没有了。最近一期的报纸还是勉强按期排好的。幸好这里又添了一个新人……他有了什么事情会突然变得这么快?

苏菲:不,并不是突然的。我已经留心观察他一个月了。他告诉我,他今天到这里来是最后的一次,以后他要去做别的事。他说,这种生活已经过得够了……

马霞:到底有什么事?

苏菲：我疑心是那件事，然而又不能确定。

马霞：〔固执地问〕什么事？什么事？告诉我。

苏菲：在我看来，是心病。

马霞：这真可笑了！

〔昂东从黑房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叠新印好的报纸，放在桌子上。

昂东：到底完了！

马霞：已经？完了？

昂东：我们应该立刻把版面拆掉。马霞，你给我帮忙。苏菲，你一个人摺完报纸吧，好在所剩的不多了。〔立刻改变声调〕你们女人家总不小心。你们确定窗帘外面，对面的街上没有人在侦探我们吗？

马霞：〔讥笑声〕我们在屋里既然看不出窗帘外面街上是不是有人，那么在街上那些好奇的人，又怎样能够隔着窗子看清楚我们在这里做些什么事呢？昂东，不要把我们骇坏了。

昂东：我们从不会十分小心的。〔向马霞说〕来，我们快动手。

马霞：〔向苏菲说〕那么，你留心一点吧！〔她与昂东回进黑房〕

昂东：〔在黑房里嘘气，然后说〕华西里还不曾来，这位先生再迟一点来，真要我们的命了。

〔苏菲摺完了报纸，一齐放进皮包内，又把皮包放在墙角箱子上面。门铃声短短地响了三下。

苏菲：到底来了！

〔她走到前堂去，在那里和一个人谈话。然后她带了华西里进来，华西里是一个二十二岁光景的青年，相貌漂亮，面色苍白，略形憔悴。一头颇长的黑发。他常常把双手交叉在背后。他把一个纸包放在桌子上，这纸包很重，是用麻线捆好的。里面装的像是小长方块的东西。

华西里：〔搓自己的手指头〕好重！

苏菲：〔推开黑房门〕昂东，华西里来了，护照在这里。

昂东：〔在黑房里说话〕华西里，是你吗？我……再过一分钟就来陪……你。

马霞：〔也在黑房里说话〕华西里，你好吗？

华西里：你们在里面做什么？

马霞：我们在拆版面，还铅字。

华西里：那么，已经完了？

苏菲：〔关上黑房门，望着桌上的纸包〕你带来的什么东西？铅字？

华西里：是。重得很，但我在街上又不得不提着绳子，好像这纸包是很轻的样子，免得别人起疑心。

苏菲：告诉我，你出了这个洞，走到街上，你有什么感觉？

华西里：啊！我觉得气闷，到处都是一样。〔看着窗外〕我实在太不小心。方才进来这前，我简直没有想到在下面看看窗户，看是否可以上来。

苏菲：谢谢天。花盆在原位不曾动过。啊！事情还不致于坏到这个地步。我想现在他们会让我们过几天清静的日子。

华西里：这有什么关系！外面风声很坏，很不好。步步都有侦探……

苏菲：真的？

华西里：怎么不真？空气龌龊，情况不好……

苏菲：我求你在昂东面前不要说什么，他今天非常烦躁。……你要换换空气吗？是不是要到外国去？

华西里：不，不，我留在俄国。不过我今天应该跟你们告别了，以后的事情怎样，谁也不会知道。然而离开你们，这又使我痛苦。我们在一起已经有四个月了。我心里难过的时候，总是你们来安慰我。我们习惯……

苏菲：〔笑谑〕那么又是什么焦心的事情来纠缠了你？一定是心里不畅快吧？

〔昂东入。

华西里：〔指着桌上的纸包〕看！这是给你带来的糖果。

昂东：好。全了吗？

华西里：只缺大写的 I 字了。

昂东：这太难了……太难了！

华西里：我今天会给你带来的。不过绳子把我的骨头勒痛了。

昂东：〔唤〕马霞，新字来了。

华西里：这是护照。〔把它递给昂东〕

昂东：谢天谢地！〔读护照〕这是基辅省的卡尔·散托夫的护照……呀！我的心上好像去了一块石头一般，看门的流氓已经把我弄得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他今天已经来过一

次了，……这强盗。〔调笑刚进房来的马霞说〕嘘！这是马霞的情人。〔众人笑〕

马霞：〔加入谈话〕这倒是我的好运气。

昂东：〔指着内室门〕这个可怜的人整天地睡觉。然而我应该唤醒他，使他至少知道他的姓名籍贯才是。

〔华西里走入内室。

马霞：〔拿起新铅字的纸包〕到底弄全了。我们以后再也不必用O字来代替E字了。我去把它们和旧的放在一起。〔低唱〕新铅字！新铅字！〔她带笑地走进黑房〕

华西里：〔颓丧，在屋内踱来踱去，苏菲望着他；他仿效马霞的声音唱〕铅字！铅字！有什么用处！白纸上写黑字！……〔高声〕甘油炸药，苏菲，甘油炸药。〔过后又镇静了〕安娜已经来过了吗？

苏菲：〔极力止住她的微笑〕不，不，还不曾来，然而我相信她不久会来的。

华西里：你为什么笑？

苏菲：啊，不为什么。〔她又继续说下去〕你等她是不是？〔她一面偷看烦恼地大步走着的华西里〕华西里，今天有什么不对的事情？我不爱看你这个样子。

华西里：〔忧郁〕你知道所谓被情欲压倒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苏菲：有一天你曾向我说过……我如今记忆起来了，……你从前在巴黎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被情欲压倒的事实，使得你坐卧不安。后来事业不可抗拒地召唤你，你就不顾

警察的追踪，不顾我们的劝告跑去了，从此你的情欲就治好了。

华西里：可是今天完全不同了。更深得多，强得多。

苏菲：啊！我明白你了。你是一个说大话的人。

华西里：不要笑我……我实在不好意思向任何人承认这样的事。在我们，这一切都是欺骗。然而如今大家的心都在热烈地为事业打算……我一个人的心……却充满了不忠实的念头。而且这些念头把我今天以前所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从我的心里驱逐得干干净净，单给它们自己建造了一座庙堂。

苏菲：你知道我们一个前辈曾经说过："一个完美的革命党人应该像一株枯树那样地没有感觉。"

华西里：这真是名言，然而这名言对我又有什么帮助呢？不幸我不是一株毫无感觉的枯树。不错，我从前曾经夸口说，要做到这样。就在中学的时候我的同学们用粉红色信纸写情书，交换像片。……我看不起这类荒谬的举动，……自以为与众不同。……可是突然，突然……

苏菲：〔高兴〕那么，你患了相思病了，……真的吗？

华西里：我本愿意把这爱情连根拔去，然而如今根深蒂固。……要是拔去情根，……我的整个生命也就完结了。

苏菲：〔安慰他〕为什么要拔去情根呢？

华西里：苏菲，你知道对于一个立誓献身事业的人要叫他整天生活在永久的痛苦中，计算着和一个女子分离开的一时、一分、一秒，不能忍耐地、苦恼地等待着和那个人重见

……唉！这是多么难堪的事！这个念头一刻也不曾离开过我。……

苏菲：〔温和〕你真成了一个大孩子了。

华西里：〔绝望〕可是苏菲，你还不知道这个念头会是多么可怕，多么难测，多么厉害！也许还是致命的。……不仅当"她"不在面前是这样。便是在"她"面前，和"她"接近的时候，也有一种东西使我恋着"她"，……这是一种对"她"的情欲，但同时……又有一种东西阻止我向"她"说明。

苏菲：什么样的想象！

华西里：也许这是一种精神病，然而有什么办法呢？

苏菲：华西里，你的话和小孩子说的一样。总之……一个女人总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即使这就是……〔她欲语又止，他们两人的眼光遇着了。她低声说〕即使这就是安娜，也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这是比方说的话。

华西里：〔颇难为情，过了一刻才不能忍耐地说〕你好像从不认识她。……你难道从没有听见过她的声音吗？啊！她那充满默默的疑问的一对惊疑的眼睛，似乎带着疑虑的忧愁问道："你敢拿利己的打算，无益的个人感情和愚蠢的举动来玷污我们神圣的事业吗？"啊！她这种责备，我实在受不下去了。〔隐忍〕你如今明白了吗？〔略停〕也许她是不错的。如果我们大家都顺从我们的一切秘密思想，那么事业就会大受其害了。〔不能忍耐〕然而总是那事业……事业……事业……

苏菲：〔微笑〕那么你和事业吃醋了？

华西里：〔绝望〕不错，不错。……我妒嫉思想，妒嫉时间，我妒嫉我不能够和“她”分担的一切。……〔较宁静一点〕我们里面每个人都甘愿为事业牺牲生命；然而苏菲，你知道我不肯让我的血一滴一滴零碎地流。我不肯等到这个在吞噬着的我情火把我消耗得干干净净的时候……因此……

苏菲：因此？……

华西里：甘——油——炸——药。

〔门铃大响。昂东从内室跑出，急忙穿上上衣。苏菲拍着黑房的门。马霞出，披上围巾，跑入前堂。她带了看门人桑永和警察署员进来。

马霞：太太，警察署员来了。

〔桑永卑顺地跟着警察署员。

署员：〔立在门口，严厉地说〕你好，先生，我想你是知道警察署的规则：谁都没有权利收留没有护照的客人。

昂东：〔装出过分的客气〕啊！你原来是为护照来的。我有一个亲戚从基辅省来，他现在在睡觉。他的护照刚刚寄到。我马上去把护照拿来给你看。〔他走入内室。警察署员留心看了屋里的一切。过了一会儿，昂东便在内室门口出现了。他招呼警察署员道〕先生，请到这里来。〔警察署员走过去，和昂东同进了内室〕

华西里：〔故意轻轻地向苏菲说〕安娜还没有来过吗？

苏菲：还没有，〔她走到窗前，端起花盆，放在桌子上〕马霞，你又忘记浇花了。你什么事都会忘记的。

马霞：太太恕我……我马上就来浇花。〔苏菲不安地走进内

室。马霞靠着黑房门站着责备桑永道〕好,又是你去报告警察署员的。

桑永: 那自然,这是我的责任。然而你可不要生气。我究竟是一个好人,你是很知道的。

马霞: 啊! 不错! 我晓得!

桑永: 〔高兴〕啊,马霞,马霞,亲爱的马霞,不要讥诮我吧。〔他看着墙上的沙皇肖像〕谁是尼古拉皇上呢?

马霞: 两张都不是,这是两位亚历山大。

桑永: 怎样的?

马霞: 〔指着肖像〕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

桑永: 亚历山大一世呢? 如果没有一世,怎么会有那二世和三世? 没有他,那二世和三世是生不出来的。

马霞: 〔忍住笑〕你说得不错。

桑永: 〔自鸣得意〕那自然。譬如说穿衣服,有上衣,有背心,却没有裤子,还成什么体统呢?

马霞: 你的话总是很有价值……这真正不错,我们真该买一张亚历山大一世的御照才行。我要对太太说。

桑永: 我给自己打的主意。还要更好咧……我去了,我在下面等警察署员吧。

马霞: 〔和他开玩笑〕要是我不放你去呢?

桑永: 哈! 哈! 〔向华西里傲慢地说〕我的敬礼。……你是新来的。……你住得很远吗?

华西里: 〔简捷地〕是,远。

桑永: 好,我去了! 再会吧!

〔他偕马霞出。内室里的讲话声渐渐大了起来，昂东与警察署员走出内室门。昂东塞了一张钞票在警察署员的手中。

署员：〔谄谀地〕这不过是奉了厅长的命令。〔客气地鞠躬，预备告辞出去〕请你原谅我，这不过是奉了厅长……〔他和昂东同入前堂〕

昂东：〔回来后〕谢天谢地，护照到手了。……如果没有护照，我至少也得给他十个卢布。现在三个卢布就把他打发走了。〔仿效警察署员的声音〕这不过是奉了厅长……

华西里：〔把花盆移回窗台上原处〕现在他既然来过没有看出什么……那么印刷机暂时可以放心无事了。

昂东：也许是这样，可是我今天很不舒服，……真是坐卧不安……

〔苏菲从内室里把党大乐扶了出来。党大乐身材短小，异常衰弱，身弯背曲，腹部陷入，相貌似犹太人。颜色憔悴，须发丛生，举止艰难，声音低小。他穿着拖鞋，敞开上衣领子。他坐在椅子上，在别人谈话之际时时抬起头来。

苏菲：〔向华西里说〕这就是大卫·加恩，靠了你的帮助，他现在便成了基辅省的卡尔·散托夫。其实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党大乐。〔又指着华西里向党大乐介绍道〕这是你的前任。

〔马霞从前堂里回来。

昂东：〔指着华西里半玩笑半责备地说〕他在这里和我们一道工作了整整四个月，做得很好，不晓得为了什么，最近一期报纸的油墨还不曾干，他就收拾起工具预备走路了，一

点也不留恋也不悔恨地这样子离开我们。

华西里：党大乐会比我做得更好。

党大乐：〔勉强微笑〕要做起来才算数。〔华西里向他伸出手，他便握着华西里的手〕多谢你替我弄来护照。苏菲告诉我了。

华西里：没有护照跑到这里来的确不行。

党大乐：不错，可是事情太急迫了。……朋友们把我救出来的时候，我几乎连在车里换衣服的时间也没有。我又应该把一些地址装进脑子里去。护照不会成问题，而且我们知道弄一张护照也并不是难事。……你们有的不少。……然而我却得到了一样比护照更好的东西。〔从衣袋里取出一支手枪〕这东西对付警察的爪牙比一切护照都好。〔因恐怖而战抖〕回到那里去，决不，……决不。……〔众人带着赞美和怜悯的眼光望着他。他继续提高声音说话，好像从梦中初醒过来一般〕你们想想看，我晓得隔壁监房里有一个同志和我墙壁靠墙壁地躺着，我听见他的疯狂一天天地加重，我不能不问自己：我的轮值什么时候会来呢？〔众人凝神听他讲话。他又说下去〕再不然，我刚刚睡熟的时候，在那里人们很难睡熟的，这个时候一个军官忽然跑进我的监房来，把我提到预审堂上去，经过一带潮湿的长廊，走到了预审堂上。审判官告诉我，我的同志里面某某人已经完全招出来了，因此他只得着很轻的刑罚，而我却不肯招出什么，只管把案子拖延下去，究竟会有什么好处？因为据审判官说我的同党已经完全招出来了。

〔他的声音更高，更激昂〕那么我只有闭口不说，暗暗怀疑那个同志罢了。（苦痛地）然后某一天我又看见那个被我疑为卖友的同伴……我从监房的窗户里看见那个同志走出铁格子门，用坚定镇静的脚步向绞刑架走去。一阵悔恨刺痛我的心：我竟敢怀疑他。他会永远宽恕我吗？我多么希望他把最后的眼光向我的铁格子窗射过来！我望着他。绞刑架上的预备完成了……。忽然他的飘忽不定的眼光停了下来，慢慢儿抬起来。我的血顿时停止了，我们的眼光遇在一块儿了。〔他闭着眼〕这眼睛，……这眼光，这已经够给全欧洲提出了一个严厉的问题："还要多少时候呢？"〔略停了一会儿，又以一种窒息的声音慢慢儿说〕刽子手把绞绳的活结套在他的脖子上，突然这位英雄大声高叫〔忘情，用力说〕"社会革命万岁！"

〔众人都吃了一惊，转身望着窗户和门。

苏菲：〔连忙说〕没有人听见的。……不要怕。

马霞：那个人是谁？

党大乐：〔温和地〕麦利次基。

众人：〔尊敬地〕麦利次基。

〔略停。门铃三响。

苏菲：〔起身〕安娜！

〔苏菲走入前堂，伴着安娜进来。安娜是一个可爱的二十岁光景的少女；一头光润的、浓密的头发，分垂额际，被一根纽带束着，低垂到后颈。内衣的白领反摺下来盖在黑色长衫上面。她披着一件宽大的大衣，前面敞开而且大意地从肩上垂下来。她时时

发出差不多孩子似的、快乐的、清脆的笑声。当她庄重地谈话的时候,她的态度又变成非常激烈,容易使人信服。她很年轻,又很动人。她默默地和众人握过手,恭敬地向坐在沙发上的党大乐说话。

安娜：党大乐,原来是你。昨天我来的时候,你正在睡觉。啊！现在人快齐全了。这个洞里真是一个极好的聚会所,……一个大宴会。

〔党大乐向她微笑;她和他握过手,便在面前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了,显然是非常疲倦。众人笑。

马霞：〔摇头〕快活,快活,其实……

苏菲：〔向安娜说〕为什么你这样疲倦？你有什么困难的事,愿意告诉我们吗？

安娜：朋友们,听我叙述我方才遇见的事。我刚刚从家里出来,就明白有人跟着我……一个矮小的侦探紧跟着我走。倒霉,我怎样可以避开呢！……回到家里自然不成问题。到此地来更不行！……吓！……我跳进一部马车,十分钟以后我就在“五十六号”门口了,你们该知道那里有两道门……我看见那个人也从一部马车走下来。……我尽力飞跑到里面去,走另一道门出来;……恰好门前有一部马车经过;……我便跳上去,又到一所有两道门的房屋,然后……那个蠢东西就没有办法了。〔笑〕

苏菲：至少,你有把握你避开了他吗？

安娜：当然,毫无疑惑的余地,否则我不会到这里来说给你们听了。

苏菲：〔温柔地指着安娜，向党大乐说〕这是给我们传信的好鸽子，我们所需要的外面的一切，……如报纸、信件、消息之类，都是她给我们带来的。至于邮差，不过给我们送来些家信〔微笑〕和官报罢了。〔众人皆笑。苏菲又指着墙上沙皇的肖像〕这种笑剧我们也是不能不演的。……〔向安娜〕小安娜，今天你给我们带了什么来？

安娜：〔向昂东说〕昂东这里来，这是圣彼得堡来的两封信，还有几篇给《光明报》的文章。……两篇宣言：一篇是为着战争的，一篇是为着罢工的；……应该立刻印出来……想来这一期已经全好了。……

苏菲：是，当然早已全好了。……我去把它包好。……

安娜：〔向昂东说〕罢工的传单尤其要紧。说明天就要。

〔苏菲从皮包里取出一束摺好的报纸，然后把马霞掷在墙角里的官报拾起来，用它把《光明报》包好。

苏菲：〔说笑〕你们看，……官报究竟也有点用处。

〔昂东把安娜交给他的文件拿去放进黑房里，然后又出来。

马霞：〔在窗帘上捉住一只苍蝇，一面望着它〕你们看，这是今年里头一只苍蝇。

华西里：放了它吧，不要作践它。

马霞：〔笑〕好一副慈悲的心肠！〔果然放了苍蝇〕好，放它去吧！

苏菲：〔正忙着捆报〕好，那么你的甘油炸药呢？

华西里：〔正色〕那不是为苍蝇用的。

〔众人笑。

苏菲：〔把报纸放在桌上〕这是剩下来留着在本地散布的。现在家里一份也找不出来了。

安娜：全都寄到外省去了吗？

苏菲：是，昨天寄的，……你是知道的。

安娜：党大乐，现在给我们讲点圣彼得堡的消息吧。

党大乐：〔笑着说〕好，靠着上帝保佑，人们总算不能说宪兵今年值价了。

〔众人皆笑。

安娜：一个月以前我们听见人讲起你的时候，我们万想不到我们还会见到党大乐，而现在……〔快活〕党大乐是在我们中间了。

党大乐：这算什么一回事！总算逃出来了！

华西里：现在，你不过又投到他们的爪牙里面。应该逃出去才算事，不该从一个监狱里跑到另一个监狱里。秘密印刷所的生活比地牢还不如。你到外国去倒是安全得多。

党大乐：〔站起来忿忿地说〕你，你，你要到外国去吗？当你知道你的弟兄们怎样在这里为事业牺牲生命，……你能够安心偷闲地在外国过亡命生活吗？……你能够安心在那边休息吗？〔声音增高〕便是在窄小的监房里还有一种思想来折磨我们，想到我们躺在那里，一点用处也没有，……不能为事业做一点事……但是我们纵然拿脑袋来撞石头墙撞壁也不会把狱墙破。……我问你，你能够勉强在外国呼吸自由空气吗？当此地……〔一阵剧咳阻止了他讲话，使他倒在椅子上。众人现出不安的样子。他自

己好像又醒了转来〕然而……我要给你说一件事,……我决不会再落到他们的爪牙里去,我决不会再落到他们刽子手的爪牙里去。〔又是一阵剧咳,他极力想止住咳,然而无效。最后他把两手放在桌子上,头枕在手上〕

安娜:〔望着他,低声说〕世间也还有正直的人。

华西里:〔困恼〕自然。〔然而带着更多的确信说〕可是安娜,我对你发誓说,还会有更悲惨的殉道呢!

党大乐:〔起立,以一个微弱得几乎听不出来的声音说〕我应该再去睡睡才行。圣人也不过是人罢了,……俄国革命党人也是人。〔他伸手给安娜〕我们可以常在这里见面,是不是?

安娜:〔微笑〕根据马霞向看门人的报告,我是每天到这里来教授法文课的。

党大乐:〔向华西里说〕希望你为事业所做的一切事都顺利。〔且咳且走,进了内室。众人默默地目送着他〕

华西里:〔切齿〕看,这便是我们这些人的下场。

安娜:是,然而我们到底不退让一步。

华西里:谁知道?

安娜:华西里! 华西里! 你会说这样的话吗?

华西里:什么,如果我们不快一点……

昂东:然而我们怎样快一点呢?

华西里:你相信他们会让你们在这里印刷多少时候?……说不定有一天你们料不到的时候,警察会来逮捕你们,实行搜查的。

昂东：〔得到不如意的印象〕好！……以后又怎样呢？

华西里：既然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总免不掉早晚会落到他们的手里，那么我们至少要做出一点事情才值得。

昂东：我们去了，会有别人来代替我们，继续印刷下去。我们的理想和希望决不会让那重重地压在我们肩头的刽子手的双手拔掉的，监牢的门也闷不死它们。随时都会有新的胳膊来高高举起自由的火把。

华西里：〔悲哀〕随时都有更多的弟兄们来攀登哥尔哥塔山①给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有什么用处？一代一代的人起来，一代一代的人死去。……我们不曾前进一步，昂东。

昂东：华西里，然而殉道者的纪念会鼓舞新的精力来参加战斗，……一直到梦想变成事实的日子为止。

华西里：〔苦恼〕梦想，永远是梦想。我们一生连愿望了多时的黎明也不会看见的。

昂东：然而我们的身体会填满沟壑。在那一边便是更好的未来。我们的儿子会踏过我们的尸体走到那边去的。

华西里：〔不能忍耐〕我们的畜生一般的忍耐已经填满了监牢和矿坑了。然而时候来了，到了。你们不觉得吗？俄国就像一家火药店，只缺引火物罢了！

昂东：〔消沉〕你不知从哪里想起？还早得很嘞！〔摇头〕等到我的铅字磨坏了，再拿来铸造枪弹还不迟！

华西里：你们埋着头苦苦地去干那些小事情。……你们在地

① 哥尔哥塔山：耶稣被钉死的地方。

底下工作，就像田鼠一般，……还像胆小的小贩偷偷摸摸地挨门挨户去卖东西。……呀！这种蜗牛式的宣传！

昂东：〔悲哀〕我们现在离天明还远呢。

华西里：我告诉你们，东方已经发白了。这是醒起来的时候了。

昂东：〔消极〕你这顽固的乐观派！……该做的事还多着呢；人们总是在睡，而且睡得很死。

华西里：然而你看看你的周围。……如果你看到一份《光明报》，只要在它出版后的十天，你便连字也认不出来了，又旧又破。……每一份总要经过几百只手。

昂东：然而在城墙以外，……在俄国的大平原，在那里人们还在熟睡。在那边应该唤醒的人还有几百万。

华西里：那几百万人，现在他们的血是一滴一滴地流……〔忿激〕这样的流血其实不会有什么好处！城外的群众，如果你对他们说，他们是贫困的，可怜的，他们连动也不会动一动。……他们早已经知道这个了。如果你只向他们说，你愿意去帮助他们，他们会疑心你。然而你把血流给他们看，把泛滥横溢的血海指给他们看，那个时候他们会拿起镰刀跟随你。〔低声急语〕那个时候血钟会响起来，发出一种声音，这声音高叫复仇。这声音一天天地增高，这声音永不消失，而且不肯休息，〔深深呼吸了一下〕一直到大获全胜的时候。

〔安娜在他们谈话之际，一个人呆呆坐着凝神地听，不发一言。到这个时候忽然起立，站在屋子中央。起初她的声音很温

和,后来渐渐增高。愈说愈热烈。

安娜:是,想来真可怕,血钟应该大声响起来,要使全俄国都能够听见。昂东:要去唤醒一个个的弟兄,要去挨门挨户敲钟,时间是不够的,来不及了。我们应该使全世界的大钟响起来!看呀!……各个地方……已经有很多的农民醒起来了……他们为饥荒兵役所迫已起来反抗重税了。前进吧,我相信……他们会懂得我们的钟声,他们会响应血钟的召唤。……血钟的声音会比《光明报》的所有文章带来更多的快乐!血钟每敲一下,就要消灭一条人命,你的,我的,别人的,任凭它去选择吧!有什么要紧!〔暮色渐渐侵入屋子。众人默默地坐着。华西里曲肱倚在沙发上〕那个时候他们会有勇气,他们会明白那个牺牲自己生命来敲血钟的人并不是罪人,而是圣人。他来预报人类幸福的降临,而这幸福,他自己却享受不到。……我们要使血钟的声音愈响愈高!从前的星星之火会成燎原之势,此后便是世界的大和平,……奇迹,……奇迹!……我看见它了!……它会像一个温暖明媚的春天而来的……那些生存到那个时候的人,钟声会给他们以生命力……就像童话里所说一个青年王子的接吻挨到了林中睡美人的额上,沉睡了百年的宫殿立刻完全醒了过来,一草一木,一瓦一砖,无处不重新充满生命。……他们听到血钟的响声,他们一群一群地从梦中醒来。……不再有皮鞭,不再有枪炮,不再有绞刑架了,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挥舞着镰刀,伸手向着未来。……未来,……只有光明,

……只有善。……啊！……未来……多么美丽的未来……

〔这时候天完全黑暗了，只有街中的煤气街灯射点光进屋里来；台下只看得见苏菲、马霞、昂东诸人的阴影。华西里俯着头。安娜一面说话，一面做出各种姿势，手高高举起，不放下来。

苏菲：〔听得入神，似乎忘掉了一切，温和地说〕你们听见吗？你们听见血钟的响声吗？它响得这样厉害！它在召唤我们！

马霞：〔同前〕几百万把镰刀在发亮，……看它们割得多么勇敢。

安娜：〔庄严地〕明天！……

昂东：〔苦痛地〕不要响！不要响！

马霞：〔带着不定的快乐〕那么，奴隶制就完了吗？

安娜：是！到底！……俄罗斯自由了！

苏菲：〔充满了希望，但是有点怀疑，回应道〕自由了！〔全场宁静〕

昂东：〔叹息，过后好像感到幻灭似的，悲哀地说〕无用的梦想……

〔昂东站上一把椅子，点燃悬着的灯。苏菲与马霞坐着出神，眼睛呆呆地向前面看。

安娜：〔略停，又热情地说〕为了要取得这样的胜利，……告诉我什么牺牲才算得太大？什么苦刑才算得太可怕？……一个人的生命算得什么？在我们可怜的俄罗斯无穷无尽的苦难面前，个人的受苦又算得什么？我相信牺牲是最有力量的……我相信无辜者的血是最有力量的。……

华西里：〔急语〕你的信仰的结果呢？

安娜：我们应该完全献身给事业。……对于我们个人的弱点或者个人的痛苦，一点也不要让步。

〔华西里不久以前把马霞的书拿在手里，现在又把它丢在桌子上。

华西里：少说话，多做事。〔他热狂地在屋内踱来踱去，众人都望着他。他觉察到了，便站住；又看见安娜的眼光带着责备，他向着她走去〕请宽恕我，好不好？〔他吻她的手，又做出谢罪的样子说〕真的，在我们这算不得什么。

安娜：〔宽容的微笑〕是，是，我知道。……这只是你过度的热心，……为事业而行动的需要。……这是很好的。

华西里：〔好像不曾听见〕然而安娜，你就不相信像你所说的那个弱点，那种个人的痛苦……能够动摇、摧毁一个人的精神吗？

安娜：我们里面谁没有过痛苦？

华西里：然而我说的是可以使得最神圣的理想化为乌有的那种痛苦，……那种痛苦非常专制，它强迫你只为它生活下去。一种非常热烈的欲望，它可以使得一个人忘掉国家，忘掉全世界，……要是不把它除掉，这个人就只有死。

安娜：〔不放心〕华西里，你不过是譬如说这是可能的，是不是？你不过就理论上说说罢了。

华西里：〔含糊地〕也许。

安娜：呀！我真有点替你害怕。……〔恐吓他，笑他〕因为或者有一个女人……

华西里：〔红了脸，难为情，没有信心地急急说〕不，……不，……然而如果要是这……

安娜：我要留心你才行；……女人对于男人没有好处，她使男人变成意志薄弱，她教男人懂得害怕……

华西里：〔慢慢儿大步踱着，非常激动，嘶声叫道〕不错！不错！你说得不错，是的，……〔他取帽子〕各位，再见！〔他很快地走前堂的门出去〕

昂东：〔唤他〕华西里，为什么跑得这样快？不要忘记带别的铅字来。〔他开门去追华西里〕已经去了！〔他又关上门〕

安娜：〔打破这难堪的静寂〕我也应该走了。〔披上大衣〕华西里遇到什么事情？你们猜到一点吗？

苏菲：安娜，你已经猜着了，……他害相思病。〔她连忙附加一句〕至少，在我看来像是如此。……

安娜：可怜的孩子！〔和众人握手。她扣好衣领，差不多在自言自语〕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整整有四个月不曾离开这里……〔她偷偷地望了苏菲一眼，苏菲故意向她微笑。她看出来了，觉得有点难为情。她收拾起桌上的一包报纸〕好，再会吧！

〔安娜急急出门去了。苏菲与马霞依旧坐着不发一言，眼睛望着空处。昂东看着她们，又兴奋地在房里踱着，走进前堂，带来一盏酒精灯，放在桌子上，他点燃了灯，放一把水壶在上面。他又看了苏菲与马霞两人一眼，然后又焦急地踱着。

昂东：〔烦躁〕你们不说一句话？为什么？〔打个冷噤〕这里突然冷起来了。

苏菲：〔沉在梦想里〕血钟……

马霞：〔同上〕几百万的镰刀！

昂东：〔不能忍耐〕全是梦想……只有梦想。〔他坐在桌子旁边，从衣袋里取出像片细看，又把它递给苏菲〕你还是看看赛尔加好一点。〔苏菲与马霞同看像片。昂东突然站起来，跑到窗前，拉开窗帘向外面街中看了一眼，但马上就掉转他的带着惊慌的眼睛。他用手指头抓头发，一面喘气地说〕下面有人……〔他又机械地兴奋地在房内踱着〕

马霞：〔跑到窗前看，带着责备的声音说〕一个没有关系的过路人……〔不能忍耐地向昂东说〕你又来了！你想怎样？我们没有一点可以受责备的地方。华西里永远是非常小心，避开侦探的。

苏菲：安娜也是如此……

马霞：至于大卫·加恩呢，老实说，不要再抱怨他吧。……反而因为警察署员已经来过，而且护照又是非常合格，还怕什么！

昂东：谁晓得！……也许有人会查出来护照是假的。〔略停〕马霞，你能够有多大的经验？我们应该小心，格外小心，还得十分小心！便是小心，有时候也还怕不行。譬如有一个不相识的人被警察追捕，他躲藏在我们的大门里，……于是警察便会来搜查我们的房屋……

马霞：〔哀求〕昂东，昂东，可怜我们吧，不要拿无用的恐惧来骇我们。我请你，安静一点，你真是太累了……

昂东：〔较为镇静，重坐在桌子旁边〕只要这个倒霉的老机器不要响得那么厉害就好了。不少了，我们已经出到二十七期了。

马霞：你一定要离开这里过一些时候，……否则你会完全弄成病的。

苏菲：〔把孩子的像片递给他〕我应该看看塞尔加。〔哀求〕我们一道去，好吗？

马霞：你们看吧，……一个月以后我和党大乐两人就可以对付这里的事，用不着你们了。……至少你们可以休息几个礼拜。……你们会明白我说得不错。

〔昂东做出不信的样子。宁静。忽然他慌忙地站了起来，侧耳细听。苏菲与马霞望着他，吃惊。

昂东：〔嘶声〕那里！……大门后边，……我们的事坏了。

〔苏菲和马霞跳起来。门铃声乱鸣。昂东惊了一跳。苏菲与马霞轻轻叫了一声，双手捧住头。他们三个人好像给钉在地上一般，互相望着，眼里充满恐怖。

党大乐：〔从内室里出来，急语〕宪兵！我自己用一颗子弹！〔取出手枪〕你们要是用得着，其余五颗留给你们。再见。〔他又走了内室，让门开着。门铃声又作，同时有人在猛烈地敲着前堂的大门〕

苏菲：〔向昂东嘶声说〕地址单呢？

昂东：把门锁住。〔他跑入黑房，拿了一束信件出来。同时马霞锁住了通前堂的门；外面好像一群人在推前堂的大门，苏菲把酒精灯上面的水壶取下。他们连忙把信件拿来在

酒精灯上烧将起来。内室里枪声一响,有人倒在地上,前堂的大门已经打破了,外面的人进了前堂,一霎时沉重的皮靴声、指挥刀的响声大作。有人在凶猛地震摇通前堂的门。烧信件的火烧得更大〕马霞! 快……取开花盆。

〔同时宪兵已打破门进来,捉住昂东和苏菲,马霞正预备去取开花盆,也被捉了。

队长: 刚才谁放枪? 〔没有人答应。一个宪兵从开着的门瞥见内室里的尸体,便指给队长看。队长看见了,便问〕呀! 你们还有武器吗? 〔没有人答应〕说,否则我要来搜你们。〔没有人开口。他便对宪兵说〕搜他们的衣袋。〔宪兵服从命令〕

马霞: 〔抗拒〕我不准你们搜!

队长: 〔对部下说〕捉住她,我亲自来搜。

昂东: 可怜的马霞!

队长: 〔对昂东和苏菲说〕不许动一动! 不准交谈! 〔对宪兵说〕你们在前堂守着,睁开眼睛。如果有人上来,不等他按铃,就把他捉住。〔两个宪兵奉命入前堂。他又对别的宪兵说〕你们到处去搜,搜到的东西都带到这里来。〔宪兵奉命搜索,打开橱柜、抽屉,把书籍和几捆印刷用的白纸都搬过来,堆在沙发上。这时候队长向昂东说〕你的姓名?

昂东: 昂东·特拉焦夫。

队长: 〔显然吃惊〕呀! 是的,是的,……原来是你。

昂东: 有错吗? 是不是?

队长：〔很快地〕啊，没有错，过一会再看吧……不要忙！我们还有时间。慢慢儿，慢慢儿。……〔狞笑〕朋友，那么为什么你们不肯放我们进来呢？……天呀！多么坚固！两道门，还有！〔略停〕我们再看吧，……不要忙，慢慢儿，……慢慢儿……〔昂东本来离窗台很近，趁宪兵不注意，用肘把花盆推翻，花盆跌得粉碎。队长叫吼起来〕我早就不准你动。这种关心是没有用的。……已经太迟了。

昂东：〔讥笑〕这里气闷得很。……开开窗不好吗？

队长：〔切断他的话〕窗子还是关着的好，……我们很晓得这个花样。你怕我们不好好地接待你的客人吗？……不要怕，我答应，我们会好好地接待他们。〔指着前堂〕我已经派人在那里等着了。请你放心，我的手下人很会办事！〔检查烧过的信件的余烬〕好，都烧了。然而不打紧，到底总会看出什么来。……不要忙，……慢慢儿。〔他拿起桌上的孩子的像片，递给宪兵〕什么东西，全都没收，小心，一件也不要漏掉。

苏菲：这是我孩子的像片。〔她挣脱了宪兵的手，伸手去拿像片〕请你把它给我。

队长：〔向宪兵说〕拉住她！〔向苏菲说〕不行！〔又对宪兵说〕把这像片和别的东西放在一起。〔他看着堆在沙发上面的书，看见许多印刷用的白纸，颇疑心〕你们都搜过了吗？

众宪兵：〔众人点头答道〕是。

一宪兵：〔在四壁摸索，摸到黑房门口的厚毡，黑房门开，厚毡退入里面〕呀！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

队长：你们看，真是蠢汉。我想，那是好吃的东西……〔镇静〕一点也不要忙，慢慢儿，……〔他走入黑房，几个宪兵跟着他。他在里面说话的声音可以听见〕拿灯来！〔台下由黑房里影子的移动可知道黑房里的小灯已被从墙壁上取了下来，挨近队长一群人。队长得意地说〕呀！就是那个！一架很精致的小机器，……好得很。……铅字还在上面，……好得很！〔他走出黑房，这时已不复高兴。他搓着手立在昂东和苏菲的面前〕好东西！我表示敬意！然而在我面前，也用不着把它这样地锁藏起来。……我真替你们可惜。我真抱歉。这真安排得不错。……是不是？现在，我们来看你们印的是什么好东西。拿纸来！

〔宪兵递一张纸给他。他带进黑房。于是黑房里的机器声又作，如本幕开场时。

昂东：〔痛苦地向苏菲说〕我的可怜的老机器落在他们的爪里了。

队长：〔带着一张新印好的报纸出来，坐下读〕《光明》〔吃惊，他带着尊敬的眼光看着昂东三人〕，你们便是办这份报的人吗？〔他起身走了几步，脸上现出满意的样子〕真是想不到。〔他坐下〕慢慢儿，慢慢儿。……〔他想读下去，然而又变了心思，狂暴地说〕如今，算完了。光明也会变成黑暗了。

昂东：〔决断地〕呸！第二十七期一个月以内总会出现的，你绝对弄不掉它！

队长：我们看着吧。〔他坐下想读报〕

昂东：我们从来不承认什么障碍。

〔门铃短短地响了三下。前堂里起了吵闹声。昂东三人痛苦地彼此望着。

一宪兵：有人逃走了，我们已经追了上去。

队长：这东西一定会给抓住的。〔读报纸〕来研究研究大文章。〔含糊地读着，点头赞道〕真正对，真正不错。〔读〕他真是世界上最大的罪人。〔向昂东说〕阿尔洛夫的文章完全不错。自然你是不赞同的。可是他说得不错。印刷术的发明者，……他叫做什么名字？〔看报纸〕啊！不错，顾登堡，如果我有一天会走过纽伦堡，我要在他的石像上唾几口，报答他这害世的功劳！这就是我的意见！

〔两个宪兵喘气地跑进来。昂东等三人偷偷叹了一口气，表示放下了心。

宪兵甲：〔手里拿着一个纸包，颇似方才华西里所带来的〕他拿这个打我们的腿，保罗跌倒了。〔他指着宪兵乙，宪兵乙用一方手帕蒙着鼻子，点头承认〕

队长：〔狂怒，向宪兵甲说〕你呢？

宪兵甲：〔沮丧〕我还不曾到门口，他就把楼梯上的灯灭了。……

队长：〔怒吼〕蠢驴！白痴！……〔严重地问昂东说〕这是谁？〔没有回答〕你知道这是谁？……告诉我。我在向你说话！〔没有人回答〕呵！……好！我就会叫你说出来的。〔高声自语〕这群东西！〔昂东从宪兵手里挣脱，向队长扑去，然而宪兵们拉住了他；他们紧紧捉住他；他听到队长

的末一句话时还在挣扎。队长走到他面前，嘴里哼道〕你这可怜的东西，你想做什么？〔向苏菲和马霞说〕你们哭够了吗？

马霞：〔气极〕难道不得到你的允许，我们便连哭的权利也没有吗？然而究竟还有比你更高的权力啊！

队长：〔发笑〕哈！哈！哈！你这小东西，抱怨起来了。哈！哈！哈！像你们这样的人，还不是要你们怎样就怎样吗？

〔幕急急落了下来。

第 二 幕

〔一间陈设杂乱的客堂。中央放着一张桌子；旁边两把跛足椅子；另外还有几把跛足椅子杂乱地放在屋里。左边墙壁，靠里放着一张摇晃不稳的写字台；墙角立着一个衣橱。右壁开着一道门。靠前有一张旧式沙发。角里挂着一条裤子。正面的一堵墙壁上有两扇窗户。左边的窗户正开着，外面是一个大广场。看出去可以看得远远的，而且很清楚；右边的窗户闭着，外面是一座教堂，遮住了一切的景物。这是午后的光景。

〔银行家——二十五岁，瘦长，须发均作深黄色。胡须尖硬，面貌惊惶，声音震耳。衣服破旧，白布上衣，钮扣很大。条纹裤子。帽子颇旧。

〔葛勒高——二十八岁，工人服装，颈上围着一条旧的红色围巾。面貌威严可畏。

〔大学生——十九岁，穿大学生制服。时时掀起他的便帽。鼻上夹着蓝色眼镜。他说话时爱做手势，有时竟然抓住和他谈话

的人的上衣钮扣，有时自己在屋内大步走着。

〔医生——三十五岁，面貌庄重，黑色长须，举止稳重，戴着眼镜。

〔以上诸人与华西里都在饮茶而且不停地吸烟，但葛勒高除外。在以下的谈话之际，他们争论得非常激烈，互相打岔，或叫，或停住，或在屋里大步疾走。

〔但在开幕的时候，他们都似乎沉溺在深思之中，头低着，大家乱坐在椅子上、桌子上、窗台上。

大学生：〔昂头望着众人〕俄国的怀疑派！……〔苦恼〕埋着头？这样子算好看嘞！你们想死，是不是？可是为什么！如果你们觉得生命的负担太重了，至少也要卖一个昂贵的价钱，千万不要白白地送出去。〔略停〕喂！抬起头来。难道还得要我把你们告诉我的话向你们重说一番吗？是时候了。警察在残酷无情地破坏我们的队伍。……印刷所给发现了。……大批的拘捕，随时搜索家宅，而且只为着一点小的错误，他们就大举兴兵了。……你们还等着什么？我们的同志们在堡垒中这时正预备自杀，在实行同盟绝食。……你们永远等着吗？

医生：〔插话〕我还没有讲完。最后一个打击使他们决定同盟绝食的，便是一个叫做马霞的青年女同志的受辱。

华西里：〔突然关心〕就是印刷所里的马霞吗？她遇着什么事情？

医生：监狱里的头目借口说犯人应该详细地登记，便当着许

多宪兵和狱卒的面前把她的衣服脱光。——

大学生：〔热狂地说，但众人都在听医生说话，并不注意他〕你们还觉得不够吗？

医生：所有的犯人不久都知道了这个消息，新闻靠了敲壁传信的方法传遍全监狱。后来昂东·特拉焦夫知道这事情，便要求去见典狱，总督也正在典狱那里，他便直接向总督申诉。然而总督却只回答道："如果有这样的事，……啊！是的，我不说……〔讥刺地〕可是谁也得不到好处。"这就是总督奈西林的意见。

大学生：〔态度如前〕真正令人发指！

华西里：你知道苏菲·伊范诺芙娜的消息吗？她也是印刷所里的人。

医生：是，她在监狱病院里。

华西里：〔吃惊〕她病了吗？

医生：她偶尔拾得一片玻璃，便拿来割她的咽喉，可是被一个狱卒从锁孔里看见了，……因此她又被强迫活下去了。

华西里：你的狱卒朋友告诉你的消息就只有这些吗？医生，还有关于昂东的消息吗？

医生：没有，一点也没有。

葛勒高：好，银行家，钱的问题怎样？

银行家：现在收进的有三千四百卢布，还有外省的一位法官寄了两千卢布来，他不愿意我们知道他的姓名，他是把钱当作我们应当接受的遗产寄来的。我们的费用这个时候非常大。老板不曾给我寄钱来：这几天我正等着他寄五

千卢布给我。新印刷机要六百多卢布，运费还在外。

葛勒高：呀！不错，我几乎忘记了，……印刷机已经私运进来了。……这是电报。

银行家：〔读〕“玛丽好。”〔他把电报还给葛勒高〕你已经找到房子安排这个吗？

葛勒高：印刷委员会有两个委员正在找地方。这是很困难的事。

大学生：印刷所，有什么用处？一个实验室倒好得多。

银行家：应该早早把印刷机安置起来才是。圣彼得堡的同志们不能够再负担印刷的责任了。还不说从那里印好的东西运到这里来多么困难，而且非常危险。

医生：最近一期的《光明报》不应该再脱期了。

银行家：真不凑巧！……罢工的事进行得很好，却没有报纸来鼓吹。

大学生：我说，还是火药！

医生：〔镇静〕年轻人，你说得太多了。你们这一类的人应该忍耐点才是。你们那小孩头脑的热狂，对事业是有害的。快闭嘴。你们不怕拿你们的殉道来危害事业，使得事业在未来的道路上，会滑倒在你们无益的血泊之中吗？生命是神圣的，不能由你们轻易牺牲。而且单单去掉一个暴君，又会生出另一个来。〔做手势〕这样的工作是完全没有用的。

大学生：人家就利用害怕把他们征服了。他们的道德和正义的法则就只是一个怕字。

华西里：这是敲血钟的时候了。

大学生：好，华西里，好个血钟！让血钟响遍全球，把那些还在睡梦中的人唤起来行动！

医生：然而年轻人，先应该冷静些。如果我们想利用现在的形势打倒敌人，便应该和别的党联络才是；可是我恐怕他们还要远避我们。

大学生：立宪党！去他们的吧，那些胆小鬼！连他们身上的虱子也已经吓死了。

银行家：〔鄙夷〕昨天是资产阶级，明天也是资产阶级。

大学生：那般奴隶，只配挨皮鞭。

医生：什么话！

大学生：究竟要实干还是要空想？难道要把大好时间用来睡觉，等到机会过去了，等到太迟了的时候，才徒唤奈何吗？〔着急〕我们周围的人都在酣睡。你们太迂缓了。难道最近几次的失败真把你们骇坏了吗？

葛勒高：〔插话〕安静点，安静点。我们都耐着性子听你说话，没有一个人反对你，这也许是很困难的事情。〔转身向医生着重地说〕医生，我们大家在信仰上一直是完全一致，对吗？

医生：我们不应该孤独奋斗，不应该跟立宪党决裂。

葛勒高：最后他们会跟我们联络的，他们迟早有一天会抛弃求乞和等待的办法。

大学生：呸！我们跟他们会干什么？就是在宴会散场喝得醉醺醺的时候，他们也不敢说出“自由”这个字眼来！

银行家：他们害怕的就是流血。

大学生：他们的最高理想也不过是君主立宪罢了。

银行家：而且还离不掉皮鞭和枪刺。

葛勒高：不要忘记罢工。〔猛击着桌子〕罢工应该成功才行。罢工工人的勇气快衰减了。委员会因此决定举行游行示威。今天下午，他们先在五个教堂里集合，这里天主教的圣安娜教堂也是一个。〔手指着窗外的教堂〕五处的工人然后集合起来，唱着歌和平地游行，然后散队。这种办法可以巩固他们团结的感情。要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做下去。……因此今天运动的成功关系全局很大，非做到不可。昨天我挨门挨户地跑，似乎到处都充满了希望，大家的精神都好。游行应该成功才行，最好不要遇着打击，……否则他们会失掉信仰，那时情形就会大为不利……这种情形使我们又不得不采用极端的主法。……因此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总督奈西林说，如果这几天内有什么游行示威的事发生，——我说"这几天内"，是因为不要使他明白就是今天，以便特别防备起来，——总之我说如果有游行示威的事发生，他最好不要干涉，那么罢工工人会和平地各回各的地段，不会出一点儿事；可是如果他要来干涉，那么，他便再逃不掉他早就应该得到的命运了。……我想这一次他会让步。……否则……后天便有一场告别戏。〔众人笑〕不要笑，……这是舞女芙洛娜的告别戏。

医生：啊！他的情妇。

葛勒高：我知道他已经答应到场。舞蹈完毕他便离开歌剧

院。……戏院门口防备得非常严密……然而他的马车不得不走过园街或堡街，〔决心〕我来做那件工作。

大学生：然而至少要有两个人才行，一条街一个。〔快活〕我可以在堡街守着吗？让我去。……

葛勒高：〔严肃〕你的性命，我们还要留着后用。

华西里：〔他正要开口却被大学生插了嘴去，现在他极力用一种镇静的但略带战抖的声音说〕应该我去。我不晓得还要在这里躲藏到几时。……要说离开这个城市，我又不愿意。……我的生命已经献给事业了。可是相信我，我如今一点用处也没有了。〔他突然闭住口，过了一刻又用恳求的声音说〕不要拒绝我，我做这件事，自己也算是大得其所了。我的手是很坚定的。……你们向来知道我。……我高兴做这件事。

〔葛勒高默默地握着华西里的手。

银行家：〔起立，烦恼地在房里踱着〕可恨的钱！

葛勒高：银行家，不要抱怨。……没有你的钱我们还会做什么事呢？……你是我们有力的帮手。……因为他们要是捉到你，第一就会没收你的财产。没有你，我们还能做什么事？

银行家：〔绝望〕我安安稳稳地看着你们献出你们的生命……〔苦笑〕而我只献出我的钱。

葛勒高：〔表示不愿听这话〕你真是没有办法。好，现在该去了。〔向大学生说〕你和我在总部见面，我们还得再散散传单……你，就在这里，圣安娜教堂前面……〔指衣橱〕一

件工衣，一双长靴，你马上换起来，不要耽误时间。……你们看着吧……看着吧。……游行定然大有可观。华西里，再会。……医生，你和我一起走另一道门出去吧。

〔葛勒高同医生出。大学生把制服脱下，挂在衣橱里，另换上工衣和肥大的长靴。银行家焦急地在室内踱着，一面低声自言自语，过后忽然拿起他的帽子与大衣和华西里、大学生二人默默地握了手，匆匆走出。

大学生：银行家，不要伤心，〔对华西里说〕再会。……啊，我忘了一件事，昨天我泄漏了你的地址。

华西里：告诉了谁？

大学生：安娜，利堪加亚。

华西里：〔急忙关心地问〕你和她谈过话吗？她可好？

大学生：她昨天在总部里，自从印刷所被发现以后，她就不得不躲藏起来。她不再住在从前的老地方了，她如今住在城里姑母的家里。她住在那里非常安全，所以她昨天敢于冒险到委员会来。她向我问起你的消息，我便把你的地址告诉了她。

华西里：〔责备〕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学生：她殷勤地问。

华西里：〔又惊又喜〕她殷勤地问。〔沉思〕

〔大学生向门外走去，在门口遇着进来的阿利娜。阿利娜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婆，头发全成了灰色，身子略弯曲，但人还是十分结实。

大学生：老太太，晚安……好好地看护我们的华西里，要把他

当成你的眼珠子一样地宝贝才行。

阿利娜：比他还固执的人我也看护过不少了……他们从没有出过什么事。

大学生：〔笑〕不错，这是真的……〔向华西里说，但华西里并不留神听〕她至少伺候过我们一代人了。这是拉特乐夫的奶妈。拉特乐夫在一八八五年受绞刑，……从那个时候起……〔掉头和阿利娜开玩笑道〕如果我们要颁奖章，那么你一定会得着圣安得烈十字章的。……然而可惜只有沙皇一个人才颁发奖章。〔笑〕再会吧。〔出〕

阿利娜：〔收拾房间，拿开桌上的杯子，埋怨地自语〕沙皇……沙皇……沙皇……〔她向着华西里坐的沙发走去〕他还要和我们相持多久？我已经等了许多年了。〔向华西里说，但他并不留心听〕呸！……〔她继续收拾桌子。华西里倒在沙发上，哼着悲怆的俄国歌曲。阿利娜吃惊，抬起头用温柔的眼光望着他〕华西里，真是有伤心的事吗？〔华西里吃惊，便闭口不唱，也望着她〕是，是，我懂得。〔华西里微笑，阿利娜继续得意地说〕啊！啊！谁也瞒不过老阿利娜。〔继续收拾房间〕你们都是一样的人。诚实勇敢可爱的好孩子。〔看见裤子挂在墙上便埋怨道〕总要把裤子挂在墙上。……〔她取下裤子，摺好〕

华西里：我们有了两条裤子，当然要挂一条在墙上。

阿利娜：〔不听〕他们都是一模一样的。

华西里：阿利娜，不要埋怨了。我们是这样的脾气，还有什么办法？

阿利娜：〔把裤子放在橱里〕我知道。他们都是一样，真是一根豆荚里的豆子。〔向华西里走去〕你从没有听见人说过亚历克西·拉特乐夫吗？

华西里：你问这个做什么？

阿利娜：〔骄傲〕我是他的奶妈。〔她坐下〕他可怜的母亲在生下他的那一天就死了。人家把他交给我养。这真是一个体面的好孩子，……温柔得像个女孩子，好得像个圣人。然而〔她抬头〕热血在他的血管里燃烧得太厉害了。……在一个可怕的黑夜里，正是午夜的时候，……宪兵来了……这些可杀的狗！他们把他带了去，并且加上手铐，从此我们再也看不见他了。〔她悲伤地抖着身子，好似在哭泣一般〕连他的父亲也不能够见他一面。……听说他的父亲在一个晚上就把头发急白了。我也不能和他见面，他们不许我去抱吻他……他们说如果我再去，就要把我关在牢里，〔嘶声〕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受审，什么时候受绞刑。……那些刽子手！……他连二十岁还没有到。……我的孩子，我的亚历克西。〔狂暴〕杀人犯！……我决不饶恕他们。……屠夫。〔渐渐镇静，揩干眼泪〕你，你姓什么？

华西里：我的姓有什么要紧？这里的朋友们叫我做华西里……如果我死了，他们会谈到华西里，而别人却用不着知道这是谁。

阿利娜：〔抬头沉思了一分钟，过后突然记起了一件事情〕呀！我忘记了：我真是老糊涂。……隔壁太太的儿子沙夏，这

个可爱的孩子想见你，可是我没有放他进来。……他一定要我问你他什么时候可以来。……所有这里的先生们，你的朋友，他们都爱他。

华西里：当然，他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好了。

〔门铃三响。

阿利娜：又有人来找你们了。谁都没有这么多的客人。……这简直没有什么好处。

华西里：如果是一位女客，就请她进来。不必问什么话。

〔阿利娜出去，华西里焦急不能忍耐，跑向门口。沙夏入，穿着中学生制服，年龄在十六岁左右。

华西里：呀！沙夏。〔和他握手〕

沙夏：〔畏怯地和华西里握手〕原谅我，〔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本书递给华西里〕谢谢你！我真不知道怎样谢你才好。

华西里：已经读完了？

沙夏：读过了两遍。

华西里：真的？

沙夏：我把它吞在肚里了。〔显出难为情的样子〕华西里，请问你，像我这个人，你们也会要吗？

华西里：〔好心好意〕看这个小沙夏，他的头脑里装了什么了？

沙夏：〔热情地〕我情愿脱掉制服，加入他们的队伍，和他们一起工作。似乎有什么东西引着我倾向他们，我再也不能够拒绝了。〔绝望〕要等到我毕业还有两年，太长久了，我实在不能忍耐了。

华西里：沙夏，时间还早哩，你应该先仔细想想才行。

沙夏：〔差不多要哭了〕我可怜的母亲……她会多么伤心，……然而这是必需的。〔华西里同情地望着他〕我很愿意把这本书拿给同学们看，读几段给他们听，让他们也爱它。我很想把这本书拿给全世界的人看，说给全世界的人听……唉……然而实际上我却不得不把这本书藏在衣袋里，不要它落下来给人看见。……这样一本好书却要藏起来！……多么可耻！〔对面教堂里发出钢琴声，但过一刻又停止了，随后又断断续续地送将过来。两人都在听〕钢琴声在这里听起来多么清楚！在我们那里一点也听不见。〔他走向左边窗户看外面〕今晚上很多的人进教堂去。〔回到桌子旁边，取了一本杂志翻开看里面的插图〕这是苏菲亚·柏洛夫斯加亚，……真是她吗？〔他定睛看着这张肖像，忽然抽泣起来〕

华西里：〔不安〕沙夏，什么事？

沙夏：〔抽泣〕今天老师说过虚无主义者是坏人，是社会的毒害。……我听见这样的话也不得不安安静静地坐在位子上一声不响。我想起我的母亲，……我将来应该教书来养活她。〔极力镇静自己，但均无效〕我应该走了。我改日再来。

〔沙夏用手遮着眼睛，出去了。华西里很感动，目送着他，抬起头。他一个人在房里踱来踱去，一面低声自言自语。他走到窗前，向外面看看，又转过身子，深深叹了一口气，依旧坐在沙发上，双手交叉在颈后，哼着俄国歌曲。过了一回，他又闭住口望着前面。教堂里琴声又作。有人按了一下门铃，但他未听见。

〔安娜慢慢儿推了门进来，看见华西里在沙发上，便轻轻地转过桌子，由左边向华西里走来，华西里看见了她，连忙跳起来，跑去和她默默地握手。

安娜：〔快活〕我到这里来不会使你吃惊吗？

华西里：〔带着忧郁的声音热情地说〕我早已等着你了。

安娜：〔惊〕你等着我？没有的事！〔微笑，用指头指着他〕你难道是魔术家？

华西里：〔同前〕这十天来我就不停地唤着你。

安娜：〔戏谑〕我一点也不曾听见。……〔庄重地说〕这几天在那个躲藏的地方我真受不下去了。你想象看，……那一天我照常走进印刷所去，我向窗子上一看……窗台上并没有花盆；幸而看门人不在那里，我立刻转过脚跟就跑，一直往委员会去。在那里我才知道发生了灾祸。……我又知道警察在搜索全城，缉拿那位教法文的女教师。……听见这个消息我连忙跑回我的住处，收拾了行李，告诉房东太太说要到圣彼得堡去，却一直到园街我的姑妈家里来。

华西里：园街？

安娜：是。……这有什么可以使你吃惊的地方？

华西里：离歌剧院不远吗？

安娜：很近。……我们从窗里就可以看见歌剧院。我的姑妈看见我非常高兴，她细细地向我问起圣彼得堡的情形。……这位老太太一点也不疑惑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六个月了。……她的丈夫是财政厅的官员，自然是社会主义者

的死敌。我一个人在暗中好笑，然而我在那里非常安全，好像上帝在保护我一样。但我终日闲着不做一点事，不能为事业尽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变，不晓得朋友们的生死存亡，这种罪也很难受。……〔不耐烦〕到底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又跑到委员会去，在那里我才知道……〔责备的口气〕你还在这里……别人把你的地址告诉了我。

华西里：〔打断她的话，抑住自己的快乐〕安娜，今天你是何等地……不同。

安娜：〔温柔地〕我对自己说，这可怜的孩子！他在受罪，他也会在那里受罪，像我一样！……这是一定的。

华西里：那么，你今天来并不单是为着事业了！

安娜：〔摇头〕华西里，我想整整有十天我们没有见面了。〔作弄他〕我猜你觉得日子过得很长的。

华西里：〔惶惑，忧伤〕安娜，你在讥笑我。〔急语〕苏菲说过——

安娜：苏菲？为什么苏菲也参杂在这里面？你是什么意思？

华西里：〔忍住〕没有什么。〔烦躁地在房里踱着〕

安娜：〔沉溺在回忆中〕苏菲。可怜的苏菲，马霞，昂东……这个时候他们不知怎样了？你有他们的消息吗？

华西里：〔恨恨地〕哼！这又算得什么！

安娜：〔吃惊〕华西里，你说什么？

华西里：〔苦楚地〕安娜，事业，事业超过一切。人又有什么要紧！

安娜：〔苦痛〕可是，华西里，你怎么样了？老实说我不认识你

了，我差不多要对你怀疑了。

华西里：安娜，你的疑惑不久就会消失的。

安娜：〔责备〕华西里，为什么你还留在这里？为什么你还不走开？你知道警察正在缉拿你，你随时都会落到他们的手里。这真是疯了！

华西里：我本该早已和苏菲、昂东、马霞他们一起在那里了。……是，……一定的，……若不是为了……

安娜：若不是为了什么？快说，说呢！说呢！

华西里：若不是为了……〔热情地〕你……

安娜：〔不意地吃一惊，闭起眼睛来，慢慢儿念〕若不是为了我？

华西里：〔好像在哀求她的回答〕是……〔略停，踌躇着〕不然我决不会离开印刷所的。

安娜：〔快快地恢复了原状〕你没有权这样不小心。……像你这样的人是少不了的。

华西里：〔苦笑〕少不了的。〔作弄她〕不错，……我是少不了的，然而在这……里，现在！

安娜：〔焦急〕华西里，你使我很担心。到底有了什么事？你预备怎样？

华西里：你，为我担心？

安娜：〔悲哀〕啊！你多么残酷！

华西里：〔同前〕事业超过一切，安娜！

安娜：〔和自己内心奋斗〕呀！你使我难受得很！

华西里：〔同前〕总是些大话？

安娜：〔低着眼睛，极力忍住眼泪，用责备的声音低低抱怨道〕华西里，华西里……你真不晓得你给我的痛苦多么大！

华西里：〔后悔，在室内大步走着〕原谅我。再没有什么华西里了。你看见站在你面前的是另外一个人。〔倒在一张睡椅上恨恨地说〕唉，从前的华西里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

安娜：铁石心肠的华西里！

华西里：不，不是铁石，是干草；这可怜的心，一点疯狂的、无用的火星就使它燃烧起来，而神圣的烈火还不来温暖它的冰冷。〔具着决心，握着拳头在桌上猛击一下〕然而那圣火是要来的，它要压灭那一点火星，它要征服那背叛的心。……〔绝望，用沉闷的声音说〕从前的华西里在什么地方去了？〔他把头向后一倒，放在睡椅的靠背上。教堂里的钢琴声又响了〕

安娜：〔走到华西里身后，抚他的头〕华西里，华西里，到底有什么事？〔温柔地说〕清醒过来。……华西里，清醒过来……你快快清醒过来。……

华西里：〔闭着双眼，哀求道〕啊！不要缩回你的手，你的手在我的头发上多么温柔哟！多大的安慰！〔突然睁开了眼，他的双眼里表现出他内心的斗争，他要说话，然而又不想说了，只是喃喃地低唤着〕安娜……安娜！〔他忽然捏住安娜的双手，把它们慢慢拿下来，先抚他的脸，一直抚到口边，他便虔诚地吻着安娜的手心；这时候安娜带着幸福的微笑听他说话。华西里一面叹息一面嘶声哑气地继续

说〕安娜，你把我……把我的心变成什么了……碎成一块块……一片片……〔他放了安娜的手，站起来，狂热地在室内踱着。安娜起初不知所措，依然站着，过了一秒钟，然后走到桌子旁边坐下，背靠着窗子，不敢看华西里。华西里的一举一动都表示出那个阻塞了他的咽喉使他不能发言的痛苦。后来他终于开口了，愈说下去，话语愈急〕不要恨我，不要笑我，……或者〔表示不在意的样子〕你愿意笑，就请笑吧，没有什么关系，我再不怕失掉什么了。我深知道只有在旧小说里面，爱情才被当成了人生的主要目的，然而我自己身历其境，便做了爱情的俘虏，成为最愚蠢的爱情的奴隶。我努力奋斗，都没有用。我不会跪在你的膝前，拿“我爱你”的话触犯你的耳朵。请你不要怕，我还不致于变到那样。然而有一件事是应该向你说的。〔激情地说〕没有了你，生活便成了苦刑……我不能够再忍耐下去了。我不是一个孩子，也不是一个少年，我知道世间也许还有不少像你这样的人，可是我的灵魂已经被一道不可抵抗的引力摄去，摄到你的身旁，使我不能自主。我的心乱极了。……我不再认识我自己了，我也不愿意再认出我自己。〔声音较为安静〕你从前天天到印刷所去。……这是一刀一割的苦刑，我逃走了，我想免掉这苦刑，……但也没有用。这不再是一时的幻想，这是强烈的，可怕的，坚深的，盲目的，专断的……欲望。如果这就是爱情，……呀！ 这真是地狱！

安娜：〔异常感动〕华西里！ 来〔她把面孔掉过来向着他，脸上

带着温柔的微笑。华西里猛然一跳便到了她的身边。她举起双手，抱着华西里的头。华西里不能自主，毅力消失了，机械地跪倒在地上。安娜温柔地说〕那么，你清醒过来吧。还你从前骄傲的华西里吧，找回你的全部勇气来。如果我把……〔声音更低〕我交给你，你便能够复原过来么？……〔华西里昏迷无力，面孔在安娜的手内，他狂热地望着她〕孩子……我最亲爱的。……〔她慢慢儿放下华西里的头，一面自己也俯下去，他们两人的嘴唇合在一处，接了一个长久的热情的吻。这时候华西里放在安娜腰间摇动着的手便伸出来紧抱着她的腰，自己也站立起来，……好像还想把安娜的嘴唇压得更紧些。安娜放开了华西里的头，两人面对面，眼对眼地站着不动〕亲爱的傻孩子……

华西里：〔贴着她的身子〕啊！不要和我说话，我只明白你在这里。啊，我一生的欲望，我未认识你以前，我就觉得你时时刻刻在我的心里唤我了。……〔过了一刻他抬起头，望着安娜〕

安娜：我可怜的爱人，你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你竟然等到这么久？

华西里：〔悲哀〕难道你竟然没有猜到？我的欲望，我的痛苦终夜萦绕着你，那个时候你还能够安睡吗？它们的手在梦中抚着你，不过是非常温柔，所以竟然不曾把你唤醒来……

安娜：那么你也受够苦了？

华西里：〔好像醒了一般〕这是你吗？安娜，这真的是你吗？……我还不曾发狂吧？〔双手抱着她，清楚地说〕安娜！……我不是在做梦吗？……这是可能的吗？我抱着的真正是安娜吗？……〔抱怨〕为什么我应该受这么大的痛苦？为什么这日子来得这般迟？

安娜：华西里，难道幸福就从没有来迟的时候吗？

华西里：有是有的。〔他极力驱散忧郁的思想〕然而幸福已经在这里了，我已经有了它了，还管其余的事做什么？

安娜：没有人会相信平日骄傲不屈的华西里竟然跪倒在地上。〔笑〕

华西里：我最亲爱的！〔他把她的手指一一地吻遍〕

安娜：像我们这样庄重的人，居然也拥抱接吻，别人看见不晓得会说些什么？

〔两人笑起来。从外面街上送来了一大群人的闹声。

华西里：〔不安，凝视着安娜的眼睛〕啊！我的幸福，……我心爱的新生的幸福，〔他闭着眼睛，用手在空中乱抓，好像要捉住逃去的幻想似的。外面的声音更大了〕它逃走了，……它飞去了，……它逃了……我不愿意失掉它。

安娜：〔责备声，把手掩住华西里的嘴〕我的华西里。……华西里，……〔她侧耳静听〕下面有什么事？

华西里：〔装出不关心的样子〕罢工工人聚在各教堂里面。这个教堂也是他们的一个集合地点。他们现在预备游行，然后散去。

安娜：〔惊喜〕啊！我还没有知道，很久我就得不到一点儿信

息了。来,我们到窗前去看看。〔闹声愈增高〕

华西里:〔哀求;焦虑〕不,不,不要到那里去。……我的新生的幸福,……〔独白〕不要给我把它偷了去。

安娜:华西里,你让我去吧。〔她吻他的前额,站起来〕来,我请你过来。

华西里:〔还跪着。他做出在捉那看不见的飞翼的样子〕它逃走了,……从我这里飞去了。……

〔街中起了歌声。群众走过广场时,房里又听得见别种闹声,以后歌声便减低了。

安娜:你听见吗?

华西里:〔绝望地跳起来〕他们唱些什么?我想跑出去对他们说:"散去吧!灾祸就在前头!"

〔他也走去和安娜同立在左边窗前。

安娜:华西里,看呀!多么好看!……群众的镇静真令人起敬,看他们多么坚决地向前进!他们的冷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简直不像是俄国人,他们好像从来就不曾知道有哥萨克兵和笞刑似的。……我心爱的华,我们的痛苦并不是徒然无益的,我已经隐约看见那伟大日子的曙光了。我的华,我是多么幸福啊!〔她紧紧地靠着华西里〕

华西里:〔惊恐〕安娜,你不听见……马队,马声?

安娜:疯话,幻觉,……你过于兴奋,过于疲倦了。

华西里:真可怕!……〔绝望〕安娜,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失掉你。〔他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安娜：〔抚他的颊〕华西亚[1]，安静些。你看工人在街上整队游行，你看他们的憔悴的形状。……啊，多么大的快乐鼓舞着他们，他们知道明天就是属于他们的了。〔略停。他们看。安娜突然吃惊〕果然……现在我仿佛也听见什么声音了。……看……那边……在广场左边不是马队吗？……〔华西里伸着头向安娜所指的方向望去，猛然向后退，直退到房子中央，靠着椅背站住，侧耳静听，好像预料到有一个可怖的变动就要发生，安娜依旧张望着，一只手伸向着后面的华西里〕他们把子弹上膛了！……〔略停〕可是我们的人还是不停地向前进。华西里，听他们在唱歌，他们毫不顾虑，毫不逃避。〔她快乐地跑到他的面前〕华西里，你不听见吗？他们在唱歌，不怕马队的枪，他们去，他们去。……

〔这时候群众已过了广场，远去了。他们的歌声还可以听清楚。

华西里：他们同从别的教堂里出来的队伍会合了。

安娜：华西里，听，他们还在唱歌。

华西里：〔同前〕安娜，他们不会遇到什么事情，他们要平平静静地散去的，他们会自己解散的，一定，一定。

安娜：〔出神〕华西里，他们还在唱歌。

阿利娜：〔轻轻地走进来，走到左边窗前，伸出手臂指着窗外，带着一种深的感情〕你们听见吗？这是我的亚历克西常

---

① 华西亚：华西里的爱称。

常唱的歌。〔她开了窗，歌声响得更高，然后又慢慢儿低下去〕这不是一首很好的歌吗？看他怎么唱！他总是唱得声音很低，生怕让他父亲听见。

安娜：〔得意〕今天，今天人们公然在大街上唱起来了！

〔阿利娜也唱歌，她想和着街中的歌声，可是不成功，于是她便高声念着歌中的字句，一点不像歌声，然而却带着感情和热心，这感情与热心随着街中送入屋里的歌调的音节而增加。

阿利娜：〔唱〕

我旆，我旆，
翻飞于王座兮，
旗波荡漾血色红。
暴君，暴君，
歼我民以枪炮兮，
我脂我膏溅飞幢。
赤血，赤血，
洒我无辜之赤血兮，
独夫民贼将震恐。

〔安娜惊异地望着阿利娜，便低声和着她唱下面的一节，华西里机械地和着这两个女人随便唱几句。

我声兮怒且高，
我心兮壮且豪；
敲血钟而放歌兮，
我将引同胞入自由之道。

我声高兮我心豪，
歌声直上干云霄！

〔远处放了一排枪。华西里带着恐怖，将两手抱着头。阿利娜慢慢儿埋下头，揩干眼泪，轻轻地走出房去。安娜与华西里二人依旧默默地站着不动，好像成了石头一般。街中的歌声顿时停止。远远地起了人群叫唤的声音，嘈杂得很。外面有些人又试来继续唱歌，但这没有用。人听得见几声断续的歌调。第二排枪声又起了。

华西里：〔哀求〕安柳达①！

〔黄昏渐渐侵入了这个房间。

安娜：我觉得“死”走过去了。

华西里：“死”在我们中间走过去了。〔第三排枪声又起。他用战抖着的声音叫〕安柳达！

安娜：〔愤怒〕我们的忍耐完结了。我们现在应该加倍热心地工作。

华西里：〔破声〕安柳达，闭住嘴，这太残酷了。

安娜：〔慢慢儿走近他，带着焦急地温柔地讯问〕华西亚……

华西里：〔大声〕我冷，我冷；走得更近一点。〔安娜走到他面前，他一把就抱着她〕一个严酷凶残的力量要把你从我的怀中拖了去。而我，我不愿意失掉你。〔好像在请求谁似的〕不要把她给我夺去吧。〔略停〕这不过是一场梦。……梦过去了，……过去了！……

① 安柳达：安娜的爱称。

安娜：华西里……你还记得在拉丁区[①] 人们爱唱的那首短歌吗？〔唱〕

我生无多，

有愿难酬，

一场春梦，

万事俱休。

华西里：〔机械地〕万事……俱休！

阿利娜：〔哭着跑进房里来〕呀！，天呀！ 多么可怕！ 沙夏刚刚被人抬了进来，满身都是刺刀伤。

华西里：沙夏！〔他急得满房跑，好像疯了一般〕

阿利娜：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那可怜的母亲！ 我到那里去了。〔她急急走出〕

安娜：无处不是痛苦！

华西里：〔疯狂似的声音〕安柳达，走吧，我们逃吧！ 安柳达，快点！〔他忽然又不做声。过了一刻又说，好像在请求似的〕只要一小时！ 我只要一小时！ 只要过一小时可以忘却一切的时间！〔又停〕还不曾呢！〔门铃声短短地响了三下，他叫〕还不曾呢！ 还不曾呢！〔然后又急急低语〕还不曾呢！ ……

安娜：有人按铃。是来找你的。

华西里：〔同前〕还不曾呢！ 还不曾呢！

安娜：华西里，阿利娜到隔壁人家去了。有人按铃。

---

① 拉丁区：巴黎的第五区。

〔华西里镇静地向门走去。安娜走到左边窗前看窗外的情景。葛勒高同华西里进来，他在半黑暗的屋子里面看不见安娜。他们两人站在门边低声急语。

葛勒高：时候到了，轮着我们动手了！ 我们应该动手……

华西里：〔应声〕我们应该动手。……

葛勒高：你还可以问吗？他们在那边堆起了障碍物。……街中溅满了血。……杀死了多少人，我们还不清楚。那么……后天……

华西里：〔痛苦地应声〕后天，后天……

葛勒高：〔吃惊，庄重地问〕你不愿意吗？

华西里：〔略停，闭着眼睛忍痛决绝地答道〕不是。

葛勒高：华西里，怎么？

华西里：〔同前〕没有什么，……那么一定后天。

葛勒高：园街和堡街。

华西里：〔插话说〕我担任园街。

葛勒高：很好，随你的便。一切都会预备齐全。……祝你成功。再见！……

〔他们两人握了手后葛勒高便出去了，华西里好像生根在门口不能移动似的，两眼望着葛勒高的背影。

安娜：〔轻轻走来〕什么事？

华西里：〔机械地〕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一件不重要的小事。

〔他们同坐在沙发上。

安娜：〔担忧〕然而你在发抖，华西里。〔她捧着他的头〕

华西里：〔俯着身子，紧偎着安娜，慢声说〕呵！让我的头放在你的怀里，……可怜的头！

安娜：〔温柔地〕华西亚，安静些！

华西里：〔疲倦〕守着我。

安娜：睡吧，华西里，睡吧。

华西里：〔像在梦中一般〕啊？好香！你头发的香气。

安娜：睡吧，可怜的孩子。

华西里：〔哀求〕我只要一刻！

安娜：我摇着你睡。……睡吧，我最亲爱的。

华西里：只要一刻，我只要一刻！

安娜：不要响，闭嘴……

（幕慢慢落下）

第　三　幕

〔一间陈设朴素的客厅。左边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张小沙发。桌上放着茶罐和茶杯。右边有一张旧式的写字台，上面除了别的东西外，还有一对三棱式的烛台，插满了蜡烛。左右各有一扇门。靠里的墙上有一排窗子，共有三扇窗门。

〔这是晚间。巴白拉、戴尼亚、马利亚、安娜四人在用茶点。桌上有一瓶酒，几个酒杯，一些点心。

马利亚：〔穿着拜客的装束〕安娜。……你在这里住了很久吗？

巴白拉：你到了两个星期，是不是，安娜？

安娜：是，算来应该有两个星期了，姑妈，在你这里，日子过得真快！

马利亚：你还过得很快活吧？

巴白拉：她很少出门，整天就在家里。

安娜：我在这里很好。我这一次是来看我姑妈的。

戴尼亚：〔也穿着拜客的衣服〕你的话很对，如今在街上散步，一点趣味也没有。到处都是可疑的人，……满街都是兵。

〔安娜与戴尼亚二人还在谈话。

巴白拉：〔向着和她同坐在沙发上的马利亚说〕她不愿意出去，……只有这几天一个和她一道从圣彼得堡来的女朋友病了，她才不得不去看她。……那可怜的女孩子病中没有人陪伴，所以前天晚上安娜守着她，直到夜深才回来，我真是担心得很！那天正是发生流血惨剧的日子。……真可怕。

马利亚：到了今天，情形也没有变好一点。

巴白拉：〔惊慌〕什么？告诉我，有什么事？

马利亚：警察挨门挨户搜查，没有一家不受害的。

巴白拉：〔更加焦急〕搜查！〔她用双手抱着头〕

马利亚：我隔壁那位太太明天要带着她的孩子出国去了。

巴白拉：〔同前〕怎么一回事？

马利亚：她说如果俄国不取消护照这个东西，她便永不回来。

巴白拉：情形真的就坏到这个地步吗？

马利亚：她的丈夫是一位律师，他说以后的情形一定会更坏。

巴白拉：然而我相信从昨天起人心就安定多了。是不是真是这样？

马利亚：然而，亲爱的巴白拉，据说城外一带都被军队蹂躏了，血流遍地。就是在城里，人也不敢穿过一条大街。

〔她们两人还在谈话。不过声音渐低。

安娜：〔她站在窗前，和戴尼亚谈话〕我从前住在中学里的时候，我就到这里来看过我的姑妈。

戴尼亚：现在你在圣彼得堡念书吗？

安娜：〔略略有点为难〕是的。

戴尼亚：很奇怪！好像不久以前我还在城里看见你。

安娜：〔同前〕你不过想想罢了。

戴尼亚：啊！大学的生活，多么好！每天听讲……又有很多的同学！这是我时时梦想的事！

安娜：为什么不使它实现呢？

戴尼亚：〔低声〕我们家里出了一件不幸的事。

安娜：真的？

戴尼亚：我哥哥是一个大学生，他加入了革命党。……三年前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从此以后我们中间就没有人敢在父亲面前提起大学了。〔改变了话题，望着窗外〕这里的风景多美！

安娜：〔心不在焉〕是……公园……还有……这就是歌剧院。

戴尼亚：〔从左边的玻璃窗向外面看〕从这一边可以看得见园街。啊，你看，这一连串望不尽的街灯！然而街上依旧是一样地凄凉！我绝对不敢一个人沿着那一带铁栅走。

〔戴尼亚仍向窗外看。这时候那个正和巴白拉谈话的马利亚在略为迟疑之后，便小心地从衣袋里取出一张摺好的印刷物来。

巴白拉：〔惊奇〕什么东西？

马利亚：我在楼梯上拾来的。我经过几家门口都看见这种印刷品，我走进你家，我的脚踏着这张纸，我便把它拾了起来。……然而它在我的袋里是很危险的。我不敢把它带回家里。天保佑！要是我丈夫知道还得了！我想急急看它一遍，然后把它放回到楼梯上去。

巴白拉：让我看看，亲爱的马利亚，我也想读一遍。这也许是革命党人的传单。

〔她们埋着头正预备读印刷品，忽然听见娜达丽在前堂里说话。

娜达丽：〔在后台内〕太太在家吗？

〔马利亚急忙把印刷品藏在衣袋里。娜达丽从右边入。她的年龄在四十五岁左右，穿着旧式衣服，打扮得像年轻女子一样。举止轻佻，言语迅速，不歇口地喝茶吃点心。她进来的时候有点傲慢的样子。

娜达丽：各位，晚安，你们大家都好吗？

巴白拉：〔介绍安娜〕这是从圣彼得堡来的我的侄女，安娜·利堪斯加亚。

娜达丽：〔和安娜、戴尼亚等握了手，便坐在桌子面前，巴白拉递了一杯茶给她〕我的朋友，你们相信我刚才遇见了这样的一回事吗？我，一个宪兵队大队长的太太，居然在街上被他们扣留住了。……一群在街上闲荡的兵大概闲得难

过，所以拿我来消遣。……你们看我，我有点像一个危险人物吗？……有人会把我当作一个社会党吗？……他们要去捉拿他们的社会党，那倒是可以的，然而他们不应该来打扰旁人。你们想象看，这一群没用的兵围着我，向我要护照，问我有没有钱！……然而他们也觉得事情有点不妙了。我便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我又说出我的姓名。你们想象看，他们马上就做出了那种可笑的样子！……一个年轻的军官慌忙跑上来给我行礼，说了许多认错的话，才把他的手下人带走了。……这个年轻的军官很漂亮。……他的两只眼睛不住地望着我。……倒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真讨厌！〔她喝茶，缓缓气〕这个小伙子真漂亮！可惜我……〔这时候突然有点觉得自己说的什么话，马上就顿住口，脸上通红，连忙改变声调问巴白拉道〕巴白拉，你为什么从不到我家来？我很想你来的。……我不过到你家来暂坐片刻。……我要到歌剧院去，现在时候还早。

巴白拉：我的丈夫今晚也要到那里去。

娜达丽：巴白拉，你不去吗？

巴白拉：我不大舒服。我头痛，而且已经买不到票子了。我的丈夫是和他的同事们一道去的。

娜达丽：今晚的节目非常好。听说总督也要来。

〔伊凡·帕夫洛维奇从左边入。这是一个五十岁的人，穿着俄国官吏的制服，头发灰白，梳得很光，唇须很粗，相貌威武，鼻子深红。他已经喝醉了，但在后面谈话之际，他依然不停地喝酒，一小

杯一小杯地喝。

伊凡：各位太太，晚安，大家都好吗？〔他和众人握手〕

娜达丽：伊凡·帕夫洛维奇，我听说你也要到歌剧院去。

伊凡：自然。……今晚要给芙洛娜做个面子才行。我们的同事一共定了三个包厢。〔恭敬地〕总督大人今晚一定很满意。

娜达丽：一定预备得有欢送的仪式吧！

伊凡：不用说！我们要去给那位舞女牵马。

娜达丽：谁？你们诸位先生？我想这是年轻人的事情。

伊凡：〔不高兴〕啊！不要提起如今的年轻人吧。他们没有一点用处。他们中了新思想的毒，染了西欧的疯狂病。一个有脑筋的人听见他们谈话。就会生病。〔得意〕我们亲自去给芙洛娜牵马。

安娜：她有多大的面子！为什么要这样？

伊凡：〔带着责备的眼光看她〕这样才可以使总督大人满意。……而且她对于我们国家也有很大的功劳。她使我们这个大人物的生活里有了愉快的点缀。她给他安慰。总督大人是俄国的栋梁：没有了他，我们不晓得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了他，所有那些社会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和或者我不知道的什么主义者就会把我们赶跑了。然而总督大人是有办法来惩治他们的。〔斟满一杯酒〕

巴白拉：不喝点茶吗？

伊凡：〔粗暴〕不，谢谢你。〔把酒喝干〕他要枪毙他们，绞杀他们，把他们驱逐到各个地方去，那么俄国就会干净了。那

一群应当开除的大学生和讨饭的犹太人……

安娜：〔她和戴尼亚同坐在右边小桌旁，这时便插话道〕然而伊凡·帕夫洛维奇，再没有比我们青年人更可怜的了。

伊凡：〔惊讶地掉过头望着安娜〕这叫做咎有应得。……可惜你居然同情那般东西。你要知道，如果你不是我妻子的侄女，我连你也要疑心起来了。……〔安娜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只管低头和戴尼亚看照片，不听他的以后的话。伊凡便掉过头，仍和他这一桌的太太们谈话，不过声音颇低，为的是不要安娜听见〕真正奇怪，一种真正的传染病。许多很体面的人也受了邪说的迷惑，一天到晚就来麻烦我们的皇上，向皇上呈递什么请愿书，干这一类的糊涂事情。〔他又斟了一杯酒〕

巴白拉：真的，不喝茶吗？

伊凡：〔生气〕不，不，我喜欢喝酒。〔他喝酒，然后又继续说下去〕像总督这样的人是很不可少的。像前天那样，能够恢复秩序，全靠着他。

马利亚：这么好的秩序！恐怕还要流血呢！

伊凡：什么血？你把那叫做血吗？……一群光棍……一些工人和别的东西，……呸！

马利亚：你不承认昨天铁道和银行的办事人也参加罢工吗？

伊凡：然而亲爱的马利亚，他们全是一样。他们不想做事。他们所谓罢工就是满街走，满街唱，干扰一般安分的好百姓。前天，我因为头一夜到一个同事家去参加洗礼，这次是双生子，礼节不得不较平常繁重一点，所以弄得人很疲

倦。这一天我很瞌睡，头也有点昏，正打算睡一下子，这般东西却叫起来，闹得我睡不成……真混帐！〔又斟了一杯酒〕

巴白拉：〔哀求〕你喝点茶不更好吗？

伊凡：〔粗暴〕讨厌！总是你的茶，……我要喝酒。……

巴白拉：然而你怎样去看戏呢？

伊凡：亲爱的，你知道我的酒量并不比别人差。……大家都高兴的时候，为什么，我一个人就不该高兴呢？可是，啊，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略停〕啊！对了，说的是社会主义者，……那般人主张人人平等。真是在胡说！……他们不要官吏，你们想象看：……没有了我们，俄罗斯还成什么样子？……〔喝酒〕越说越使我生气。〔又喝干了一杯〕

娜达丽：〔庄重〕听说他们聚会的地方大半是在坟山附近，地底下。……好凶恶的东西……每个新入党的人都要割出一升血。这是作写信用的。他们用这血来写信给皇上。

伊凡：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什么都不尊敬。他们不敬上帝，不敬皇上，只敬——〔突然闭口〕

娜达丽：什么？

伊凡：这些太太不知道，〔做出道学先生的样子〕我不敢说。

娜达丽：〔坚求〕伊凡·帕夫洛维奇！我请你说。

伊凡：〔问巴白拉〕亲爱的，应该说吗？

巴白拉：〔勉强〕我只知道他们不敬上帝，不敬皇上。他们不信偶像。

伊凡：〔指手划脚〕对的，对的，〔埋着头低声说〕他们只信……不穿衣服的女人。〔连忙张眼四顾，要证实安娜与戴尼亚不曾听见〕

娜达丽：真可怕！

安娜：〔走近〕还在谈政治。

伊凡：好，你有理，不谈那般狗社会主义者了。

娜达丽：〔取表出来看〕我们应该上戏园去了。

巴白拉：走这道门。

〔娜达丽与巴白拉起身预备走出去。

娜达丽：〔对巴白拉说〕你三个月不到我家，还是我先来看你。你不害羞吗？好，伊凡·帕夫洛维奇，来吧？

〔她和众人握了手，然后出去，伊凡喝干了最后一杯酒，也跟她去了。屋里静寂得难受。

安娜：〔冷笑〕亲爱的姑妈，你为什么不去看这样一位体面的太太呢？

巴白拉：她不来打扰我，我就很幸福了。我很疑心她。她很可以叫人到这里来搜查。

安娜：这里，在一个政府官吏的家里！他们在这里能够找出什么来呢？姑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马利亚伸手进袋里摸索，不安地向四面张望。

巴白拉：〔记起了〕不错，不错，我们忘记了。马利亚，我们看吧。

〔马利亚取出印刷物，摊开预备读。突然，巴白拉站起来，跑到门前把门锁上了，然后回来，俯着身子看马利亚手里拿着的传

单。安娜和戴尼亚也走近来听马利亚读。

马利亚：〔声音很平和，没有高低，略有点快〕“此次全城数万工人同盟罢工，足以表示反抗之诚意，亦为大革命之先声。知识阶级多与吾辈结合。城中各执事皆弃其职务，加入吾人队伍。中学学生更与工人一致行动，即彼立宪党亦起而反对政府矣。俄国政府之昏庸残暴为全世界之所共知，彼竟遣派野蛮之军队，屠杀和平之工人，虽妇人孺子亦不免遭其荼毒，马脚践之，皮鞭笞之，枪炮轰杀之，军刀乱斫之。……”〔她读到以下的句子时，这四个妇人做出各种姿势，表示她们的憎恨与恐怖。安娜在四人中算是最镇静。马利亚的声音颤抖着，她愈想抑制她的逐渐增长的感情，声音便抖得愈厉害。她愈读下去愈慢愈低，时断时续〕“……吾辈目击此种惨状，终生亦不能忘。……夫民众不过静肃哀歌以呼吁于彼等所尊为父母者，乃彼不省其所由，竟以武力从事，歼以如林之枪，溅满平民之血，妇女何辜，亦遭诛屠，按名颂冤，不胜册载。……”〔她住了口，望着另外三人的惊恐的眼睛，深深叹了一口气，又继续读下去〕“……此种惨状，诚非笔墨所能形容。吾辈用特暴露于俄国民众及全欧人士之前。设有人能见之而不愤恨，更不即起而保护吾辈者，则从此希望绝灭，大义沉沦，而吾辈之姓氏亦永沦地狱。俄民之血将泛滥于全欧，而‘自由’与‘正义’等等欺人之言亦将为之扫荡净尽，今而后当不复有身殉此等美名者矣！……”〔马利亚读到这里便住了口，倒在椅子上，头向后，传单从她

的手中落在地上。屋里沉寂了片刻〕

巴白拉：〔拾起来，低声读下去，但声音很激动〕"……吾辈舍奋勇而前更无生路。即各国人士亦皆注目于我辈之斗争，同情于我辈之运动。与民贼战，此其时矣！……前日之微火，瞬息之间即可成燎原之势，阳光将普照俄国之黑土，而世界亦将得自由之光明。……"〔她异常感动，不能再读下去〕安娜，读下去吧。

安娜：〔声音里充满着憎恨，接下去一口气把传单读完〕"……由任意践踏之奴隶，得为自由平等之人民：由黑暗之时期，得成光明之世界：无他，止恃少数者从容就义，偿此代价耳。惨痛之过去已成陈迹，而幸福之未来方兴未艾。以一己之热血购还同胞之自由；以个人之牺牲争得万人之安乐，此正人生最高之义务。吾辈慕义之心，何敢后人。同志，同志，其奋起而前进乎！"

马利亚：〔站在房子的中央，做出要把钱袋给谁的样子。听见安娜读出的最后的句子，她不能再忍耐，激情地叫起来〕他们的地址在哪里？〔她拿起传单反复地察看，却找不出地址来，便把传单揉成了一团〕到哪里去找他们？到哪里去找他们？〔她闭了口，沉溺在深思之中，垂下手来〕

〔众人都不言语，屋子里沉寂得难受，这时候好像什么希望也消失了。

马利亚：〔突然下了决心，走到巴白拉面前，握着她的手〕对不起，巴白拉！戴尼亚，我们走吧。

〔众人默默地握了手，齐向右边的门走去。但门已经锁上了。

巴白拉便跑去转了钥匙，开了门。马利亚与戴尼亚出。巴白拉与安娜还留在屋里，彼此相看，不发一言。过了一刻。

巴白拉：恐怖的日子开始了。

安娜：姑妈，也许是好的日子要来了。

巴白拉：〔起先用不安的眼光望着安娜，好像有什么话要不由自主地吐了出来〕安娜，安娜，我应该向你说……

安娜：〔极力镇静自己〕什么？

巴白拉：我应该向你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急语〕他们藏了一堆禁书在我这里。

安娜：〔非常高兴〕姑妈，在这里？在你家里？

巴白拉：在那边，在书橱里。

安娜：〔高兴，而且赞美她的姑妈〕你不怕姑爹知道吗？

巴白拉：他从来不看书的。〔突然生了恐怖，急语〕然而现在到处搜查得很厉害，我很害怕……

〔女仆加狄亚从右边门入。

加狄亚：太太，对不起，百货商店的一个女店员要见你。

巴白拉：〔惊讶〕女店员……

〔加狄亚出，进来了一个青年女子，手里拿着一个大的纸盒。

少女：我恐怕来迟了。

巴白拉：我并不曾定购什么东西。……

少女：本该塞尔该·米海洛维夫来的。……

巴白拉：〔吃惊〕他怎样了？〔少女望着安娜，迟疑不语〕不要怕。只管说。

少女：〔悲声〕塞尔该被捕了。

巴白拉:〔绝望〕天呀! 天呀! 〔仔细看了少女一分钟,然后痛苦地说〕你到这里来? 你这么年轻,……你就已经开始? ……

少女: 我们应该早点开始才对。一个革命者的生命是很短促的。他们决不肯让我们活到老。

巴白拉: 那么,你是来代他把东西取回去的。拿去吧,……快点,……我很怕。

少女:〔悲哀〕我又带了一盒来,……满满的一盒。

巴白拉: 然而我不能够再留下了。……可怜我吧,……我不能够再把它们留下,如今到处搜查得很厉害……

少女: 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 近来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放在你这里倒还是最稳妥的。……

巴白拉: 我很怕……这些日子乱得很,……搜查得很厉害,……我夜里再也不能够安安稳稳地睡觉了。

少女: 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怕的日子来了。我们的同志死的死了,捉的捉了……巴白拉夫人,请你留下吧,只有这一次了。

巴白拉:〔内心斗争了一会儿〕你的意思既是这样,那么就留下吧。〔少女感激地握她的手。巴白拉突然记起来〕塞尔该在监狱里。他们会要他供招出来的,……不,我不能够,……我不能够。

少女: 你怕什么? 难道你还不认识我们这些人吗? 〔兴奋〕就是在俄国也没有一种刑罚可以使我们害怕。〔她预备走出。安娜急忙走到她面前,默默地和她握手。少女出〕

〔安娜忽然跳起来抱着巴白拉的颈项。

安娜：姑妈，亲爱的姑妈，我多么爱你！

巴白拉：安娜，你看，你要把我闷杀了。

安娜：你是这么好。

巴白拉：你疯了。〔然后转身立在中间一扇窗户前，往外看〕你看……总督的车子刚从园街来。

安娜：何以这样迟？

巴白拉：他是专门去看舞蹈的，……看，他下车了。

安娜：〔看〕警察厅长和他一块儿。

巴白拉：众人都俯身对他行礼。

安娜：这只是资产阶级。我很讨厌这般侦探。〔她掉过身子不看窗户〕啊，这几天我找到了不少的幸福。难道我应该装做瞎子不看见我周围的一切事情吗？啊！我又有勇气了，我们的事业还不曾死。

巴白拉：〔吃惊〕"我们的事业？"

安娜：〔热烈〕是，姑妈，我们的事业。

巴白拉：你也是。……我从来不曾疑心过。……

安娜：不幸我们都是。连自己的亲戚也不该轻易相信。……有人按铃？这是谁呢？

〔门铃声短短响了三下，按法是很特别的。

巴白拉：〔吃惊〕等着我去看来。〔她出去又走回来〕安柳达，一个年轻人，他是来看你的！

安娜：不要怕。这是华西里，一个朋友，一个英雄。

〔门铃声又响起来。

巴白拉：安柳达，安柳达，小心点！我怕得很！我应该走开吗？是不是？

〔安娜伴着巴白拉走到左边门口，巴白拉进去了。华西里入。他慢慢儿走着，脸色白得像死人似的，裹着一件大衣。他先把四面望了一望，然后走到房子中央，站住不动，好像看不见什么一般。

安娜：〔从左边走回来，远远地站住，惊骇地细看着华西里，不安〕华西亚，华西亚，原来是你？〔急语〕我明天就要来的，为什么你要这样冒险跑出来，我说要来，我一定会来的。

华西里：〔语不成声〕你用不着去了。

安娜：〔更加焦虑〕有什么事？华西里，告诉我，我请求你。

华西里：〔定睛直视〕我愿意……我应该和你再见一面。

安娜：〔同前〕华西里，你要去做什么事？〔她呆望着他的眼睛，好像要猜出他的心事，同时她的面貌上露出逐渐增加的恐怖，口里喃喃地说〕华西里，华西里！〔她突然明白了这是什么一回事，便绝望地叫道〕不，不，这是不可能的！华西亚，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你已经？……〔她闭了嘴，脸上起了一阵痛苦的痉挛，圆睁着两眼凝视着华西里〕

华西里：〔忧郁〕应该如此。……

安娜：〔闭目，忍泪〕应该如此！

华西里：〔同前〕时候到了，……血钟响了。……

安娜：〔悲哭〕血钟，丧钟……

华西里：我觉得我好像是被压迫民众的一只胳膊……这个行动是应该的，我应该完成它。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推动我，引导我，命令我去做。……

安娜：华西里，你是属于我的，……现在这么快地就把你失掉了。……华西里，难道真应该这样快吗？

华西里：安柳达，你给了我不少的幸福。然而幸福是危险的东西，我几乎失掉了对自己的信心。如今我恢复了昔日的力量与和平的心境。我这只手不会辜负我。我迈着大步向死走去，我一点也不害怕，然而我一想到你，安柳达，我多么悲痛啊！〔安娜定睛望着他的眼睛，想说话。然而喉咙像被什么阻塞住了，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的手不会战抖的，不过我愿意有你在身边，觉得你在场，听着你向我发命令："去！"

安娜：〔出神〕是，我一定陪你。

华西里：你疯了……孩子！不是这样。他一会儿从歌剧院出来，就要经过这里……你应该放一道亮光在这窗前，当作一个暗号，一个命令，一个最后的问安。我已经遣走了那个预备来给我发信号的同志。在这最后的短促的时光里，我愿意只和你一个人在一起。〔指着右边窗户〕那边，在公园旁边，我要坐在树荫里的一个长凳上，半醒半梦地望着你的窗户。我藏在那里，觉得好像你就在我的身边似的，直等到你点燃了你的诀别的信号。那时我就知道时候到了。〔略停，哀求安娜〕安柳达，好生注意，不要使我错过了机会。

安娜：〔呜咽〕要我发信号叫你去死，要我发信号使我们两人永远分离！……这……这是我做不到的事。……〔略停。突然有一个希望〕他一定走这里经过吗？他也会走堡街呢！

华西里：那里也有一个生命在等候他。

安娜：如果他走堡街，我们怎么办呢？华西里，快告诉我。我们就离开这个城市，是不是？我们走到远处去，到西欧去，在那里可以呼吸点自由的空气。我们在那里也可以为事业工作。单单六个月的幸福生活，是人人应该有的……过了六个月等我们想活动的时候，我们又回来。……然而至少应该有一刻幸福的光阴！华西里，我说得对吗？

〔他们两人带着爱怜的表情相对微笑。

华西里：〔脸色突然又阴沉起来〕我今生又多了这一笑。……生命的吸引力真是残酷……它把我拴得好紧。……安柳达，你叫我真难死下去。……自由也许会和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可是我看不见了。我应该去了。对于将来的胜利，我不能够活一天，活一点钟来享受它！然而我相信我今天敲了那口钟，我周围的人都会醒起来，安娜，也许你可以看见自由的俄罗斯。到了那一天，安娜，请你还记着我！……

安娜：华西里……

华西里：〔紧握她的手〕安柳达，永别了。〔安娜正要扑上去抱着他的颈项，忽然，看见他的身子略略往后退避，便站住

了〕今天，我应该鼓起勇气才行。〔他放了安娜的手〕永别了！

安娜：〔哀求〕还有时间呢！……

华西里：〔向后走了一步〕一个同志在等我。

安娜：〔同前〕等一刻！只等一刻！……

华西里：〔差不多到了门口〕时间快到了。

安娜：〔哭叫〕留着，留着，……不要去！〔她站在门口。望着华西里的背影两只膀子大张开〕

〔巴白拉从左门入，走到安娜面前抱着她。

巴白拉：〔温柔地说〕安柳达，什么事？你得着生病的女朋友的消息吗？

安娜：〔看着巴白拉，不懂得什么意思〕什么？你说什么？〔略停。独语〕为事业牺牲他的生命；……他的生命，这应该是一种快乐……然而牺牲的却不仅是他的生命！……

巴白拉：〔慎重〕什么？

安娜：啊！姑妈，不要问我。〔她在屋里大步走着，忽然又停住〕不，不会有那样的事……不会有那样的事！〔她跑到左边窗前，手护着眼睛，向外面看。巴白拉也走到她的旁边〕园街上一点也看不见。只有一边有街灯，另一边暗得很！

巴白拉：是，公园里从来没有灯的。

安娜：树丛好像从来没有过这样暗，那边，在歌剧院附近又多么亮。〔她从左边窗户仔细看出去，好像要在街上寻出什么东西〕

巴白拉：〔从中间的窗户看出去〕啊！车子已经动了。〔安娜猛然离开窗前，站在房子中央。巴白拉站在窗前向外面看，头也不掉〕过来看，他们要走这里经过。

安娜：〔昏迷。独白〕走这里经过？走这里经过？〔向巴白拉〕姑妈，你怎么知道？

巴白拉：〔同前〕车子都向着我们这一边，〔安娜带着恐怖走着，在桌子上拿了一匣火柴，走到写字台前，把烛台上的烛点燃了一支。她在那里站了一分钟，过后忽然起了决心吹灭了烛，把烛台放还原处。巴白拉动作同前〕警察厅长上车了。〔安娜擦燃了几根火柴，又一一丢开。巴白拉同前〕车开了。〔车子走近的声音可以听见〕现在总督上车了，看他周围的人还在鞠躬行礼呢！……

〔这时候第一辆马车的声音渐渐远了。安娜立刻燃起蜡烛，把烛台放在左边窗前，又转身跑回来，到了桌子前便站住。她怒目向前看。第二部马车的声音大大地响起来。有哥萨克骑兵护卫，马声嘈杂。一分钟后，巴白拉无意中掉过头，看见烛台放在左边窗前，正想把它拿开，刚拿到手里，炸弹便突然爆炸，响得像天崩地裂一般。窗上的玻璃震得粉碎。烛台马上从巴白拉的手里落了下来。街中人声嘈杂，哭声叫声、吹哨声呼唤声同时俱作。安娜跪倒在地上，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叫，眼光失神，口里喃喃地说话。

安娜：华西亚！我的华西亚！

巴白拉：〔定了神〕安柳达，你怎么了？〔她跑到安娜面前，安娜当时哭笑皆作。巴白拉温柔地抱安娜〕安柳达，醒过来，安柳达，安柳达！

〔安娜大大地睁开了眼睛，好像突然从酣睡中醒来一般。她向四面一看，挣脱了巴白拉的怀抱。

安娜：〔慢慢儿〕是，姑妈，你说得不错。〔揩干眼泪〕眼泪是愚蠢的！〔悲苦〕眼泪是愚蠢的！〔恨恨说〕眼泪是愚蠢的！〔叫〕钟响了，响了，响了！弟兄们，快前进！〔悲痛〕血钟！〔出神〕向前进……向前进。……〔幕急下，然而安娜的声音，还听得见〕向前进！向前进！

附　录

关于廖·抗夫

在二十五岁的年纪写了一篇剧本一夜之间便成了轰动巴黎的廖·抗夫(Leopold Kampf)是一个身材短小的神经质的人,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波兰克拉科。他自幼就爱好戏剧,从六岁起便常常到本城的戏院里看戏。他在少年时代加入了波兰社会党,是一个活动分子,后来在国内站不住脚,便亡命德国。二十五岁时他在柏林用德文写成了这本《夜未央》。柏林某戏院和他订约排演,在试演的那一天所有的观众皆一致赞美。然而公演的日期一旦宣布就遭警察禁止。抗夫便离开柏林,预备到别国去,但到了汉堡以后,他又曾和某戏院经理接洽。这一次的公演成功了,全场的观众深受感动,因此第二天警察便下令禁止再演。抗夫于是全然绝望,只得乘船赴美国。

这时候抗夫心灰意冷,不愿意再谈起他的剧本上演的事。然而他的一些朋友时常要他把原稿读给他们听,并且时常鼓励他,后来纽约的一家德国戏院决定排演他的德文原稿。这一次接连演了许多天,并不曾遭禁止。

巴黎艺术戏院经理这时候路过纽约，看见这个剧本，觉得很好。她便去见抗夫，和他订好条约，把原稿携回巴黎，请狄米耶君译成法文，由A布尔君排演，在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演于巴黎艺术戏院。公演之夜全体观众有若着魔发狂。第二天巴黎各大报一致作文赞美，称这剧本为无上杰作。此后两年之间连演百余次，无不满座。巴地牛大街本是荒凉的街道，这时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了。自三年前基士特马克尔的《本能》一剧在莫里哀戏院上演以后，巴黎从未有过如是之盛况。

A. 布里松在《时报》上评论道："……我们不能够拍掌喝彩。我们只有顿脚。我知道这种热诚一部分是由于神经紧张的缘故。然而在我们所感觉到的兴奋之中还有一种更熟思更崇高的要素。《夜未央》这悲剧，既富于感兴，而在艺术的描写方面又可列入不朽的名作之林。这悲剧是在为义务而牺牲幸福。至于这种义务是否正当，人们赞成政治暗杀的手段也好，或反对它也好，那都是戏剧以外的问题了。……戏剧作家的才能正是使我们去相信他的见解，偏袒他的主张。这一层，抗夫是成功的。我们很关心安娜与华西里。我们怜悯他们受着的灾祸。我们愿意他们幸福，……这个剧本是极其令人悲痛的。"

B. 尼哥勒在《费加罗》上批评道："我们不再是可怜的批评家，或者疲倦的夜晚消遣者了。我们是一群观众，在屏住呼吸地注视着表现于戏剧的环境中的激情的悲剧。"

C. 孟代斯在《日报》批评道："这是一本很简单，很可怕，

很动人的剧本。它把恐怖与温柔混在一起。它有幻梦，又有梦魇。这些女人(差不多都是少女)有小孩子的心，又有凶残的精神；她们富于怜悯心，也可以做凶狠的事；她们的野蛮的根乃是从她们的仁慈的爱来的。这些男子(差不多都是青年)没有别的希望，没有别的个人利益，只想着那般被践踏被虐待的不幸的人的普遍幸福；只希望他们的同胞以及全人类能离黑暗的苦境而得享幸福的光明。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去做凶狠的事。啊！他们以为这是必需的。……靠了剧本，靠了小说，靠了事实我们已经知道在俄国有所谓虚无主义者了。然而从没有过人像抗夫那样把他们表现得如此忠诚，如此慷慨，如此纯洁，如此英勇的。从前的基督教殉道者曾表现过这样崇高的牺牲精神，这样坚定的忠于信仰，这样可敬的甘愿受苦。为了救世的缘故这般新的圣哲便像恶魔那样地去杀人，去就死。他们的义务观念又使我们非常感动，十分赞叹。在最末一场里安娜以超人的意志给她所敬爱而又敬爱她的华西里发出灾祸的信号，让他与总督同归于尽，在知道他死了以后，又伤心着，哀泣着，喘息着，在一阵出神的绝望之际像一个战士那样反复叫道：'向前进！向前进！'，难道曾有过比这还更悲惨，更伤心，更惊人的一个场面吗？我很可惜，因为初演的新剧本太多，我没有时间来和你们详说这本名贵的剧本怎样以艺术的美和崇高的对话来辩解为善作恶为公众福利而犯罪之举。你们自己去看吧，去听吧。我担保你们一定会被感动；你们觉得它之所以得着绝大的成功是很应该的。"

《夜未央》不仅忠实地写出了俄国虚无主义者的精神面

貌，最重要的还是在写出感情与义务之斗争，爱与死之角逐。在我所见到的描写爱与死的剧本中，这本《夜未央》要算是最好的了。

巴 金

后　记

校完了《夜未央》第三幕我仿佛做了一场痛苦的、但又是值得人留恋的梦。一九二八年我在巴黎得到这个戏的法文原本，和旧译本（李煜瀛译）对照读了一遍，发现旧译本中有误译及删节的地方，我不满意，就自己动笔另译。但这译稿在从巴黎到上海的途中被邮局遗失了。一九三〇年一月我又把剧本译出，交给一家小书店① 印过一千册。后来书售完，那个书店也关了门。

去年夏天我在开明书店门市部买书，遇见一位青年读者，他问起这本小书，说是很想读到它。他后来给我写信又提到这件事。他的热诚感动了我。我便在旧书堆里找出旧译本来，匆匆地读了一遍，交给印局去排印。校样送来的时候，我仔细地校对了一遍，改正了一些处所。我本想丢开自己的旧译本重新翻译，但不幸我没有多的时间，这是我应该向读者致歉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

---

① 小书店：指上海启智书局。本书初版时的书名为《前夜》。

秋天里的春天

〔匈〕尤里·巴基 著

《秋天里的春天》，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平明书店初版，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一版，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三版，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版，一九五一年十六版；一九五三年五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一九五三年十月二版；一九五八年六月香港中流出版社初版。现据一九九五年五月北京世界语出版社版《巴金与世界语》编入。

战抖而急速，
蝶儿，你飞向何方？
严寒背信地来到，
蔷薇与百合已经死亡。

在广阔的田野上；
只剩了枯萎的菊花，
在花上印下你最后的一吻，
将使你寒颤而身亡。

——柏里华：《最后的吻》

秋天。绿的凉亭枯黄了。霜蚀了的树叶从枝上落下来。但是太阳依旧透过窗户温暖地微笑着。它在向着桌上失了香味的华美的花儿谎说春天。只向着花儿么？不！向着每个人。也向着你，也向着我。阳光偷偷地进了心中，在下霜的秋天里拿了春天的回忆来温暖那些心儿。

秋天。在我的棕色头发中间已经现了几根银丝。秋

天(烦忧的生活)夺去了我脸颊的玫瑰色。霜蚀了的幻梦,我的灵魂的幻梦落了。……然而在我的心里依旧温暖地照耀着太阳:那爱情。它给了我的那一对爱人一个春天的幻境。只给了他们两个吗?不!也给你,也给我。爱的温暖爱抚着疲倦的灵魂,给了它们一些被阳光镀上金色的春天的幻梦。

春天在秋天里微笑了;眼睛更灿烂地发亮了。直率的乐观主义抚慰着心。老年人看见了自己的童心,便宽恕青春的轻浮行为;青年人带着虔诚的了解望着白发的前辈。是的,是的!这一切都体现在这一段关于淡淡哀愁的遇合的故事里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遇见过春天,都被春天吻印了不能忘记的回忆在心坎上。

这个故事就是我的编织幻梦的心的含泪的微笑。请热爱地接受它吧,因为我把它热爱地献给你们。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序于布达佩斯

一 帐篷里

“老爷，请！巴达查尔师傅已经在那里恭候你了。”那个脸上涂得奇奇怪怪的丑角说着，便带着谦恭的笑容揭起了帐篷的帘帷。

学生不觉暗笑着那个丑角的错误，只要稍微留心一点，也可以从他挟在腋下的一束书本上猜出来他离“老爷”这个称呼还远得很。他的胡子刚刚才长出一点儿。巴达查尔师傅就已经在恭候他了？他听到这种谄谀的招呼，很想笑出声来，可以使那丑角明白他走进这个破旧的帐篷，并不是因为就相信那个人的话，却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好玩的心思。他很想笑，再不然至少也要说几句庄重的话，然而结果他却默默不作声。在这揭起的帘帷里面现着一片黑暗。不管他怎样镇静自己，他还是觉得心在战栗，好像有一只大手压在他的胸上似的。他踌躇着。

“请吧！老爷，壮起胆子！过一会儿你的眼睛就会在这阴暗里习惯了。并且巴达查尔师傅的烛芯也是够亮的。那么就请进去吧。”

学生镇静着自己，抬起了头，装出随便的样子走进那半张开口的黑暗里去。接着门口的花花绿绿的破帘帷便落下来

了。他的平日习于阳光的眼睛不能够马上分辨出阴暗里的东西，要过一会它们才看见一线微弱的光从那一片漆黑中透出来，照见帐篷壁上的神秘的字迹，奇怪的图画。他不敢再往前面走，他怕会撞着什么东西，他很想出声咒骂，可是心的战抖压制了他的声音，束缚了他的意志。

"小友，过来吧，尽管大胆些！再走三步你就可以握着我的手了。"

这个温和的声音使学生的心平静了。他不觉微笑起来。他有点好笑自己刚才的这种一时的怯懦。突然间他觉得一只暖热的大手把他的手握住了。这是一只男人的手，涂得白白的，有着长长的指甲。他却看不见人像，也看不见面孔。这位不识者的黑衣服和那漆黑的背景混在一起，显不出一点轮廓来。过了一刻，他的眼睛渐渐习惯于这阴暗的环境了，于是他好像看见俯着的无定形的影子在他的前面跳舞。只有那一只涂得白白的温暖的手让他看出，和他在一起的原来是一个活人。

那声音又温和地响起来。

"请在这里坐下！请放心地坐下！……就这样吧！现在请看我的眼睛！"

学生觉得他的眼光是固定在两个磷样地发光的圆点上面。他不曾看见面孔。只有一对发亮的眼睛从黑布面具中间露出来，引住了他的注意。那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又压在他的胸膛上面。他这时已经后悔着自己不该那样地好奇了。他很想叫起来："不要恶作剧了，因为我实在完全不相信你！"虽然

他并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但是不知怎样他终于没有说出这些话。他的确不是胆小的人，他的学校里的同学都知道他是很勇敢的。然而现在他毕竟战抖起来了。啊，胡说！只有巧妙的恶作剧才会影响神经。

又过了好一会，巴达查尔师傅的声音问道：

"你要什么？"

那个丑角站在帐篷外面热心地招引主顾，说了些夸大的话以后，如今在这里面又有人发出这样简单而奇怪的问句，于是学生马上恢复了平静的态度，讥讽地回答道：

"你为什么要问呢？你的那个拉主顾的人说过巴达查尔师傅已经在恭候我了。那么要是他在恭候我，难道他还不知道为什么吗？"

没有回答，宁静了片刻。学生又觉得那一对有吸引力的眼睛和他的眼光连在一处了。他失悔先前的大意，因为现在这宁静使他的心上很不安。他想说话，然而又不能够，好像他的舌头已经麻痹了。突然他的听觉变得锐敏起来。他听出了一些声音，这声音是他先前不曾听见的。离他很近的地方叫唤着微弱的兽的声音。他掉转眼光到那里去看。不错，果然在那里！那是巴达查尔师傅的豚鼠。它们围着那放占星图的箱子低声叫唤。他的眼光现在已经没有拘束了，他清清楚楚地看出来这贫寒的帐篷里的陈设。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几个粗劣的凳子。一个角落里地上放着两个草垫子。一个垫子上面堆着一堆棕色东西，好像是个人形。然而他想，这大概只是一堆破衣烂布抛掷在一起，偶然做成了人形的吧。

巴达查尔师傅的声音把他的眼光从那奇形怪状的破布堆上引开了。

"你说得不错。……我的确应该知道你要什么。我还应该从你的眼光里读出这个来。……你现在正站在生活的门槛上。你很想知道的,不是过去,却是你的将来。你很强壮,准备去奋斗。你所期望于生活的很多,很多。你是不错的。青春的唯一权利就是——期望于生活的很多。……那么,你要知道你的将来,是不是?"

这个卖艺的人的声音偷偷地进了学生的心。这声音是温和的,平静的,音乐似的。他想不到算命先生会有这种声音。他本来以为这个人会像吹喇叭那样地对他说着种种无意识的胡话,他开心够了时就走回家去,把这花了当二十铜子的钱的趣事高声大笑地说给别人听。老实说,他对于巴达查尔师傅已经失望了。然而他还想花了这二十个铜子总要换得一点东西,这东西一直到他死都会有用。这样一想,他就觉得自己的心战抖起来了。他为着那将来恐怖。也许这个算命先生会说出一些可怕的事情来。不,他不愿意知道将来。为什么呢?他是不能够改变命运的。那么就让这个人说说他的现在和过去吧,只不要说到他的将来!而且要到说起过去的事,他当然很容易判断算命先生的本领。

"就请谈谈我的过去吧,关于目前的事也可以说几句。至于将来,这时候我倒不关心它。……也许以后等到——"

"等到你信服了我的本领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说这句话?好吧。请听我说!……现在我们两个人就一块儿从这帐篷里

走出来，再回到你的生活的路上去吧。把你的两只手给我……牢牢地看着我的眼睛。……就这样！……你马上就要同我一块儿漫游许多年月。……究竟多少呢？……是的，我知道的。我们要走回到你的摇篮旁边须得走十八年……你现在不要想明天的数学题目……不要去焦心那老荷马的诗。……就这样……安静地……我们马上动身了。……你懂得吗？你和我一块儿走，我们只在重大的事情前面站住。……”

那只看不见的手压在学生的胸上。他渐渐觉得自己的意志迟钝了。巴达查尔师傅单调地叙说着，他于是看见了那个人所叙述的一切。

“我们是站在小河的岸上，松林旁边。离开我的帐篷很近。我们现在就要穿过松林。……为什么你害怕穿过松林呢？因为月亮吧。……现在却不是在夜晚，只有我的帐篷里才是一片黑暗。……我知道，回忆使你难过。是旧的回忆吧？……婴孩时代的回忆。好吧，我们也会走到那里的。只要依着次序……一步一步地走，不要乱。……我们先走到那所房屋。是的，走到那所大的黄色的屋……走到杜德儿婆婆的面前。她的衰老的身子在窗前俯着。她在编结东西，或者补衣服，时而抬头去望窗外的路。她在等你。她爱你……虽然她并不是你的亲戚，她只是杜德儿婆婆。你的母亲在什么地方呢？……是的，我知道的。以后我们会回到她那里去。……现在你只管把那个数学题丢开，不要紧！我们现在就回头走去，不去管什么明天。……你看见你的床上墙壁上面有什么东西？……现在且不要去看那张用图画钉钉着的照片吧！老

实说，姬沙是个漂亮的姑娘，可是她骗了你。你不要伤心！你的确只想她，并不爱她了。你多少有点喜欢她。阿丽思·费多西是个更漂亮的姑娘，她能够笑起来像小鸽儿那样，媚人地，逗人爱地……在去年五月的远足会里，巴南约席先生当着她的面略微责备了你，你不必害羞！巴南约席先生的确不知趣；然而……是的，我知道，……你受他的好处不少。你来到这城里的时候，就靠着巴南约席先生的保护……是的，我知道，你并不恼恨他。他照顾你，就好像照顾自己的儿子。那么你的父亲在什么地方呢？呵……呵，我们已经跑了很长的路了！……可怕的回忆。……不幸的孩子。……你就因为这个缘故才害怕在月明影动的时候穿过树林……虽然那树林和这树林不同。那树林广阔地伸展出去，到了远方，到了外国。……我们再向前面跑吧，跑到那第一个回忆去。我握住你的手。……不，这还不是你的第一个回忆。你的房屋立在火焰里，外国兵排队走过树林，那时候你已经有五岁了。你从那地窖的小窗里看见了一些沉重的，不成样子的靴子。你的母亲呻吟着。地窖的深处吞食了你的哭声。……难道你就没有了更早的回忆吗？你在五岁时就已经染了迷信的习惯了。那迷信的恐惧折磨着你……现在我们才来到你的第一个回忆。……你的小手埋葬了死了的小鸡，很小的柔毛的小鸡。那时候你有四岁……第二天你就发觉你的妹妹的摇篮空了。你的父母也在埋葬。就因为这个，你才是这样地迷信吗？……难道你跳进了坟墓里，跳到棺材上去了吗？不要这样地迷信！……你要明白那种行为是弱者的养料。自然人家常常向你说过，你

会跟随你的妹妹到坟墓里去。他们错了。你看,现在你还活着,又强壮,又聪明,又肯努力。……现在你且把数学抛开吧!……你的父亲在附近的城里作工。母亲在家里烘面包,常常哭。……外国兵来了,他们把钱放在草垫子下面。神甫先生也把钱交给你的父亲。……有一次在黑漆漆的夜里忽然大炮声响起来了,你便和母亲躲在地窖里。是的,窗前有许多靴子,军人的靴子。他们打破了房屋门,进来拉着你的母亲,把她活活地拖出了地窖。你听见她的哀叫和呻吟,你吓坏了,你藏在桶后面。你在那里战抖了许久。月光从窗户射进来。外面一切都静寂了。……你饿得叫起来。你爬到梯上去。你的手被粘性的湿东西染红了。……你爬到了地窖门,你看见神甫先生睡在门口。他睡得很熟,所以他甚至不觉得你爬到了他的身上。在房里躺着那个先前住在你父母那里的外国兵,动也不动一动。你很惊奇,那一把切面包的大刀从他的胸上露出来。……你去找你的母亲。她不在屋里。你走出去,走到路上,走着又走着。月光照耀着。在路旁一株树上有一个长长的身体在枝上吊着。好奇心使你走到那里去。那个不动地吊着的长身体就是你的父亲。他向着你伸出了舌头,你以为他是在和你开玩笑。你也向着他伸出舌头,过后你就向他讨面包。你忍耐地坚执地向他说了许久讨面包的话,然而你的父亲只是向你伸舌头。……以后兵来了。他捉住你的手向你说话。你不懂他的意思,只看见这个兵在流眼泪。……他把你带到有许多兵士的地方。他们说的话你一句也不懂。他们把你放在车子上,坐在箱子和袋子中间。你蹲在那里嚼饼

干，又跟着那些伴守车子的长胡子，野蛮样子，常常干嚷的兵士们玩。他们送给你许多玩具：铜钮子，用过的弹药筒，空的小白铁箱。那些生了硬茧皮的手抚摩着你的鬈发，那些没有修过的脸擦得你的面颊发红。……有一次一个穿得漂亮的军人来了，叫唤了许久，指着你，又在叫唤。你的小小的心战抖起来了，因为那些兵都怜悯地望着你，眼里含了泪珠。……那位穿得华丽的先生走了以后，人们就把你带进火车里，火车跑了很久，很久。日来夜去，夜来日去，这样经过了几次。你只记起那个包扎着胳膊的兵，因为他把你藏在他的大衣下面取暖。……火车里充满令人呕吐的臭气，那些伤兵呻吟着。……有一次很多穿白衣服的太太们和先生们来了。人们把伤兵放在担架上抬走了。那个包扎着胳膊的兵把你带进了大的白屋子去，那里也是和火车中一样，臭气触鼻。很多的人进来，使得伤兵们和你都很奇怪。那个包扎着胳膊的兵拿钱给一个女人，她就带你出去，给你洗澡，给你买新衣服，安置你睡觉。你每天跟着她到大屋里去看那个兵，他躺在那里，可是他的胳膊已经不再包扎了，因为他已经没有须得包扎的胳膊了。他只有一只手来抚摩你，只有那一只手，就是在火车里用来把大衣盖在你的身上的那一只。那只手不断地抚摩着，他向你说许多话，说得很多，虽然你不懂他的意思，你却感到了他的好心。……有一天你看见兵换上了便衣，你也不再跟着那个女人回城里。你和他，你们两个人旅行到远方去。在那里人们也说着你不懂的语言。在车站上有一个又漂亮又阔气的太太在等候着那个兵。她看见只有一只胳膊伸出来拥抱她，顿

时晕倒在地上。于是起了一阵骚乱……美丽的房屋和宽大的花园。许多房间，还有许多幅图画。在某一间房子里面有一个奏音乐的长匣子。……那个独臂的人已经不穿军服了。他每天走到那屋子里去，坐在写字桌前，面前放着书和纸。整天有许多陌生的人在他那里进进出出。有女仆来照料你。后来你就有了很多同年纪的小伙伴，他们教会了你那种语言。……是的，你完全忘掉了本国话，你很快地就习惯于这种新环境了。只有那个漂亮的太太，独臂人的妻子，你却不能够爱她。她遇着丈夫不在家时就常常打你，折磨你。他在家的时候呢？甚至就在那时候，她也不肯饶过你。你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次在中饭的时候那个独臂人和你接吻，被她看见了，她就把你推到桌子下面去，她做得那样残酷，你痛得呻吟起来。……常常有许多客人来拜访，那些时候人家就吩咐把你关在孩子的睡房里。你在那里翻看图画书，这些图画书是另一个小孩的，他比你早生，他的床如今给你占据了，他的小衬衫小皮鞋如今都给你穿了。又过了一些时候，你就开始知道一点关于这个未见过面的小孩的事情。在那个独臂人的图书室里，写字桌上面放着一个装在框子里面的照片。一个五六岁光景的小孩微笑地望着你。那个老女仆满足了你的好奇心，她把这孩子的事情对你说了。他是独臂人的前妻的爱儿。他得了时疫死的，因为后母并不好好地看待他。那时候他的父亲正在战壕里用手指甲挖地，并不知道家里的情形。……后来大的悲剧就发生了。你病了。你不能够常常到学校里去了。独臂人每夜守在你的床边，泣着，哭着，虽然他不是你的

父亲,他却爱你像爱自己的儿子。他的妻子很少来看你。很多时候就只有那个老女仆坐在你的旁边。她以前就是这样地服侍过那个孩子的。太太每天不是在家里接待客人,就是出去拜访她的女朋友。那个独臂人整天在机关里办公……你快病到临危了。独臂人又出差到邻村去了。只有那个老女仆一个人守在你的床前。太太回到自己的房里休息了。在夜里一辆马车停在屋子前面。那个独臂人担心你的病,星夜赶了回来。他接连做了许多噩梦,着实担心得很。他的回来是意想不到的,几分钟以后就发生了悲剧。他把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一起打出去了。……又过了几年。你得了独臂人的姓,同时也得了他的怜爱。他照应你,送你进学校读书,他那样爱护你,连一点儿风寒也不使你受到。然而他常常想起赶出去的妻子,悲哀折磨着那个不幸的男人的心。等你升到中学时候他已经给毁了。悲哀毁了他的灵魂,酒精毁了他的健康。……有一天一位教师把你引回家。那个独臂的男子躺在床上,脸色和黄蜡没有两样。他用自己的手打开了死的门。……官厅的人来了又去了。屋子换了主人,然而究竟剩下一点钱。某一天教师巴南约席先生到你的家把你和那个老女仆杜德儿婆婆带到这个城里来。他拿那剩下的钱给你买了一所黄屋子,你现在就和杜德儿婆婆住在那里面。巴南约席先生是你的正式的监护人。他是那个独臂人的前妻的哥哥。他教授数学,他很爱你。……你还要我说下去吗?”

学生把身子摇动着,好像从可怕的噩梦中醒过来一般。其实他并没有睡觉。他听见,甚至于看见巴达查尔师傅所说

的一切，他觉得他的手被人握着，然而……他用眼光去找寻那一对有吸引力的眼睛。那一对眼睛疲倦地眨动着，手也渐渐地松了。

"我应该接着说下去呢，还是另外来说你的将来？"

"不，不要说那个！"他低声回答着，他的声音在颤动。

"自然，这就是迷信的恐惧。在你四岁的时候它就生根在你的灵魂里了。可怜的孩子！说到你的将来，我知道些什么呢？便是它，我也可以知道；我可以从你的思想里读出它，用你的幻梦和渴望来构成它，而且可以用几句忠告把它拌和起来。规规矩矩地说来，我原应该警告你提防着某一些有危险的坏人，同时还向你再要二十个铜子，因为关于将来的说话还要值一个当二十铜子的钱。那么我们说定了。你不要知道将来。"

"不！……不过我还是要再给二十个铜子。"

"谢谢你，我感激地收下了。"

学生从袋里摸出钱包，把里面不太多的钱都倾倒在桌子上。在那些镍币中间还有两个银圆。他把它们全留在那里，站起来，但是还不十分情愿走。他很愿意和这个为了二十个铜子就出卖了他的学问的神秘的贫苦人多谈一些时候。这是一个何等奇怪的，声音温和的卖艺人！走了一步他又回转身子。

"你常常都只有这样少的主顾，是不是？"

"平常的日子里主顾很少。有时候连一个人也没有。可是在星期天和节日我却有事情做。那些乡下人到我这里来。

他们想来看笑剧,好好地开心一番。"

学生不觉想起来他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来这里的,然而他并不曾开心过。那笑剧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老老实实是在闲谈。在这些谈话中间连一点照例的打趣也没有。

"对于那些人你也是像这样地使他们开心吗?"

"不。对于那些人我就用纸牌来算命,把一些玄妙的图画放在他们面前,叫他们看水晶球。我给他们详梦,说些他们最高兴听的话。总之,要使大众都满意。"

"我也是来寻开心的。那个丑角在外面说有笑剧看。为什么你不也做笑剧给我看呢?"

巴达查尔师傅略略停了片刻,就深深地俯下他的身子。

"就照你的意思做吧。你真正很慷慨地和我谈了半个钟头,这在我已经是够荣幸的了。"

在这声音里抖着哀诉的调子。学生突然感觉到这个。那个卖艺人疲倦了。他的年纪一定不小了。怜悯捉住了学生的心,他怪自己不该提起开心的事。他竭力纠正刚才的这种粗心。

"不!我的意思实在不是这样。你的确够疲倦了。"

"多谢你。……今天我的确不大愿意多叫喊。明天本地的大集市就要开始,一共两天……你明白的,是不是?"

"是的,我明白,好吧:后天我会带着全班同学来。那些孩子会是你的知恩的主顾。"

"多谢你的维持。后天那个丑角会特别高兴,大大地开玩笑。那些年轻的先生们会大大地开心。"

学生便向着那进出的洞口走去。那个草垫子上面的棕色人形的破布堆忽然活动起来。两只大大睁开的眼睛在学生身上转动着。学生回转身子。那一对眼睛畏怯地藏匿在破布中间去了。

“巴达查尔师傅,如果你不怪我的提议冒昧,那么就请你今天差那个丑角到小河边的黄屋子去。杜德儿婆婆很愿意送晚餐给你。”

巴达查尔师傅并不马上回答,好像他在盘算这好心的提议。

“关于年轻的先生们来参观的事,我先前已经谢过你了。”

学生懂得这巧妙的拒绝。他觉得有点扫兴。然而有什么办法呢?巴达查尔师傅是一个非常的人物。他便伸出手告别。“后天会!”

洞口的帘帷落下了。丑角突然叫起来,好像在睡梦中被人摇醒了一般。

“老爷,我们希望很快地再有荣幸接待你。”

学生大步穿过了市场。他已经走过窄巷子向着松林那边走去了。那时巴达查尔师傅便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坐下来,数学生留在桌上的钱。

“两个银圆,七十三个铜子再加上二十个铜子,就是两个银圆九十三个铜子,上午有五个当二十个铜子就是一个银圆,下午先前有两次——”

突然一个媚人的银铃似的声音打破了这单调的自言自语。

“爷爷，他是谁？”

巴达查尔师傅停止了数钱，掉眼去看那个从棕色破布堆里爬出来的少女。

“夏娃，我不知道。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的姓名。……三个银圆，九十三个铜子，又有两次五十个铜子，一共是四个银圆九十三个铜子。此外七张占星图，那是——”

“后天他会来吗，是不是？”

“是的，他答应了的。——那是七乘十六，那么——”

“为什么你不让弗利多林去呢？”

“因为我们不是乞丐，我们只是穷苦的卖艺人。……今天的收入是五个银圆九十五个铜子。”①

巴达查尔师傅站起来，从麦秆袋子下面搬出小铁箱，把钱放在里面，于是高声对站在外面的丑角说：“弗利多林，今天我们不再找主顾了。”

弗利多林连忙把门口的大麻布拖了下来。巴达查尔师傅把他的头上的黑布面具取掉。他的雪白的头发在那忧郁地摇晃着的烛光里发亮。

“爷爷，告诉我，他是个中学生，是吗？”

“是的，他是个中学生，……已经是大的中学生。……弗利多林，倒些水在脸盆里，夏娃，你也预备好。你在温暖的帐篷里坐了一整天。”

少女站起来，梳理她的头发，整顿她的衣服，她老是想着

① 应该是六个银圆零五个铜子，巴达查尔师傅算错了。

学生的最后的几句话。大的黄屋子……在松林旁边……她曾经在那里散步过几次，但是她从来没有注意到那所大的黄屋子。

弗利多林提了水来。这少女的好奇心又发了。

“爷爷，告诉我，那样的中学生是一种了不起的人物吗？……他是一种很骄傲的东西吗？”

“是的，那种大的中学生还是很骄傲的东西，……哈，好新鲜的水！……夏娃，只有那种中学生才是很骄傲的东西，因为等到将来他做了自立的男人，那时候他就不能够再做别种——喂，好新鲜！肥皂在哪里？”

“爷爷，告诉我，他想知道将来，是不是？”

“不，他想知道过去。……啊，这样不好！回顾到过去并不是好事。谁拿过去来做养料，他就已经死了。”

“那么，爷爷，这个中学生……他也是已经死了的吗？”

在少女的声音里有一种恐惧，一种悲哀在哭泣地颤动着。巴达查尔师傅并不曾觉察出来。肥皂沫刺痛着他的眼睛。他淡淡地回答道：

“他还没有死。……也许他现在才出世。可怜的孩子，我怜悯他的过去，他的心，因为他一定有一颗心……他一定有心。”

少女暗暗地念着下面的话，她机械地念了许久：

“他一定有一颗心，……他一定有心……心……心。”

二 树林中

黎明微笑地爬进了黄屋的窗户。日光搔痒着学生的眼皮，拿温暖的爱抚来唤醒睡梦中的人。他觉得好像是他所爱慕的姑娘的嘴唇在吻他的眼睛。他没有看那姑娘的面孔。她会是谁呢？他试试猜猜看。是那不忠实的姬沙·柯莫西吗？还是那笑得很甜蜜的阿丽思·费多西呢？

小鸟在窗前尖声叫着。学生的眼睛睁开了。他的眼光落在桌子上翻开的书本上。是的，数学！他还不曾把今天的功课预备完，而那个巴南约席先生每次总要问到他。时而是物理，时而是数学。多么讨厌！多么可恨的，缠人的东西！他的心里装满了少女的微笑，他想现在应该坐起来把那种种的术语拚命填塞进头脑里面去。他想他还是拿那些"余弦"来折磨自己的脑筋呢，或者在那些"对数"里面去乱走乱闯？不！今天他不想这样做！也许留到明天去做吧。今天他很愿意研究文学。这和他现在的心情相合。

他翻身从床上起来，很快地穿上了衣服，一大口喝完了小壶里的咖啡，把卷面包放在衣袋里，把书本夹在腋下走了出去，到那自由的，充满了阳光的大自然中去——温习数学。

秋天的早晨非常美丽。垂死的树叶一簇一簇地染成了千

百种颜色。同时一些翡翠色的斑点鲜明地映在那里面：那是松针。急流的小河沿途淙淙地响着。它伴奏了这早晨的群鸟音乐会。

学生慢慢地走着，他的眼光定在摊开在手里的书本上，他望着书上一行一行的数目字。他的眼睛只管望着那些长得无限的数目字，可是鸟的歌唱与河水的澌叫，却偷偷跑进了他的心里。小河的笑声和阿丽思的笑声差不多。小鸟的鸣啭又很像姬沙的音乐的声音。树林里的臭氧气味使他记起了去年五月里的远足会。啊，秋天的树林是多么美丽！如果他是一个诗人，他就要写首歌来咏它。他会用一些推敲的字句来描写这壮观的树叶的黄落。难道还有比秋天更美丽的吗？只有秋天充满了淡淡哀愁的，痛苦的悲哀。

当这个黄落的时节到临时，树叶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树木会觉得新春的到来吗？……喂，巴南约席先生今天一定要叫他去回答问题。……这个巴南约席先生知道一点关于春天和秋天的事情吗？牛顿在一颗落下来的苹果上面只看见万有引力的定律，然而万有引力的定律并不重要，只有从小小的香花变到苹果这个进化过程才是重要的，这是成熟，这是生活。啊，这个生活多么美丽！不错，对于他这个生活是美丽的，因为蓝空在对着他微笑，他以为在蓝空后面那就是天了。对于巴南约席先生却不是这样，他以为生活是十分淡泊恬静的。他把天空的蓝色只看作空气的颜色，他以为在天空后面那是无限的空间。他只是揣想，却不能够证明，但是他却肯定他的话是真实的。既然至今还没有活人穿透过空气层，那么

为什么人家能够这样坚决地肯定呢？……喂，居然会有这样的一种人，他并不觉得生活的美丽。巴达查尔师傅一定以为蓝空是悲惨的，所以他就躲在他的漆黑的帐篷里看那一点垂死的灯光。巴达查尔师傅，那个可怜的老卖艺人。……他今天要对同学们谈那个人。他们会全体到他那里去看他的巧妙的戏法。巴达查尔师傅的生活是当二十铜子的钱。当二十铜子的钱愈多，他的生活便愈美丽。

“我的生活是阳光，微笑和……和数学，见鬼，讨厌的东西！”他说着便把书本往地上一掷，在柔软的草地上面坐下来，两只眼睛直望着蓝空。过后他又喃喃地自语道：“我本应该用功，可是我不能够。我不知道什么东西缠住了我。现在我只想唱歌，或者哭，然而说到用功……我单单不想用功！”

在他的身后突然起了树枝响动的声音。他抬起头。难道有人在那里走路吗？并没有一个人。好像是一只小鸟从稀疏的树叶丛里飞走了，再不然便是一支枯枝从树上落下来。他吹起口笛，但又忽然止住了。那个丑角的奇怪的面具闯进他的头脑里来。“老爷，请进来！巴达查尔师傅已经在恭候你了。”……他突然笑出声来。那个人当然会等候他。他答应过后天去看那个人。那个老卖艺人有着多么温和的声音，他说话多么好听。为了二十个铜子，他就会把人们的心思说出来。他也能够说出他（学生）现在的心情吗？还能够说出阿丽思和姬沙的心思吗？去偷听这个：那倒是开心的事情。谁会知道呢？也许并不是这般开心的……那个丑角的涂着白粉的面孔又在对着他做怪相了。

“倒霉的心情!”他高兴地大声笑起来。“我愿意看见阿丽思·费多西的面孔,却总是见着那个丑角的红红的大鼻子。今天他们的运气一定不坏。今天是两天集市的第一天。巴达查尔师傅今天会给那般乡下人高声预言他们的将来。去看看他,倒也不错。不,不! 没有意思! 还是温习数学吧!”

他便拾起书本翻开来;他看着那些线,那些数目,把它们一一抄在练习簿上,……有一次他忽然惊讶起来,看见自己在书页空白角上绘了那个戴着尖帽子的丑角的滑稽像。他不觉微笑了,以后便继续用功。

渐渐地那树林的秋气偷偷控制了他,使他的心灵起了感兴。他只把数学题做了一半,就停住了,却接着在练习簿上把他这时候的感觉用诗句写了出来。他并不去管什么“对数”,却只去留心韵律。他推敲了许久。他写成了两节诗,在后面署了自己的名字,却忍不住微笑起来,然后又把他的名字涂掉了。

他把这首诗读了两遍,用怜爱的眼光抚爱着它,好像父亲对待自己的爱儿。这首诗是他的心灵的产物。

“我们来听听它的声调。”

他便抑扬顿挫地高声读起来:

清晨,林中静寂无声……
秋气低诵着葬歌,
荡漾在大自然里。
重重压在心弦上,

苦闷之歌喘息，
在我们的周围飞翔。
风声带着哭诉：
寒冬在前面等候，
夏天竟离我们长逝！
新绿枯萎了，留下病态的红，
鸟儿不再快乐地歌唱了，
千万颗泪珠在草上颤动。
林啊，在秋的镰刀下面
你竟然相信会有新生，
把死只当做一场梦景？
你可知道阳光的爱抚，
那奇迹的春的接吻，
它的温暖将使你再生？
失望之音颤动了，
秋的恐怖折磨着我的灵魂：
严霜的气息触到了我的心。
秋啊，你是死。夏才是生。
春的爱啊，不要飞去；快留停，
啊，留停吧，……长留在我的心。

他突然感到不满意。他从练习簿里把那一页撕下来，揉成一团往远处掷去。

“这算得什么诗！没有韵律，没有意思。千百个人都会写

出千百首比这更美丽的诗来！……现在还是温习数学吧！……啊，我忘记了，刚刚做了一半的数学题还在那上面呢！”

他便跳起来要去拾那个纸团。但是他还没有走一步，就因为惊讶而站住了。在灌木后面忽然伸出了一只白白的小手去拿那个纸团，却挨不到它。于是一个垂着浓密的鬈发的少女的头跟着出现了。学生到底镇静了自己，便出声问：

“喂，谁呀？”

少女畏怯地抬起了头。两只黑眼睛向着学生眨动，显出难为情的样子。

“你要什么？……你是来侦探我的吗？”他厉声问。

“对不起，中学生先生。……真正冒犯了你吗？”

少女的声音驱散了他心里的惊恐。他甚至后悔不该板起面孔厉声对她说话。她还是这么年轻，脸上带着这么多的孩子气……她的脸色变得多么白……她显出呆相，好像受了惊吓一般……她半俯着身子爬着伸手去拾那个掷在地上的纸团。她也许是一个很小的吉卜赛女子。然而他还没有看见过金发的吉卜赛女子，不过……不过她究竟是一个这样的金发的吉卜赛女子，再没有别的。

“站起来！”

“是的，中学生先生。”

她顺从了。她并不是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小。她也不是吉卜赛女子。她穿着细纱衣服，显得不是贫家姑娘。她是可爱的，当她因为害羞低头整理她的衣服，她的健康的玫瑰色回到了她的乳白色的面颊时，她的确可爱。只有她的樱桃红的嘴

唇却卷曲起来现出要哭的样子。

学生开始微笑了。同时少女的脸上也出现了那两个笑涡。他们两个探索似地互相望了许久。他的眼光欣赏着她害羞为难的样子。她埋下头站在他的面前，好像受惊的罪人等着来受处罚。但是学生的微笑却使她高兴。学生并没有话说。奇怪的思想温暖了他的心：他看见了秋天里的春天。如果他是画家，他一定要画出一幅油画。他呆呆地望着这活的春天，甚至忘记了他自己也是这幅画中的一个人。

少女忍不下去这长久的沉默了，她很有意思地看着，望着灌木说道：

"中学生先生，请允许我穿上我的鞋子……那里，就在灌木下面……这里荆刺太多，……刺得脚很痛……是的，中学生先生。"

学生突然大笑起来。

"啊，难道林间仙女还有鞋子吗？哈哈哈！好吧，就请你回到你的树叶浓密的更衣室去吧，可爱的林间仙女。哈哈哈！"

她的脸上起了红晕，她连忙藏在灌木后面去了。学生起先很想跑去偷看，但是后来他抑制了这个欲望。少女的银铃似的声音又在向着他响了。

"中学生先生，你生我的气吗？"

"不。"

"请问你为什么要扔掉它？"

"什么？"

"你写的东西……那首美丽的,十分美丽的……"

"啊,完全不美丽,很坏。"

"然而它是在对着我的心说话。它听起来就像音乐。……'秋啊,你是死。夏才是生。春的爱啊,不要飞去;快留停,啊,留停吧,长留在我的心!'……"

她的背诵鼓舞了他的虚荣心。现在他也在那里面找到了韵律,音乐。少女走上前来,又用她的银铃似的声音说:

"'春的爱啊,不要飞去;快留停,啊,留停吧,长留在我的心!'真正美得好像一篇祷告。"

"啊,不是祷告,不过是文人的胡诌罢了!"

少女大胆地抬起头。

"我要把它拾起来保存着,我以为它是美丽的。"

学生耸了耸肩假意表示冷淡的样子,然而在他的心灵深处却感激她的恭维。

"就在这里,请你拾起吧……就在你的脚边。……我不管它。……然而你且等一下,把这纸团还给我!我把今天的数学题做了一半写在它上面。……我马上把它抄下来。"

他拾起了地上的纸团,坐下来把数目字一个一个地抄在练习簿上。她梦幻地望着他的勤快地动着的手。突然她的脑里发生了痛苦的思想。

"如果你是把它献给了别人,我就不必要了。"

"你说,献给谁呢?"他微笑了。真的,他本可以把它拿给阿丽思看。她很爱读诗。正因为这个缘故,最好还是不必给她看。他实在比不上那些流行的著名诗人。他一定会失败

的。“不,我并没有献给谁。我是为我自己写的。”他想:最好还是不要向这个热诚的小姑娘说谎!“然而你为什么要问呢?”

“每个中学生先生都有心上人。”

“我却没有。”他说着,自己明白这不是真话,不过又觉得在现在说谎却是侠士的义务了。

“你看不起女孩子吗?”

“不,但是……但是……”

“中学生先生,你为什么不说下去呢?”

“因为没有一个姑娘爱我,”现在实实在在又说真话了。姬沙·柯莫西骗了他,她和他的最好的朋友保罗·巴可要好。他们俩手牵手亲密地在小河边散步,被他撞见了。至于阿丽思·费多西,她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爱情的话。她不过常常对他甜蜜地微笑罢了。也许是在甜蜜地笑他。他想到这里不由得感到一阵苦味绞着他的心。他觉得自己太孤单了。

少女听见他的回答不觉惊讶起来。她实在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漂亮的中学生。果然会没有女孩子爱他吗?她忍不住起了疑心。她微笑地举起手把食指弯下来。她的爷爷要是不相信她所说的事情,他就这样地和她开玩笑。

“如果你多少说了谎,你就要这样弯曲的吧?”

“就这样,就这样!”他热心地回答道,而且他甚至愿意发誓来证实他的话。

她脸上的笑容更开展了。她想到这个学生还没有被谁的爱占去了时,她不觉红了脸,突然她羞愧起来。她太大胆地拿

他开了玩笑。爷爷说过这种大的中学生是十分骄傲的东西。不错，爷爷的话是对的。集市就要开始了，她应该去帮忙，因为今天他们有很多的事情做。

“中学生先生，再会吧，”她无精打采地说。

“不要就走！……留下吧！……我们坐在草地上谈谈。……我请你留下！”

他的声音使她很高兴，她情愿不再去想她的爷爷。而且市场离这里并不很远。在这里坐五分钟并不算久。等到弗利多林摇着大铃的时候，她可以跑回去。铃声一定会传到这里来的。她把学生望了许久。他的眼睛挽留她比话语更有效。现在她不得不留下了。

学生在地上躺下去，让了一个座位给她，就在他的身边。少女矜持地略略带羞地坐在地上。他们对望了半晌，并不说一句话。最后还是她打破了沉寂。

“在秋天，树林很美，是不是？”

他的眼光休息在她的优美的身躯上面，他不由得称赞她的美丽，春天似的活泼新鲜。

“是的，美……很美。”

“像梦一般地美，是不是？”她继续说。

“像梦一般地美……”他低声念道，他觉得他的灵魂消失在她的夜一般黑的眼睛的深处去了。

她好像本能地猜到了这一对发亮的眼睛的赞美，不觉害羞地红了脸。

“中学生先生，你不看树林，却只顾望着我。”

学生突然掉开了眼光。

“对不起……我真的望了你……你生气吗?”

“因为你望了我,我就生气吗? 哈哈哈! 天呀,看人并不是禁止的事情。……我也望了你,中学生先生。”

谨慎在学生的心里战抖起来。这是初恋的纯洁的谨慎。他很想伸出手去握她的手,然而他不敢。也许这个林间仙女只是幻想的图画,只要他把手一挨近她,她就会马上消失的。他只是望着那天鹅绒一般的小手,却在心里暗吻着那玫瑰色的指尖。

“天呀,你的手生得这样小!”这句赞美的话叹息似地从他的嘴里吐出来。

“你说小?”她望着她的手说。她不懂得他的话的意思是恭维还是责备。还没有人向她说过这样的话。她想替自己解释:“小吗? 也许是的,不过它们却有力气,而且可以劳动,信我的话,这是真的,中学生先生!”

“它们还会打人吗?”他快活地微笑说。

“它们还没有打过人,它们只是爱抚过人。”

“那么爱抚过谁呢? 如果你允许我这样问的话?”他厉声问道。她惊讶地望着他。她想:中学生先生为什么生气呢?

“啊,爷爷和弗利多林……那个亲爱的,好弗利多林。”

“这弗利多林是谁?”

“弗利多林? 啊,弗利多林就是弗利多林,那个丑角。”

学生的眼睛大大地睁开了。那个丑角! 原来人家叫他做弗利多林。他至今还不知道。那个爷爷又是谁呢? 一定是巴

达查尔师傅。那么这个姑娘也就是在集市的帐篷里，而且要和他们一块儿流浪了。他昨天并没有看见她在他们中间。然而现在他好像明白了……是的，不错！她在那里，那个草垫子上面的人形似的棕色破布堆就是她。

“你住在巴达查尔师傅的帐篷里，是不是？你是他的孙女吗？”

“我住在那里，可是我并不是他的孙女。我和他没有一点亲戚关系。然而我叫他做爷爷，因为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就叫他做爷爷。”

“你的父母呢？……他们都死了吗？”

“我实在不知道。……有一次，很多年以前，弗利多林还是大马戏班的丑角的时候，他在一辆马戏班车子的踏脚上拾起了我。没有人肯收留，他收养了我。如今……这个亲爱的，好弗利多林就是我的父亲，然而我只叫他做弗利多林……只叫弗利多林。我这样叫惯了。”

学生不禁想起了自己的过去。他略带惊讶地问道：

“那么你也……你也是拾来的孩子吗？……有趣……”

“难道你也是的？”

“我也是的。……奇怪的是两个拾来的孩子遇在一块儿，互相讯问……他们遇在一块儿，一面问，一面答。……”

少女却不说话了。她在想。她在思索拾来的孩子们的不同的命运。现在在这里，一个做了先生，而另一个却穷得差不多常常要靠讨饭过活。

“住在那个帐篷里很不好，是不是？”怜悯使得学生的声音

变温和了，他的手开始挨到了她的手，诚恳地，爱怜地抚摩它。

“为什么会不好呢？爷爷和弗利多林很爱我，叫我做小太阳，做种种的可笑样子逗我笑。尤其是弗利多林。爷爷是个奇怪的人。弗利多林说他以前并不是赶集的卖艺人。爷爷以前是一个有钱人，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以前还会治病，也许现在还可以，你……”她的手紧紧贴着他的手。“你觉得住在那所大黄屋里面不好吗？”

“谁告诉你我住在那里？”

“我看见过你从那里出来，”她因为说了谎，有点红脸。她昨天就知道这个了，而且她想着那所大黄屋，想了一个整夜。然而现在她却觉得要说出真话未免有点不适当。“你觉得不好吗？是不是不好呢？”

“不。为什么不好呢？杜德儿婆婆很爱我，人家说那所房屋是我的财产，然而现在它的正式管理人却是巴南约席先生。”

“是的。”

“是的……两个拾来的孩子遇在一块儿，一面问，一面答……我觉得这是非常痛心的事，我很想哭一场，大哭一场。”

她望着他的泪眼，她的心也痛起来了。她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样的相遇会使得人哭，然而他的悲痛的面容把她感动了。

市场上在巴达查尔师傅的帐篷前面铃声尖锐地响了。少女一跳站了起来。

“我应该去了。弗利多林已经在表演了。今天有集市，我要坐在票柜旁边收钱。”

"不,不要就去!"

"我应该去,中学生先生……再会!"她往下面跑去,跑到了路中才转过身子对学生说:

"多谢你的美丽的诗。我要学习它。"

学生默默地望着少女的急急去了的背影,摇着手向她告别。他在想如果她走到街角不回转身子,他就不能够再看见她了。他相信这个差不多到了迷信的程度。他很想用眼光使她站住。……她马上就要走到街角了。如果她真的不回转身来看他又怎样呢?如果她不回转身来看他,那么明天他就不到巴达查尔师傅的帐篷那里去了。但是过后他又觉得这个念头是可羞的……现在她已经走到街角了。啊,如果她不回转身来看他呢!

少女果然转过身子,挥手和他告别。他的面容上现出了温和的微笑的平静。他的幻想给他绘出了一些可爱的、幼稚而直率的情景。他幻梦般地想着它们。以后他才想起他忘记问她的名字。他很想给她起一个名字,然而在他所想到的许多姑娘的名字里面,他连一个适当的也找不出来。老实说,他自己也不曾把他的名字告诉她。为什么要告诉呢?拾来的孩子有拾来的名字。便是没有名字,他们也会互相了解的。

教堂的钟声响了,报告着时刻。这钟声使他记起学校。学校又使他记起数学和数理教员巴南约席先生。他差不多失望地叫起来。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现在我就应该学习数学,走进学校去,而且要向巴南约席先生说几句谎话。……如果我向

他说我在这个秋天的早晨见着了春天，它不让我用功，那是没有用的。在巴南约席先生看来，春天不过是普通的季节。那个鼻子上架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数理教员还会以为春天是别的什么吗？啊，然而我应该看那个数学题。这是我的义务。中学生先生应该用功，卖艺人的小姑娘应该坐在票柜旁边收钱。……哈，呀！这就是生活！”

他很不情愿地走回去，书依旧摊开在手里，但是春天，在秋天里出现的春天却不肯让他安静。他想如果站在卖艺人的帐篷前面望着那个林间小仙女卖门票和占星图，那是多么快活啊。突然思想在他的脑里盘旋起来，他开始拔步跑着，差不多要跌进了黄屋的大门。他进了院子里便激动地大声唤着杜德儿婆婆。

那个白头发的老女佣惊惶地开了厨房门走出来。

“什么事？我的小灵魂，你怎样了？”

“杜德儿婆婆，我们还有许多钱吗？”

“不多了。我们还有一些留着这个月里用，教员先生要到下个月初一才再发伙食钱给我们。”

“杜德儿婆婆，亲爱的，要是你不给我满捧当二十个铜子的钱，我的心马上就要爆炸了！……亲爱的婆婆，给我满捧的当二十铜子的钱吧，便是禁食一个星期，我也情愿。”

老女佣现出为难的样子望着那个涨红了脸的学生。她不懂得他要拿这么多当二十铜子的钱来做什么用。为什么只要当二十铜子的钱呢？也许这个孩子想去赌钱吧。不，不！他并不会赌博。

“啊，我的小灵魂，我在什么地方拿来那么多当二十铜子的钱呢？在这屋子里你连一半也找不出。”

“亲爱的好婆婆，”他哀求道，他撒娇地抱着那个老女佣。“那么给我钞票吧。犹太人那里有很多的当二十铜子的钱。我拿到他那里去掉换。你会给我，是不是？……我会得着，是不是？亲爱的好婆婆。”

“但是你拿来做什么用呢？我的小灵魂。”

“不要问，不要问，因为我马上就要哭了！如果这个屋子是当二十铜子的钱修成的，天呀，我一定要把它毁掉。……婆婆……”

“啊，啊，不要这样激动吧！”杜德儿婆婆不禁暗笑起来。她想与其拿整个屋子来冒险，还不如给他一张五圆的钞票吧。想着她自己也觉得好笑。她走进房里在枕头下面摸出那个褪了色的旧钱包，在里面取出一张钞票。学生一眼看见钞票，欢喜得搂着这老太婆跳舞起来。她不住地叫唤，但是他们两个的心都很快乐。

“亲爱的好杜德儿婆婆，多谢你，真是多谢你了！上帝保佑你吧！”

过了一会，他已经在大门外了，他又急急跑回去对老女佣说：

“杜德儿婆婆，这个月里我不要零用钱了，……然而你不要对巴南约席先生说！他不能够懂得每个当二十铜子的钱都有灵魂。他以为那只是一个镍币。”

等到杜德儿婆婆差不多惊惶地想着当二十铜子的钱会有

灵魂的时候，那个学生已经在屋角犹太商人的店里掉换了满捧当二十铜子的钱了。真的，杜德儿婆婆虽然活了这么大的年纪，可是她至少还不知道当二十铜子的钱会有灵魂。老实说，如今什么事都颠倒了。年轻人会比老年人知道得更多。然而要知道当二十铜子的钱会有灵魂，这究竟是一件好事。以后她应该把它看得更贵重了。

学生到了市场时，钟楼的钟声正敲着七点半。他停在离巴达查尔师傅的帐篷不近不远的地方，看着在帐篷前面过往的游客。那些村民、工人、顽童、学徒都站在那里伸了颈子看丑角表演，每逢丑角表演到合于他们的脾胃的可笑的情节，他们便哄然大笑起来。那个亲爱的好弗利多林，他收养了那个拾来的女孩，他现在却把自己的脸涂得白白的。他想用粉来掩饰他的心吗？他的心很美，他叫那小姑娘做小太阳。

学生钻进在人群里。他从那里望着帐篷的仙女。帐篷里继续着在表演，因为那神秘的声音和观众的惊奇的叫喊时时从帐篷里传出来。那个可怜的巴达查尔师傅现在改变了他的声音，像变戏法的人那样给观众开心。现在他就和学生在未看见他以前心中所想象的他那样。

突然间学生记起了他到这里来的原因。他便转身对一个最挨近他身边的人说：

“这个巴达查尔师傅真正是一位大学者。昨天我去过他那里。啊，真有趣！你快去看他，你就会明白我说的是真话。不要吝惜这可怜的当二十铜子的小钱！如果你没有，我会给你，但是每个人都应该走进帐篷里去。明天中学里全体学生

都要来看他。……不错！真的，……不要迟疑了，快把钱拿去走进帐篷吧！我替你付钱。”

等到钟敲八下，他的衣袋已经空了，但是他的热烈的宣传却很有效。观众成群结队地拥进巴达查尔师傅的帐篷里，好像人家在那里散门票不要一文钱。老实说的确有很多人是不花钱就在那里寻开心的。那个小仙女兴高采烈地在那里卖着蓝色门票。学生看见她这样子心里非常快活，他忘记了学校，忘记了数学题。八点半已经过去了，他才突然觉得时候不早了。现在正是巴南约席先生上课的时候。他便跑步到学校去。

路上他经过阿丽思·费多西的家。窗户开了一扇。从里面送来鸽子般的甜蜜的笑声。他在那里站了片刻。这个阿丽思笑得多么媚人！他又听见一个男人的快乐的声音在说话。他并不去推想那个男人在回答什么问话。然而那个人的话大大伤了他的心。他听到的是：“不错，这些乳臭未干的中学生就是那样子，假若一个漂亮的姑娘客气地对他们微笑一下，他们马上就以为……”他不再听下去了，而且他也不想去听。他觉得那些话是在嘲笑他。他又拔步走了。一路上他就在想这件事情，阿丽思现在对别一个男人鸽子般地微笑，他为什么不觉得痛苦呢？他又想到了那个卖艺人的小姑娘。他想如果生活肯宠爱她像宠爱这个尖鼻子的姑娘那样，那么她一定会笑得更甜蜜，更诚心。他以前还相信着阿丽思的笑是很诚实的，而且她只向着一个人笑，不会对着每个恭维的人都笑的。他决定在将来总要设法使她知道，她的小鸽子一般的巧笑对于

他不再是贵重的了。

等他走到学校的廊下时，第一堂课刚刚完毕。他在课堂门口遇着巴南约席先生。他恭恭敬敬地给他行了礼，然而他的心要跳到喉咙口来了。他拿什么话来骗他？他以前简直没有想到这上面来。

巴南约席先生的一对灰色眼睛从那厚的镜片下面透出来定在学生的脸上。那探索的眼光！他带着严父的样子望着他。

“喂，朋友，你到什么地方游荡去了？”

学生的脸红到了额角，他很想说几句谎话，可是一时却找不出一句中听的话来。他几次想说什么话，又咽住了。

“教员先生，我迟到了。”

“朋友，这个我知道，”巴南约席先生的干燥的声音讽刺地响着，“但是你为什么要迟到呢？问题就在这里。”

“因为……因为春天的缘故，教员先生，”他大胆地吐出了上面的话。

巴南约席先生把前额皱得紧紧的。他每逢着万分惊奇的时候，就用这样子来表示。

“朋友，现在是秋天了……十月十日……在十月里就是秋天！”

“唉，教员先生，关于这个你知道什么呢？”学生的思想竟然忍不住高声吐了出来。

“你说什么？难道我不知道这个吗？朋友，你疯了！……而且你也不能够拿春天来替你辩护。今天下午你来见我，那

时候你还得向我说说，这个奇怪的春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春天却在秋天里使你逃了数学课。你懂得吗?”

“是，教员先生。”

“数学题做好了吗?……唔?”

“不，……没有……我做不出……”

“哼，这样好！……我要给你一个春天，秋天里的春天！谁听见过这样的胡话？在十月十日这一天他没有预备[illegible]课，却拿春天来作借口。……我以为你病了，是不是?”

“不是，教员先生。”

“好……好……今天下午我再来考察这件事情。”

巴南约席先生便向着教员室走去。他的胡子下面藏着暗笑。他开始懂得学生的借口，而且在他的深心里也承认它，然而他不能够表示出来。如果承认春天是逃课和不做练习的借口，那么儿童教育的原理会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而且这个孩子对于数学是不行的。不错，这孩子是他的教授文学和历史的同事柯潘尼的得意学生。凡是柯潘尼的得意学生，对于数学就不行，虽然支配着生活的是数学，不是文学。然而谁也不能够对这个顽皮孩子生气，因为他说起话来十足像一个诗人。小小的狂信者。斯拉夫人的罗曼谛克性质的表现。

巴南约席先生在教员室门前站住了，他转身向那个学生叫道：

“喂。朋友，如果明天你把数学题做好在物理课堂上补交来，那么今天下午你就不必再来见我了!”

“是，教员先生。”

学生的眼睛里突然射出喜悦的光。巴南约席先生看见这样便装出严厉的面容对他说：

"以后不许再说这种蠢话，说什么十月里是春天，这种借口是不能够承认的。懂得吗？春天从来没有作为什么借口的，便是在我的学生时代也没有过。唔！……你时时刻刻都应该想着，这是你在这个学校里的最后一年了，不久你就要在中学毕业了。……好，现在你可以去了。"

巴南约席先生急急走进了教员室。他想这个小俄国人的眼睛闪得多么顽皮可爱，他很想去拥抱他。然而不行。现在还不行，只有在这个孩子成人以后。他忍不住把刚才的事情向他的同事柯潘尼说几句：

"亲爱的同事，你想象看，我监护的那个孩子逃了我的课，却拿春天来做借口，"巴南约席先生说着好心地笑起来，如果他的学生们这时候看见了他，一定不认识他。"那个小家伙说现在是春天。哈哈哈！"

同事们都微笑起来，只有校长，那个冷酷无情的单身汉，愤怒地摇头说：

"然而对教员说这种话，究竟是没有礼貌。"

巴南约席先生的脸上现出激动的表情。

"亲爱的校长先生，难道说谎反而好吗？老实说，在他看来便是在十二月里也是春天，我们不能够给他把春天拿走。他有权利这样做。我们可以对他说：'朋友，你疯了，因为现在是秋天，十月十日，'但是我们不能再做别的什么事了。……实际上，亲爱的校长先生，在我们看来现在是十月十日，而且

我想对于你，你还是在摇篮里的时候，就已经是十月十日了。……唔！”

同事们看见校长惊惶失措暗暗地开心。

“然而亲爱的同事，你可以对他说，春天并不是可以承认的借口。”

巴南约席先生又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就是这样对他说的，因为我们的儿童教育原理是这样主张。年轻人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假造的父母的证明书，或者寻常的谎话都可以，只有春天不行，因为它是最有理由可以承认的真话。……亲爱的同事们，十月十日就是十月十日。我们已经忘记了有一次在圣诞节还开放了五月的玫瑰。”

静寂开始占领了这间教员室，这静寂给每个教员打开了回忆的门。这一天学生们很奇怪，教员们在讲课的时候，常常领悟似地对他们微笑，没有一个人得着坏的分数。他们并不知道在这一天，春天偷偷地走进了秋天里来，用它的温暖爱抚了那些严肃的教员们的心。

三 小夜曲

夜色伸展在市场上。一线微光从巴达查尔师傅的帐篷的缝隙里透出来,照在这无人迹的昏暗的地方。这是摇摇地燃着的烛芯的颤抖的光。学生在那里偷看着这烛光整整过了一个钟头。在这烛光的温暖中,他的心燃烧起来,他等待着,等待着。

在帐篷里桌子旁边坐着巴达查尔师傅和丑角弗利多林。这两个卖艺人没有戴面具,没有戴假发,没有擦粉,就像是一幅冬天的图画。头上披着白发,眼里是疲倦的光,脸上是生活耕下了的皱纹。

“巴达查尔,今天我们的生意不错。”

“我们的生意不错。”

“特别是在早晨。”

“是的,弗利多林。上午我们的主顾极多。下午就没有那么多了。”

少女躺在草垫子上面,眼睛望着帐篷顶。她的眼里闪耀着泪光。

弗利多林收拾桌子,把晚饭的杯盘移开了。巴达查尔师傅便去料理夜间的睡处。少女无意间发出了呻吟声。

“夏娃，你生病吗？”巴达查尔师傅带着细心爱护的样子转身望着少女问道。

“爷爷，我并没有生病……我在思想。”

“弗利多林，你听见吗？我们的小太阳在思想。”

弗利多林做了一个大吃惊的歪脸。——这样子非常滑稽，所以巴达查尔师傅也不禁微笑了。

“弗利多林，如果从此以后你就不戴面具去应付观众，那不是更好吗？……夏娃，你在想什么呢？”

“想什么？爷爷。……我怎么可以向你解说呢？”

巴达查尔师傅高声笑了。

“那么让我来猜吧！……唔。我们的小太阳在想我们昨天在衣铺的陈列橱窗里看见的那一件暖和的大衣。真的，那是好东西……价钱也不错，但是用不着去想它。我答应你，要买给你穿。”

“爷爷，你错了。我并不是在想那个。”

“然而便是在想那个也不是坏事，因为冬天不久就要到了。那时候就需要暖和，弗利多林，你说是不是？”

“是的，是的！那时候就需要暖和。夏娃，你已经有了新鞋子和冬帽，只是没有大衣。你明天就会得到那件大件。巴达查尔，是这样吗？”

“你呢？你要什么呢？每个秋天里你总是把你自己的事情忘掉了。”

“那么你说我们应该有什么呢？我们穿上那些破旧的衣服就够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老头儿，随便拿什么东西来御

寒,那是不要紧的。”

少女开始哭起来。两个老年人惊惶地俯着身子看她。

“我们的小太阳,你怎样了?……你一定是病了。”

“你们是这样好,这样好,而我……我是坏人,不知道感恩的!”

弗利多林的担心消散了。他发出宽心的嘲笑声。巴达查尔师傅的脸色却变得庄严起来,把少女的眼睛看了许久。她急急闭上了双眼。

“夏娃,把你的手伸给我!”巴达查尔师傅很温和地说,便拿起她的手,她却连忙把手挣脱藏在枕头下面。“夏娃,你怎样了?”

“没有什么,爷爷,没有什么。我只不愿意让你猜出我在想些什么。……我不把手伸给你,我不看你的眼睛,不然你就会猜出来的……”

弗利多林的脸上显出烦恼的样子。巴达查尔师傅理顺少女的头发,使她安静,过后又去整理自己的睡处。少女眼睁睁地数着帐篷顶上的补片。她突然站起来抓起巴达查尔师傅的手,吻它,又把老弗利多林拉到自己身边,撒娇地抚摩着他那被白粉腐蚀了的皱脸。

“爷爷,不要生气!……弗利多林,不要生气!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样了。……我只想哭,我很想哭。……饶恕我吧,请你们不要生气!”

“夏娃,我并不生气。我知道你有什么事情。我并不生气。”巴达查尔师傅的声音里颤抖着深深的感动。“我一点也

不惊奇。你是春天。我们是秋天。这帐篷折磨你的灵魂。你是个可怜的,被折磨着的,被囚禁了的小太阳。……弗利多林,夏娃需要开心,需要交际。她现在不是小孩子了。"

弗利多林带着痛苦的感觉抗议道:

"她还只有十六岁呢。"

"弗利多林,你说得不对。她已经十六岁了。只有你的溺爱才把她永远当作小孩子。夏娃已经长成了。她觉得我们的照顾有些拘束她了。"

巴达查尔师傅的话好像在撕裂少女的心。她大声哭起来。

"爷爷,不要这样说!我爱你们两个爱到了极点,我愿意永远和你们住在一起。我愿意做个好人,柔顺地服从你们。不要说你们的爱会拘束我。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你们,从来没有……你们想,有什么人能够像你们这样地爱我呢?"

弗利多林差不多绝望地不断吻着她的两只小手。

"当然你不会离开我们。谁说过你应该离开我们呢?你要和我们住在一起,永远住在一起。你是我们的小太阳。"

巴达查尔师傅在少女的身边坐下来,眼睛望着前面。弗利多林心里怀着苦痛的预感紧紧抱着那个哀泣的少女。桌子上的烛芯忽然爆起来,就灭了。

学生还站在外面。痛苦开始绞着他的心。他白白地等待着。其实那个少女并不曾亲口和他约定,不过她的眼睛微笑地答应罢了。他今天下午来看巴达查尔师傅,通知明天第七班和第八班的同学要来玩,他走到票柜旁边塞了一张纸条在

她的手里；等到他走出去的时候她对于他的讯问的眼光明明肯定地点头回答。也许是人家不许她出来，或者别人见着了那张字条。这思想打击他的心。她会因此挨打吗？那些卖艺人常常是卤莽的。他在书本上、报纸上或者电影上看见过这样的事情。……不！好像不会！她说过那两个老头儿叫她做小太阳，而且住在那个帐篷里并不坏。……住在黄屋里也并不坏，然而他情愿像一个无家的人那样自由自在地四处游荡，时时刻刻牵着那个少女的手。

他充满着希望等了许久，然后就抛开希望垂头丧气地走回家去。但是刚走到市场边，他又转回身子，小心地偷偷挨近了帐篷。他把耳朵贴在帐幕上，选择了这一块地方，他以为这里就是她的睡处。他很想听见几声她的呼吸，只要听见几下，就是时间很短，也可以使他感到安慰。

低声的谈话从帐篷里透出来。他听见了巴达查尔师傅的声音。

"不错，弗利多林，我们应该想想看。……如果单有着暖和的时髦的新大衣，而没有人来赞美穿着它的姑娘，那么一件大衣也是不够的。那双新鞋子，如果没有人来注意那双脚在它们里面是多么雅致，那么一双鞋子又有什么价值呢？那顶冬帽，如果没有人来欣赏帽子下面飘动着的金色鬈发，那么一顶冬帽又算得什么呢？"

"巴达查尔，我不懂你的意思。我们的爱不是在注意这一切，赞美这一切，惊奇这一切吗？她还是太孩子气，不能够靠陌生人的眼睛的欣赏来生活，而且你不要忘记：这世界是多么

奸猾，多么贪婪，多么自私！"

"弗利多林，你也是自私的。你也并不比这世界好一点。"

"我？唔，你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蠢话！人家不能够拿我的慈父般的爱来比那……好，我们不要说那个了。"

"弗利多林，你说得不错。人家不能够拿你的慈父般的爱来比爱情，她现在开放着的心所渴望的爱情。……我们的爱是摇晃着的烛芯，它不久就会燃完而熄灭了，留下这个孩子没有光明，没有温暖。我们的老年人的自私把这个孩子拴在帐篷里面。弗利多林，不要忘记，她已经有十六岁了，她昨天问过我：'爷爷，那种中学生是很骄傲的东西吗？'……是的，她问过这样的话。"

学生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他神经紧张地倾听着。静寂统治了整个帐篷。弗利多林并不回答。他担心地想着巴达查尔的话。他的年老的伙伴是不错的。这句问话便是萌芽的先兆。那个昨天来过的中学生，今天也来过。……不错，他已经记起了。少女带着奇怪的微笑招呼他。……那个中学生明天还要再来。其实他不只一个人来，他要带着他的朋友们，那些大的中学生来，然而究竟……弗利多林把手捏成拳头，他想，小偷在屋子周围窥视着，他应该注意他才好。

"你想他们已经互相认识了吗？"

"谁？"

"唔，她和那个中学生……那个昨天今天都来过的，他明天还要来。"

"我不这样想。那个中学生连她的面也没有见过。"

“然而他看见她坐在票柜旁边。他们带着发光的眼睛互相望着微笑。巴达查尔，你以为这个奇怪的微笑是什么意思，而且为什么他们的眼睛这样不寻常地在发光?”

巴达查尔师傅并不回答。弗利多林还继续咕噜着。学生屏住呼吸在外面静听。他的心颤抖起来。他感到了被发觉的罪人的恐惧。那么他们的眼光竟然泄漏了他们的秘密，而且好像他的林间小仙女，那个天真的姑娘，那个……那个圣女居然因此受到责备和拷问。

突然脚步声响了，渐渐逼近着帐篷。是警察吗，或是一个深夜回家的行人？学生立刻伏在地上。影子遮住了他。幸好市场上很黑暗，那个行人好像有着紧急的事情，便很快地走过去了，并不曾看出他来。那人影靠着帐篷旁边走过。是一个女人。他似乎认识她，但是他没有时间去在记忆里追想她的名字，因为从帐篷里透出来的弗利多林的声音又完全控制了他的注意。

“巴达查尔，我想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在做什么梦。……拿起她的手吧!”

“我没有权利去打扰她的梦……而且……我也不想做一个抢梦的人……”

“是的，不错，你并不像我那样地爱她。你也不能那样地爱她。你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八岁了。然而我……我，我在马戏班的车子的踏脚上把她拾起来，那时她是个弃儿，我抚养她，看护她，我小心翼翼地注意着她的微弱的呼吸，我整夜整夜地哭着，祷告上帝保佑她，使她靠着我的安慰活下去。……

你，巴达查尔，你不能够像我这样地爱她……”

“弗利多林，你在说胡话了。为什么你这样害怕呢？她明明和我们住在一起。而且你的话就不正确，弗利多林，我的好伙伴。你说你比我更爱她，而现在你连她的梦也要偷去了。她把她的日子整个献给我们，难道你还觉得不够吗？如今她的年轻的心正在开花。如果她梦着那个中学生，那么你千万不要破坏她的快乐。让她去梦到春天的美丽吧，不要把灰白的头和皱纹的脸推到她的幻梦中间去。为什么刚在梦的开场，就要拿死去的思想来惊醒她呢？”

“巴达查尔，你时常是这样奇怪的。我的意思不过是：就在睡梦中我也要保护她，并不是要偷去她的梦。老头儿，你懂得吗？那个中学生会引诱她，会伤害她的纯洁的心，他也许会用好听的话骗她，占有她，过后就会永远把她抛弃。”

狂暴的愤怒突然控制了学生。这种不公道的攻击激怒了他和他的心爱的感情，那个感情从来没有离开他，而且永远是更深切地充满在他的灵魂里。他觉得这种猜疑简直把他所视作圣女的姑娘玷污了。即使他是一个坏人，像弗利多林所猜疑的那样坏，那样作恶，这个少女的光辉的纯洁也会把他从泥沼里超拔起来。在她的面前坏人会跌倒下去，怀疑派也会变成信仰者。

“弗利多林，听我说，我知道那个中学生的灵魂。昨天我把他的手握在手里，我注视着他的眼睛，我和他两个去回溯他至今所走过了的路。他有一颗敏感的心，一颗富于怜悯，编造幻梦的心，充满热情，富于理想的心……他一生都会遇着不幸

……可怜的拾来的孩子。"

"他是拾来的孩子?"

"是的,和我们所爱的小太阳一样。"

"巴达查尔,他们彼此认识!……是的,他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了!现在我已经懂得了……当时我有些奇怪,我还笑她,可是现在……"

"你奇怪什么?"

"今天在中饭休息的时候,她突然转身向着我问道:'弗利多林,告诉我,两个拾来的孩子遇在一块儿,一面问,一面答,这里面有什么值得一哭的事情吗?'……"

"她问过这样的话吗?"

"是的,她问过。"

"真的,他们彼此认识,弗利多林。今天晚上她好像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哭起来的,她已经懂得在这里面有什么值得一哭的事情了。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一个卖艺人的小姑娘和一个中学生……两个遇在一块儿的心灵,他们觉得彼此相属,不能分离,可是……可是……明天一过,车子便载走了那个卖艺人的姑娘,学生也就被数学拴在课堂里的凳子上,而那时候,当他们的灵魂沐浴在春天的阳光里的时候,这一切……弗利多林,我告诉你,这真是值得一哭的,因为命运的愤怒还没有挨到他们,他们还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他们不知道灵魂是在两重的路上巡礼着,生只是在寓言,梦也只是在寓言。生的路上笼罩着黑云;梦的路上闪耀着蓝空的微笑。生的路上长着恶草;梦的路上开着鲜花。人,一个身体和一个灵

魂，在这两重的路上挣扎着向前进，永远前进，他拔了恶草却向它们谎说什么色和香，为的是他想给这条长路添一点意义。他不承认石子割的创痕，却叫痛苦做快乐，为的是使自己不致晕倒在那个没有回答的'为什么'的重压之下。……目的是什么？那就是终结。于是那个竭力的勉强，那些玄妙的，绚烂的谎话，那些夸张的琐事，那个过分的渺小的野心就陆续发生了，为的是他想逃避掉那个终结。究竟是终结，还是新的开场？他不知道。走到了出口，他才发觉自己又和新的问题面对面地遇着了，过后便屈服在必然的面前。不管是终结还是新的开场，都是相等的，因为它的名字只有一个：死……那个错误的，胆小的人因为恐惧便对自己谎说永生。他想逃避掉虚幻，徒然，所以从生的石子充塞的路上跑到梦的花径里去，带着不会凋残的希望在那直通的不死的无穷里飘游……可怜的人，他忘记生和梦的路是无穷的，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只有外表……是的，只有外表。人的各种学问都是连系在这个外表上面。他生活，挣扎，休息，创造，杀人，都是因了而且为着这个外表。外表就是法律；人把它当作神的启示，他的神就是那个控制着外表的权力。他向着外表请求宽大，而外表法则就毁灭了他，不管他是在生的石子充塞的路上巡礼，或是在梦的花径里巡礼，都是一样。并没有宽恕，因为生、梦、死都只是外表。……那么什么东西存在呢？就是许多外表的定期的运动，这个运动就产生出时间、空间、生、梦、死等等的幻象。"

接着是长久的静寂。学生带着渴慕的心灵倾听着。虽然

这些话在向着他的正在开花的智慧放射危险的毒药，他却把它们吸收了。他对于这个老卖艺人不觉起了默默的赞美。他觉得他是一个大得可怕的精神，而且在他的幻想中他竟然把他当作久已忘却了的古代的圣哲的化身再现。

“你的思想真奇怪，巴达查尔，”弗利多林低声说。“我很想懂得你，然而我不能够。我听见你的话，我懂得他们，但是我不能够完全了解它们的意义。我好像是在睡梦朦胧中，你在对我叙述一段寓言。我不能够跟随着你的话语的步调。”

“不要紧。如果你真不懂，那倒是更好的事。充分的了解就会把梦给你消灭了，那些梦，那些把表面的生存给你变得美丽的梦。你应该这样想，这一切都是秋天的寓言，那个秋天，那个觉得逼近了冬天的寒气的秋天。我已经站在屈服的门口，回顾着，时时回顾着我的春天和许多别的人的春天。……然而我今天对你说的这些话，我却从来没有向着这世界大声说过，因为他会毁灭春天，摧残那些为着理想、思想、幻梦奋斗的青年人的力量。而且对着那个春天，对着我们的小太阳，我会说些别样的话；如果那个亮眼睛的中学生来要我给他劝告，我也会对他说些别样的话。啊，我绝对不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探究那个推动着外表的力量的秘密，因为在你们的路上只会有着外表的真理。’这种话我只向你说，我的直爽的好伙伴，只向你说，因为你忘记了从前有一个时候在你的心里也曾有过开花的春天，可是如今因为你的不眠中的幻梦，你竟然想把我们的外表生活里的唯一恩物给我们的小太阳夺去：那个唯一的恩物，那个充满着希望的春天，那个心的萌芽的自由

发育。……弗利多林，不要恼恨那个热诚的中学生，因为我告诉你：两个拾来的孩子遇在一块儿，一面问，一面答……明天一过，他们就不得不忘却心灵的遇合……这里面的确有值得一哭的事情。”

“唔，老朋友，这有什么用处呢？你使我流眼泪了……你这样地绞着我的心，好像你想把它拉出来一样。……”

“弗利多林，我看见你流眼泪，我倒高兴，因为这些眼泪是流到你的心上去的，这告诉我，你虽然有着霜染了的白发，你也懂得青春的权利……唔，不要这样大声，恐怕会把她惊醒！……她以后依旧会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的小太阳的温暖也会来爱抚我们。……而且如果她会了解我们，那么她的温暖的爱抚会更充实得多。……唔，弗利多林，如果你老是这样哭着的话，我一句话也不再说了。你不害羞吗？”

学生依旧在外面听着，他的思想已经偷偷地挨近两个老年人的身边。他深深地感动了，他发誓感谢他们的好心。他们为他教养大的那个恩物，他要万分宝贵她，他要永远守护她，而且不会从他们那里抢走她。在那所大黄屋里还有足够的地方容留像巴达查尔师傅和丑角弗利多林那样的两个衰老的卖艺人。啊，多么美丽，多么好！他觉得这个念头使他自己变得高贵了，并且给了他一种力量。这力量来做什么呢？是的，来学习数学，为的使黄屋子里桌子上每天都有面包。

弗利多林的声音又响起了。这里面有着孩子般的热诚和直率的快乐，表示出来他想到了好的计划。

“你，巴达查尔，你知道吗？……那么听我说，如果那个中

学生明天会到这里来，……如果他真的会来，那时候我……我要给他做个很可笑的歪脸，使他笑出眼泪……我要叫他们两个坐在一起，把我的最拿手的把戏玩给他们看。……我要使他们一块儿笑着，在他们的开心里感到互相的坦白的快乐，因为，老朋友，你说得不错，他们的快乐，那两个拾来的孩子的快乐会把它的全部温暖注射进我的衰老的心里。"

弗利多林的热诚感动了巴达查尔师傅。他的声音变得更温和，更响亮。

"不错，不错，我亲爱的丑角！你是聪明的蠢人，我是愚蠢的智者。我们彼此都了解。你教人在灵魂的两重路上拿快乐、痛苦、目的、胜利和光荣来哄骗自己，你教人去走自己愿意造出来的苦难的路程，称受苦为美丽，劳苦为高尚，外表为真实，把在梦的花径里摘来的鲜花种植在生的石子充塞的路上，用眼泪来灌溉他们，用灵魂的微笑来温暖他们，因为这样做，人才能够忘掉在那些永远变化着的外表的循环里，他们自己也就是瞬息过去的外表。我亲爱的老丑角，这样就很好！你告诉人要他们梦幻着石子充塞的路上的外表的真实，要他们相信梦的花径的虚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存着这个幻想：'人为万物之灵，他命定要永生。'……以后就是我的事了，我站在人们的面前，把我的鲜血淋漓的心指给他们看，在他们的耳边叫道：'千万不要回头看！'谁回头去看，便容易看出来所走过的路全是徒然，而种植在瘠土里的鲜花也已经凋残；他一旦明白了自己的藐小，它就会丧失力量倒下，而别的侏儒们，那些外表的巨人，会踏过他的身上。看着，我们两个都可以教

训那些很可尊敬的观众，一定有大的效果。你有你的朱砂红的鼻子、涂得白白的嘴唇、绿色假发、尖帽子，我穿着黑色长袍、戴着黑布面具。这是真实的，惹人发笑的教训！我们每说一句话，就会使人笑一次，因为是外表在指导人，不是含义。你想象看，你所唤起的那种欢乐，你敲着大鼓对他们说：'相信那不可信的，伸出手向着那达不到的，把梦的路的最美丽的外表披在身上——把爱情披在身上！'然后你又转身带着泪眼指着我们的小太阳继续说道：'爱情有幻术的魔力。它使我们看不见危险，忘记了斗争的徒然无益。'……那么你一定又会得到大的喝彩，因为人家以为你在开玩笑。我的老弗利多林，你且想象看，我要对他们这样说：'做个爱的狂信者，那么你们就会相信死后的新生；做个爱的统治者，那么你们就会免掉幻灭，而且也不会被痛苦抛在尘土里；做个爱的恋爱者，那么你们就会沐浴在永恒的青春的泉里，沉溺在永生的幻想中。'唔，说了这许多漂亮的句子以后，我就揭下面具，给他们看我的满是皱纹的脸，飘散的白发，啊，他们不知道会怎样地大笑啊！是的，他们会哄然大笑，因为外表是世界的统治者。以后又是你的事了，你为了增加这些话的效力，便指着我一面带着哂笑的样子警告他们说：'当心，你们爱那爱情，应该为着爱情本身；不要为着所爱的人，因为那时候你们就会变做爱的乞丐，从讨饭袋子里拿出来的面包都是浸透了眼泪的。'……唔，那时候他们一定把你当作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那么你明白生活是什么样的外表吗？我带着鲜血淋漓的心对他们说不要把所爱的人当作目标，而且要避开那个想做他们的生活目标的人，

因为那时候,他们就会变成乞丐,他们会回顾走过的路,瞥见鲜花的凋残,他们心里会感到空虚,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藐小,跌在泥土里,让那些外表的巨人在他们的身上踏过。啊,我白白对他们说了这些话,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外表使我的真话变成了可笑,外表把它毁掉了。然而揩掉你脸上的粉,穿起燕尾服,束起勋位的带子,装起尊贵的样子,拿出学者的吹牛的本领,给他们证明大地怀了孕,不久就要生产出一个新的月亮来。我给你担保,他们会相信你,你还可以成立一个股份公司,招集巨大的资本,去开发这个幻想造出来的月亮。……只有外表是很重要的!"

"你有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我亲爱的老朋友?"弗利多林很担心地爱怜地说,他的声音颤抖着,差不多成了哭泣。他从来没有看见他的朋友,他的伙伴是这样地不快活。

"没有什么,并不要紧……刚才我把我的过去回顾了一下。我又看见了那个女人,她哄骗自己说是我的生活目标,抢走了我的幻梦,把我推在泥土里……是的,弗利多林,对于我,在早春,花就枯黄了。唉,不要再说这个了! 我们还是去做美丽的梦吧! 明天向着那些孩子们做个惹人笑的歪脸,使他们快乐一下! 我要用魔术的水晶球把光荣的将来变幻给他们看,我诚心诚意地希望那幅虚谎的图画会有一些效力。这样就好,这样就对!"

"巴达查尔,你说得不错,这样很对……就这样!"

混乱的思想的云雾下降到学生的心灵上。他迷失在那里

面了。希望、失望、感动、苦楚交替地出现着,他在等待,怀着渴望的心灵等待着安慰。然而帐篷里没有一点声音。那两个老年人都沉默了。秋天的凉风突然吹过市场。学生打了一个冷噤,坐起来,把身上的一件薄大衣裹紧,望着那布满星群的蓝空,他记起了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只有外表的话。他的心因为这思想而痛苦着。他望着,继续地望着星群。它们的固定不动只是外表的,它们中间的短距离只是外表的,它们的光只是外表的,便是它们的存在也只是外表的。他听人说过那个极远的、早已不存在了的星体的光还在谎说着生命,一直到最后的光线的来临。那距离是不能够测量的,要经过几百年或者几千年以后,那最后的光线才会来到我们这里。然而难道只有我们存在吗?空间是无限的,那个在无限中间游行着的光还在向我们谎说那个已经不存在了的星体的永生。不久以前他读过一本书,著者生在过去的某一世纪里,可是那个人遗留下来的心灵的光如今还在谎说死者的生命,外表。难道爱和幸福也是外表吗?难道那个驱使着一对一对的青年男女互相爱恋的渴望也是外表吗?

忽然从帐篷里,离学生很近的地方送出来一个甜蜜的音乐般的声音。少女突然在梦里说起话来:

"是的,中学生先生。"

少女的话在他的心灵里唤起了迷信的预兆。她好像在回答他的最后的一个问题。啊,不能够,那决不能够只是外表!决不能够,因为他甚至痛苦地淌出眼泪来。那个把他这样地拴在帐幕上的东西决不能够是外表。

"那是真实,是吗,我的小太阳?"他低声问道,忘了自己地把耳朵贴在篷布上,他在等待,绝望地等待着她的回答。只有睡眠人的微弱呼吸声送到他的耳边。这个沉默对于他好像是残酷的、顽固的恶意。然后安慰的思想又来到了他的脑里。

"她回答我的思想,便是这件事也是外表。谢谢天,仅仅是外表!"

他勉强地承认着他现在高兴这个外表,而先前却因为这个外表淌下泪来。真的,一切都只是外表吗?不,并不一切都是。他现在坐在帐篷旁边。这实在不是外表。然而又是的,因为他的心灵却跪在她睡的草垫前面,快乐地望着她的美丽的睡态。心灵在什么地方,真实就在什么地方。然而不是的!人有一个身体和一个灵魂。他走在外表的两重路上。知道这个,太可怕了!

钟楼上的钟声在静夜里响起来。敲了十一下。学生计算着,……他忽然微笑了。果真是十一点钟吗?外表的人用外表去量无穷,而且依这个来指挥他的动作。不,不!够了,再想下去就要发狂了。回家去,跑回家去,快快睡眠,驱除掉这愚蠢的心情。

他轻手轻脚地站起来,拔步走了,走到市场边上,他才发觉他并不曾往家里走,却走着相反的方向。他便回转身子另走,那时候从近处的一家酒馆里跑出来几个高声嚷着的青年,还有几个吉卜赛人跟在一起。

"喂,孩子们,不要作声,要守秩序!……你们,吉卜赛人,在路上不许响动,只可在那里,在她的窗下才奏起音乐来!然

而那时候提琴应该哭得像只有我的心能够哭的那样!”

学生掉过头向那声音来的方向看。这是他的最好的朋友保罗·巴可的声音。唔,这个孩子又想干什么样的蠢事?他想去给姬沙·柯莫西奏小夜曲① 吗?一定是的。那么明天整个小城的人都会谈论这件事了。教员们也会知道的,他们会开会商量告诫的办法。最好还是现在给他一个警告吧。他这时候有点醉了,不知是因了幸福还是因了悲哀,那都是一样的!他简直不明白他自己的行动了。

学生走近了这个小团体。三个中学生和三个吉卜赛人。保罗·巴可拉着一个同学的手,竭力要留住他。

“唔,好朋友,……老实说,那是不对的……你现在就要回家了,刚刚那真正的……真正的……才开始……唔,来吧,好朋友,我的心这样地胀满着……”

“小保罗,我不能够。我劝你也回去吧……恐怕会有人告发你,你知道那些教员先生的厉害。”

“我不会回家去!现在不回去!我现在想站在窗子下面……”

突然一只有力的手压在保罗的肩上。他回过头去看,不觉高兴地叫起来:

“呀,原来是你,好朋友!……你从什么地方跑到这里来的?……就跟我们一块儿去吧!”

学生庄重地低声回答着,他像父亲一般地对保罗说话。

---

① 小夜曲:夜间去情人窗下奏的歌曲。

“小保罗，你实在不明白你在干什么。……到我那里去吧！……到我的家里去，我们慢慢儿谈话……你还可以睡在我那里……”

“唔，好朋友，你怎样了？现在你也……偏偏是你？”

“为什么偏偏是我呢？你看，彼得·波中已经觉得今晚玩够了，他也不愿意再跟着你走了。你们在酒馆里过了一个晚上，已经是很大胆的举动了，如果你现在还要一路上唱着歌在城里到处走，那么你就会做头一名的荒唐的浪子。”

“那不要紧！……喂，吉卜赛人，只顾往前面走，什么也不要管！”

“我要回家去了。唔，再会吧，小保罗！你也回家去吧，再不然就到拉伯采那里去。你很明白不顾到教员是不对的。……唔，再见！”彼得·波中说罢就急急走开了。

“胆小的……”保罗低声说。

第三个学生是个口吃的金发少年，他胆怯地躲在酒馆门前的影子里。他参加这种犯校规的举动、这种夜间的玩乐，是很勉强的。还在傍晚时分，在散步的时间里，保罗·巴可遇见他，便把他抓住了。起初他觉得一个第八班的同学把自己心里的一切秘密完全吐露给他这个第六班的学生，真正是莫大的荣幸，但是后来保罗把他拉进酒馆里去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有点讨厌了。啊，倘使校工遇着他们，那么怎么办？他很早就想逃走了，然而他怕保罗·巴可比怕校工更厉害。而且彼得·波中也劝慰他说，酒馆老板是个好人，不会告发他们的。可是如今走到街上彼得·波中的勇气就消失了，已经走回家去了。

现在该他回去了，不管怎么样，还是回家去吧。他壮起胆子向保罗·巴可抗辩道：

“胆——胆小吗？他——他一点也——也不——不胆——胆小，不过他——他顾——顾到他——他的……”

“不要口吃！跟着我走！懂得吗？”

“但是我——我会——会失掉我——我的津——津贴，倘使我……真的，我——我不……，不要生——生气，但是我——我也——也要顾——顾到我——我的……”

“唔，好！回去吧，你这胆小鬼！……”保罗说了，又转身对拉伯采说：“然而你，我的好朋友，你跟我一块儿走吧！在你的心里也有个春天。你大胆地向巴南约席发表了你的意见。啊，那个戴眼镜的老鸱鸮东张西望的样子真可笑！哈哈哈！”

“再见！”那个胆小的金发少年告辞说。

“唔，”这是保罗的轻蔑的回答。

“拉伯采君，晚安！”

“晚安！”学生回答着。

那个金发少年宽心地急急去了。巴可朝地上吐了一口痰。

“如果第八班学生再和这乳臭未干的第六班学生做朋友，就像这样！……呸！……好，我们走吧！”

学生拉着他的胳膊劝道：

“小保罗，我们也回家去吧……你看，别的同学都离开你了。你还是到我那里去睡觉，这样倒聪明得多。”

“不，我决不！你跟着我走吧！我要到姬沙·柯莫西的窗

下站着，我要你也能够看见我因为心里的快乐淌出眼泪来！听着，她对我说过她爱我，她爱我！你听见吗？好朋友，你懂得吗？”

学生想说，“在去年五月的远足会上她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的话已经到了舌尖，但是他又把这个秘密咽下去了。也许当时是那样，如今又是这样了。在这个外表世界里，人能够知道些什么呢？现在保罗·巴可因为幸福在流泪。在平时人们感到幸福的时候，总是要发笑的。眼泪是痛苦的现象。他又想：“现在且不要去玄想吧，最好还是把这个喝醉了的同学送回家去！”

“唔，小保罗，我们回家去吧！答应叫吉卜赛人走开，你跟着我走吧！彼得·波中说得很不错：不顾到教员是不行的，不好的……”

“什么话？——那么你也是个胆小鬼？唔，那么你一个人滚回去吧！”

“我是胆小鬼？”学生的两眼突然闪亮起来，他把两只手捏成拳头，做出要打架的样子。两个朋友威胁地对望了许久。学生突然微笑了。

“我的小保罗，不过是外表罢了，外表罢了。”

保罗突然捧着拉伯采的颈项，吻他的嘴，感动地抱着他，他的声音因友情而颤动了。

“当然，不过是外表罢了！你从来不是胆小鬼，我的好朋友！你今天对那个严厉的巴南约席说得多么勇敢！……你同我一块儿走吧！”

“但是小保罗！——”

“一句话也不要再说！你同我一块儿走！喂，吉卜赛人，跟在我们后面！”

这两个朋友便拔步走了，吉卜赛人跟着他们。他们走不上十步，巴可就带着命令的语气叫起来：

“站住！……好朋友，告诉我，你的情人住在什么地方？谁的情人住得近，我们便先到她那里去奏小夜曲。”

一个思想突然撩着学生的心：“去给小太阳姑娘奏小夜曲，”叫吉卜赛人跪在帐篷脚下，用爱抚的曲调对那个睡眠的姑娘表白言语所不能够表达的意思。这个思想引诱着他，然而在保罗·巴可的面前他不好意思说出“帐篷”的字样来。

“唔，你为什么不说呢？”

“小保罗，听我说，我的情人的确不能够打开小窗户，从花边的窗帷后面来偷看，像你的情人那样。”

“为什么不能够呢？难道她住在小院子里面吗？啊，我情愿为你爬过栅栏。”

“她并不住在小院子里面，你也用不着爬过栅栏。”

“那么难道她住在高楼上面吗？好朋友，不要紧！我们两个先到你的家里去把梯子搬来，放到她的屋子前面。我很喜欢那种麻烦的事情。啊，真有趣！我们叫吉卜赛人爬上去！出了十个银圆叫他们爬上圣雅各教堂的梯子，他们也很情愿的。喂，黑面孔的人，是不是？我出钱。”

“唉，我愿意给你的很尊贵的情人行千百次吻手礼，但是我从小孩时候起就得了头晕的病，尤其是在黑暗里，”那个害

怕的吉卜赛人起劲地推辞道。

“小保罗,那里用不着梯子。……她并不住在高楼上,然而……然而……她就住在这个广场上……在那个小小的集市的帐篷里。只要蹲在帐篷脚下,在那里拉起提琴,就够了。”

“是的,是的,是的!更容易得多……我做小孩的时候就学会蹲了,”吉卜赛人满意地说。

“喂,好朋友,你该不是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吉卜赛姑娘吧?”保罗·巴可用肘轻轻去推他的朋友的肋骨。他很高兴,没有一点拘束。“你是个狡猾的小流氓,我的好朋友,然而那是你的事情……喂,黑天使,到帐篷去!”

小保罗的这些不客气的话有点使这学生不高兴。当然,帐篷,那是外表,然而小太阳甚至可以生在伯爵家庭里的。她是个拾来的孩子,而且非常秀丽。

“小保罗,听我说,她实在不是吉卜赛姑娘……她是小太阳,是个可爱的神的恩物。……我们是这样遇着的……”

“朋友,她便是个黑种的公主,对我也是一样。我只知道她是你的花,你喜欢她就是了……喂,你们法老王的子孙,不要弄得这么响!踮起脚走,踮起脚!”

学生多少带点激动地去指点那些吉卜赛人道:

“你们要奏得这么小声,免得惊醒她的梦!奏得温柔地,动人地,怜爱地。向那里看!那里……她睡在那里。跪到那里去,温柔地,怜爱地奏起来!”

在帐篷脚下开始响着提琴的声音。那个老吉卜赛人奏得这么美丽,好像他在重温他的爱情的旧梦。曲调在他的弓下

笑了,又哭了。这两个朋友胳膊挟胳膊地站着静听。忽然保罗·巴可看见了泪珠落在他的手上。难道竟然有这么严肃、深刻的感情?他望着拉伯采,他的充满着友情的心非常感动。

突然从帐篷里送出来了一个带睡的声音,学生认得那是巴达查尔师傅的声音。

“谁呀?”

“巴达查尔师傅,是我,我,那个中学生。……允许我们来给小太阳奏小夜曲吧。……只奏一首小曲,巴达查尔师傅,我们过后就规规矩矩地走开,默默地回去。……拾来的孩子给拾来的孩子奏一首小曲……巴达查尔师傅,……只奏一首小曲,让我们也有着我们的春天吧……”

学生的声音哀求着。听了这个,巴达查尔师傅的眼睛不觉润湿了。他点燃烛芯。少女已经在草垫上面坐着了,她把头靠在篷布上。借着烛光,她羞愧地、探索地望着巴达查尔师傅的面孔。弗利多林的满是皱纹的脸庞也从破烂的被盖下面露出来。

“什么事?有什么事?”

“弗利多林,没有什么不好的事。那个中学生来给我们的小太阳奏小夜曲,那个中学生来求我们答应他给小太阳奏一首小曲。……弗利多林,拾来的孩子给拾来的孩子奏一首小曲。在那里面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

弗利多林望着那个少女,她的眼睛突然闪耀着幸福的快乐。原来她的好爷爷并不因为这音乐而生气。她的好爷爷的面孔是这么温和。她的快乐忽然抓住了弗利多林的心,这个

丑角激动得变成口吃了。

“巴达查尔,现——现在我们应该怎样——样办呢?……照平常的那样应——应该在窗里燃起灯,但是我们没有窗户……你——你还知道什么吗?我——我把烛芯从门口拿出去,好吗?”

“弗利多林,不要响!人家并不是来给你奏小夜曲。唔,我可以说,如果我的生毛的大手把烛芯拿到外面黑夜里去,那倒是美丽的回答。那个吉卜赛人会骇得把他的弓落在地上的。”

弗利多林羞愧地却又是快活地微笑着。

“啊,那么我怎样办呢?……小太阳,你应该知道……你是那个接受美丽的小夜曲的姑娘。我怎么知道呢?我又不是个女孩子。”

“就是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弗利多林,不要再嚷了!夏娃,你走到门口去,等着音乐完了,你就依礼感谢这个光荣。……喂,快去!……弗利多林,你也不要再嚷!”

少女用暖和的棉布裹住身子,去拿了烛芯,站到进出的洞口那里。她从缝隙里偷看外面。她的心跳得更急了。啊,多么奇怪,多么急!学生在外面看见了移动的亮光,便走近门口,就站在那里爱慕地望着那透出来的微光。

这柔和的曲调在静夜里回响着的时候,人们的心充满了感情。两个老卖艺人快活地、感动地互相捏着手,他们的眼光爱抚着那个站在洞口偷看黑暗广场的少女的身影。啊,她长得这么大了!已经有人来给她奏小夜曲了。啊,这是十分了

不起的事情！是的，很了不起的。

提琴声突然停止了。少女害羞地把右手伸出到那用钉子钉住的缝隙外面去，一面用战抖的、真挚的声音轻轻地说：

“我很多谢这美丽的音乐，中学生先生。”

学生抚摩着那只小手。他带着虔诚的，纯洁的初恋的热情吻了它，然后就跑到保罗·巴可那里去。

“喂，小保罗，现在我们走吧，到你的情人那里去，即使全体教员都在那里，我们也不管。……我的小保罗，你知道现在是春天……春天！秋天不过是外表罢了。”

等到少女回转身子时，他们的脚步声已经去得远了。她在那两个老年人的微笑的眼光下面，突然红了脸。在她看来一切都是这么奇怪，像梦一般。……那个中学生先生来了，给她奏小夜曲，吻她的手，爷爷和弗利多林快活地微笑着，她觉得她应该马上哭了，因为她的心沐浴在眼泪里面，沐浴在甜蜜的快乐的眼泪里面。她不能够再忍耐了，便扑倒在草垫上，哭着，大声哭着。

弗利多林带了惶惑的眼光望着巴达查尔师傅。

“弗利多林，没有什么不好的事。只有快乐……只有灌溉灵魂的春雨……”

弗利多林的面孔因微笑而变得更皱了，那个捺住了许久的感激从他的心里爆发出来了。

“如果那个中学生明天会来，如果那个中学生明天会来，我要对他做个那样的歪脸，那样的歪脸，使他会大笑一辈子。”

四　秋天里的春天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晴明的秋天下午。第七班和第八班的学生聚集在市场上。一共有四十个人。那个并不很大的帐篷也许还容不下这许多。这些孩子们的面容庄重而又可爱。拉伯采在这两个早晨就对他们说了许多关于巴达查尔师傅和丑角弗利多林的事情，凡是可以说出来的关于那两个卖艺人的好的、美丽的话，他都说过了，而且今天在上课钟点前后的休息时间里他说得这么动人，所以他们决定到那里去，放二十铜子在票柜上，而且即使他们并不喜欢那表演，他们也要拍掌喝彩拍得手心发红。然而还有另一个原因。保罗·巴可告诉了他们一个大的秘密。有的吃惊，有的微笑，有几个人起先觉得很奇怪，但后来大家都握手赞同了。为什么不呢？拉伯采居然大胆地对那个严厉的巴南约席说过现在是春天。那么就让它是个真正的春天吧！保罗·巴可所宣布的秘密，大家用握手来表示的共同的决定，这使得学生们面容变得这么庄重。他们互相望着微笑，又好奇地、很有意思地向着那个在帐篷门口卖票的仙女眨眼。

夏娃看见了那一群学生，感觉到那些好奇的、赞美的眼光。她的脸庞因受窘和害羞而发红了。她低声对弗利多林

说：

“弗利多林，那些中学生来了。”

弗利多林突然看见了那一群学生，他非常激动。他跑到巴达查尔师傅的身边低声告诉说：

“巴达查尔，那些中学生来了。快一点！他们人数很多。”

他又跑出去，跳上那活动的站台，热心地预备着来做他的把戏，忽然他记忆起了昨晚的约言。

“夏娃，告诉我，他们里面谁是那个中学生。……你当然知道我问的是谁。……我记不起他的面貌了。……现在我要做个那样的歪脸，但是我要做那样的歪脸，使他——唔，他们里面的谁？”

“他还没有在这里。……也许他以后会来的。……也许他今天不来了……”

“为什么他不来呢？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胡话？也许他们就在等他，所以他们站得离帐篷这么远。”

“你真的以为他会来吗？”

“当然我以为他不久就会来的。”

少女的眼睛突然因为快乐发亮了。她理顺了身上的新衣服。今天她要穿它一个整天。那个“中学生先生”来看见她打扮得这个样子，倒很不错。忽然她的心畏怯地跳动起来，她想，那个中学生会觉得她漂亮吗？自然像她这样谦逊朴实的女孩子，当然不会觉得自己那种天赋的动人的纯洁的美。但是那些学生的眼光却看出了它，而且赞美着它。他们马上把领带拉端正了，把大衣和衣服也理了理，使它们更合身些。

弗利多林说得不错。那些学生确实在等着一个人，那个人已经走过广场向着他们来了。那个人是保罗·巴可。他们拍掌欢呼来迎接他。

“孩子们，多谢，感谢你们来了这么多。但是现在要做得漂亮，做得雅致！你们懂得吗？我现在先到丑角那里去和他商量表演的事。等到拉伯采来的时候，我们才一块儿去。现在就在这里等着，孩子们！”

保罗·巴可走到帐篷前面，揭下帽子恭敬地向那个坐在票柜旁边的少女行礼。她难为情地带着微笑还了礼。弗利多林正准备做歪脸，但是幸而他忽然记起了昨天来的那个中学生和现在的这个并不很相像。

“弗利多林师傅，”巴可开始说，“我们还在等一个人，我们过后就会来的，只要你可以……”

“中学生老爷，我愿意伺候。为什么会不可以呢？当然是可以的，”他的声音感动地颤抖着。

“唔，好，但是我想请求你，在给我们表演的时候，不要放一个外人进来……现在帐篷里面还有表演吗？”

“是的，但是不久就会完了。……巴达查尔师傅在表演他的最后一个节目。”

“那么，不要一个外人！”

“当然的，老爷。”

保罗·巴可又打了一个招呼，便转身走了，他带着尊严的样子，恰恰合于他最高两班中学生的代表的身份那样，走回到他的同学那里去。这时候拉伯采也来了。又起了拍掌欢呼

声，甚至比前一次更热烈。那些赶集的群众都向着他们走来。他们想，这般中学生一定又在闹什么花样了。每次的集市里他们总要闹出一点事情来。

帐篷里的观众陆续走了出来。弗利多林跳上他的站台，大声对着等在那里的一群学生叫道：

“老爷们，到这里来，这里来！巴达查尔师傅已经在等候你们了。……我也要在帐篷里表演我的最拿手的把戏。中学生老爷，请到这里来。”

于是那一群学生在保罗·巴可的领导下拔步走了。拉伯采故意留在最后。这样一来他就会在门边找到地位，就是在表演的时候，他也可以不断地望着他的小太阳姑娘。

为首的一个学生走到票柜前面，便放了一个银圆在桌面上，故意不看见找出的钱，却带着真挚的微笑递了一枝菊花给那个少女。

“请小太阳收下吧。……我的姓名是约瑟·伯第。”

他说罢就走进去了。少女惊讶地微笑着。她连回答也来不及，第二个学生就来了，接着又是第三个，第四个。那些真挚地微笑着的孩子们接连地来，好像是没有穷尽的一个行列，银圆响着，花堆在桌面上，许多姓名接连地被唱出来。

少女已经不把蓝色的门票给他们了，她只是望着，她的微笑是这么凄凉。弗利多林不能够再忍耐了，他不能够再抵抗这感情的袭击了，便跑进帐篷里去，呜咽地对巴达查尔师傅说：

“巴达查尔，我失败了……我不能够做歪脸……我不能够

……啊，上帝呀，我不能够……我失败了，”他又跑回到票柜那里，望着，不断地望着那潮一般涌来的青年，是那些青年，从他们的开放的心里涌出了这仲秋的香花。泪水已经迷了这个老卖艺人的眼睛。在他的面前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他甚至忘记了他应该做个歪脸来感谢他们。然而要是他会看到那几个正在望着他的学生的眼睛的话，那么他就可以相信他已经做了最感动人的歪脸，他用了最甜蜜的快乐爱抚着那些正在看他的年轻人的心。

然而不仅是弗利多林一个人竭力在忍住他的眼泪。拉伯采也觉得有什么东西阻塞他的咽喉。他事前完全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仪式。这一定是那个无赖的小保罗想出来的。这一定是小保罗的主意。他突然抓住了保罗·巴可的胳膊。

“啊，小保罗，这样并不好……完全不好。小保罗，亲爱的，……你这种安排真叫我十分难过，但愿上帝保佑你，让他来报答你的这举动吧。……然而我……我……小保罗……”

“唔，好朋友，你有什么事情?”

“我既没有花，也没有……银圆。我只能够得着二十个铜子。便是这二十个铜子，也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杜德儿婆婆说过如果当二十铜子的钱真有灵魂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它看得更贵重些。……我好害羞！啊，多么害羞……小保罗，现在我走了……我走了……”

“你就要走？我不知道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唔，如果你现在就走，那个小姑娘会把她的亮眼睛哭肿的。……留在这里吧！现在只剩了我一个人，我要陪你到她那里去，你什么也不

要管！难道我不算是你的朋友吗？我们一块儿去，现在我不要听你一句争论的话！”

学生们像桶里的青鱼一般在帐篷里挤动，可是每个人的眼睛都向着门口望。每个人都捺不下好奇心。两个相爱着的拾来的孩子的遇合。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大秘密，因为保罗·巴可暗暗地把它告诉给每个人了。巴达查尔师傅怀着微笑的心站在他的小桌子后面，却忘记了依照他的理论说来；这一切只不过是个——外表。他想，但愿上帝保佑那些青年，他们给秋天变来了春天。从青年的心里流出来了更多的奇迹，比从每个出色的魔术师的杖下流出来的更多了不少。

保罗·巴可挟着他的朋友的胳膊走到票柜前站住了。少女和学生互相望着。从他们的眼光里交换了真诚的招呼，可是他们的嘴唇却闭着。他们两个忘记自己地互相望了许久。他们都没有看见保罗·巴可塞了一张十圆的钞票在那银圆堆里。他这样做毫无困难。他的父亲是城里最有钱的，是一个蒸汽磨坊的主人。

“我没有给小太阳带花来，”保罗·巴可开始说，“我却带来了一个温暖的朋友的心。……请你珍爱它吧，因为它值得你的珍爱。”他说着便把拉伯采轻轻往前面一推：“喂，好朋友，现在你说吧。”

学生弯着身子鞠躬，他红了脸一直红到额角，他做得十分拙笨，好像他一生从没有这样做过。

“我是亚当·拉伯采。”

“亚当？”少女惊讶地问。

“是的，亚当，……这个名字并不十分好。”

少女害羞地低声介绍自己道：

“我的名字叫夏娃。”

“夏娃?”学生似乎虔诚地念着。

两个拾来的孩子的手在畏怯的握手里接触了。保罗·巴可喝彩地叫起来：

“万岁!”

帐篷里的学生们大声响应着。

“万岁！万岁！万岁!”

保罗·巴可带着笑容插身在这一对情人中间。

“让我也来报告我的姓名。我是保罗·巴可……人家只叫我做小保罗，小太阳姑娘。”

那些赶集的群众早已集在帐篷前面了。这一大群看热闹的人使学生们有些讨厌。巴可便转身对弗利多林说：

“唔，弗利多林师傅，快些表演吧!”

学生们设法在那狭小的地方安插下来。拉伯采留在门口。从那里他可以从容地看见小太阳在那些花朵中间，她的名字叫夏娃。两个拾来的孩子甚至不能够有别的名字，只有亚当和夏娃。很自然的事情!

表演开始了。巴达查尔师傅的声音略略有点战抖，然而靠了他的本领，他居然在他的听众中获得不少的赞美。弗利多林，那个丑角，拚命卖力气，他竭力在戏谑，在开玩笑，显得他是一个不可竭尽的滑稽的泉源。年轻人的心本是知恩的观众。于是在巴达查尔师傅的帐篷里拍掌喝彩声像春雷般地响

了起来：这是那两个老卖艺人的努力的最美好的报酬。

完全意料不到地，学生里面有一个人大声提议道："请小太阳姑娘出来表演！"其余的学生赞同地响应道："请她出来！"巴达查尔师傅显出有点为难的样子，他不得不来宣布，小太阳姑娘并不会表演，她只知道做饭，洗补衣服。巴达查尔师傅这样宣布了，使得学生们非常扫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姑娘却在门口出现了，她微微战抖地低声说：

"一首小诗，爷爷，倘使诸位中学生先生允许的话，我念一首小诗?!"

"好呀！当然的！请念给我们听！"热烈的叫声鼓舞地响起来。

少女穿着她的那一身朴素的新衣服站在学生们的面前。她的脸色因为激动变得像雪一样地白，但是为了表示她的感谢，她却不得不有点表演来给那些好心肠的中学生先生们开心。而学生们又热烈地用拍掌喝彩来报答她的勇敢。

少女的声音低低地，微微颤动地念着开始的几行诗句：

清晨，林中静寂无声……
秋气低诵着葬歌，
荡漾在大自然里。

拉伯采吃惊地认出这是他自己昨天早晨写的小诗。他也被激动抓住了。写诗的人因为成功欢喜得战抖起来。少女的声音越来越有力，她的朗诵也越来越绘声绘色。她念完了第一节，她的整个的心都在字句里面歌唱了。那两个老卖艺人

眼里充满了快乐地互相望着。学生们被这悒郁的抒情诗的情调控制了，他们屏住呼吸注意地听着。

念到最后三句时，少女的声音突然变了，那个年轻的心的哀求在那里面哭了起来，像虔诚的悲声祷告那样，感动了听众的心。

秋啊，你是死。夏才是生。
春的爱啊，不要飞去；快留停，
啊，留停吧……长留在我的心。

热情从那些感动的学生中间爆发出来。他们拍掌，喝彩，叫喊，欢呼，要求。

"再来一个！"

少女把手伸给拉伯采，骄傲地、快活地指着那个红着脸的学生说：

"他写的……是的，诸位中学生先生，他写的。……我昨天早晨在树林里看见他写的……"

保罗·巴可的深透的声音压倒了别人的叫喊。

"孩子们，你们听见吗？是他写的！……亚当·拉伯采写的，……好朋友，到我这里来，让我来吻你！……孩子们，这个真正是美丽的，伟大的，……'秋啊，你是死。夏才是生。春的爱啊，不要飞去；快留停，啊，留停吧，长留在我的心！'小太阳再把这首诗给我们念一遍吧！……孩子们，现在是春天，即使一百个巴南约席先生断定说今天是十月十一日，现在依旧是春天！"

学生们围着拉伯采，不停地握他的手，称赞他。少女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但是她觉得她现在和他在同一条路上走着。她想，要是永远和这个中学生先生一块儿走，而且尽力去帮助他成功，那是多么好的事情！这个思想温暖了她的心。中学生先生写诗，卖艺人的女儿夏娃念诗。

拉伯采忽然被一个念头鼓舞着，便跳到凳子上面去。他的面颊发热，他的心热烈地跳动着。他充满了感激的思想。他想，把感情倾出来吧，因为它要爆炸了！

"孩子们，亲爱的朋友们，"他开始说，他的声音清晰地响着，像银铃一般，"我感谢你们今天的举动。我感谢你们打开了你们的心，把它的温暖分给了这两个被命运摧残了的老年人。今天是个节日，孩子们……"

"是的，是的，节日。……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美丽的星期日，"弗利多林带哭声说。

"孩子们，是的，我的生命的节日，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给了我这个恩惠。但愿上帝报答你们！看着，亲爱的朋友，便是在这黑暗的帐篷里也有着小太阳，也有着温暖的爱，绚烂的春天。……孩子们，现在是春天，不管在外面树林中的枯叶谎说些什么，现在依旧是春天。"

"是的。是这样！小太阳姑娘万岁！万岁！"

"万岁！"拉伯采的叫声把众人的欢呼压倒了，"而且祝那个收养孤女的老丑角弗利多林万岁！还有那个爱护地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们两人的巴达查尔师傅万岁！他们大家万岁！"

如雷的万岁声和喝彩声响彻了这个窄小的帐篷。一群好

奇的人拥挤在帐篷四周。那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想一定是学生们玩得很高兴，那表演使他们很开心。

弗利多林跑上了站台，在集市的闹声中大声报告道：

"各位，今天是节日，今天是节日。……春天来了。……下一场的表演不要钱，谁都可以进来。……太太们，先生们，请吧，巴达查尔师傅已经在等候你们了。"

五　两个拾来的孩子

赶集的人已经很稀少了。那些卖东西的小商人开始在收拾货物。明天在离这里的第三个村镇里有一个大节日，星期日在那县城里又有一个集市。他们得快快地收拾好，或是坐马车或者搭火车到那地方去。

巴达查尔师傅和弗利多林默默地坐在帐篷里。他们的沉默比讲话更会表达感情。他们用眼光问答着。少女坐在外面的一把小椅子上，望着通到黄屋去的路。她的嘴唇带哭地战抖着，卷曲着。啊，集市已经完了！然而她并不是在想那散了的集市。对于她，集市从来没有散过，不过地方变换着罢了。今天是在这里，明天又在另一个地方。她生活在永久不会散的集市中。

风给她吹来了邻近的树林的秋气。她想站在那树丛后面偷看着写诗的中学生，那是多么好的事情！那一幅昨天早晨的回忆的图画在她的眼前出现了。从那时候起就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在她的心灵里又奏起了小夜曲，以后是那么多的花，那么多的中学生，喝彩，分离。……是的，不告别的分离。也许他甚至想不到那长时间的握手就是无言的告别。明天在伦克伐瓦有个大节日。一个小时以后爷爷和弗利多林就

会拔起帐篷杆子，放在车子上，搭夜班的火车走了。明天一大清早就在新的地方搭起新的帐篷。她的心开始痛起来，忍住的哭泣折磨着她。

一个思想突然来到她的脑里："去和那个中学生再见一面吧。"即使不见他，至少也得看见他住在里面的那所黄屋。……从窗户看进去，带着战抖的心最后一次地偷看着，敲窗上的玻璃，便跑开了……永远跑开了！敲窗户，这就是告别。怦怦！怦怦！她要依照自己的心跳去敲窗。啊，这颗心，它现在多么痛！

在帐篷里弗利多林开始打破了沉寂。

"究竟今天走，还是明天？"

这意思是问他们到伦克伐瓦去赶大节日呢，还是去赶县城里的集市？巴达查尔师傅恰恰也在想这个问题。今天走比明天走要好一点，然而他不敢决定。

"须得去问问她。"

"是的，至少去问问她，才是正理。他们还没有告别。……他们是应该互相告别的。"

"但是也许她不愿意……"

"什么？她不愿意什么？"

"谁知道？也许不再见面就这样不告别走了，还更聪明些……"

"不错，真的。也许不告别还更聪明些。好，老朋友，那么我们就收拾吧！打开那个大箱子！"

他们便开始收拾。弗利多林笨拙地做着。巴达查尔师傅

把箱子的底板望了许久。

“弗利多林，你知道现在我们在埋葬吗？这个箱子就是棺材。”

弗利多林并不答话，却只顾望着那个箱子，也许在他一生里这是第一次他感到了永久漂泊的痛苦。然而今天走比明天走更聪明些。他小心地摺了进口处的帘帷，放进箱子里面。

少女从外面走进来。她的脸色苍白，她的眼睛在燃烧。她呆呆望着这两个默默地收拾着的老年人，她的心出血了，它在挣扎，它发出痛苦的呻吟：中学生先生，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再见了。为什么我们先前应该遇着呢？拾来的孩子是不应该遇在一块儿的。……她走到票柜桌前，把中学生先生们送给她的那束美丽的花拿起来挟在胳膊底下。

“爷爷，我现在出去一趟。”

巴达查尔师傅和弗利多林惊恐地掉转身看她。两人齐声问道：

“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出去……我把花拿出去。我走得不远，只到路旁的十字架那里。……我马上就回来，帮你们收拾东西。……我只要把我的花放在十字架脚下，我马上就会回来。”

她的声音迟钝而平板，她的眼里没有泪。那两个老年人点头答应了。……他们望着渐渐去远了的少女的背影。

“巴达查尔，明天走，不是更聪明吗？”

“不是这样，弗利多林，更好还是今天走。而且不论是今天走或明天走，都是一样。”

那两个弯背的老卖艺人又开始默默地收拾着。弗利多林在幻想，巴达查尔师傅在玄想。住在帐篷里并不好。现在正是应该停止这到处漂流的时候了。在帐篷里连小太阳的温暖也死去了。孩子已经变成了少女。唉，抛开这徒然的幻想吧。卖艺人的女儿的命运就是在集市的帐篷里。将来会有一个强壮的马戏班男演员来……一切都会安排得很好。有学问的少爷要小姐才配得上，卖艺人的养女是不配的。这就是真理。至于罗曼谛克的事迹，那是只有小说家才想得出来的。然而那个中学生也可以来告别。为什么不应当告别呢，既然他们已经遇着了？

箱子已经装满了一半。弗利多林像平常那样机械地陆续取下那些陈设品，巴达查尔师傅收拾着，不停地收拾着。

“巴达查尔师傅，我可以——”出乎意外地学生的声音在他们后面响起来。

他们惊喜地回过头去看他，短时间的微笑掠过他们的脸庞。好，他毕竟也来告别了。

“巴达查尔师傅，我可以问夏娃在什么地方吗？”

“她到路旁的十字架去，把她的花放在那里。”

“我去追她回来，你们三个都到我们那里去。……杜德儿婆婆预备了很好的晚饭。我们一块儿玩过这一晚。今天是个节日；弗利多林爸爸，是吗？……然而什么？你们在收拾？也许你们现在就——”

学生惊惶地向四周看，难道已经完结了吗？他先前简直不曾想到这个不久就会完结的。难道他们一走，一切就会跟

着完结吗？不，不，不！

“我们今夜走。……明天在伦克伐瓦有个大节日。”

“巴达查尔师傅，你们就要走了？啊，天呀！”

“我们不得不……这里很美丽，美丽到使人不能够忘记，但是我们在这个小城里得不到更多的面包。……春天里我们要回来赶那个大集市……大概是这样。”

“大概……春天里……那个春天什么时候才会来呢？也许永远不会来！”

他差不多要哭了。

巴达查尔师傅很可怜这个孩子，他走到他的身边，安慰地抚着他的肩头，他很想说几句话，但是他自己也觉得那个春天也许永远不会来。他实在不能够对这孩子说这样的话！

“夏娃到十字架那里去了。…你快去找她，去骇她一跳……去和她谈话！”

学生埋下了头，他在跟那个闯进他心里来的痛苦挣扎。难道巴达查尔师傅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吗？他很容易看出他的痛苦，然而他不……？难道春天真的永远不再来了，永远只是秋天，秋天吗？

弗利多林以为那两个孩子会谈得很久，一直谈到晚上，那么小太阳很容易受凉。他便把她的新大衣递给学生。

“把这个也带去吧！这是夏娃的新大衣。我们今天给她买的。不错，真的！她还有新鞋子，暖和的帽子，然而那些只能够在冬天里用……”

学生接过了大衣，默默地大步走了。弗利多林望着他的

背影，一面喃喃地低声自语着：

“弗利多林爸爸……他对我说：弗利多林爸爸。……便是夏娃也从没有对我这样说过。生活是多么愚蠢！……巴达查尔，你听见吗，他叫我做弗利多林爸爸。”

“是的，我听见的。……编造幻梦而且为着幻梦生活的孩子。……他一生永没有幸福。他的心时时要流血，或者为自己，或者为别人。”

“但是我们的小太阳呢？她以后会怎样呢？”

“弗利多林，我不知道，不过我却觉得她会永远保留着美丽的春天的回忆，便是在她将来抚养着马戏班男演员的儿女的时候，那个美丽的回忆也不会消失。”

“你指的哪一个马戏班男演员？”弗利多林惊讶起来，他差不多带着惶恐的样子看他的朋友。“你想我会把她嫁给某一个马戏班男演员吗？啊，决不！把这样的公主嫁给一个普通的马戏班男演员？”

“然而，弗利多林，如果她要留在我们中间的话，她就只好嫁给马戏班男演员。……她应该留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分面包给她吃。不过她会保留着一个美丽的回忆。你看，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把中学生差到那里去找她。为了一个幸福的外表，这就可以抵偿以后的许多丑的外表了。”

弗利多林差不多绝望地、固执地迷恋着那个幸福的外表。至少应该给他，给他们留着一点希望。特别是他的衰老的心需要它做安慰。

“你说过春天里我们要回来赶那个大集市。”

“那个春天还离得太远。青年人的心是很饥渴的。他们尝到了初恋的甜蜜的滋味以后，因为不能忍耐，就会在每一个接近的人身上去找寻那第一个爱人。这就是为什么女人软弱、男人轻浮的原因。只有那些被初恋结合起来的男女，只有他们才会偕老到白头。在一千对男女中间只有一对会这样成功。为什么他们恰恰应该是例外？”

“为什么他们就不应该是例外？”

“唔，弗利多林，你忘记了，那一个正受着上流人的教育，这一个不过是普通的卖艺人的姑娘。那一个将来会做老爷，这一个不过做马戏班男演员的妇人，因为瓦盆配不上金调羹。”

两个老人又不作声地去收拾东西。他们正要动手取下帐篷布的时候，弗利多林忽然带着迷信的担心说：

“但愿他们不要互相赠送鬈发来做纪念。……但愿没有这回事！”

“为什么呢，弗利多林？”巴达查尔师傅忍不住微笑了。

“因为赠送鬈发不是好事。……赠送的鬈发会永远把赠送的人分开。我很知道。我从前常常得着我的情人的鬈发，所以我到老还没有女人。”

巴达查尔师傅不觉大声笑起来。

“弗利多林，弗利多林，好像你从来不曾照过镜子，再不然你就是在吹牛，拿这个无足轻重的鬈发来给你解嘲。哈哈哈！”

“你讥笑我也没有用，”弗利多林气愤地回答道。“赠送鬈

发不是好事。唔！你懂得吗？赠送鬈发就是表示分离。我很知道。唔！”

“自然这就是表示分离，因为人家在分别时才赠送鬈发。人家就赠送它们来作纪念。”

“但是希望这两个不要互相赠送那样的纪念品！唔！不要激我！好像你很愿意看见他们永远分开，看见我们的小太阳哭坏了眼睛，看见那个中学生因为爱的饥渴而死。你好好地记住：他们不会互相赠送鬈发的。唔！现在让我安静吧，不要再吵了！”

巴达查尔师傅温和地窃笑着他这个带有罗曼谛克气质的伙伴。想不到这个老头儿居然也和那个中学生一样地迷信。然而最好还是盼望他们不要赠送鬈发做纪念吧，因为这样弗利多林就会永远保存着他的希望，想着那两个孩子有一天还会成为夫妇，同时那个中学生也不会被一个思想折磨着，以为初恋的幻梦将因为那两束鬈发而成为泡影。

箱子装满了。巴达查尔师傅便坐上去，把它压紧。

“弗利多林，来把箱子锁上，不要伤心了！他们一定不会赠送鬈发做纪念的。”

“你怎样知道呢？”

“他们没有把剪刀带在身边。……正在初恋的时候还不会发生互相扯头发的事情。”

巴达查尔师傅忽然张口大笑了。弗利多林忘记了烦恼，也跟着他笑起来。巴达查尔师傅揭下了他的朋友的头上的帽子，大声笑着，一直笑到淌出眼泪。

“老朋友，好像女人们把你的鬈发连根拔去做纪念去了！……哈哈哈！你从前一定是个像唐·璜那样的风流的美少年，是不是？”

这两个老人笑着，大笑着。突然间巴达查尔师傅的快乐被什么东西阻止了。这是学生的苍白的惨痛的面孔。他几乎是跌进帐篷里面来的。

“夏娃在什么——什么地方？她不在十字架那里。我在那里只找到她的花，却看不见她。后来我又跑进树林里去，不断地唤她的名字。她并不回答。我回来时又不曾在路上遇见她。巴达查尔师傅，她回来了吗？”

两个老卖艺人的心都被恐惧捏紧了。天呀，她会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她不会对自己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吧？然而为什么会呢？没有人使她伤心。后来还是巴达查尔师傅第一个恢复他的安静。

“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大家不要就害怕起来。她也许是进城去雇车子来运行李。”

“是的，是的……也许是这样的，”弗利多林也安静了自己。“然而我要去接她。”

“去接她？但是走哪一个方向呢？”

“走哪一个方向？到马车夫那里去，而且你，巴达查尔，你就到十字架那里去。”

“为什么呢？”

“不错，真的，为什么呢？我想她也许会留了一张纸条在那里。今天下午她在写字，但她把身子俯得很近，使我不能够

看见她在写什么。……啊，我最爱的小太阳，你怎样了？”

“弗利多林，不要去想象那些蠢事，安静些吧！我们且等着！她说过她不久就会回来的。”

“真的，她说过这样的话，但是现在她已经去了这么久，还不见回来。……时候已经到了。”

他们勉强镇静地等着。弗利多林的话割着学生的心。他的忍耐不久就完结了。他跑到路上去，在那里大声叫起来。

“如果夏娃有什么不好的话，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我这个人了！”

他跑着，他不假思索地拚命向十字架那里跑去。也许纸条还留在那里。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他并不曾有过片言得罪了她，他并不曾对她说过他的爱情，那两个老人也不曾责备她。那么她为什么要对自己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呢？……为什么呢？难道因为她只是个卖艺人的养女，他是个学生，她就以为因了这个小事他们便不能彼此相爱，便不能结为夫妇吗？难道她不像他那样地感觉到两个拾来的孩子遇在一块儿一面问，一面答，这是多么美丽的事情吗？……他跑着，不假思索地拚命跑着。

焦虑控制了那两个老年人。尤其是弗利多林激动得厉害，整个身子都战抖起来。巴达查尔师傅竭力使他安静，然而他自己的镇静也只是表面的。

“我要到马车站去，”弗利多林开始说。“她一定到那里去了。”

他便拔步走了，但是在帐篷进口处他遇见少女回来。一

阵突然的快乐占有了他，他厉声对着她叫起来，使她骇得面孔发白。好像她的面孔已经因为别的事情发白了，现在不过是两只眼睛恐惧地睁大起来。

“夏娃，你到什么地方去了？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

她害羞地埋下头，一面说：

“在十字架那里。”

“说谎！你很久就离开那里了。你在什么地方？”弗利多林的声音里依旧带得有先前的激动，这个调子伤害了少女的敏感的心。她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别人从来不曾这样地对她说话。

“你为什么对她乱嚷？为什么要骇她？”巴达查尔师傅说，然后转身向着她：“你一定是到马车站去了，是不是？”

巴达查尔师傅的温和的态度使她恢复了镇静。

“爷爷，我不是到那里去。……我在树林里。”

“还到什么地方呢？”

“我走到那个中学生的窗前，走到那所大黄屋，我轻轻敲着他窗上的玻璃。”

“你轻轻敲着玻璃？”

“爷爷，不过敲了几下，很轻。怦怦，怦怦……像我的心跳那样。……应当去告别，是吗？”

这两个老年人互相望着，微笑了。自然，应当去告别。那个中学生也来告别了，那么谁使他们两个不遇见呢？这就是生活。两颗心互相追求，在那许多的外表中间，它们还没有把彼此找寻回来。

“好，那个中学生开了窗吗？”弗利多林带笑地问，一面向着巴达查尔师傅眨眼。

少女忧郁地摇头说：

“我敲得很轻。……我不愿意他听见。我和他告别，好像一只候鸟向善人告别那样，夏天里它在那个人的屋檐上常常找到面包屑吃。那只小鸟也是轻轻敲着玻璃，后来就飞起走了。那个善人用不着知道小鸟敲过了他窗上的玻璃。”

“但是，小太阳，我们的亲爱的小鸟，”巴达查尔师傅感动地说，“那个善人却实实在在追着这只鸟。他刚才两次拚命跑到十字架那里去。”

少女的脸颊突然快活地发红了。

“爷爷，真的，他寻过我……他寻过我吗？在路旁的十字架那里吗？……”

少女便向着那条路跑去。她的头发披散着，好像在空中游泳似的，她跑得这么快。弗利多林带着幸福的微笑说：

“唔，他们两个好好地在赛跑。”

“是的，他们争着追寻那个美丽的幻梦……他们跑着，因为他们还相信可以把梦的鲜花种植在生的石子充塞的瘠土里。”

“巴达查尔，倘使真是可以的呢？……只愿他们不要互相赠送鬈发！”

“我已经对你说过他们没有剪刀，而且一对爱人是不会把头发连根拔下来赠送的。”

六　十月十一日

马车开始走了。弗利多林坐在车夫旁边，巴达查尔师傅躺在箱子上面仰望着天空。学生和少女手牵手地跟着车子走。他们到火车站去。尘土飞扬的马路上很清静，只有未涂油的车轮在哭着，哀诉着。

走过十字架时学生揭下了他的帽子。少女画了一个十字，她回头望着。

“这许多菊花多么美丽，多么新鲜！”

“到明天它们就要凋残了，”他说。“到明天所有的花都会枯萎了。”

少女不答话，只是把他的手握得更紧。学生抬头去望天空。

“星星闪耀得多么美丽。”

“明天起它们就不会这样地闪耀了，”她呻吟道。“明天起天上再也看不见星星了。”

学生把她的手拉到了嘴边，但是他并不吻它，却只用嘴唇去爱抚它。

“夏娃，你的手多么小，多么精致！像天鹅绒那样地白！它这样地战抖着……啊，我真想把我的心放在那里。”

“它真正是在那里，我这样觉得。你的手在抚摩，就好像你把你的心也放在那里。”

学生的眼光遇着了路旁的一株大树。

“夏娃，你看，那棵苹果树……我们的苹果树……你以后会记起它吗？”

“我要记住你的心在它下面给我的幻梦。啊，它是多么美丽，多么使人不能忘记。”

“是的，夏娃。很美丽的幻梦。我们把这苹果树梦作了生命树。……”

“我的手从那树上摘下了长生果。”

“就像在圣经里那样。”

“就像亚当和夏娃在圣经里那样……”

“我们梦着我们已经永久结合了。几千年又在我们的青春上面过去了，不留一点痕迹，大地上已经没有人生活了，只有我们。是的，只有我们和春天是永不会过去的。对于我们，大自然是活着的，衰老的大地变做了长春的乐园。对于我们，对于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的最后一对人，……这最后的一对人：亚当和夏娃。……这是多么美丽的梦！”

“是的，很美丽。我们的心织出来的。”

“将来我要把这个题目写成诗。我要写出音韵铿锵的诗句来咏它，博得荣誉赠给你，夏娃……只赠给你，我最爱的。”

“我要老老实实地保持它，啊，我要怎样地保持它！……但是为什么要说那个呢？在苹果树下做的梦是永不会实现的。”

这个疑惑使学生很不舒服。

“夏娃,难道你不信任我吗?你不相信我心里的纯洁的爱情吗?”

“但是我信任你,相信你,就像我信任自己,相信自己那样,不过我不相信生活。”

学生惊惶地看着她。他暗暗地接连念了几次:“我相信你,不过我不相信生活。”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那个消灭一切野心的可怕的真理吗?或者还只是一个秋天的晚风所引起的小小念头?

“夏娃,你怎么可以说那样的话?……”

“因为我觉得,我知道。……这个幻梦会消失的,和那个关于我的会说话的小玩偶的幻梦一样。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女孩。弗利多林在马戏班里做戏。有一次他带我进城去看那些陈列货物的玻璃橱窗。在某一个商店里有一个穿纱衫的小玩偶很使我喜欢。我们进去了。啊,那个玩偶真好看!它能够闭起眼睛,而且倘使人捏它的背,它就说‘爸爸,妈妈。’可是弗利多林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买到她,他便劝我道:‘就不要买吧,那么你甚至会觉得比买了来还更可爱!’从这一天起我就把那些先生们和太太们给我买糖果的钱积蓄起来,我每天把这小数目数三次,每个下午我就跑去看我那个陈列橱窗里的小玩偶。后来钱差得不多了,弗利多林答应给我补足余数,我们就一块儿去买我那个又好看又会说话的小玩偶,去实现我的幻梦。啊,我多么激动地跑进那家商店去,恰恰在那时候一个店员把它包了起来,给了那个穿得很阔气的小姑娘。我

放声哭起来，哭着，大哭着，弗利多林便买了一个肿脸的坏玩偶来安慰我。这许多个星期来我梦想着，积蓄着，放弃一切暂时的享受，为的是要得到那个又好看又会说话的小玩偶，可是它给别一个小姑娘拿走了。……现在的这个美丽的幻梦也会像那样地消失的。不管我怎样为它奋斗，后来总是别一个人把我那个又好看又会说话的小玩偶拿走；生活另外扔一个肿脸的坏玩偶来满足我。”

痛苦的思想割着学生的心。他甚至找不出话来安慰自己，只是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好像他永远不想把它放掉。她的手被捏得拘挛地发痛，然而她并不把它从他的紧握中挣脱。手发痛，也并不要紧。只为了在那几分钟里，她可以觉得那个又好看又会说话的小玩偶还在她的手中，就只为了那几分钟的光阴，便拿痛苦来作代价，也是愉快的事。

车子在前面停住了。这时候他们才发觉已经到了火车站。啊，时间这样短！不久人就要把箱子和帐篷杆子运到车厢里去，以后……以后呢？以后又有什么事情呢？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件惨痛的事情，他们至多还有半个钟头的时间。

巴达查尔师傅和弗利多林帮着车夫把车上的东西搬下来，这时候学生和少女便走上了石阶。他们在凳子上面坐下来，默默地坐着，身子紧紧偎着，手捏在手里。他们不敢把手放开！他们一旦把手放开，那么一切美丽的东西都会过去了。连幻梦也会死了。

弗利多林走到他们的面前，把车票递给夏娃。

“十分钟以后火车就到了，……而且……叫我怎样说……

是的，亲爱的中学生先生，我诚心诚意地感谢你的支持，保护和……春天里我们回来的时候，因为春天要我们要回来的……”

“是的，”学生用迟钝、平板的声音说，并且伸出手给弗利多林，“弗利多林爸爸，再会吧，上帝保佑你们大家！”

弗利多林的眼里落了泪，他突然掉转身子，离开这两个孩子向门口走去，一面说：

“我不懂为什么巴达查尔总有许多话和那些站丁说……”

学生开始呻吟起来：

“十分钟以后火车就要到了。”

“是的，十分钟以后火车就要到了，再过五分钟火车又要往前面去……”

“是的，火车又要往前面去。”

少女的眼睛里充满了泪珠，学生的眼睛却是干燥的，它们不动地望着远处道岔上的灯光。

“你们会回来吗，夏娃？……春天里你们会回来吗？”

“回来的！”

“你发誓？”

“我发誓！”

火车头的叫声在黑夜里突然响起来，像惨痛的哀号。学生又一次用他的嘴唇来爱抚少女的手。

“夏娃，你以后要给我写信吗？……你要写信，是吗？寄到柯利斯伐街，亚当·拉伯采收……”

少女把她的另一只闲着的手伸进衣袋去，然后带着一种

忧郁的微笑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

“我已经写了……今天下午表演完毕以后……连邮票也已经贴在信封上面了。好,拿去吧!”

“你给我写些什么话?”

“你自己说过的话。……你把它表现得那么美丽,我决不能够像你那样表现出来的……”

火车到了,发出震耳的叫声。这个声音残酷地摇撼着他们的心,他们的呼吸停止了片刻。巴达查尔师傅和弗利多林马上在他们的身边出现了。

“喂,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感谢你的好心,我们会永远记住你……我们的小太阳也会永远记住你……弗利多林,是不是?”

弗利多林只是点头。学生伸了右手给他们,他的左手还握着少女的手。

“巴达查尔师傅,弗利多林爸爸,”在他的声音里颤动着竭力捺住了的哭声,“请你们允许我,因为这决不是犯罪的事,……我们遇在一块儿,像一对兄妹,像一对没有父母的孤儿,允许我吻她一次。”

巴达查尔师傅点头答应,便掉转了身子。弗利多林急急走上火车去。学生的嘴唇和少女的嘴唇融合在一起了。嘴唇融合着,泪水共流着。

“夏娃,我最爱的小太阳,你要记住我!”

“亚当,我……我很……十分……”

只有她的眼光代她说完了这句话。她挣脱了他的手就跑

了，去追弗利多林。学生的手拘挛地用力抓住巴达查尔师傅的膀子，一面哀求道：

“巴达查尔师傅，你要是有好心肠的话，那么春天，……明年春天你又把她带来！”

巴达查尔师傅深深地感动了，他望着学生说：

“是的，春天……春天我们要回来。”

火车动了。一个三等车厢的窗户里有一方白手巾挥舞着表示告别。学生站着，站在那里望着，一直望到那一方手巾被黑夜吞食了以后，于是他跑出了车站，往城里跑去。他跑着，拚命跑着，好像他想躲开他的痛苦一般。

走到市场上，他站住了，他去寻帐篷的旧址。去了，已经离开这里了！他十分觉得他以后永不能够快活地、带笑地走过这个广场了。突然间他记起了那封信，马上跑到街角的路灯那里去，他昨天遇见保罗·巴可就是在那个地方。他撕开了信封。他用了模糊的泪眼读着一只不熟练的手所写下的那些简单的字句：

很可敬的中学生先生，我感谢那美丽的诗，那更美丽的小夜曲，那许多花；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好意，我以后要常常想起那个中学生先生，而且我现在已经知道：两个拾来的孩子遇在一块儿，一面问，一面答，这里面有什么值得一哭的事情了。

唉，在这里面的确有值得一哭的事情！

恭敬地问候你！

夏　娃……

附启：在信封里我还留了一点东西做纪念。请不要为这个生气！

他的战抖着的手从信封里取出了一朵白菊花和一缕金黄色的鬈发。白菊花，墓地的花。他因为迷信而痛苦地大声哭起来。不住地吻着它们。

一只手突然压在他的肩头。一个熟识的枯燥的声音在向他说话。

"朋友，那么你果然到酒馆去过几次了。当然，现在是春天，是吗？唔？"

学生抬起了头。灯光照在他的脸上。眼泪打湿了的脸庞上现着痛苦的表情，漠然望着巴南约席先生。巴南约席先生惊惶起来，在他的声音里流露着真挚的怜悯：

"唔，什么？……朋友，你有什么事情？"

学生的嘴唇上露出痛苦的微笑。他低下头说：

"先生，我恭恭敬敬报告现在是秋天……秋天……十月十一日了。"

人的同情赶走了教员的严厉，于是这个好心的监护人便说着安慰的话：

"唔，亲爱的小朋友，抬起头！春天还会来的……还有许多美丽的春天。"

学生疑惑地摇着他的美丽的头。

"像这么美丽的春天，像这个秋天里的春天这么美丽的，永不会再来了，先生……永不会来了。"

附　录

译　者　序

如果叫我用这题材写一部小说，我一定不会像巴基那样写。然而我读着巴基的小说的时候，我的眼睛竟几次被泪水润湿了。这是感动的眼泪，这正如那个老卖艺人巴达查尔师傅所说，是灌溉心灵的春天的微雨。

巴达查尔师傅这样的人恐怕是有的，生为优伶之子而且日与卖艺人为伍的巴基很有机会见着这种人。然而我们千万不要相信巴达查尔师傅的神秘的定命论，这在巴基的小说里没有别的作用，只是一个装饰，用来掩饰，或者取消这作品的反抗色彩，使它不带一点反抗性，而成了一个温和地悒郁的故事。在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的巴基，他只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但是他却写得很美丽，很能够感动人。就是在这个温和的悒郁的故事里，我也感到了一种反抗的心情。我读着："不管我怎样为着它奋斗，后来总是别一个人（穿得很阔气的小姑娘）把我那个又好看又会说话的小玩偶拿走；生活另外扔一个肿脸的坏玩偶来满足我。"我的身体在燃烧了。小太阳，你上了你爷爷（巴达查尔师傅）的当了。那不是生活，那是不

合理的社会制度。使得两个拾来的孩子的遇合成为一件值得哭的事情,那只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并不是生活。

在生活里是充满着春天的。秋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春天,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春天。学生亚当说:“像这个秋天里的春天这么美丽的春天永不会来了。”这是个大错误。反而是教员巴南约席说了更正确的话:“春天会来的,还有许多美丽的春天。”

许多,许多更美丽的,……我这样相信着。

四年前一个春天里在巴黎的旅舍中我给一个人写了一封信,如今在那个人用了自己的手把生命割断了以后,这封信又回到了我的手里。

是在冬天,我读着下面的话:

是在春天。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我每次经过了充满杀气的冬季而来到明媚的春天,我的心里又有了希望,对于未来的信仰更加坚固:我觉得经过一次与恶魔搏战后,我又复活了。我有创造力,我有生命力!春天给了我一切。

卢森堡的枯树发了新芽,塞纳河的潮水重新泛滥,蛰伏的昆虫又起来活动。死的,睡的,静的,一切都新生了,醒起了,活动了。我的生涯曾是如此绝望和苦痛,然而春天又把希望和勇气给了我。使我仍抱着坚忍的决心与环境搏战,使我不屈服于敌人之前。……

春风,我感谢你,你煽起了我的生命之烈焰,你吹散了我的苦痛之回忆;春天,我感谢你,在你的怀抱中我觉得生命是

无处不在,……

读了这样的话,我在冬天里又看见春天了。我并没有欺骗自己,甚至就在这时候,就在寒风割着我的两耳,手冻僵得几乎不能执笔的时候,我还相信着四年前在一个温暖明媚的春天里写下来的话。那一个美丽的春天并没有灭亡,它至今还存在我的心里,因为正如《桃色的云》里面的土拨鼠所说:“春天是不会灭亡的。”

是的,春天是不会灭亡的。在第二年的春天里,巴达查尔师傅会把小太阳给学生带回来,于是两个拾来的孩子又会遇在一块儿了。

我们用不着像学生那样地呼唤:

春的爱啊,不要飞去,快留停。
啊,留停吧……长留在我的心。

因为春的爱是不会飞去的。

最后再说几句介绍巴基的话。

匈牙利诗人兼小说家尤利·巴基是世界语文坛上的第一流作家。他用世界语写成了小说、诗歌、戏剧等八部创作集。他的长篇小说《牺牲者》曾经被译成了十三国文字,在各国销行很广。他是一个优伶之子,自己也是一个优伶,曾经饰过莎士比亚的名剧中的主角如哈姆莱特之类。他因参加欧战而作俄军的俘虏,被流放在西伯利亚荒原。在那里他在孤苦呻吟之际,将他的苦痛的情怀写入诗歌,成了悒郁悲怆的调子。他

的《牺牲者》就是他的西伯利亚生活之记录。以冰天雪地为背景的悲痛的故事，主人翁的超人的性格和牺牲的精神，以及诗人的敏感的热情与有力的描写，无疑地在读者的心中留下不灭的印象，引起许多人的同情，而得到世界语文坛冠冕之作的称誉。他的作品有一种旧俄的悒郁风，但里面却依然闪耀着希望。他颇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是直诉于人们的深心的。在他，所有的人无论表面生活如何惨苦，社会地位如何卑下，恰像一块湿漉漉的抹布，从里面依然放射出光芒来；换言之，即是在悲惨龌龊的外观下面还藏着一个纯洁的灵魂。自然这情形是那般少爷小姐们所不能了解的。所以从前在俄国当屠格涅夫和格列哥洛维奇的描写农奴生活的小说发表的时候，许多高等贵族甚至惊讶地问道："他们那种人居然会有感情，居然知道爱吗？"那么他们就不要读巴基的小说吧。

《秋天里的春天》是巴基的近作之一。他的小说被译成中文的有钟宪民译的《牺牲者》（长篇）和《只是一个人》（中篇），索非译的《遗产》（短篇）。

我的翻译以直译为主，有时候也把那些译出来便成了累赘的形容词删去一两个；我不喜欢按字死译，所以把 Animo 一字有时译作"心灵"，有时译作"灵魂"；Sopirfloro 一字就只译作"鲜花"。诸如此类的例子很有几个，不便一一指出，因此特别在这里声明一句。

巴　金　一九三一年的最后一日

三版题记

这本小书居然有三版的机会，这在我是料想不到的。五年前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工夫把它翻译出来，只是因为我喜欢它，而且我又曾被它那么深切地感动过。译本印出后我也曾匆匆忙忙地翻阅两次，都是在旅途中，心情特别容易激动，不想一字一字地读下去，害怕会引出我的眼泪。现在这书的三版就要付印，我居然捺住性子仔细地读了一遍，改正了一些误植的字。当我把书阖上的时候，我仿佛做了一场大梦。

前天我接到一位染着不治之疾的朋友[①]的来信，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朋友夫妇都是这本小说的爱读者。小说出版后，我寄了一本去，说是给他们在病中读着消遣。以后我过了一段时期的飘游生活，也就没有和那朋友通音讯。只有在一篇短文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没有人了解他，他如今在艰苦的生活的斗争里，社会的轻视的眼光下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了。我每次读着他那些混合着血和泪的散文，我的整个心灵都被扰乱了。我常常在心里狂叫着："他是不能够死的，他应

① 朋友：指散文作家缪崇群，《碑下随笔》的作者，一九四五年一月在重庆北碚逝世。

该活下去,强健起来,去享受生活里的幸福。”后来连他的文章也不见于报刊了。谁知道两年多的阔别以后,他会意外地来信告诉我,那些时候他们每天读这小说,而且跟着书中的语句对泣呢?谁知道他给我带来的消息是:他的妻已经在前一个月的一个傍晚寂寞地死去了呢?难道真如巴达查尔师傅所说爱和幸福都只是外表吗?

他在信里这样地写着:

巴金兄:你还记得在南京,不,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有一个你曾系念过的人:你曾为他祝福,希望他生活下去,得到幸福……并且他也是一直的在系念着你。病没有使他灭亡,他还如你所希望的在生活着,可是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鞭笞以致于早已丧失了他的生的意念,又早已为一切人所遗忘了的、所不屑为伍的我么?——是你曾经把一对石球遗忘给的那个人,也是写了《一对石球》寄赠你的那个人。

朋友,五年的时光是一霎间的过去了。如今除了我还在系念着的几个私自景仰、私自向往的友人之外,怕再没有如我这样的在系念着我的友人了。我是一无所有的。你所希望于我的“生活下去”,这便是我生活下去的一条荒凉的、寂寞的路程。

朋友,你还记得你曾一度闯入我们蜜一般的生活圈里:不但不曾把你看作生客,还把你当作蜂主、当作长老的我们么?一个人小心翼翼的为你抱了新缝的被衾来,

一个人诚诚恳恳的留着你抵足而眠么？那一个是你知道的祖英①，也许经过了几年，你早已把她忘记了。她是一直的和我在一起，她是一直的和我一样的为生活而苦苦挣扎，她在上月二十五日傍晚已经死去了，她想挣扎再也不能挣扎的向生活永诀了。

想到那些日子才是我们的日子，想到那些日子里有过你，我们生活的日子才仿佛有过记录。现在什么都完了，祖英一死，连那些生活有过记录的日子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谈起了。

想到前年秋天她每天给我读一节你赠给我们的《秋天里的春天》，我们每每随声对泣。爱巴达查尔师傅，又怨他。谁还料到祖英死后我再对你提起这个书中(?)人物呢？

祖英临死的时候还说，她死，我将是世界上一个最飘泊的人。我飘泊到什么地方去，又为什么飘泊，她就没有给我接话，连我也不知道。

正因为我是一个平凡地想平凡生活下去的人，我想到我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打扰你了，我想着祖英，想着你，想着我还有自由可想的人……我就这样地可以再生活下去吗？你该应我一声！

崇　群

九月二十二日

① 祖英：张祖英，缪崇群夫人。一九三六年八月在南京逝世。

我读了上面的信，我的心因同情而发痛。我眼前的阴影显得更浓一些。但甚至在这个时候我仍然不曾失去对生活的信仰。虽然气候已经是惨澹的秋天了，可是明媚的春天的回忆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而且谁都知道，在明年春天还是要来的。

我盼望着明年的春风会给那位朋友煽起生命之烈焰，给他吹散痛苦的回忆，使他能够健壮地活下去。

“春天会来的，还有许多美丽的春天。”

数理教员巴南约席的确说了真话。

巴　金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笑

〔保〕D. 奈米洛夫等 著

《笑》，一九四八年六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前　记

收在这本小书内的四篇译文都是我的试译。《笑》和《白痴》两篇是今年初冬翻译的,《木星的人神》与《加斯多尔的死》则是十六七年前的旧译。我在各篇译文的前面都补写了短短的说明,因此觉得没有在这里饶舌的必要了。

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想提一提:《木星的人神》一篇并不是我自己选译的。当时我替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爱罗先珂童话集第二集(即《幸福的船》①),发现爱罗先珂的全部童话和小品中就只差了《木星的人神》一篇没有被译过,我便不量力把它译出了。这篇童话在爱罗先珂的作品中并不是最好的。我喜欢的倒是《狭的笼》、《鹏的心》、《幸福的船》等,它们给我(还有和我同时代的青年)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为了说明这个,我现在把我在十七年前为《幸福的船》写的序作为附录印在这本小书的最后,加上一个题目《关于爱罗先珂》。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

① 《幸福的船》:鲁迅等译,巴金编。一九三一年三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笑

Dobri Nemirov(1882—?)是保加利亚的小说家，作品甚多，短篇集有《故事集》、《新的日子》等；长篇小说有《噩梦》、《奴隶》、《贫穷的路加》等，还有儿童剧数种。本篇是从 I.H.Krestanov 编选的世界语本《保加利亚文选》中译出的，原名 *Rido*。

他坐在石头上，肘拐放在膝上，手托住头，他不出声，也不动一下。他旁边有一座坟，坟上立了一个铁的十字架，在他的四周，在已经变黄了的草丛中静睡着别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十字架，它们从那些乱草和自生自长的野花、树木中间露了出来。阴暗的天空中高高地飞着一行白鹤，一群麻雀在大理石十字架上边那棵大梅树上噪叫，远远地从什么地方隐约传来羊群的鸣声。

他始终是静静不动地坐在石头上。看得见他那只托住头的生毛的粗筋的手、他的一部分的前额和他那对浓黑的眉毛。

在这些睡着的坟墓中间是一片寂静。

在这匹岩石的小山的中心有一个不干净的，多泥的小镇，

每年秋天刚开头就有一个马戏班到这镇上来表演，班子里有一个丑角常常用他的笑引起了观众们大笑。那个班子一来，就使全镇都显得有生气了。现在还有些镇上人记得不多几年以前有一次这一个马戏班(丑角也是同样的一个)，在这镇上死掉了一个女演员，他们就把她葬在这儿。不过像这样的事情也是寻常的，所以没有人谈论它。人们常常谈论的倒只是那个丑角，他很有本领叫观众们开心大笑，常常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这地方也有一个公墓，在这公墓的南端，便是那座竖着的高高的铁十字架的坟。杂草长得很密，而且差不多跟铁栅栏的尖端相齐了，铁十字架的上端从乱草中间露了出来，在那上面还现着半揩过的几个旧字:伊采林娜。

由这名字人马上就知道这坟里面睡着一个叫做伊采林娜的女人，可是这个伊采林娜好像没有亲人在这地方，因此她的坟上总是长满了杂草和荆棘。不过每一年这座坟要换一次装。在秋天的开头便有一个头发灰白的人到这儿来，他戴一顶灰白的软帽，走过栅栏到公墓里来，仔细地把乱草和荆棘拔得干干净净。那时土堆就变成新鲜、松动的了，坟也就成了新的了，好像里面睡的另是一个新的人似的。过后这个人就立在坟前，呆呆地望着死者的名字。他很高，褐色的皮肤，人瘦得厉害。他的唇髭和胡须都剃得精光，他的脸上有不少皱纹，他的下颚稍稍向前突出，因此，他看起来更像一个老太婆。但是从他那对奕奕有神的黑眼睛，和他那根漂亮的笔直的鼻子看来，人可以猜到他年轻时候还是一个美男子呢。

他带着不安的样子,好像固定在地上的石像似地,他望着那个名字;他脸上现出注意集中的神情,一双眼睛看起来深沉而昏暗(昏暗中含着悲戚的味道)。

他的眼睛越过了七年的长岁月,又看见那个玫瑰色的圆脸,那一头假发般的银灰色卷发,那一对长睫毛盖住的安静的蓝眼睛,那个露出两排略为稀疏的白牙齿的微笑。过后他又看见她穿着贴身的蓝毛线衫,骑在那匹黑马若里的背上,他还听见她的孩子般的清脆的声音:——"阿列衣,何卜里亚,何卜里亚,何卜里亚! ……"像一阵风似的,若里载着伊采林娜在场子里飞跑,若里喘着气,她那骄傲的声音"阿列衣,阿列衣"不停地叫着,跟着这声音,鞭子飞似地打下来……他站在马房里,从红色幕布的缝隙望着她;他看得害怕起来,心都紧了,神经紧张,头发痛……最后若里不跑了,伊采林娜对观众送着飞吻,让它载着她走开。

他就这样被引到那美丽而恐怖的过去的岁月中了,他坐在石头上,肘拐放在膝上,手托住头,他回想起伊采林娜来。

为什么伊采林娜不能够爱那个活泼漂亮的男子呢? 这只有上帝知道。可是从她进班子的那天起,四年来他一心一意等待着她的恩惠,起初一个时候他甚至做着好梦没有醒过来。显然他当时因为每天都看见她在自己身边,就非常满意,所以他能够更有耐性地等待着她,来爱她。然而不管他是怎样想法,伊采林娜却并没有对他微笑过。她爱着她自己的美丽和新鲜,她很喜欢看到别人对她献殷勤,她喜欢在她那马背上消磨时光,真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只有那个玩球的西班

牙人因了他那遇事淡漠的态度打动了她，不过她对他表示了更多的注意，也只是为着满足她的野心的缘故。

伊采林娜就这样地过着日子。她并不看重那个丑角的痛苦，他的异常的体贴周到也不曾引起她的注意。班子里各种民族都有，就只有他们两个是挪威人，甚至这个事实也没有打动她的心。然而一个晚上他毕竟对她说了。这时他在马房里，他照着演丑角的旧法在脸上涂了粉，等着轮值上场。人们在场子里表演，她坐在椅子上，穿着她那件蓝毛线衫，把她那小孩般的眼光向各处随意闲看。

他突然站到她的面前，就是他那张擦了粉的脸，头上还戴着一顶滑稽可笑的小帽，他激动地讲起话来。他讲起他遭受的苦难，讲起他十年流浪中所感到的寂寞，讲起他那无穷无尽的受苦，讲起他的爱。在他的心灵中燃亮起热烈的欲望，事实上在每个恋爱而受苦的人的心中都会有这种欲望在沸腾着的。

然而她毫不关心地听他讲着，她的脸上突然现出喜色，她大声笑起来。

“你说，你说，”她小孩般地笑着嚷道。

“这是有趣的事吗？”他带着痛苦问她。

“你是太有趣了……你去看你的脸，它多可笑。”

他并不动怒，却只把手在脸前摇晃了两下，便走进场子里去了，他一进场，观众就用一种快乐的笑声来欢迎他。

他们仍旧一个城一个镇地流浪下去，过着那种艰苦的日子。他不断地对她吐露他的爱情，可是伊采林娜永远是那样

地固执，一点也不肯爱他。

然而有一天晚上那个他早就预感到的奇事发生了。那匹过于活泼的马若里载着伊采林娜在场子里飞跑的时候，好像由于野性勃发，竟然用全力跑了起来。这丑角本来就一直从幕缝里看着她的表演，这时发觉伊采林娜在马背上摇晃不定了。他从马房里跑出来，可是他来迟了一步，若里已经把那个美丽的骑师抛在地上了。

丑角连忙用双手捧起她，像抱小孩似地把她抱着，可是她已经半死了，她的头仰垂下去，一只手腕上全是血。他把她从一个角落抱到另一个角落，他跑着，他给恐怖抓住了，大声说了些人听不明白的话，他又向两旁抖动他一只手。

第二天夜里在医院中她睁开了眼睛。他站着，俯下头去看她。

他望着她蜡一样白的脸，这张脸上现出临死前的颤动，他又看她那个痛苦地急促地起伏着的胸膛，他听见了短促的呼吸，这声音在警告他：不久就要断气了……

伊采林娜要死了……她的眼睛里充满着恐怖的痛苦，眼睛四周各围了一个蓝圈，这一对眼睛在暗淡下去，变成奇怪的，玻璃般的了，前额上起了些皱纹，嘴里吐出些听不见的低语。

他便跪在床前，也低声说了些人不能懂的话。看他的脸上表情，他好像在祈祷着什么。他知道，伊采林娜就要死了，他知道地上的一切东西都要跟她一块儿死去了。

她微微动了一下，把眼光定在他脸上。她的脸上亮起一

个微弱无力的微笑，她的嘴唇轻轻地说着：

"你还在爱我……"

他起了轻微的颤栗。她用力伸出手给他，他立刻用两手把它捏住，然后印上他的嘴唇去。

他求她给他说句他整整四年中渴想听的话。那时她便对他说，现在，她睡在死床上，没有一个人愿意花费时间来理她，她看见她自己的痛苦反映在他的心灵里，在他的眼睛里充满着无穷尽的悲戚，这时候她觉得她自己的心中只有他的爱情。

就在这个时候他脸上悲戚的表情消失了，在那上面现出了骄傲来，前额也突然发光而开展了，嘴唇颤抖着，眉毛上面现出伟大思想的皱纹来。

他抚摸着伊采林娜的蜡样的小手，吻着它，觉得自己有着绝大的财富了。在他看来，她现在不再会死了，因为死不能够征服爱；她不会死了，因为上帝知道，他是多么地爱她，不会让他损害他的幸福的。

他看见她的痛苦也镇静下来了。她眼前罩着一层临死前的苦痛的面纱，她的眼光透过这个望着他，抚慰着他那受了多年委曲的灵魂。

"伊采林娜，伊采林娜，"他低声说。"伊采林娜，我们是流浪人。我们从这个城走到那个镇，远离了我们的故乡，我们到处流浪，让人家开心，叫人家惊奇，为着使得自己不会饿死，苦死。我们到什么地方都是陌生的客人；人们的爱不会到我们的身上，因此我们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连一个也没有。这就是我多么需要你的原因，我亲爱的伊采林娜。"

在天亮的时候她断了气。他立在尸首的旁边。他的眼睛透过思想的云雾[1] 望着她，它们从低垂的双眉下面锐利地发着光。并没有忧愁压着他的心，也没有泪水从他的灵魂中涌出，只有那热烈的爱的火焰在使他的胸膛燃烧，那是比永恒更长久，并且好像比上帝更有力量的爱。他这个不幸的可怕处就在这里了。

伊采林娜睡在死床上，像雪一样白，也不再动一下；可是不管她已停止了呼吸，他的嘴唇仍然在对她小声讲话。

他对她说，生活对于他不再有意义了，然而他还想活下去，为的是他可以想念她。他又要一个城一个镇地去流浪，他要去做他做了多年的同样的表演，维持他的生活，只为着他可以想念她。他不想死，因为坟墓里很黑暗，那里没有伊采林娜。

人们埋葬了伊采林娜。那一天若里叫得很可怕，它摇动着它那漂亮的头，在地上踩着它那有力的蹄子，挖起它四周的土。它的叫声一直传到远处——这声音也是那么可怕，那么令人感动。

那班子又一个城一个镇地走去了；没有变化的平常日子依着次序地过去。那些卖艺人照常地弯曲他们的身体，荡秋千，那个年轻的意大利人表演他的双倍的“死跳”；那个西班牙人还是从前那样地带着遇事淡漠的神情，他照常掷他的球，两个男骑师照常在场子里飞跑——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

① 据原文直译，应是“思想的肉体”。

事情似的。

至于他，这丑角呢，他的演技大大的进步了，他用自己的笑引起观众大笑，他的方法也加倍地巧妙了。可是在他的双眉中间现出了两道深的皱纹，他的前额也显得阴沉多了。两眼常常带着严厉深透的眼光固定在一个地方，那样子倒像它们在想一桩跟他的生活路上的东西完全不同的事情。他沉默着，只有在他走进场子站到观众面前的时候，他才张开嘴唇。

他每晚照常做着这样的表演。他在脸上擦了粉，把他的鼻子涂成红色，又在前额上画了一个十字架，拖下两根红线到嘴角来，使他的嘴显得更大而且带着笑，然后他穿上有着很大的钮子的白衣服，戴上长长的滑稽可笑的便帽，他便到观众面前去了。

他忍住笑开始讲他有一天去理发店，怎样错进了女澡堂的故事：

"国王请我吃中饭……"可是笑胀满了他的胸膛，他突然拚命大笑起来，过后他努力使自己安静，但是他刚一开口，笑又来了。他便痛痛快快地大笑一阵。他笑得厉害，身子摇摇晃晃，他用力按着自己的肚子，然而这笑是不可制服的，它有力地从他的胸膛冒出来。观众中间开始发出快乐的闹声，不久整个戏场就响遍了雷似的大笑声。几百个观众的脸都胀红了，并且皱摺起来，每个人的嘴都大大地张开，眼睛里都充满了泪水，头的晃动，手的挥舞，再加上歇斯底里的尖叫声扰乱了平常的秩序，整个戏场都惊扰地激动起来了。

于是他要求他们允许他退场，让他第二天晚上再来续讲

那个故事,因为他希望更安静一点。

他在观众们叫嚣喝彩声中退出场子回到马房里去,跌坐在椅子上休息。过后他洗净了脸去睡觉了。

街上没有一个人猜得出这个垂着头凶恶地皱着眉头的人就是那个用自己的笑抓住了几百人的心使他们沉醉的丑角魔术家。

这丑角搭过了几个班子,每一个他总要设法让他搭的那个班子到这个镇上来,说是在这儿更可以赚到更多的钱。那些卖艺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劝他们到这儿来,但他们终于到他的第二故乡来了,他对这个地方同时怀着爱和恨,同时感到喜好和憎恶。

他到了这儿,便偷偷地跑到公墓里去,把伊采林娜的坟上弄干净。他拔掉土堆上的一切杂草,弄松了土以后,坟又变成新的了,跟着他的回忆也变成新的了。那些回忆拨开感觉与思想的厚厚面纱,分明地显露出来,就像事情是发生在昨天一样。他看见她在若里的柔软的腰上,风一般的飞跑把她载走了,她现着得意般的安静,脸上带着笑容,他也看见她把手放在头下面睡着的姿态,他又看见她每个时期的姿态,最后他还看见医院里那个美丽而又可怕的景象。

这一切在他的想象中依次过去了之后,他开始低声讲起话来,好像他以为她在听他讲话似的。

"伊采林娜,你怎样了?好吗?很好吗?我谢谢你!……"过后他慢慢地绕着坟走了一转,用布揩去了十字架上的尘土,又加添道:

“世界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伊采林娜。人们永远是那个样子，他们就跟你离开他们的时候完全一样，并且我想在我死去以后他们也还是那个样子。我现在却笑得比以前更好了，……这会使你高兴吗？不吗？啊，伊采林娜，怎样办呢？你知道我是为着你活下去的。”

过后他埋下头，带着沉思的样子在坟前站了许久。

“这一年我在这儿也只有一个星期的耽搁……你要我多住几天吗？呵，我生病了，我的太阳，在这儿我的笑使我生病了。”

说过这些话之后他又低声说了一句“再见”，就离开坟走了。

那晚上他又讲着那个老故事。可是在这儿，这是伊采林娜埋骨的地方，也是她的灵魂居住的所在，在这儿他心神不安地度过了六个夜晚，而且整夜失眠，到了第七天的晚上便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是在别的城镇里难得发生的事。

当他故意做出胸膛里吐气的动作、喉头和舌头的动作笑起来时，在他灵魂的深处开始涌出了这萌芽已久的憎恨感觉。那感觉逐渐增大，不断地填满他的灵魂，于是，爆发出来成为歇司底里的轻蔑的大笑。他望着那些皱褶的脸，那些可憎的张开的嘴，他笑得越来越厉害。幸亏有这张戴着笑的假面具的脸掩盖了真的面容，观众才没有发觉真相。他们叫嚷着，带着歇司底里的痉挛摇晃着，透过泪光望着他。他不断地把可怖的笑掷向观众，在他的笑声中沸腾着轻蔑、憎恨、诅咒和毒素。他笑着，他那整个的“过去”，里面连一点光明的火星也没

有，那些没有尽头的日子，从他早期的青年时代一直到现在，无一天不给那不间断的笑声填满，现在他那整个的“过去”像一串火光似地在他的面前移动着，使他那受了刺激的心灵充满了只有他一个人听见的叫嚷。他诅咒他的日子，悲悼他的愁苦的生活，越过他那轻蔑的感觉，他看见那些贪婪地张开了嘴的人每一个都变成了千头的怪物，它们用它们的绿眼睛喝着他灵魂中最后一滴活力浆。

他用了最后的力量摇摇晃晃地回到马房去，跌坐在椅子上面。可是在这儿笑还没有停止。笑声自己从他胸膛里冒出来，而且可说是既没有办法，又没有力量。他的头向后仰着，他沉浸在苦痛的发作中，他胸膛里的那股气很快地发散尽了，从他的眼睛里流出大量的泪水，溶化了他脸上的引人发笑的脂粉。

第二天，等着旅行的准备全弄好了，他便去向伊采林娜告别。

他对着永远沉默的十字架微笑，低声说：

“伊采林娜，我就要走了。昨天，跟每年一样，我又跟我的观众生气了。原谅我，我不太好，不过请你想一想，我一年只能跟你会一次，想想这是多么令人难过啊！”

过后他绕着墓走了一转，拔了草，揩干净了十字架，带笑地默想一会，时间快到中午了，他便埋下头揭起帽子轻轻地说：

“别了，伊采林娜，我们来年再见吧。”

他走了。他那俯着的头还回转过来好多次，但终于在小

山后面消失了。

他这样坐在石头上，眼睛呆呆地望着远处。连动也不动一下。右面，在那棵枯树旁边，一匹偶然闯进来的红马在吃着草，它慢慢地摆着尾巴，在峡谷后面现出来消防队的高塔和工厂的烟囱。

他忽然收回眼光看那匹马，对它笑了一笑，好像他记起了什么似的，过后他又把眼光 掉去看远处了。接连有好久他那张多骨的瘦脸都带着被什么东西吸引去了似的表情，就像在天边出现了他梦想了许久的事情一样……然而他的眼光又像瞌睡般软弱无力地掉开了，他的脸又变为往常那样的阴郁、深沉了。在这荒凉的墓园的静寂中，有着什么比幻景更有力的东西，因此梦想就成了梦一样地透光的而且是不能持久的了……其实人究竟应当梦想些什么呢？

从兵营那个方向传来号兵的乐声。一个骑兵在小山背后跑马，马后面卷起一阵尘雾。跟每天一样地静静地，一个长长的丧葬的行列穿过墓园口过来，慢慢地走上小路，到某一座新坟那儿去。

白　痴

A. I. Kuprin(1870—1938)是侨居巴黎的俄国写实主义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以《决斗》(一九〇五)与《亚玛妓院》(1909—1915)两书为最著名。中篇小说《女巫》也是一本销行很广的书。这篇《白痴》是从他的短篇集《一个斯拉夫的灵魂》(英译本)中译出的,原名 *The Idiot*。

我们坐在一个小公园里,是被正午太阳的难忍受的炎热赶到那儿去的。那儿比大街上凉爽得多,因为街上浸在六月的阳光中的石板烫痛人的脚踵,房子的墙壁也好像是烧红了的。路旁烤焦了的微尘并没有渗透多叶的老香椽树和树枝向外伸展的栗树中间的分界处,栗树的那种粉红色花朵的长而直立的方尖塔,看起来好像是皇宫里巨大的七星灯架。公园里到处都是衣服华美的活泼的小孩。年纪稍大的孩子们或者玩小圈,或者跳绳,或者彼此追逐,或者一对一对地散步,手膀挽着手膀,神气活现地迈着快步在便道上走着。年纪小的孩子便玩着挑选颜色,或"太太送了我一百卢布",或"堡中王"等等游戏。还有一群最小的小孩聚在一大堆晒熟了的黄沙上面,用沙做成荞麦饼和复活节面包的形状。奶妈们站在旁边,

她们分作好几群，在议论她们的主人和主妇的事情；女管家们却挺直身子坐在凳上，出神地看书或者做针线工作。

突然间小孩们停止了游戏，睁大眼睛注意地朝着入口的大门那边张望。我们也转过头去看。一个高身材长着胡须的农人推了一部浴场椅车① 进到园里来，椅车上坐着一个可怜无告的东西，一个十九二十岁的青年，有一张肌肉松弛的苍白色的脸，和润湿的深红色的厚嘴唇，是一个白痴的相貌。那个有胡子的农人推着椅车经过我们面前，走下一条侧路不见了。他们走过时我注意到那孩子的大大的尖头不住地摇来摆去，椅车每动一下，他的头不是向着肩上偏，便是没有气力地垂到胸前去。

“可怜的人！”我的同伴温和地叫了一声。

我听出来他的话中含着那么深切而真挚的同情，我不觉惊讶地掉头去望他。我认识齐米拉很久——他是一个强壮、和蔼、快乐而有英雄气概的人，他服役的联队当时正驻扎在我们这个城里。说老实话，我绝没有想到他会对一个陌生人的不幸表示出那么真挚的怜悯。

“可怜，自然他是可怜的，不过我不应该叫他做一个人，”我说，我希望由此引出齐米拉的话来。

“为什么你不应该呢？”他向我反问。

“啊，这很难说。不过的确每个人都明白……凡是使得人与禽兽有别的较高的情感和德行，白痴一点都没有……他没

① 浴场椅车：本为英国温泉浴场供病人使用的椅车。

有理性，也没有语言，也没有意志……一只狗或一只猫都具有这些性质，而且是相当高级的……"

可是齐米拉打断了我的话。

"对不起，"他说。"相反的我倒深信白痴们并不缺少人的本能。这些本能不过是给遮隐住了……它们是存在的，就隐在白痴们的兽类感情的下面。……我给你说，我有过一次经历，我认为这经历使我有权利说这种话。我永不会忘记那次的事，我每一回看见这种病痛的人，我就会感动得流眼泪。……倘使你肯听，我就告诉你，为什么看见一个白痴会使我动了那样的怜悯。"

我连忙恳求他对我讲他那个故事，他便开始说：

"在一八——年的初秋我到彼得堡出席参谋部的学校的考试。我住在我见到的第一家旅馆里面，那旅馆就在涅夫斯基大街和封坦加的角上。从我的窗户里我可以望见阿尼奇加桥栏杆上的铜马——它们老是湿而发亮，好像上面蒙了一层新的油布似的。我常常把它们照样画在我屋子里大理石的窗座上面。

"彼得堡在我看来是一个毫无趣味的地方，它好像老是包在一层细雨的忧郁的灰色纱幕里面。不过我第一次走进学校时，我却给这学校的庄严伟大慑服了。我现在还记得它那装上大理石栏杆的宽大楼梯，它那高屋顶的门廊，它那建筑得异常整齐相称的讲堂，还有它那像镜子般发亮的打了蜡的拼花地板，我这乡下人的脚走在那上面还得十分小心。那一天到的一共是四百个军官。在绿色亚美尼亚制服的朴素的背景

上，闪耀着胸甲骑兵的叮当作响的军刀，枪骑兵的红色的胸服，饰着飘动的羽毛的马巡队的白色短上衣，还有盔上的金鹰，各样颜色的衣领和衣袖，以及银色的军刀。这些军官全是跟我竞争的敌人，当我在骄傲与激动中望着他们时，我不觉伸手去拉我自以为应该渐渐长出唇髭来的地方。一个忙碌的参谋部的上校挟着文书包急匆匆地走过我们的面前，那时我们这些不好意思的步兵便带着敬畏地向一旁避开。

“规定的考试时间一共是一个多月。我在整个彼得堡没有一个熟人，晚上回到住的地方以后，我便感到孤独生活的无聊和倦闷。要去找同胞们谈话，并没有好处；他们全在专心地研究正弦（三角）和切线（几何），研究决定战场的优势的那些性质，研究发射物下倾的计算方法。我忽然记起来我的父亲曾经要我在彼得堡找寻我们的远亲亚历山德娜·伊凡诺夫娜·格拉切瓦，去拜访她。我找到一本居民住址簿，查出了她的地址，便动身到哥洛加发亚附近去。我稍微花了一点工夫便找到亚历山德娜的屋子了；她是住在她妹妹的家里的。

“我推开门，站在那儿，起初差不多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一个身材肥短的女人站在这屋子里唯一的一扇小窗户旁边，窗玻璃是暗绿色的，她的背向着我。她俯着身子在一个冒烟的石蜡炉子上面煮东西。屋子里充满着石蜡和烧着的脂肪的气味。那女人转过身来看见了我；屋角里有个赤脚的孩子穿了一件粗布的罩衫，带子系得松松的，他跳起来，急急地向我跑过来。我注意地望着他，我立刻看出来他是一个白痴，我虽然并不畏缩地避开他，可是实际上我心里有一种类似恐惧的

感觉。那个白痴愚蠢地望着我，口里吐出奇怪的声音，就像是“乌尔里，乌尔里，乌尔里……”这样的声音。

“那个女人走过来对白痴说：‘不要怕，他不会挨你的。’然后她向着我说：‘请问有什么事？’

“我说出了我的姓名，又对她提起我的父亲。她很高兴看见我，她脸上现出了喜色，她惊叫起来，她向我道歉说没有把屋子整理好。白痴孩子走近我身边，声音更大地叫着：‘乌尔里，乌尔里……’

“亚历山德娜·伊凡诺夫娜带着忧戚的微笑对我说：‘这是我的孩子，他生下来就是这样。这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上帝的意思。他的名字叫司特潘。’

“这白痴听见自己的名字，马上发出了一声鸟叫似的尖呼：

“‘帕潘！’

“亚历山德娜·伊凡诺夫娜爱抚地拍拍他的肩头。她说：‘是，是，司特潘，司特潘……你看，他猜到我们在讲他，所以他在介绍自己了。’

“这白痴又叫起来！‘帕潘！’他一面转眼看他母亲，随后又看我。

“我为了要表示一点关心这个孩子的意思，便对他说：‘你好，司特潘，’我拿起他的手来。这手是冰冷的，虚肿的，毫无生气的。我感到一种厌恶，只是为着礼貌的关系，我又继续往下说：

“‘我想他大约十六岁。’

“他母亲回答道：‘啊，不。每个人都以为他大约十六岁，可是他已经过了二十九了。……他的胡子和唇髭就从没有生出来过。’

“我们交谈起来。亚历山德娜·伊凡诺夫娜是一个沉静懦弱的女人，她给贫苦生活压得透不过气来。她为了对付贫穷（这真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完全失去了思想的勇气，并且把自己陷在这个狭小的范围以内，除了跟贫穷挣扎外，她对任何事情都不再关心了。她对我抱怨肉价太高，抱怨赶马车的不要脸；她又告诉我某人买彩票中了奖，她羡慕有钱人的幸福。我们谈话的时候，司特潘一直盯着我。他显然是对我的军装大衣感到了兴趣，他有三次偷偷地伸出手来摸那发亮的钮扣，但每次都是马上又把手缩回去了，好像他害怕它们似的。

“我便问道：‘你的司特潘果真连一句话也不会说吗？’

“亚历山德娜·伊凡诺夫娜忧戚地摇着她的头：‘不，他不能说。他会说几句他自己的话，不过它们不能算是真正的话——只是些不清楚的声音。譬如，他叫他自己做“帕潘”；他想吃什么时，他就说“木尼亚”；他叫钱做“太基”。’这时她便掉头对她孩子说：‘司特潘，你的“太基”在哪儿？把你的“太基”拿给我们看。’

“司特潘很快地从他的椅子上跳起来，跑到一个暗黑的角落里去，脚跟着地蹲下来。我听见铜板的响声，又听见孩子的声音说：‘乌尔里，乌尔里，’不过这次是一种带威胁的声音了。

“他母亲解释说：‘他害怕，虽然他不懂得钱是什么东西，他也不肯让别人去动它……连我他也不肯……’她又对她孩

子说:‘好,好,我们不会动你的钱,我们不会动它,’她走到他身边去安慰他……

“以后我常常去看他们。我对司特潘感到了兴趣,忽然我想起试用某一个瑞士医生的方法(那位医生试过依据论理的发展那种徐缓的路子去治疗他的痴愚的病人)去医治他。我想道:‘他对外面的世界以及诸现象间的关系还有一点点的印象。难道不能够把这些观念中的两三个结合起来再产生第四个第五个以至于无数个吗?难道我们不能够用长期不断的练习来多少加强、扩大这贫弱可怜的心智吗?’

“我带给他一个马车夫打扮的玩偶。他很喜欢它,他又笑又叫,把玩偶拿给人看,说着‘帕潘’!然而这玩偶似乎在他心中唤醒了一点疑惑,因此有天晚上司特潘(他向来对待一切弱小的东西都怀着好意的)便拿玩偶的头去碰地板,想把它弄碎。以后我又带给他图画,想使他对那些砖砌的小屋感到兴趣,我还跟他讲话,告诉他各种各样东西的名字,并且一一指出给他看。可是,不知道是瑞士医生的方法不好,还是我不懂怎样去实用它,结果司特潘毫无进步。

“在那些天里他很爱我。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总是跑来迎接我,口里发出快乐的叫声。他始终不把眼光从我身上掉开,要是我对他不再表示特别的注意,他就过来像一条狗似地舐我的双手,我的鞋子,我的制服。我告辞回去的时候,他总要在窗前站立许久,并且那么伤心地哭叫着,使得别的房客们都出来向房东太太讲他的坏话。

“然而我个人的事情也弄得不好。我考试失败了,单单在

最后那一堂筑城术的考试中我考得异常之坏。我现在除了收拾东西回联队去以外并无别法。我觉得在我这一生中我永不会忘记我当时出了讲堂走过学校大前廊的那种可怕的情形。唉天！我走下那些铺着灰毛毯、边上镶着深红条纹、中央踏脚处盖着白葛布的阔阶级时，我觉得自己多么小，多么可怜，多么卑贱。

“我必须尽量快地离开这个地方。我的经济情形使我不得不作这样的打算——我的钱袋里只有十个戈贝克(铜币)和一张一家学生饭店的饭票。

“我自己在想：‘我应当赶快弄到我的‘罢免书’，立刻就动身。’啊，‘罢免书’这个名辞倒真是一个讽刺。它好像是世界上最难弄到手的东西。我先去找学校总监，他叫我到参谋部去，参谋部又叫我到司令官办公处去，然后我又到地方监督那里去，后来再回到学校，最后又到财政部去。所有这些地方的办公时间都是特殊的：有的是九至十二，有的是三至五。我都赶不上，我不能在一两天里办好事情，因此我的情形就显得更糟了。

“我用去我那张饭票的时候，我没有考虑一下就把我那十个戈贝克也胡乱花掉了。第二天我感到饥饿的痛苦时，我下了决心把我课本拿去卖掉。布列迈克尔改编的《白戈男爵》精装本，厚厚的一册，我只卖了二十五个戈贝克；《罗卜可教授》卖二十戈贝克；结实的《邓洛卜将军》却没有人要买。

“我有两天都没有吃饱。第三天我只剩了三个戈贝克了。我鼓起勇气出去找个同胞借钱，可是他们全抱歉说他们的袋

里都是空的，只有一个人承认他有几个卢布，可是他从来不借钱给别人。据他自己带着温和的微笑解释：‘莎士比亚在他一本不朽的作品中说过：“放债常常失去债款，也常常失去朋友。”’

“三个戈贝克！我只有尽量去想那些悲惨的事。我应当花掉它们去买一包香烟呢，还是应当等着我饿得受不了时拿去买面包？

“我倒很聪明地决定了后一个办法！这天快到傍晚时我就饿得像荒岛上的鲁滨孙那样，我便出门一直走到涅夫斯基大街。我来来去去地在弗利坡夫面包店门前走过了十次，我的眼睛差不多要吞下了玻璃窗里的那些大面包。有的皮是黄的，有的是红的，有的上面嵌着罂粟子。最后我决定进去。有几个学生正站在那里吃热的饼，饼捏在他们手里，用了油腻的灰色纸片垫着。他们的幸运引起了我对他们的憎恨。

“店里的伙计问我：‘你要什么？’

“我做出不在乎的神气，傲慢地答道：

“‘给我切一磅黑面包……’

“我看着那个人用他那把阔刀熟练地切着面包，我心里非常不安。我突然想道：‘假使这不只两个半戈贝克一磅，万一这个人切多了一点，我怎么办呢？我知道在大饭店里欠上五个或十个卢布，对茶房说一声：“记在我的帐上，”这是可能的事，可是一个人只买几个戈贝克的东西却差了一个戈贝克，他该怎么办呢？’

“幸好！面包切下来刚刚值三个戈贝克。我看着那个人

用纸把它包好，我非常兴奋，有点站立不定了。我走出店门，立刻感到衣袋里面包的柔软与热气，我高兴得要叫出声来，我便大声地嚼着面包，就像小孩们喧跳了一整天后睡在床上大声嚼着从饭桌上偷来的面包皮那样。我管不住自己。甚至在街上我就塞了两大块到我嘴里去了。

“不错。我现在用着差不多快乐的调子把这一切讲给你听。可是当时我却一点也不快乐。在饥饿的折磨之下，我还感到落第的耻辱；并且看得出我不久就会成为我那个联队里同胞们的笑柄；还有那班使我落第的官员们故意做出来的亲切和蔼的态度……我老实对你说，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起了自杀的念头。

“第二天我的饥饿又熬不下去了。我到亚历山德娜·伊凡诺夫娜的家里去。司特潘看见我，高兴得不得了。他大声叫着在我四周跳来跳去，舐我的衣袖。后来我坐下，他就坐在我身边的地板上，紧紧偎着我的腿。亚历山德娜·伊凡诺夫娜只好过来把他拉开。

“要向这个贫苦的女人借钱，实在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她自己的生活就难维持，可是我不得不向她开口。

“我说：‘亚历山德娜·伊凡诺夫娜，我没有钱买东西吃了。请你随便借点钱给我。’

“她扭绞她的手。

“她说：‘孩子，我连一个戈贝克也没有。我昨天当掉我的胸针……今天我才能够在市场上买到一点东西，我还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呢？’

“我向她提议道：‘你不能向你妹妹那儿借一点儿吗？’

“亚历山德娜·伊凡诺夫娜带着惊恐的神情四下看了看，差不多害怕地低声说：

“‘你说什么？什么！你还不知道我在这儿就是靠着我妹妹的周济过活吗？不，我们宁可想点别的办法去找钱。’

“可是我们越想事情越显得没有办法。过了一会儿我们都不讲话了。黄昏来了，屋子里充满着沉重难堪的阴暗。绝望、憎恨和饥饿一块儿来折磨我。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抛弃在这世界的边缘上，孤零零一个人，而且蒙着耻辱。

“突然间有什么东西挨着我的腰。我回过头去，这是司特潘。他把他的手伸给我，掌心上有一小堆铜板，他接连说，‘太基，太基，太基……’

“我不懂他的意思。于是他把钱扔到我膝上来，又叫了一声‘太基’，便跑开回到他的角落里去了。

“啊，为什么我不应当明说出来呢？我像一个小孩似地哭了；我大声抽泣了很久。亚历山德娜·伊凡诺夫娜也哭了，她是因了怜悯和慈爱而哭的，司特潘也从他那远远的角落里发出来可怜的没有意义的叫声：‘乌尔里，乌尔里，乌尔里。’

“等到我安静下来时，我觉得好些了。这个白痴孩子的意料不到的同情突然间温暖了、安慰了我的心，并且使我明白我能够活下去，而且只要世界上还有爱，还有同情，我也应当活下去。

“这就是我怜悯所有这些不幸的人的原因，也就是我不能否认他们不是人的原因，”齐米拉讲完了他的故事，这样下结

论道。不错，我要说，他的这种同情也给我带来了幸福。现在我很高兴我没有成为一个“时机”(这是我们替参谋部官佐起的绰号)。从那时以来我已经过过了丰富、广大的生活了，而且我还有希望将来过着同样丰富的生活。对这事情我是有迷信的。

加斯多尔的死

J.A.L.Bratescu Voinesti 是罗马尼亚的小说家。他生于一八六八年，现在是否活着我却不知道了。他的著作颇多，有小说集、散文集等，最著名的是《光明与黑暗》、《在真理的世界中》，他在一九二五年得了罗马尼亚文学院的奖金。本篇被译成世界语，发表于十几年前在英国或澳洲刊行的某世界语杂志，我便是从那杂志中译出的。译文曾在朋友们办的某同人杂志中刊出。最近我居然在旧书堆中找到了一份剪报。但世界语原文我却无法找到了，并且连那本世界语杂志叫什么名字，我也无法记起。我只记得本篇原名 *La Morto de Kastor*。

几年前，在九月里的某一天，天空一碧无际，这秋日的迷人的陶醉使我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渴望，想出去闲走，我一个人无目的地在街上散步，走到十字路口，我突然遇见了少校。

"呀！日安，怎么？你还在这儿？我以为你已经回家去了。"

"怎么回家去？我在这儿有职务呢！"

"但是我知道，……你的母亲病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便问他：

“你从什么地方听到的?”

“我的妹妹刚刚从那儿来，她说你的母亲欠安。”

既然少校说我的母亲身体不好，那么一定不是指她平时的那种病苦。

就在这晚上，走完了那好像是我一生最长的路程以后，我到了家。佣人们跑来迎接我，可是恐惧压住我的心，使我走过他们的面前，连一句话也没有问。我看见母亲虽然比我离家时果真瘦得多了，但却没有什么病症，因此我的恐惧也就消去了。

“是你！亲爱的。”

她的眼睛早瞎了，不能够看见我，便在我的胸上，脸上摸索着。我握着她的双手，吻它们，略带责备声，说她不该不把病状告诉我。

“可是我并不曾害病！谁说这话？呵，我明白了。他的妹妹到这儿来过。在我遭逢祸事以后她并没有看见过我，她这次来，满心以为我一定是跟从前一样，可是如今……”

真的，要是少校的妹妹在我父亲死后不曾见过我母亲，她当然会觉得我母亲变得太难看了，因为她（我母亲）在前一年还是年轻、美丽的，现在在这么短的时间以内，就瞎了两只眼睛，而且好像老了十年似的。

“要是你现在觉得我的身子更虚弱的话，那是这两夜因了那个可怜的加斯多尔的缘故，我不能够好好地睡一刻。”我的母亲又加了一句话。

"为什么呢?"

这时候我忽然听见在外边窗下哀痛的,长长的,悲惨的犬吠声,响应着我的问话。

"它这样叫了两夜了。现在又是第三夜。那个可怜的东西! 我不知道它缺少了什么。老妈子说它像是中了毒。我想这是因了老的缘故。"

关于母亲的健康我已经放了心,现在我却去照应那条狗了。我走出去,进了天井里,我看见加斯多尔躺在窗下,嘴大张开,样子很悲惨。老妈子知道我们大家都爱它,她蹲在它的面前,试着喂牛奶给它吃。

"玛丽,它怎样了?"我问。

她也不知道。它这两天来什么也不吃,只是躺在太阳下,大声呻吟。她把所知道的一切方法都对它做过了,可是没有一点用处:它一天天病得愈加厉害。

"我们来给它喂牛奶吧!"

我得了老妈子的帮助,居然把一杯牛奶完全给它强迫地喂下去了。它似乎觉得好了一点,困难地立起来,摆着尾巴在我的身上闻,过后又躺了下去 ,充满了痛苦地长声叫起来。

时候已经迟了。母亲睡了,母亲的不规则的呼息从我们房间的开着的门送过来;只因为她整整有两夜不曾睡眠了,所以不管加斯多尔时常在呻吟,她现在却也能够睡去了。

然而使我失眠的并不是它的呻吟,却是看见它的受苦给我突然唤起来的那许多的回忆和那许多的思想。

在我的眼帘前现出了异常清楚的夏夜的画图，那时候我到田庄上去打猎。我睡在屋前的廊上，满月照耀着如同白昼；鹌鹑的歌声使我不能闭眼：它们到处叫着，在这边，它们的叫声很像两块石子相击的声音。在那边，在远处，又好像水滴在盛满了的水瓶里的声音。加斯多尔时时站起，到我这边来，小心地在我身边嗅来嗅去。

如今我们是在金光照耀的绿野上打猎了。加斯多尔昂起头飞跑着在五十步远近地方搜寻。突然好像被雷击了似的，它站住了，一动也不动，跟铜像一样，它竖起尾巴，举起脚。离它有一步的光景仰卧着一只畏怯的，被催眠了的鹌鹑。我走近了，叫了一声："去！"它跳开了，鹌鹑也飞了起来。我对它放了一枪。"拿来！"加斯多尔便把它带过来了。它还活着，翅膀上受了伤。

如今我们又是在春天了。我们在拉朱里藤竹丛中去猎啄木鸟。加斯多尔慢慢儿精细地到处搜寻，这时候在邻近的田上农人们看见鹤飞来便欢声叫着，把帽子取下向天空中抛掷。

当我在休假期间回家去的时候，人家把它带到车站上来；当时那班急急走着的旅客都站住了，他们都来看这条狗重见着它的分别了三个月的主人时的那种快乐。在我离家以后，母亲时常写信给我说加斯多尔怎样每天跑进我的房间里嗅那挂在钩上的猎装。

它是父亲给我的。……我好像如今还看见父亲站在我的面前一样。在我经过毕业考试以后回到了家里，父亲急急跑下楼来接我，在楼梯上我遇见他，他抱着我，他和母亲都把我

拥抱过了，他说：

“我儿，愿上帝保佑你，使你健康和幸福，你现在使得我们多么快活呵！”

过后他挽着我的手臂，把我引进我的房里，在那里使我感到意想不到的惊奇。墙壁上挂着一切必要的猎具，这些用具唤起了我的打猎的欲望；加斯多尔从床下走了出来，它起先吠着，过后忽然快活起来，好像自从世界存在以来它就认识我似的。我快活得几乎要流下泪来！

啊！我那时的幸福！这不仅是因为这美丽的礼物，这还是因为我周围的一切。因为在那时候，他们因我的满意而变得非常高兴，好像年轻了许多，那时候在他们的面前我第一次才懂得那有着诚实而善良、同心同德的父母的人是何等地幸福呵！有着和蔼慈祥、为子女牺牲一切的母亲，有着正直诚实、众人敬爱的父亲，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加斯多尔的呻吟使我记起了我的父亲。我仿佛又和他一起打过猎回来了，他总是用他的一匹马拉的车子把我送回家。我好像听见那忘不掉的车上弓形弹条的响声，我还听见他的声音，还有蟋蟀的不断的乱鸣。

我蒙住我的耳朵，但也没有用，依然不能够睡眠。心上充满着往事，无法宁静下去：过去的一切一幕一幕地在我的眼前重演了一番，而且这么活灵活现。

我还记得，不过在一年以前，在父亲的命名日，饭厅里摆着一张很长的桌子，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了。提琴师奏着提琴唱民歌。我们儿辈中有一个站起来饮他的寿酒，祝他康健。

过后他也站起，极力压抑下他的感动，拿起杯子说："亲爱的，我也来给你们和你们的母亲做个榜样。上帝保佑……"眼泪夺眶而出，使他不能继续说下去。那时候母亲便挨近他，和他接了一个长久的吻，众人热诚地欢呼喝彩，提琴师们唱着歌。

如今这一切都去远了！

在一个阴雨寒冷的秋日，我们把他送到坟地上，安葬了他。他的死不仅是我们失去了这一家所爱的人，而且同时还带去了这一家的幸福，把整个的家庭弄到像现在这样分散的样子。

我自问道，是什么把我们这样分开，为什么我们不来和母亲同住在一起，看护她照应她，我自己也找不出回答来。我们真是疯了！可是我不久就要回来留在她的身边，我要把那死神所毁了的一家的幸福再建造起来。

"啊！然而这已是不可能的了！"我又这样说，而加斯多尔的呻吟便是站在我家的废墟前的绝望的哀声。

第二天早晨这条狗的哀号叫醒了我。我穿好衣服，把挂在钩上的枪取了下来，又从抽屉里取出两颗子弹，走进天井里。

"加斯多尔，到这儿来！"

加斯多尔前一夜里整夜躺着不动，现在却好像因了奇迹似地站起来跟我了。

老妈子看见我，懂得我的用意，便哭着跑进厨房里去了。

"加斯多尔，到这儿来！"

它吃力地跟着我走，走到我家前面的荒地上。它便侧着身子睡下，露出它的胸口。

我做完了的时候，我走回家，一路上好像有谁在追赶我一样，我走进我的房间，我把枪丢在床上。

右边的门开了。母亲慢慢儿摸索地向我走来，她感动地一把抱住我。玛丽和狄六又从另一道门走进来。（这一男一女在我们家里一共做了三十多年。）我们四个人默默地哀悼着加斯多尔的死，它把那逐渐暗淡的幸福之时刻给我们带走了。

木星的人神

这篇童话是从苏联盲诗人瓦西理·爱罗先珂(Vasili Eroshenko)的童话集《夜明前之歌》中译出的。原名《木星之人间神》。作者在一九二一年到过中国,在上海、北平等地方都住过些时候。原作是用日文写的,他在日本有过较长时间的居留。但这书出版的时候,作者已经被日本东京警察当局放逐到中国来了。他在东京淀桥区警察署中口述的本书的自序中,有着"……和《木星的人神》是作为我的微笑写出来的。这是悲哀的微笑,然而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国度(指日本)里是不能够有光明的微笑的。"

爱罗先珂在中国没有住了多久就回到他的故乡去了。听说他还活着,在他的祖国内一所乡间的盲人学校里教书,兴致好的时候,还去北冰洋一带探险呢,但这已经是十六年前传来的消息了。

木星的神们制造人的时候是非常高兴的,他们都很喜爱人类。他们热心地商量着把什么好的东西大量地拿给人类。

然而却有一位神对于神们谈着的把好的东西拿给人类的事一点也不关心。这是做着木星上面众神的首领的最尊的大

神。只有这一位尊神对于别的神们的讨论始终完全不关心似地听着，一直默默地坐他的禅。因此神们商谈了以后便到这位最尊的大神那里去。

“从前承您允许造了人，现在人算是渐渐地造成了。从圆而长的身体下面生出两只叫做脚的东西，上面生出两只叫做手的东西。所谓脚的这东西是用来走路，所谓手的这东西也有种种的用处。此外上面又长出了叫做头的圆圆的东西，用来吃食物，听声音，嗅气味。这样一下子就变成了新奇有趣的生物，各处蠢动，，看去倒是很可爱的东西。因此我们想着天上的宝物之中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拿来给他们。究竟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给他们呢？”神们这样问道。

大神讨厌似地睁开了眼睛。“还是不要把什么东西给人类好些。做了人已经是很够的了。再没有比这更适当的了，”大神这样说。然而那班智慧低于大神的神们总不同意他的主张，他们对于大神的态度加以种种的非难。

“您总是冷淡地一点也不觉得人类可爱，我们天国里不是有着人类非常喜欢的宝物吗？把这些东西送点给人类好不好？”

可是大神说过自己的意思以后就默不作声了，他只是倾听神们的话语。神们商量着，依着他们自己的意思，从天上的宝藏中把种种美丽的东西拿出来送给人类。这里面有着所谓“名誉”、“爱”、“智慧”等等的东西。而其中最美丽的还是“幸福”之宝。

这些东西由神们的手中送给了人类。人类得到它们的时

候非常高兴。他们感谢神们，说着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忘记神们的恩惠的话。

然而时间渐渐地过去了，经过了好几百年的岁月，人类跟神们最初造出他们的时候比起来，是多得多了，关于神的事仅仅成了一段传说。人类对于神送给他们宝物的事，以及人类接受那些宝物对神表示感谢的意思，也仅仅用一些仪式把它们保存起来，到了某一个规定的时间里才举行这些仪式，以便记住神的恩惠，但是经过了长时间以后，人们就把神的事情忘记了，连这些仪式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也没有人懂得了，只有形式还残留下来。

这时候有一个学者出来说，仪式不过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愚蠢的游戏中的一种罢了。神这东西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没有的。因此所谓仪式也只是徒然耗费时间，是人类生活的障碍，对人类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样一来人们都好像觉得这个学者所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了。

于是神们大为吃惊，着实地恐慌起来了。对于受过神的种种恩惠而竟然不承认神的存在的人类，要怎样处置才好呢，神们长久地商量着这件事，结果还是只有到那位热心坐禅从来不管人类事情的大神那里去听他的意见。于是神们又聚集在大神那里。

“人类现在居然完全不承认我们的存在了，究竟怎样办才好呢？”一位神问道。

“用洪水淹他们呢，还是用烈火烧他们？”另一位神又问。

“还是创造地狱呢？抑或还有更好的办法？”又一位这样

说。然而大神只管在坐禅，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的样子。于是神们对于大神又加以种种的非难。

"您的态度未免过于冷淡了，人类就因了您的冷淡现在快要灭亡了。"他们这样说。

可是大神一点也不注意这样的话。他只是平静地说：

"让它去吧。只有人类自己最能了解自己的事。只要你们默不作声不去管他们，那就是再好没有的了。"

人类直到这时都过得很幸福。最初从神那里得来的名誉、爱、智慧、幸福等等的宝物，都是别处所没有的宝物，可以交换地使用，人们并没有感到什么不满足，他们完全领受着神的好意，幸福、快乐地过着日子。然而这样地过了好些时日，人类渐渐地繁殖起来。人类虽然繁殖，而宝物的数目并不变更，神赐的宝物绝不会加多的。宝物既然不够，人类便渐渐地感到不满足了。因此所有的人都拚命在争夺光荣、智慧和幸福。

神们看见了这个。

"很痛快。惩罚终于自然地来了。这一次人类一定会承认我们了。"有一位神这样说，一面等着人类弄得没有办法，软弱下来向神们认罪。可是人类丝毫没有这样的表示，而且他们反把神的事情完完全全地忘掉了，他们要是看见一个信神的人，便把他当作疯人看待。

这以后人类的争斗是越来越激烈了。不仅是由于人口增加宝物不够，并且因为那些幸福的人死去的时候还把幸福带了去，于是幸福以及别的宝物都逐渐减少了，结果在这个世界里是宝物不够，而在死人的世界里也是宝物不够。两个世界

里都充满了不满与不幸。

起初神们看见人类的苦痛和堕落觉得颇有趣味，但这时候他们又觉得歉然了。他们又聚集起来商量怎样可以帮助人类，结果又到大神那里去。

“人类这样是再惨不过的了。有什么拯救他们的办法吗？还是从地球那里把释迦和基督借来教训他们做人之道吧？听从好的教训的人得留在天堂，否则便堕入地狱。”

然而大神一点也不露吃惊的样子。

“最好还是不要做声让它去吧。人类的事只有让人类自己去解决。”

人类抢夺宝物的争斗愈来愈烈。最后人类中便有一些人对这种努力毕竟忍耐不下去了。

这时候人类中有个最懒惰的人就开始放弃了人类的这个重要的权利——获得宝物的资格。这个人说：

“幸福和别的宝物我都不要。对于我，与其要宝物，还是安安闲闲地玩着好得多。”他于是坐在山林之间，眺望黄金色的日光，闲步花丛，静听鸟的歌声，快乐地游玩着。（这个懒惰的人后来被人称为哲学家）

其他的许多人听见这样的话都来了。他们说：“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幸福和智慧好呢，还是像这样地游玩好。”便一齐来聚集在山林之间。

还有别的一些人，他们费了很大的努力才把幸福和宝物抢到手里，同时又不愿意让别人抢去，很辛苦地保守着。这班

人差不多昼夜不闭眼睛，为了宝物劳心费神地过着日子。他们听见说没有宝物的人宽心放怀地在山林间过得非常愉快，便开始觉得本为自己谋幸福的宝物反而使自己不幸了。现在他们才觉得(虽然这时觉得，已经是太迟了)所谓“保持着”宝物的事跟神们当初的意思完全不合，它已经成了种种的不便与苦痛的泉源了。

于是他们便走到那些平日同他们争夺幸福和宝物的人那里去，从自己的手中慷 慨地把幸福和宝物送给那班人。然后他们自己坐在林间眺望太阳，听小鸟的歌声，过起快乐的日子来。

那些得到幸福和宝物的人在争夺它们的时候觉得它们非常宝贵，可是现在别人像施舍般的把那些宝物给了他们，他们却反而感觉不到得着愉快胜利的满足。不仅这样，并且他们还觉得自己不出一点力就领受了那些东西，未免对不起人，因此他们便回到先前把宝物给了他们的人那里去，将宝物退还给他们。

“承您给了我这些东西，可是我现在不要幸福了。还是请您收回去吧。”

“不，我也不要，”最初的所有者说。“倘使您也不要的话，那么谁愿意要您就给谁吧。我实在不要它们。”

于是第二个所有者又把宝物送给那个以前同他争夺过宝物的人。后来第三个所有者也不要它们，又把它们送给什么人去了，这样一来人类的生活就渐渐变成乱七八糟的了。人类毫不介意地放弃了幸福和名誉，这些宝物也就成了毫无价

值的东西了。事实上没有这些东西，生活却反而过得幸福。

渐渐地幸福传到了死人的手里，起初死人把它当作珍宝似的高兴地接受了，可是后来死人也不再宝贵它了，谁也不要它了。于是幸福、名誉和宝物等等一下子都变成了废物，到处转来转去，并没有人肯再接受它们。

后来天使看见了它们。因为这究竟是天堂的东西，天使便把它们一齐收起来带回天堂去。神们看见它们，不觉大吃一惊。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类没有这些东西怎样可以生活呢？”神们这样说着又到大神那里去了。

“您看怎样好呢？人类把我们赐给他们的东西全还来了。”

“人类怎么样？”大神故意带着嘲笑的样子望着神们的愁颜。“木星上面应该没有所谓人类的——可是也许我的想法错了，你们大家不妨去看一下。”

于是神们慌忙降到木星上面去看。他们真正看不见一个人，全是和他们自己一模一样的神们住在那里。他们惭愧自己的思想欠缺，便拜倒在大神的面前说：

“我们现在知道人类照人类那样生活，就是再好没有的事。由于我们的浅见，时时来打扰您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个不知而行的过失，还要请您宽恕我们。”

这时大神带着做过恶作剧的小孩般的微笑望着他们，过后又掉过脸去像他平时那样地坐起禅来。

附 录

关于爱罗先珂

吴去厦门的前一夜邀我去逛“新世界”①，他说：“那个地方我几年前去过一次，是和爱罗先珂② 同去的。”他提到爱罗先珂就露出了无限的温情。我知道他在想念那个人，他希望能够在那个地方找出当年的遗迹。

爱罗先珂是我们大家所敬爱的友人。他的垂到肩头的起波纹的亚麻色头发，妇女似的面庞，紧闭的两只眼睛，这一切好像还深印在我们的心上。这个俄罗斯的盲诗人，他以人类的悲哀为自己的悲哀。他爱人类更甚于爱自身。他像一个琴师，他把他的对于人类的爱和对于现社会制度的恨谱入了琴弦，加上一个美妙而凄哀的形式，弹奏出来，打动了人们的心

① “新世界”：当时的“新世界”游乐场，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口。

② 爱罗先珂：俄罗斯的盲诗人，曾经到过印度、缅甸等国家，后来又到日本，用日文写了好些童话，收在《天明前的歌》和《最后的叹息》两个集子内。一九二一年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到中国来住了一个时期，发表了一些用世界语和日文写的童话和散文。一九二二年他经过满洲回到苏联，担任盲人教育工作。一九五二年逝世。

坎。所以就是在中国的短期勾留中，他也已经在中国青年的心上留下一个不灭的印象了。

是的，他确实给了我们许多礼物。如像他给了日本青年以《虹的国》、《鹏的心》、《桃色的云》、《幸福的船》① 那样，他也给了我们以《红的花》、《爱字的疮》② 和《一个寂寞的灵魂的呻吟》③。他去了。因为这个寂寞的沙漠挽留不住他的那一颗热烈的无所不爱的心。他终于回到了他所眷恋的故乡④，在广阔的草原上去呼吸五月的空气，在浓密的树林里去倾听夜莺的歌声。但是他也曾从我们这里带走了一些东西。我们像报酬似地把《人马》、《小脚女子》、《驼背女孩》和《一个小女孩子的秘密》⑤ 等等全给了他，在他的苦人类之所苦、憎人类之所憎的心上，永远刻印了一条悲哀的伤痕。这件事至今还令人痛心。更可悲的是这几年来我们的青年也曾许多次多少表现过他们的活力。但是他已经看不见了。

然而我们也不是完全忘恩的。我们爱他，我们也了解他。是的，我们的青年确实是了解他的。记得去年吴给了我一张盲诗人的照像，面庞上多了一双眼睛。吴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小孩画上去的。要消灭一切自然的和人为的缺陷，使世间再

① 这些都是爱罗先珂写的童话(《桃色的云》是童话剧)。

② 这两篇是他在中国写成的童话。

③ 这是他的一本世界语散文集(在上海出版)。

④ 故乡：指苏联。

⑤ 均见爱罗先珂的《枯叶杂记》(小标题：《上海生活的寓言小品》)，胡愈之从世界语译出，收在《幸福的船》内。

没有一个会感到不足的人——这样的纯洁的孩子的心也正是我们的盲诗人的心。我们的小孩不忍见这个异邦的盲人的痛苦，想使他双目重明可以和其余的人一样欣赏自然的美景，正如盲诗人不忍见人类的痛苦，想造一只为全人类乘坐的"幸福的船"来普救众生。所以在美的童话般的世界里，我们的孩子的心是和盲诗人的心共鸣的。在中国，盲诗人的作品之受人欢迎，大约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

为全人类乘坐的船几时才会来呢？有些人以为这永远是不能实现的梦想，但我的意思却不是这样。

我现在住在一个僻静的南国的古城里。夜间有一个朋友教我认识天空的星群；日里我便观察显微镜下面的小生物如草履虫、阿米巴之类的生活。我看见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个那么大的世界和一个那么小的世界。生命真是无处不在。孤立的个人在这世界中并不算什么。我觉得我的个人生命的发展是与群体生命的发展有连带关系、永远分不开的。所以把个人的生命拿来为他人而放散，甚至为他人而牺牲，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反而正如法国天才哲学家居友所说："这个扩散性乃是真实的生命之第一条件。"何况我们的心中有着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的自己保存所需要的不知多过若干倍。我们拿它们来分给他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为万人乘坐的船是有的，而且会来的。只要人类如今不是正向着灭亡之路走去，那么我们终有一天会见到那样的幸福的船航行在人间之海里。

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替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了这一本《幸

福的船》，我愿意把它献给我的同时代的兄弟姊妹们。

一九三〇年九月在泉州。

附　记　这本集子正要付印的时候，一位朋友从苏联回来，给我们带来关于爱罗先珂的消息。据说他健康地活着，在他的祖国一所盲人学校里教书，有兴致的时候还常常去北冰洋一带探险呢。这个消息当然是读者所乐闻的。

一九三一年三月在上海。

叛逆者之歌

〔俄〕普式庚等 著

《叛逆者之歌》，一九四〇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一九四七年十月再版。

前　记

这十二首革命者的和关于革命者的诗歌是我十多年来的一点小小的成绩。其中有发表过的，有未发表的。我的译文虽然十分恶劣，但原著确实是血和泪的结晶。我自己被它们感动过，希望别人也受到它们的感动，所以大胆把它们编成小册交给书局印行了。《伏尔加的岩石上》是十一年前（一九二八年）的译文。中滨铁的诗则是最近翻译的。

巴　金 一九三九年冬

伏尔加的岩石上

（俄国民歌）

伏尔加河岸上有一座岩，
在岩上长满了青苔；
它静寂地在那里立了很多的年代，
不关心一切，再也无心悲哀。

它的顶已被风浪和暴雨扫得乾净，
在上面栖息着的，只是那凶猛的老鹰；
它把它的巢建造在秃了的岩石顶上，
每天在巢内吞食它所捕获的飞禽。

有一个人攀登上这岩石顶，
在上面留下他的深深的足印；
从今后这岩石成了神圣的东西，
伟大的"司顿加"① 的名号也将永远生存。

虽然在神圣俄罗斯的教堂，

① "司顿加"(Stenka)：拉进的绰号，司特潘(Stepan)是他的名字。

这个人年年月月地被人诅咒诽谤，
然而伏尔加的人民在他们的祈祷的颂歌中，
却永远深深地宝爱着这个人所留下的印象。

有一次在黑暗的深夜中，
这个人登上了岩石之顶；
他孤独地在上面徘徊、不宁，
直到金色的太阳放出它的光明。

海浪在下面急急地私语，
四围是闷得死人的沉寂；
悲哀的思想来到他的脑中，
伟大的行为就在这夜里产生。

沉思地、忧愁地，他走下这岩石顶，
伟大的、勇敢的决心便产生在这天早晨！
他要从暴君的怀抱里，
救出那憔悴了多年的莫斯科母亲。

呵，他的神圣的热望终久是徒然，
对于那无情的命运，他的祷告也竟是枉然；
今而后任他血海奔腾，人民的泪浪滔滔不尽，
他们的号泣也终不曾引起他人的怜悯的感情。

他呵，并不像一个有权的国君，
也不像一个被欢迎的尊贵的客人，
更不像一个骑着战马带着军刀的将领，
走进那克里姆林宫的白色的城门！

他只是一个被刽子手牵引着的，带着镣铐的囚徒，
在这巍峨的城门之下，他低下了他的高贵的头颅……

伟大的"司顿加"竟这样一去不还，
那伏尔加的岩石却是年年依然，
只有这河流和这岩石呵，在它们的沉默的敬礼中
还不时地纪念着那英勇的"阿达满！"①

如果在我们的乡土里还生存着一个人，
他并不贪图淫乐，也不只顾自身，
对于周围的人，他从没有不义之行，
他也不曾压迫过惨苦的农民，
他爱自由，有若爱他的母亲，
他以她的名义，向着生命之路迈进，
哪个人如果敢独自登上这岩石之顶，
这巨石便要把司特潘的故事忠实地说与他听。

① 阿达满(Ataman)：哥萨克军队的首领。

伏尔加伏尔加

（俄国民歌）

从岛上到了河中央，
到了白浪滔滔的地方，
在那里浮出美丽的船只，
一只只在波上飘荡。

在一只船上坐着司特潘，
美丽的波斯公主在他身畔，
这时候他愉快地庆祝他的新婚，
他正陶醉在甜蜜的爱情里面。

有人低声在诉不平：
"在他心里女人代替了我们，
他一见面就这样爱她，
连他自己也变做了一个女人。"

这样的嘲笑与责难，

到了英勇的“阿达满”的耳边；
他突然伸出他的强壮的手腕，
紧紧地放在波斯公主的腰间。

他沉思着，他紧皱着眉头，
好像快要发生风暴一般；
他猛然抬起他的两眼，
呀，这里面有着血泪斑斑。

“我将牺牲一切而毫无怨言，
我愿把头颅奉献给自由之祭坛。”
司特潘的有力的声音
响彻了伏尔加的四岸。

畏怯地低下她的眼睛，
美丽的公主沉默无语，
她听见从拉进的口中
发出这样的醉后誓言：

“伏尔加呵，伏尔加，
你，俄国的河，我们的母亲，
难道你还不曾看见
这顿河哥萨克人送来的礼品？

"为了不要在自由人中间
发生大的扰乱,
我送给你我最爱的美人,
请收下她吧,我的母亲。"

他连忙从他的怀抱中,
把美丽的公主抛在滚滚的波涛里面,
他眼看着他所爱的少女随波逝去,
在沉默的悲哀中他滴下眼泪点点。

"呵,你们这群魔鬼,
这时为什么又闭口无言?
喂,菲尔加,你跳舞吧,
我们愉快地歌颂波斯公主的纪念。"

从岛上到了河中央,
到了白浪滔滔的地方,
在那里浮着司特潘的舰队,
一只只在波上飘荡。

这两首都是俄国民歌。拉进(Stenka Rasin)是十七世纪俄国农民革命的领袖,哥萨克的英雄。他以"土地与自由"为号召,深得农民的拥护,声势非常浩大,后兵败被擒,于一六七〇年六月在莫斯科受车裂之刑。关于拉进的传说甚多,但大半都是难令人相

信的。他曾经率领舰队侵波斯海岸，大败波斯军队，虏掠了波斯公主，所以民间有他将波斯公主投入伏尔加河的传说。非尔加是他的一个同伴。

寄西伯利亚的音信

A. S. Pushkin 作

在西伯利亚矿坑深处，
你们骄傲地忍耐着；
那艰苦的工役不会成为徒然，
叛逆的思想永远顽强地存在。

在地底黑暗沉闷的空气中，
“灾祸”的姊妹“希望”会
将快乐的勇气传到你们的心里：
那个大家愿望的日子就要来临。

暗黑的门户关不住爱和友情，
它们会飞到你们的矿坑，
我们的自由的乐调
整夜萦绕着你们的梦魂。

一声呼喊，狱墙便会崩颓，

粗重的镣铐也将落自你们的身；
"自由"将堂皇地迎接你们。
你们的弟兄也会送还你们的军刀。

答普式庚

十二月党人作

你的火热的七弦琴弹出的乐调，
已经到了我们（深感你的恩惠的人）的耳边；
我们伸手去摸索我们的军刀，
呵，我们只找到那粗重的镣铐。

但是，朋友呵，请不要怀疑我们，
我们要骄傲地负着那恼人的铁练——我们的命运；
铁格子关不住我们的深邃的心，
在现今我们还敢侮辱那盛怒的暴君。

我们的艰苦的工役决不会成为徒然，
从这火光里将冒出一股强烈的火焰，
我们的人民也将从睡梦中惊醒，
跟随着“自由”的旗帜，不怕长夜漫漫。

我们要把镣铐铸成我们的军刀，
“自由”将率领我们这般军曹，

前进呵，我们要将暴君打倒，
我们的人民会走上自由的大道。

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党暴动是俄国一部分有知识者为国民争自由的运动。十二月党的革命家是民主主义者。他们不肯参加新皇尼古拉一世的宣誓礼，在圣彼得堡圣伊沙克广场实行暴动，企图建立共和政府。事败，五个领袖(派斯台尔与诗人芮奈叶夫两人是五个高贵的死者中最杰出的人物)受了绞刑，其余的同谋者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矿坑中作苦工。他们在冰天雪地上的生活感动了不少的人。诗人普式庚受了这种殉道精神的感动，写过一首诗寄给他们，他们也写了一首答诗。

断头台上

Minakoff 作

再见吧，不幸的乡土呵，
再见吧，我的亲友们呵，
我的末日快要到临。
看呀，绞绳已在动摇，
刽子手已在旁边等候。
要说我生前不能为你们的幸福
完全贡献了我的生命，
那么，请原谅我，朋友们。
我非常爱你们，
我的爱是真挚的。
再见吧，请原谅我，绞绳已在动摇了。
周围虽是无穷的黑暗，
我的心却是异常光明。
这是我最后向民众吐出的呼声：
为着自由、真理、爱的缘故呵，
不断地向前猛进。

这首歌据说是政治犯米拉科夫所作，为加拉等处的监狱中最流行的歌曲，那应该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献给苏菲·巴尔亭娜

Polonsky 作

她是我的什么，不是妻子，也不是情人，
她更不是我的爱女或孙女。
那么为什么这痛苦的幻象要使我睡不安宁？
为什么我每夜都有这可怕的梦景？

她还是在那富有生机的青春，
就被囚在阴暗窄小的监房里做一个囚人，
她静静地躺在铁石般冷硬的床上度过这潮湿的黄昏。
她不在思想，也不流泪，眼里只充满了无限的热情。

呵，快垂到地上的，她的黄澄澄的长发如云，
她默默无言地把嘴唇深深闭紧。
她把瘦弱的双手放在瘦弱的胸腹上，
她无力地按住那颗失掉了希望而仍不衰弱的心。

Sofia Bardina(1853—1883)是俄国女革命家。她曾游学瑞士，回国后抛弃小姐的身份，到工厂去做一个普通工人，后来被捕，在

监狱里住了两年，才于一八七七年二月受审判，被告共有五十人，罪名是同样的：宣传革命思想。这就是所谓五十人案件。巴尔亭娜是“五十人案件”中最激烈的被告，在法庭上发表过一篇惊人的演说，因此被判决在西伯利亚矿坑中作苦工九年。波龙斯基(1820—1893)是当时的俄国诗人。

吕西·德木南

Emmanuel Des Essarts 作

有着温柔的爱情的女人,
小孩儿,小鸟儿,
母亲的心,芦苇的身,
吕西,一个优美的女人。

吕西,一个优美的女人,
女性的美点都聚在她一身,
她的日子是充满着眼泪,
她的日子是充满着笑声。

她的日子是充满着笑声,
她快乐地生活在甜蜜的家庭。
她伴着她的加米到林中采摘野花,
不怕染污她的棉布衣裙。

不怕染污她的棉布衣裙,
他们手牵手地逃遁,

穿过山谷，又经过树林，
世界的一切都消去无踪无影，
在这幸福的时候光阴一刻值千金。

在这幸福的时候光阴一刻值千金，
革命的怒火震撼了暴君的宫庭，
革命的号角一声声地怒鸣，
民众在呼唤他们的友人去参加斗争，
你鼓舞起他的勇气，要他出去响应。

你鼓舞起他的勇气，要他出去响应，
你又以热烈的拥抱和亲吻，
在他的胸膛里安放了一颗热诚的心，
这一颗心便会征服一队大军，
呵，你这可爱的小女人。

呵，你这可爱的小女人，
你爱他，你有真挚的爱情。
爱情要强过枪炮和刺刀。
爱情要强过可怕的监牢，
便是死，在爱情面前它也拜倒。

便是死，在爱情面前它也拜倒，
世间只有爱才是至上至高。

她要追随加米共享惨苦的命运，
毫不踌躇地昂然走进监狱的门，
呵，你可敬可爱的小女人。

呵，你可敬可爱的小女人，
你为了要追随你所崇拜的年轻爱人，
你竟然在断头台上做了自愿的牺牲，
贡献了你的青年的生命，
呵，想起你不由我眼泪纵横！

呵，想起你不由我眼泪纵横，
我如今却也忍了泪镇定了心，
在这可痛的往事前我哀诉声声：
"愿你的名号永远存在吧，
呵，我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民。"

呵，我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民，
你的甘露整日地陶醉着我的心，
你的甘露养出了这些优美的女性，
她们是骄傲地死，她们是优美地生。

她们是骄傲地死，她们是优美地生，
她们有勇敢的灵魂，温柔的心。
在刽子手的利刃下面，

她们的伟大超过了一切的英雄。
我祝福你，我虔诚地祝福你，
所有的青年女人！

这诗从德热沙而的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诗集中译出。吕西(Lucile)是加米·德木南(Camille Desmoulins)的妻子。加米曾被称为法国大革命中的宠儿，他是山岳党中的右派，一七九四年四月五日与友人丹东等同上断头台。吕西因图谋劫狱营救加米的罪名被捕，在她的丈夫死后一星期上断头台。她只有二十三岁。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曾经拿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女主角阿非利亚来比她，称她做“革命的阿非利亚。”

劳 动 歌

G. Herwegh 作

世界冷然叫道："劳苦呵，祈祷！"
时间是黄金，不要慢慢地去祷告。
在你的房门前，需要的脚步已敏捷地走到；
快快地祈祷吧！因为时间就是面包。

你耕种了田，你斫伐了树，
你修造了屋，你纺织了布，
你收获的只是一些荒草：
说吧，人呵，究竟你曾得着什么了？

你日夜不息地穿梭，
你辛辛苦苦地开矿，
你使大地上的珠宝丰饶，
还有酒谷呵，你造出来的已经很够了。

但谁曾为你预备下了饮食，
谁又曾给了你节令时穿的美衣？

谁又曾给了你防御饥馑的良盾，
呵，哪里又是你的快乐的家庭？

你曾创造了周围的一切，
但你的工作，没有一样是为着你自己！
呀！你身上带着重重镣铐，
这一切都是由于你自己的铸造。

镣铐紧紧地锁住了你的身躯，
镣铐紧紧地束缚了你的思想，
你的小孩们的脚上还带着重重的脚镣，
看呵，工人们，这就是你劳苦的酬报！

你们拚命地劳动勤苦，
养活了一般懒惰的人物；
你们辛苦地织五色的丝，
可怜呵，只织成了你们自己的困苦。

你们造好了房屋，自己却不能居住，
你们更没有蔽风雨的住处；
你们为那些骄傲的人做了精美的鞋，
穿上了鞋，他们便来踏践你。

呵，人类的蜜蜂，难道丰富的自然所给你的，

就只有那做蜜蜂的本领？
看吧！懒惰的雄蜂四处飞翔，
你的蜂刺呢，为什么不把他们刺伤？

劳动的人，起来吧！
你要知道你有着的权力，
在你有力的手腕命令下，
一切机械的轮转皆会停止。

当你不愿作工的时候，
压迫你的人会将他的双手缩回；
当你说："已经做够了！"
放下你的锄头，你的事业便开始了。

打破这相连的二重束缚，
毁坏那拘束你的贫乏的镣铐，
推翻奴隶制度的贫乏与残暴，
面包就是自由，自由就是面包。

这是德国社会主义诗人黑尔威(1817—1875)的作品。柏尔森司一八八六年十月八日在法庭演说开始就引用这首歌。

忆古田大次郎(断片)

中滨铁作

一

一千九百二十五年九月五日——
东半球到了黄昏的时候,
铁窗的格子构成了经度和纬度,
四角的旻天也渐渐地现出暮色,
我凝视着东方。

黑的翅膀飞进了我的监房……
噫……

我的眼里燃着灼灼的光辉,
我的心底结了厚的冰层,
露么,一滴都没有了。
同志呵,
在这心已干枯的时候,
难道我的眼也同枯了么?

二

大君！
大君！ 大君！
想着，想着两人刚刚会面，
又不得不即刻分离！
等着，焦急地等待着，
就像一对悬念的恋人，
想着，想着没法再见，
可是比狱吏更无情的世事，
毫无怜恤地三次分开了我们。

京城之夜——三月
从北面山袭来的严酷的馀寒
不能冻灭我们的年轻的火焰，
两人的握手，在黑暗中烧燃。
噫！
生离么，还是死别？

三

“铁君！”他这样唤着，
“什么，大君？”我这样回答。

"…………"

"大君!"我唤着,

"什么? 铁君!"他回答——

"…………"

纵令言外的意思他人不能了然,

在我们两人中间却是十分意满,

难道在什么时候还有多说话的必要么?

一切的深意都含在沉默的注视里面。

你的"是"也就是我的"是,"

我的"否"也就是你的"否。"

同志哟,

还有比这更高的"信"么?

还有比这更深的"爱"么?

我们是"信"的兄弟!

我们是"爱"的同伴!

大杉[1] 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也好,

得到一个真正理解的同志,

有意义的运动便在这时开始了。

---

① 即安那其主义者大杉荣,在东京大地震中被暗杀。

克鲁泡特金的同志
司特普尼亚克说过——
在每个革命家的一生中
都有着立誓献身的崇高的一瞬!

在无言的真正理解中
我们两人经历了这崇高的一瞬,
这一瞬的时间永远连系着我们。

我想着,我想着许多事情:
慈母临终时不能见面的痛恨,
毕业期近抛弃大学课程的真情,
永别最爱的恋人时的沉静,
这一切,我不愿再想下去了。

但是在我的冷冷的心里
追忆引起了追忆,
新的回忆又不断地继续产生!

四

在鹄沼的家中,暴风雪的夜晚,
我们在枕边谈论着——

"释迦老子,
司丁纳、托尔斯泰的弟子们
唠叨地谈着种种的学理:
真如呵,虚无呵,
自我呵,无抵抗呵,
背负着种种亡魂转来转去,
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

"那些事就让给他们去办吧,
空说有什么用?
我们还是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这才是正理,
不要让那些胡话弄昏我们的脑筋。"

"这才是正理,
真实的力量只有在行动里产生。"

看吧,在黑土之上,
霜蚀了的枯草,
在来春又有新芽发生。
为着欢迎这新绿的春草
在奈良古都的嫩草山上,
每年有一次"野烧祭"举行。
哈!哈!

革命的日子就要来临,

我们正向着永久的黎明迈步前进!

这是日本安那其主义者中滨铁在大阪监狱中作的忆他的同志古田大次郎的长诗。原诗共有二百四十馀行,被检查员删去多处,不易理解,我现在摘译出以上的一部分。古田大次郎便是《死之忏悔》(有伯峯的节译本)的作者。他和中滨铁同是所谓"大阪事件"的主要人物,都因这事件被判处死刑。(关于"大阪事件",《死之忏悔》中有诚实而详细的叙述)不过古田又参加为大杉荣复仇谋刺福田大将的事件,在东京被捕受审,所以较中滨先处死刑。中滨的诗作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古田于九月十四日听到死刑的宣告,十月十五日午前八时二十五分上绞刑台。第二天中滨在大阪监狱中发出如下的吊电:

菊花一朵

在断头台上微笑

远远地闻到黑的香

我问候遗族

——一九二五,一〇,一五晨的歌(铁)

中滨铁于六个月后,即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在大阪监狱中受绞刑。留下的著作已经出版的有创作集《黑面包》,忆古田的长诗便收在《黑面包》第一辑中。据说还有《黑微笑》、《铁之墓》等诗集,是中滨铁在狱中就编好了的,我未见到,似乎并没有出版。

遗　　言

Albert P. Parsons 作

到我的墓前不要带来你们的悲伤，
也不要带来眼泪和凄惶，
更不要带来惊惧和恐慌；
当我的嘴唇已经闭了时，
我不愿你们这样来到我的坟场。

我不要送葬的马车排列成行，
我不要送丧的马队
头上羽毛飘动荡漾；
我静静地放我的手在胸上，
且让我和平地安息在墓场。

不要用你们的怜悯来侮辱我的死灰，
要知道你们还留在荒凉的彼岸，
你们还要活着忍受灾祸与苦辛。
我静静地安息在坟墓里面，
只有我才应该来怜悯你们。

人世的烦愁再不能萦绕我心，
我也不会再有困苦和悲痛的感情，
一切苦难都已消去无影，
我静静地安息在坟墓内，
我如今只有神的光荣。

可怜的东西，这样惧怕黑暗，
对于将临的惨祸又十分胆寒。
看我是何等从容地回到家园！
不要再敲你们的丧钟，
我现在是意足心满。

柏尔森司(1848—1887)是美国的安那其主义者，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 Haymarket 发生炸弹事件。柏尔森司是当日群众大会的一个演讲人，因此被法庭悬赏五千元通缉。后于六月二十一日到法庭自首。第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与同志司柏司(A. Spies)、斐失儿(A. Fischer)、恩格尔(G. Engel)同受绞刑。一八九三年伊里诺斯州新州长就职，重查此案，发现真相，遂发出理由书，宣告法官枉法，并替柏尔森司等洗去罪名。这是柏尔森司上绞刑台前数小时内写成的诗。这是一个伟大的殉道者的遗言。

给裁判官

无名氏作

裁判官们，请快一点吧，请快点照你们的意思把我裁判了；我知道我的罪重大而可怕。

我不该穿了褴褛的衣裳，赤着双脚，走到我们那些呻吟的同胞们的身旁，在那地方贫穷与劳动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文字和演讲究竟有什么用？我不就承认犯了罪？我不就是罪恶的化身？

我的肩至今还披着农妇的衣服，我的脚赤露着，我的手也变为粗糙；磨人的工作摧残了我这纤弱的身子；而我的最大的罪证便是我爱我的同胞。

不管我犯了何等的大罪，你们裁判官却没有力量来裁判我。任何刑罚都不能够加到我的身上，因为我有一个信仰，一个"理想终于胜利"的信仰，而你们却没有它。

我活着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这有限的日子里你们可以对我判罪，然而我的病会缩短我的苦痛。

我要怀着一颗充满了伟大的爱的心而死，刽子手们那时也会把监狱的钥匙抛在地上，到我的床前为我祈祷！

这诗的作者是一个年轻的俄国女郎(姓名不详),她因革命活动的嫌疑被捕,做了一八七七年"五十人案件"中的一个被告。她在监狱中待审的长时间里,受尽了种种的苦楚,她当时写了一首散文诗送给裁判官。后来不久她就因肺病逝世了。

代　　跋

树基：

这一卷包含七部作品，即四个剧本、一个中篇、一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诗集。除四幕剧《夜未央》外，其他三个剧本都是从世界语译过来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是世界语的原著。短篇集《笑》，其中有两篇是从世界语翻译的；《叛逆者之歌》中那首俄国民歌《伏尔加伏尔加》也是从世界语转译的。

我是一九二四、二五年在南京开始自学世界语的，这之前在成都我就写过推荐世界语的文章。二八年底我回到上海经朋友索非介绍，参加上海世界语学会，并在学会住了将近一个月，直到我租到房子为止。那时索非刚刚成家，也要租房子，我们就合租在一起。在宝光里，我住后楼，在楼下客堂工作。索非仍在世学会任干事，晚上到世学会办公，他拉我同去。

晚饭后我们一起散步到鸿兴坊，在那里只有一个公务员。我批改函授学校学生的作业。作业不多，也容易处理。我高兴的是这里有两个书橱的图书和报刊，都是世界语的。我当时工作不多，有机会读这么多世界语书刊，我很满意。这个时期我看了好些书，写了不少文章。

我们星期天下午也去，参加会员活动，交了好些朋友，我

很喜欢这个地方。可是不到三年,“九·一八”事变后,索非搬了家,不再去鸿兴坊。鸿兴坊世学会连同两书橱的珍贵图书不久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掉。从此我渐渐地失去了同那些感情真挚的朋友的联系,我至今还想念他们。

我翻译世界语作品,也是从那时开始的。短短的三、四年时间,译出了这四部作品。除《骷髅的跳舞》外,原著都是从鸿兴坊借来的。《骷髅的跳舞》正如“译者序”上所说,是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买的。这个世界语译本收了三个短剧,作者秋田雨雀是位世界语者。人类爱的思想,打动了我的心。若干年以后,我在东京遇见了秋田雨雀先生。他来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告别酒会,想不到一九六一年的第一次见面,就是最后的一次见面。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仍然充满了人类爱的感情;仍然相信春天不会灭亡;仍然相信为全世界所有的喷泉和草原。他的外孙女自杀了,他为青年人组织了“不死鸟”会,鼓励他们追求真理、坚持斗争、绝不放弃责任、绝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他热情地对日本青年说:“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热爱生活,努力改造今天的社会。”

《骷髅的跳舞》这本书在开明书店印了两版,译者署名“一切”,读者不知他是谁,以后也没有重印。其他三部译文:亚米契斯的《过客之花》,一九三〇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后来交索非印了一本小册,早已绝版。四〇年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翻译小文库”,重印了一版。阿·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交给开明出版时,编者要我写一篇介绍法国大革命的故事。这本书也已绝版了。只有匈牙利世界语作家尤利·巴基的中

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还流传至今。这是两个孤儿相遇于集市上在秋天里看见了春天的故事。三十年代曾经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心。

编这卷书，即使是请朋友轻轻地念一遍，也使我想起许多事情。鸿兴坊毁掉以后，在十年大梦期间，我有机会重温世界语文学。梦醒之后，我还说我要把最后的精力用在包括世界语运动在内的社会事业上。一九八〇年，我受敬爱的亡友胡愈之的鼓励，去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我还相信可以为世界语事业做很多事情。瑞典会议的见闻鼓舞了我的信念，同朋友们在一起，我看见前途的光明，我相信世界共同的语言能迅速发展。没想到八二年摔伤骨折，又查出患帕金森氏症，体力日渐衰退，目前已和疾病斗争了十年以上，为世界语尽力的承诺成了一句空话。想到朋友们对我的失望，我十分惭愧，编这卷书用的底本，也是根据许善述同志编印的《巴金与世界语》中校订过的译文。许善述同志我没有见过面，只通过几封信。他编这本书，收集译文十分认真。他抱病工作，书印出来时，他却见不到了。校订者是李士俊同志，我感谢他纠正我的错误。我行动不便，写字困难，想说的话很多，不能畅快地写出来，我把这卷书献给世界语运动的朋友，让这短短的一段话，代替我说不尽的感激，向世界语的朋友告别，你们都在我的心中，我祝福你们，世界语的前途无量。

巴　金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巴金译文全集　第七卷
作者＝［日］秋田雨雀等著　巴金译
页数＝４７３
ＳＳ号＝１０４４８２３１
出版日期＝１９９７年０６月第１版